

普式庚創集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

27/48



30

普式庚創作集

瞿洛夫選編



上海光明書局經售

1937

*Chow
1937*

民國廿六年三月廿五月初版

實價國幣六角

(外埠每册另加郵費五分)

普式庚創作品集

全一冊

• 版權所有 •

編選者

瞿

洛

夫

發行者兼

文化學會

總經理處

光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二八五號

普式庚評傳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一日，是俄羅斯大詩人亞歷山大·普式庚逝世的百年紀念。他是在百年前這個日期的前兩天在一場決鬥中受了重傷，而在這個日期溘然辭世的。

在中國的讀者之間，普式庚的名字並沒有像托爾斯泰、杜思托也夫斯基以及許多其他近代俄國作家那樣地博得廣大的認識；可是，就是這位杜思托也夫斯基，也認為普式庚是那在前一世紀繁榮盛茂，并由遼譯而為全世界所認識的整個俄國文學之父。我們認為憾事的，便是在歐洲的有幾個國家中，特別是英國，祇把普式庚當做抒情詩人。這個觀念是絕對錯誤的。實際上，普式庚的創造天才是那麼地廣大，在俄國文學的一切樣式中——史詩、戲曲、小說、抒情詩——並甚至在文學批評中，他在在都遺下了無限地明暢而深刻，而形式又精美完善的傑作。

還有，我們應該認為普式庚是俄羅斯語言文字的創造者；到現在雖然已過了一百年，俄羅斯的文人學士都還是用這種語言文字說話寫作的。在俄羅斯的詩作家之間，他便是注意於研究那豐饒的民間語言，并把牠的語法和詞句引用到文學中去的第一個人——當時俄羅斯文學是在西歐的影響，尤其是在

法國的影響之下發展着。爲要充分了解這一種對於民間的傾向之大概和重要性起見，我們就應該想到在那一個時代俄羅斯是一個奴隸制度的國家，其農民大眾差不多完全是統治階級即貴族階級的所有物的，普式庚本身也是貴族的後裔，環境使他得到了第一國民詩人這民衆的稱號，受着左右兩派的敬仰。

亞歷山大·普式庚於一千七百九十九年六月八日在莫斯科誕生於一個式微的貴族家庭中。他的母系的一位祖先是彼彼得大帝帶到俄羅斯來的愛諦奧比亞人伊勃拉新（Ibrahim），普式庚血脈中的幾滴非洲的血液，在他的外表以及他的熱烈而有雄心的性格上是那麼強烈地表顯出來，竟成了他的永年的原因之一。

普式庚十五六歲在沙爾斯哥易·賽羅（Tarskoye Selo）的貴族中學肄業時期所寫的那些少年期的作品，引起了當代文學諸大師的注意，如老詩人吉爾牙文（Derjavin），史家加蘭新（Karamzine）和將來沙皇的師傅詩人茹考夫斯基（Zoukovsky）。學成之後，庚式庚便進外交部去辦事，可是他不大注意他的職務，却在都城中過度着社交的生活。

然而他却也在一千八百廿年寫出了他的長詩盧思蘭和魯特密拉（約二千行），這是一篇神奇而幻想的作品，其中錯綜着種種不同的影響，而其基礎却是從俄羅斯民間故事中借來的題材，這篇作品，因爲其詩法新鮮而清逸，使他的同時代人都不能不勝驚異。這篇不朽的長詩使作者在當代的大師間得到了一個

地位。這位青年的詩人便成爲彼得堡的那些有浪漫主義傾向的文學團體中的一員。同時，在當時流行的自由思想者的影響之下，普式庚寫了幾首含有革命性的大膽的詩，和幾首詠當代要人的精緻而刻薄的諷刺詩。他的詩傳誦於社會間，因而引起了當軸對於他的不滿，當時這位詩人頗有被依法嚴懲的危險，可是在沙皇左右的他的朋友們，加蘭新和茹考夫斯基，却居然替他免了這場大風波。

在一千八百廿年五月間，普式庚被流謫到俄羅斯的南部愛加節里諾斯拉夫（Ekaterinslav）而不得回去。人們給了他一千盧布的旅費。從愛加節里諾斯拉夫，普式庚先到高加索去旅行，其次到克里米去，而終於回到基式奈夫（Kishenev）去就他的任務，然在不久之後，他又到了奧代沙（Odessa）。他在俄羅斯南部一共旅行了四年，印像之千變萬化，風景之美麗，都在普式庚的創造天才中留下了一種異國情調的特徵。他的天才堅固起來，擴大開來，在這一時期除了那成爲俄羅斯文學的珍珠的許多抒情詩之外，普式庚還寫了好幾篇長詩：奧萊格之歌，擬可蘭經，高加索之囚人（一八二一），強盜兄弟（一八二二），巴克齊沙拉伊噴泉（一八二二）。在這一切作品中，反映着當代世界天才拜輪的影響，充溢着同樣的浪漫主義的情緒，其根蒂即回返自然與自由，在奧代沙，他在一千八百廿三年五月九日的夜間着手於他的長篇詩體小說歐根·奧涅庚，這部作品在七年之後纔寫成，據許多批評家的意見，這是普式庚的傑作和

Opus magnum（偉大的作品）

可是奧代沙的生活和流謫使這位詩人十分困頓。他和南俄當局伏龍曹夫 (Verontzoff) 伯爵的關係愈來愈壞了。他的朋友的一封信含有自由思想的信落到了偵探的手裏，這就使朝廷對他不滿了。在一千八百廿四年夏天，一道命令傳到了奧代沙吩咐檢察普式庚，并把他送到泊斯可夫省 (Pskov) 他雙親的所有地中去，受當地的官長的監視。因此在一千八百廿四年八月中，普式庚回到了俄羅斯中部的母親的村莊密哈伊洛夫斯可易 (Mikhailovskoe)，而在那裏過度了以後的兩年。

在密哈伊洛夫斯可易的居留期，在一種不得已的寂寞中，傍着大自然，處身於俄羅斯農民之間，便是他一生產量最多的時期，并標誌着他的創造天才的一個重要的演進。最近的研究看出了這一點：普式庚是從這個時期（一八二五年）起纔有拋棄了他一向偏愛的詩的形式傾向的。在他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具有一種對於俄羅斯民間的主題的顯著的偏愛，以及民歌之類和舊傳說的音調；這便成爲他末期作品中的特點。

在密哈伊洛夫斯可易，普式庚完成了他的長詩吉卜西人。此詩以後，他的天才便斷然決然地從那位英國詩人的影響中解放出來了。同時他寫成了歐根·奧涅庚的第三章，而着手寫第四第五第六章；在這幾章中，他給了我們一批貴族地主生活的肖像和寫照。這樣，這部詩體小說的主要部份便已經告成了。

其後，普式庚從事俄國歷史的仔細的研究，而在一千八百廿五年，在四個月之中，他寫了那部歷史悲

劇鮑里思·高圖洛夫，證明了這一個時期他的才能所達到的高度。用着一種堪和莎士比亞匹配的寫實精神，用着充份的情感和一種極大的結構上的把握，他刻劃出十七世紀末葉俄羅斯的生活。他對於那些劇中人物作了一種深刻而同時又直覺的心理分析，并揭露出那些支配着他們的隱藏的原動力。這部悲劇由莫索爾格斯基（Moussorgski）譜成歌劇，至今猶爲俄羅斯文學中的最偉大的戲曲傑作。

在密哈伊洛夫斯可易，普式庚還在民間節慶中把那些俄國民間歌謠和童話記錄下來，并留意聽他的老女僕阿麗娜·洛第奧諾夫娜（Arina Redimovna）把那些舊傳說講給他聽。以後，這些都爲他的那些極好的詩體故事的基礎。

在這個時候，首都中發生了歷史上的大事件。在亞歷山大一世逝世後，起了一場騷動，此後尼古拉一世便登了帝位。幾個月之後，祕密結社中的五個首領被處了死刑，其中更有着普式庚的朋友。在審理這些革命黨的時候，普式庚無罪是被證明了，可是在那些犯人的文件中，人們却發現了普式庚的幾首含有自由思想的詩。爲了這個緣故，普式庚的朋友們勸他暫時把請求回京的事情擱起來。

的確，在一千八百廿六年之初，當人們在聖彼得堡大舉搜查的時候，在一位軍官的家裏找到了普式庚感法國詩人昂德萊·式尼艾（Andre Chenier）身世之可哀而寫的幾句詩。在這幾句詩上面，不知道誰寫着這幾個字：「爲十二月十四日而作。」普式庚上書當道，想證明他的無辜，并指出這幾行詩是在騷

動之前長久寫的，是一首經過檢查准許發表的詩中的一部。尼古拉一世召他到莫斯科去。普式庚陪同了一個憲兵，於一千八百廿六年九月八日來到了舊都，立即進宮朝見；尼古拉一世允准他在新舊兩都中居留，並答應他親自檢閱他的作品，可是他同時發了一個命令給警探長本根道夫公爵（Ponckendorff）叫他暗暗地監視普式庚。這種監視一直到他逝世纔止。

在流謫了六年之後，來到莫斯科，這在普式庚真是一個凱旋。他便是在這個時期達到了他的光榮的頂點。他的新作悲劇鮑里思·高圖洛夫在莫斯科的文學團體中激起了異口同聲的讚賞。以後的三年，他有時是在莫斯科，（他在那裏的一種文學刊物莫斯科信使中發表他的作品，）有時是在聖彼得堡，有時離開了這新舊兩都到密哈伊洛夫斯可或到他的父親的所有地鮑爾第諾（Poldino）村去。他平常總是在秋天旅行的，因為這一季他最感到創作的衝動。在一千八百廿七年普式庚第一次試寫散文。寫了歷史長篇小說彼得大帝的黑奴的最初幾章。這部小說的重要主人公便是他自己的祖先愛諦奧比亞人伊勃拉新。這部異常有興味的作品不幸沒有完成，可是普式庚爲了這部新著而作的種種探討却激起他去研究那維新的時代，而彼得大帝這位偉大的皇帝，又長久地使他心醉。

第二年，在一千八百廿九年，他寫了那篇長詩保爾達伐；在這篇長詩中，彼得大帝和瑞典王查理十二世的角逐是以最偉大的場面表現出來的。這篇新的詩作是充滿了愛國精神的，就是在自由思想界間，人

們也疑心普式庚寫了這篇長詩希望得到朝廷的赦免，而其實是錯的。在同一個時期中，普式庚完成了歐根·奧涅庚的第七章，并着手寫第八章。他的私生活是井然有序的，可是我們如果一分析他的抒情詩作，我們就可以看出他的心靈是在一種深深的不安狀態中。這個時期的他的一首詩毒樹，由於他的意像的逼真，他的形式之緊湊和明切，他的思想之深刻，是很應該被視為普式庚的一篇傑作的。另一首詩先知，是在稍先一點的時期，在一千八百十六年寫的；這首詩在意象中達到了一種差不多是聖經式的力量，向我們表示出這位「用語言燃燒起人心」的詩人是把他的天稟放到怎樣的高度。我們順便來說一下，這首詩起初是作為政治詩寫出來的，可是他知道檢查者一定不會答應他照原樣發表，所以他把此詩的最後四句改掉，使全詩有了一種哲學的意味。

這時詩人到了三十歲，便對於他的騷動而飄泊無定的生涯開始厭倦起來，他想在結婚之中找一個平靜的安身處。他的有時不認真而短暫，有時強有力而苦痛的戀愛，（一直到此時為止，這便是他的生活的特徵）歸結到了一種深切的情感。這是對於莫斯科的一位含葩欲放的美麗的少女而發的，她的名字就是娜姐麗·龔卜洛芙娜，普式庚是在一千八百廿八年至一千八百廿九年的冬天認識她的。在春天，普式庚去求婚，可是那少女的父母，因為女兒年紀太輕，加以拒絕。受了這個打擊，普式庚便動身到南方去，在那裏，這時他的兄弟和他的許多朋友都在打仗，他跟着俄羅斯大軍一起越過高加索山，在這次遠征之後，

他用散文寫了他的愛爾賽龍旅行和一些歌詠自然界之美和高加索山鄉人之英勇的詩。

在一千八百廿九年回到了莫斯科之後，普式庚在襲卡洛芙娜小姐的家裏受到了很冷漠的招待。那時他便動身到聖彼得堡去，過度了從一千八百廿九年至一千八百卅年的這一個冬天。在這個時期以前，普式庚曾經好多次去活動求得一張旅行西歐的護照，可是總沒有成功。現在，在苦痛的失望之影響下，長期旅行的希望便愈來愈劇烈了。他向本根道夫伯爵要求允許他到駐北京的俄羅斯公使館去，可惜普式庚的這個願望沒有實現。因為亞洲大陸的旅行以及和中國的文化藝術之接觸，無疑地會使他的天才益形豐富，並使他寫出新的傑作來，使人得以就中國之真面目以組成俄羅斯的社會。

因此普式庚便不得不留在聖彼得堡，於一千八百廿九年至一千八百卅年的這一個冬天編一種由他的中學老同學德爾維格 (Davie) 男爵發行的新雜誌文學報。普式庚為這僅出了一年的雜誌所寫的二十篇光景的批評文章，證明了他的精密而獨具隻眼的批評氣質。

可是工作並沒有能夠留住他對於襲卡洛芙娜小姐的深情，於是他在一千八百卅年的春天回到莫斯科去，在四月六日又提出了他的請求。這一次，他居然得到了她的父母的允許。在夏盡秋來，他動身到鮑爾第諾村他的父親的所有地去；在那裏因為倍爾加區虎烈刺疫蔓延，他不得不居留了三個月。這一段時期是他一生之中最多產的時期。他接連用散文體寫了五個短篇題名為倍爾金故事集。他敏捷驚人地寫

了一篇詩法微妙的詩古羅姆拿家，接着又寫了四篇短悲劇，吝嗇的騎士莫查爾特和利沙里艾，石客和疫病的宴會。這四篇詩體的戲曲，便是普式庚深入過去的時代和分析外國民族心靈的驚人的才幹的極好的例子。此外他還在鮑爾第諾結束了他七年以前在奧代沙開始寫的不朽的詩體小說歐根·奧涅庚。

在這部詩體小說中，（長約五千餘行）普式庚給當代俄國的生活畫了一幅偉大的畫圖。在讀者的眼前，鄉間貴族的顯赫的生活和聖彼得堡的高級社會的熱鬧的生活的光景都呈現了出來，其中還充滿了美、單純和色彩的豐富的俄羅斯的自然的描寫。這些形成了一個背景，在這背景上面，那些主要的主人公們都是那麼生動地活動着，戀愛着，苦痛着，而他們的名字，現在在俄國已被人拿來用作混名了。我們可以看到那靈魂太早開花，又太早萎謝的主角歐根·奧涅庚，在這個人物之中，普式庚加入了他自己的性格的特點進去；歐根·奧涅庚更是那些天生才具而無用武之地的人的典型，這一個典型的人，以後我們在自萊爾孟托夫到柴霍夫的一切俄國作家的作品中都可以找到。我們可以看到那先是奧涅庚的朋友，後是他的仇敵而終於在一場決鬥中被他殺死的理想主義的熱衷的詩人蘭斯基，而這蘭斯基便是在和生活之難堪的現實第一次接觸中隕滅了的。我們可以看到那成爲俄羅斯婦女理想的妲蒂婀娜·拉里娜的美麗而動人的影像，她的靈魂的整個深和美是奧涅庚所不能及時瞭解的，我們可以看見那妲蒂婀娜的姊妹，蘭斯基的戀人挑撻的娥兒珈，爲了她的無心的弄嬌作態，她引起了悲劇的結果。我們最後還可

以看見一大批次要的人物，從拉里娜老夫人的乳娘等等起一直到那些很無足重輕的人物爲止；這些人物，普式庚都能用一種明確的特點給與他們一個真實的存在。在行文之中，普式庚還不時插入一些有時是抒情的有時是諷刺的，有時是深切而嚴肅的枝節進去，然而却也絕對不妨礙這詩體小說的通盤結構。

歐根·奧涅庚的外表的形式，也是很出色的。牠證明了普式庚的詩的技巧，爲了寫這篇詩體小說，普式庚創造了一種腳韻與衆不同的十四行的詩節，至今傳爲「奧涅庚體詩節」。靠了這種韻的排列和詩句的內部的韻律，歐根·奧涅庚便有了一種極度的輕逸，柔和和鮮明，而全篇看來牠又是那麼地從容自然，簡直好像是用散文寫的。

從這個時候起，他的工作的性質改變了，而他的作品也更稀少了。普式庚漸漸地常用他那從前用來作歷史研究的他不大愛好的散文形式了。

回到了莫斯科之後，他便在一千八百卅一年二月二十一日結了婚。結婚的次年是很幸福的，可是不久之後，夫婦之間的教養和心情之深深的不同，便開始顯露出來了。普式庚夫婦定居在聖彼得堡，在那裏，普式庚夫人的古典的美，不僅引起了社交界的注意，并且竟引起了沙皇的注意。年輕的普式庚夫人不久便爲這種優閑的生活所迷惑住了。這種生活是需要很多化費的，於是普式庚便不得不東挪西借，日甚一日了。爲要度日起見，他又到外交部去任事，因而得讀檔案，從事彼得大帝時代之研究。這時，爲要補償他的

債務起見，普式庚想出版一種雜誌，可是政府却不與批准。

普式庚在結婚之初寫了一批故事詩，如沙爾當王，司教和他的工役巴爾達（一八三一）。以後四年他又寫了死公主和七位騎士，金魚和金鷄。這些作品由於牠們的語言的單純和風格的優美，都使人不勝驚佩。這一個時期最重要的作品是詩劇青銅騎士（一八三二）。在這篇詩劇中普式庚提出了一個至今莫衷一是的命題——個人和國家之間的關係的問題。

在一千八百卅三年，爲要對於哥薩克浦加左夫（Pougatcheff）所掀起的暴動作一個歷史的研究起見，普式庚動身到伏爾加東部各省去，因爲在加德鄰二世的時候，那事件便是在那個地方發生的。在回來的時候，他著成了一部專門研究性質的浦加左夫暴動史獻給沙皇。爲了發表這部著作，他接受到政府二萬盧布的津貼。

在這幾年中，普式庚在詩文兩方面都寫了一些十分完美的作品。在詩一方面，有紀念物，秋等，在散文一方面，有歷史故事，甲必丹之女和幻想中篇小說，鐘形皇后，作風均以明確見稱。此外，普式庚還着手寫埃及之夜和杜勃洛夫斯基。這兩部作品，從牠們的開端看來，是可能被視爲很重要的作品的，然而不幸都沒有寫完。最後，在一千八百卅六年，得到政府的批准和朋友的協助，普式庚出版了他的文學雜誌現代人，這雜誌出了三本，他的有些作品便是在這雜誌中第一次發表的。

社交生活的惡勢力越來越窄，特別是在一千八百卅四年以後。在卅五歲的時候，普式庚被派爲宮中內侍。他都知道這個恩寵的隱祕的原因。那就是尼古拉一世要想使普式庚夫人有出入皇宮的便利。再則，這個職分使普式庚又添了許多新的社會上的應酬，并妨礙他努力從事文學。在一千八百卅四年的夏天，普式庚要求辭職去從事檔案的研究。沙皇答應他辭職，可是拒絕他披閱檔案，因此普式庚便不得不告罪并收回辭呈了。第二年他又企圖擺脫那束住他的惡勢力。他請求告一個長假，可是他又得到了一個拒絕。這時他的境况愈來愈糟了。加之一八三四至一八三五年的那一個冬天，莫斯科來了一個青年的法國人唐德思(d'Antes)做了御林軍的軍官。這位年青的軍官拚命地向普式庚太太進攻。這些都使詩人的心靈狀態失去了平衡。在一千八百卅六年，普式庚以及他的許多朋友都接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隱指他的妻子之不貞。普式庚疑心那年青的軍官，便寫信去約他決鬪，可是經朋友調解，事情纔停當下來。唐德思以他對於普式庚夫人的姊妹凱賽琳·龔卡洛芙娜的戀愛來作爲他的行爲的辯解，接着便向她求婚。凱賽琳是真心地愛着那青年的軍官的，便答應了，於是婚禮便在一千八百卅七年一月廿三日舉行。風潮是平靜了下去，可是普式庚却沒有上當，他認爲這結婚是他的敵人的詭計和無恥行爲，接着他便證實了。唐德思利用着他的聯襟的地位，得到他的繼父荷蘭公使奈凱恩(Nokern)的幫助，仍不斷地做出他的那種可鄙的行爲來。這些的結果便是二月九日的決鬪。普式庚受了重傷，便在兩日後逝世，卽一千八百卅七

年二月十日。

普式庚之死顯出了他的聲望之廣博，來瞻仰他的遺體的每天總在一萬人以上。在這些羣衆之間，很少有貴族的代表。當局怕民衆有示威行動，命令把那要在那兒做彌撒的寺院閉了門，并吩咐在擇定的日期的前一天在別一個寺院舉行彌撒。在彌撒完畢之後，棺槨立刻被送到離密哈伊洛夫斯可易五公里，在泊斯可夫省的斯維亞次高斯克（*Swiatogorsk*）修道院去。祇有普式庚的最老的朋友杜格涅夫（*A. I. Tourgenieff*）得到那送柩車去的允許。

俄羅斯最偉大的詩人和作家便是這樣地逝世的。他的悲劇的命運可能作爲他的一篇名詩的根基。他的那些有時輕逸而快樂，有時嚴肅而深刻的作品，形成了俄國文化的主要部份。他的天才劃定了以後俄國的理想和文藝之諸大家所走的路。他的那些作品雖則已發表了百餘年，可是至今一點也不失去牠們的時代性。在普式庚死後，別人論他的第一篇文章中，人們稱他爲「俄羅斯詩歌的太陽」，可是我們稱他是俄羅斯文化的太陽，或許是更確切一點吧。

（式采爾巴柯夫作·馬品新譯）

普式庚年譜

——他的生活和著作的全景

一七九九年（普式庚誕辰）

六月六日，即俄歷五月廿六日，A·S·普式庚生於莫斯科德國街的一家中產的貴族家庭里。父是貴族，母是侍候於彼得大帝的有名的阿比西尼亞黑人依勃拉姆·漢尼巴爾的孫女。所以這位大詩人在血統上，含有阿非利加黑人的血液。我們即使從普式庚的肖像看來，也能夠知道，他那卷縮的頭髮，突出的頤額，和褐色的面孔等，都很明顯地證明了含有黑人的血液。

普式庚的家是相當富裕的門閥，父親是卡得里娜二世時代的典型的摩登紳士，醉心於法蘭西的風俗習慣和文學，詩名很盛；母親也是歡喜出入於社交界的人；夫婦倆人過着散逸的生活，都不會親切地注意子女的教育。因此，詩人幼小時的薰陶，主要的是被委於祖母和乳母之手。尤其是乳母亞利娜·羅蒂奧諾夫娜給與幼時普式庚的感化，是偉大的；她是善良的純俄羅斯婦人。

一八〇八年（九歲）

貴族子弟的普式庚，在家里受一傳保教育，「功課方面，除聖經和俄文外，其餘都用法文教授。這

一年，他已能讀法文詩了。普氏利用家里的圖書館，每天坐在那里讀法國文學書——尤其是法國詩集。

一八一〇年(十一歲)

普式庚致力於模倣伏爾泰 (Voltaire) 和莫里哀 (Moliere) 的風格而寫作詩和喜劇，而且模倣拉豐太納 (La Fontaine) 的諷刺詩。

一八一一年(十二歲)

十月，進沙皇村的中學。和同學們成立了一個文學團體，發行了手抄的雜誌中學的賢人及其他。普氏第一篇較長的詩告詩人可說是打開了詩人生活的前鋒，不久即以他的詩才特出於他的同伴里面。

一八一四年(十五歲)

以前他的詩只流傳在手抄本上的，他的第一首印在紙上的詩竟被發表在歐洲消息雜誌上。作市鎮，在這首詩里，他列舉了他所愛讀的世界古今詩人的名字。

一八一五年(十六歲)

一月八日，在公開的鄭重的畢業式里（一說是在「文藝觀摩會」里）當時最著名的老作家德

爾若文 (G. R. Derzhavin, 1743—1876) 也在場，普式庚朗讀了他的詩沙皇村的回憶，德氏大爲驚喜，預言了普式庚的前途的光明。

這學校管理得很不嚴格，學生們常到托爾斯泰公爵 (E. P. Tolstói, 183—1873, 俄國的畫家兼雕刻家) 的家庭劇場去，和他的雇用的女傭們鬧戀愛。這時普氏嘗到初戀的痛苦。

一八一六年(十七歲)

是普氏中學時代的末期，他認識了當時的三位最優秀的詩人：(一)巴特尤須考夫 (Batyushkov) (11) 茹考夫斯基 (V. A. Zhukovskiy) (12) 佛雅任斯基親王 (P. A. Vyazemskiy) (13) 這位是俄羅斯文學中羅曼主義的前驅。他又成爲了一個文學會的委員。同時，普氏又和輕騎兵很親近，結識了卡佛林 (P. P. Kaverin 1794—1855) 和查達耶夫 (P. J. Chadayev) 尤其是後者在政治思想上對他發生着巨大的作用。

最初的詩作之一——睡夢——是在這時寫的。

在中學時代的最後幾月間，寫了反對沙皇制度的詩。

一八一七年(十八歲)

六月間，中學畢業。畢業試驗時，學校當局命令他讀熟那首題作無信仰的詩，以爲他的無神思想

的責罰。

畢業後，被派在聖彼得堡的外交部里辦外交事務。年俸七百盧布。加入綠燈社，這是有點兒遊戲，有點兒文學，有點兒政治的一個組織。進步的青年貴族是它主要的成分。許多秘密社團都跟它有關係，其目的是要在俄國建立民主政體。全家遷居聖彼得堡。經常地進劇院。作小詩發表於各刊物上，好評嘖嘖。可惜當時他結交了一般執袴子弟，染得了一身惡疾，病愈後，作了一首新生以自傲。

一八一八年（十九歲）

沙皇的政治愈見反動化。

作短詩鄉村，要求政府解放農奴。革命性極其濃厚的短歌自由，也是在這一年寫的。

作給查達耶夫等詩，提出了他的革命的結論。這些諷刺和指謫皇帝、軍事大臣、教育大臣、希臘教主教，以及政府其他要員的詩和諷刺的短歌，用手抄本流播的結果，亞歷山大一世便說：「應該把普式庚充軍到西伯利亞。他的歪詩流行於俄國，所有的青年人都會暗誦它們啦。」後因茹考夫斯基的懇情，說「他已是俄國文學的誇耀」，才得被逐到南方的貝薩拉比亞和基西涅夫。在英索夫將軍手下去服務。

開始寫他的長詩羅斯蘭和露特米拉（Ruslan and Ludmila）。

一八一九年(二十歲)

續寫羅斯蘭和露特米拉。

一八二〇年(二十一歲)

五月六日，離聖彼得堡。

韻文故事羅斯蘭和露特米拉完稿。

得英索夫的許可，和拉葉夫斯基將軍一家同車到高加索。九月二十一日，抵基西涅夫。動手寫第二部偉大的韻文故事高加索的囚人 (*Kavkazskie Plenniki*) 至翌年才告完成。

一八二二年(二十二歲)

作小詩短劍，兄弟強盜，迦伯列和許多別的詩。他對於當時的政變——如希臘的叛變，拿破里和西班牙的革命，拿破命之死等等——極感興趣似的。此時產生的一首拿破命，極有名。又作韻文故事加佛列略達 (*Gavriliada*)，譏笑教堂中傳說的關於「聖母」和「聖母受胎日」的故事。

一八二三年(二十三歲)

第三篇偉大的韻文故事巴赫契沙拉噴泉 (*Bakchisaraiskie Fontan*) 寫成於克里米亞。又作魔力的奧列格頌一首名歌。

一八二三年(二十四歲)

伏隆卓夫伯爵任新總督職。普式庚趁此轉到奧特薩服務。在這里，他經歷了兩次戀愛：(一)對富商A·李士尼支的妻的戀愛，(二)對伏隆卓夫伯爵夫人的戀愛，這些都使他感受異常的苦痛。

動手寫歐根·奧涅庚(Evgeni Onegin)。

一八二四年(二十五歲)

寫韻文故事吉卜西人(Tsygany = Gypsies) 歐根·奧涅庚的兩章寫完。

想逃出俄國未果。

伏隆喬夫待他很壞，嚴厲地監視他的職務。普式庚也拿諷刺短歌來回敬他。結果，伏氏要求彼得堡當局把他放逐。八月間，普式庚接到正式命令，遣至柏斯柯省他父親的采邑密哈伊洛夫斯基村去過日子。與他的父母，姊妹，兄弟以及保姆羅蒂奧夫娜重會。記下了保姆所講述的不少的民間故事。當普氏離開奧特薩的時候，望着年來親近着的黑海的波濤，寫了一首著名的小詩黑海喲，再會！

十月間，采岡人完稿。繼續作歐根·奧涅庚。研究了意大利文和可蘭經。

一八二五年(二十六歲)

正月間，北方的革命份子普氏同學時代的老友普希欽來會，談及祕密工作的問題。

寫小詩頗多：冬天的黃昏，冬天的道路，一八二五年十月十九日，在祖國的天空下，豫言者等。

戲劇方面，他決定了一大轉變。寫了史劇波里斯·戈都諾夫（Boris Godunov）。後來在尼古拉一世的檢查之下，不得通過。沙皇說：「這史劇應該由作者另寫一道：用散文來代替詩，我想這樣更來得適當，並且應該像司各脫那樣的歷史小說。」

寫故事未婚夫（Fiancee）

十二月間，以兩個早晨寫成韻文故事努林公爵（Graf Nulin）

動手寫歐根·奧涅庚中間的兩章——第四至第五章。

普式庚寫信到莫斯科去，要求准他出國，而且承認：「留心自己的政治和宗教的思想，」並且聲明：「不至於發狂得連這既成的秩序和需要也不顧。」但這努力終於徒然。

一部分有教養的貴族中的進步份子預謀着取消農奴制度與限制沙皇政權。有的甚至幻想着共和國，成立了有革命目的的祕密組織。這一組織的成份多半是軍官。後來這個組織的份子被稱為「十二月黨人」，因為他們是一八二五年十二月暴動的參加者與領導者。

普式庚也是屬於這一社會層的，並且保持了許多和十二月黨人相同的觀點與傾向。他也痛恨沙皇專制，且不滿於農民的奴隸狀態。他也幻想着政治的自由與一切人民在法律上的平等。他和大

部分的十二月黨人，凡是他所認識的，結爲朋友。在十二月黨人中有他最親近的中學校裏的同學，普希欽與詩人勾海而倍凱爾——即被人稱爲「勾赫力」的。

但普式庚並不是秘密組織的一員，也沒有參加他們的計劃。普式庚以其詩篇來援助十二月黨的事業。他的革命詩篇經彼此轉遞或手抄流行着。

一八二五年驚奇的消息傳到了密哈伊洛夫斯基：十二月十四日彼得堡發生暴動，逮捕了一切參加秘密組織的份子，普希欽也在內，勾赫力也在波蘭華沙城被捕了。

暴動在很久以前就準備好的，——這是普式庚所不知道的。十二月黨打算利用亞歷山大一世死後的紛爭：當時有兩個沙皇，開始是康斯坦丁即位，後來又立尼古拉爲皇。十二月黨向士兵宣傳道：康斯坦丁的離位是不合法的，他們說，他本欲給民衆以自由，解放農民，減輕士兵的服役。士兵們都被預先說服好了。他們拒絕尼古拉即位，都跑到賽那茨基廣場上來了。可是十二月黨人行動不堅決，給尼古拉以時間來動員比較不覺悟的陸軍部隊，并調遣了騎兵隊。暴動於是被鎮壓下去了。

一八二六年（二十七歲）

普式庚坐立不安起來了。他爲了那些他認爲「朋友、弟兄、同志」就憂。他更爲自己的命運而恐懼。沒有一個人不知他的革命詩。誰都曉得他是一個危險的「自由思想者」。普式庚希望着沙皇對

他與他的十二月黨人朋友的「寬容。」他於這一年的年二月間寫給詩人德爾維格，也是中學校的同學信中說道：「焦急地等待着不幸者命運的裁判，堅定地希望我們年輕的沙皇的寬容。」經過了幾天以後，又寫道：「有人對我說，二十號那一天他們的命運便決定了——就心得很。但我始終希望着沙皇的開恩。」

同時普式庚開始爲了赦免放逐而盡力設法。他致意於他的經常保護人，詩人茹考夫斯基，和新皇家族有親密關係的。在寫給他的信中說：「戴着三角帽，穿上靴子，」這就是說，這樣他可以去看皇帝了。但茹考夫斯基覺得這還是太早。他寫信給普式庚說道：「您和任何事件沒有什麼關係——那是確實的。但在每個行動者的筆記本上都有您做的詩。這是討好政府最壞的方法。」

七月十三日五個十二月黨人處了死刑。其餘的，普希欽與勾赫而倍凱爾也在內，都被放逐出去罰苦役。十二月黨人的被殘殺，給予普式庚以非常深刻的印象。「被吊死的吊死了。」他在同年八月間寫信給維亞仁斯基說道：「可是一百二十個朋友，弟兄，同志的苦役真是可怕得很。」在普式庚的手本上還留着他對於十二月黨處死默想的痕跡。在塗得污黑的底稿紙上從頭至尾重複着同一種圖畫：堡壘的牆壁，兩根柱子上面釘着一條橫木，在繩索上，好似一縷縷絲線，吊着五個小小的人體。兩次詩句的開端是簡單地寫着這樣的字句：「我要是能夠，和小丑一樣……我要是能夠……」

五位首領，即(一)里列夫(F. R. Rileev)(二)柏斯特爾(Perbel)(三)摩拉夫約夫(Murav-yo)(四)卡霍夫斯基(Kakhovski)(五)倍斯多耶夫(Pestuyev)被絞決。其他的二百一十名黨員都流放到西伯利亞。

這年，尼古拉一世，派了使臣到密哈伊洛夫斯村，要普式庚到沙皇那里去。九月四日，普氏入宮。沙皇和他見面時問：「普式庚，你好。我希望你愉快地回來。十二月十四日你若是在彼得堡，你會不會參加那次暴動呢？」普式庚答道：「那是一定的，陛下。我所有的朋友都是參加了的呵。祇因我不在彼得堡，所以才得救了。」

「唔，你幹這蠢事也夠久了。我希望你對前途注意一點，我們不要再鬧架。你把原稿都給我，讓我自己來檢查吧。」言下，沙皇無非是要把他收買。

至此，普氏的一切作品，均須經沙皇親自檢查而後始可印行。沙皇又委托衛兵司令彭肯道爾夫做普氏的監察。普氏須徵求他的同意後才可做任何事情。

一八二七年(二十八歲)

普式庚爲了幾首被認爲有政治危險性的詩，幾乎重遭放逐的運命。他的作品，公開朗讀已得很大的成功。人們在劇場里開熱烈的歡迎會招待他。

他寫了第一部散文小說彼得大帝的黑人 (Arap Peura Vellikago) 可惜一直不會完成，其中以他自己母系的祖先彼得大帝的養子黑人依勃拉姆爲主人公，描寫大帝時代的俄國的風習和十八世紀初葉法國的社會。

給西伯利亞的消息一詩，也是在這年寫的。

一八二八年(二十九歲)

三月在莫斯科跳舞會中和一位十六歲的姑娘 N·N·岡却洛華相識。寫了許多十分優秀的抒情詩，人花回憶安蒂阿爾等等。續寫了許多節的歐根·奧涅庚。

韻文故事波爾塔華 (Poltava) 寫成。這也是彼得大帝的歷史的一部分，以他於一七〇九年擊敗瑞典大王卡爾十二世的有名的波爾塔華戰爭爲背景，描寫了哥薩克首領瑪修伯。

年末普式庚的老保姆逝世。

一八二九年(三十歲)

五月間向岡却洛華求婚，結果是被拒了。受了這一巨大的刺激，他並不經許可地逕赴高加索，進了巴斯克維支將軍的部隊，隨軍到了土耳其的阿爾柴爾姆。在這一次軍役中，他參加了作戰和衝鋒。寫成了阿爾柴爾姆旅行記 (Puteshestvi v Arzum)。

九月間，返莫斯科。入冬，他便轉赴彼得堡，擔任德爾維格 (Delvig) 所辦的文藝報的編輯。發表了二十多篇關於文藝批評的文字。

一八三〇年(三十一歲)

四月間，普氏重向岡却洛華求婚——這次是勝利了。爲了訂婚等等的經濟負擔，他把下諾夫戈洛特省的波爾蒂諾的產業賣掉了一部分。其時，霍亂盛行，交通被阻，普氏只得在鮑爾蒂諾關閉了三個月，詩興頗豪，寫抒情詩三十多首。

那時正是秋天，他還寫了許多重要作品：戲劇：吝嗇的武士 (Skupoi Rytsar) 摩查爾和薩列里 (Mutsar and Salieli) 石頭的客人 (Kamennyi Gost) 瘟疫期的宴會 Pir vo Vremya Chum) 八行詩體的韻文故事古隆小築 (Domik v Kolonne) 散文故事五篇別爾庚小說集 (Povesti Bekina) 郭洛亨諾村的歷史 (Istoriya Sela Gorinkhina) 還有許多比較不很重要的小品。續作韻文故事歐根·奧涅庚差不多快寫完了。

十二月，普氏才回到莫斯科。

一九三一年(三十二歲)

二月，普式庚和 N·N·岡却洛華結婚。婚後以沙皇的特旨，出任外交部，年俸五千盧布。但婚後

生活，並無幸福可言，這位美麗的女人只知道在「上流社會」里出風頭，却不顧到普式庚的精神上的苦痛。此時普氏負債非常多。夏天，他帶了美妻到沙皇村去避暑。加考夫斯基也在這裏。果戈理正在鄰村印行着他的第一部著作狄亢加近鄉的晚上。

這年八月三十日他寫了最有名的童話詩蘇丹皇的故事 (The Story of the Sultan) 九月十三日又寫牧師及其工役巴而達的故事 (The Story of the Priest and his servant)

十月傑作歐根·奧涅庚完成。

一八三三年(三十三歲)

開始寫杜布洛夫斯基 (Dubrovski) 劇詩羅沙爾加 (Rusalka) 小歌集西部奴隸之歌 (Pesni Zapadnikh Slavin) 也在這年寫成。

一八三三年(三十四歲)

普式庚和沙皇的關係逐漸惡化。

寫了最偉大的韻文故事之一銅騎士 (Mednyi Vsadnik) 和童話詩漁夫和魚的故事 (The Story of the Fisherman and the Fish) 死公主的故事 (The Story of the Dead Prince) 和短篇名著鏟形的皇后 (Queen of Spade) 完成了杜布洛夫斯基普式庚這時對歷史特別感到

興味，爲了這一目的，他求得了文書保管局的一個位置。本來他是要寫彼得一世的歷史的，他偶然看到了關於一七七三至一七七六年間普加契夫叛變的豐富的材料。秋天，他就動身到普加契夫當日叛變的戰場去。他到了喀山，辛比爾斯克，奧倫堡等城市和烏拉爾草原。旅行後，寫了兩大卷普加契夫叛變史（*Istoriya Pugachovskago Bunta*），這部史書出版後，他得了二萬盧布的獎金。

又開始寫一部普加契夫事件爲背景的長篇小說甲必丹之女（*Kapitanskaya Douchka*）。十二月三十一日，沙皇任命普式庚爲「皇上宮廷少年侍從官」。普氏認爲這一舉——把三四歲的大詩人任命爲少年侍從——是沙皇有意的對他侮辱，因而感到十分的壓迫之感。

一八三四年（三十五歲）

草散文小說埃及之夜，未完稿。

九月二十日，寫成了童話詩金雞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Golden Chicken*），對於這些童話詩，果戈理曾加以讚美，是「純粹的俄羅斯的格調，」有「形容不出的美妙。」

在金雞的故事中有許多對沙皇尼古拉及他和普式庚爭吵的諷刺。但童話的主旨並不在這裏。普式庚在這裏不單是要譏刺尼古拉，而是對一般的沙皇制度。他的金雞的故事不是對那一個沙皇，而是對整個俄國社會的一首諷刺詩。

普式庚一心想退職，以謀恢復自由生活，到鄉間去工作。

一八三五年（三十六歲）

續草埃及之夜，仍然沒有寫完，就絕筆了。

一八三六年（三十七歲）

編輯文學雜誌當代人，創刊號出版於四月十三日，但結果是很失敗的。因為正在這時，流言四起，說是在彼得堡的荷蘭大使希蓋倫男爵的義子佐治·丹蒂斯與普式庚的夫人有關係。同時，普氏接到許多譏罵他的匿名信。

普式庚受了這種刺激，就約丹蒂斯決鬥。這場決鬥，終於十一月間為普氏的友人們所勸阻。

一八三七年（三十八歲）

編成桌上雜談一部。

丹蒂斯和普式庚的妻妹結婚，以便親近普式庚，故情勢越來越見糾紛。

二月八日，即俄歷一月廿七日，普式庚忍無可忍，乃重約丹蒂斯在彼得堡郊外實行決鬥。決鬥的前夜，二月七日，普氏以非常強烈的意志仍恪守着自己的紀律。他從事於當代人的編輯工作，在出門去決鬥的前一個鐘頭，他還寫了一信給伊西摩華，要她逐譯他給這雜誌選定了的法國作家高乃葉

(Cornelle) 的悲劇。丹蒂斯首先開槍，普氏即受了致命傷。隨後，朋友們把他抬到了家里。二月十日，下午二時四十五分，普式庚告別了人間。他最後的話是對着他的書架說的：「別了！朋友們！」

二月二十八日，葬於普斯柯夫省米哈洛夫斯基村附近的聖山上。

附註

普式庚的著作，凡不詳其著述的年月者，約有下述的幾種：(一)文學批評文批評和辯論的條件等等，似乎多數寫於一八二九至三〇年間。(二)散文小說吉拉查里 (Kirazali)

本文的編成，曾參考了普式庚傳記和作品很多，而以米爾斯基 (Mirsky) 的普式庚年表爲導線，至於所引文字，恕不及一一註明出處了。

羅洛夫

目次

普式庚評傳.....一

普式庚年譜.....一五

第一編 金鷄的故事及其他韻文創作

金鷄的故事.....一

孟十還譯

漁夫與魚的故事.....一〇

克夫譯

牧師及其工役巴而達的故事.....一八

克夫譯

哥薩克.....二六

孟十還譯

抒情詩.....二九

麗尼譯

士丁卡·拉辛之歌……………三一

林林譯

鄉 村……………三四

茵亭譯

自 由……………三七

林林譯

給 批 評 家 的 信……………四二

雷石榆譯

馬 車 的 生 活……………四八

林蒂譯

再會吧，熱情的檉林啣……………四九

林蒂譯

冬 天 的 道 路……………五〇

陳君涵譯

亞 里 昂……………五二

一菲譯

獻 給 查 達 愛 夫……………五三

任鈞譯

寄腓力叩支益夫伯爵……………五四

林蒂譯

給西伯利亞的消息……………五五

一菲譯

工 作……………五六

孫用譯

先 知……………五七

孫用譯

秋 天……………五九

孫用譯

魔力的奧列格頌……………六二

紫秋譯

我是孤獨的自由播種者……………六七

魏晉譯

悲 歌……………六八

戴何勿譯

紀 念 碑……………六九

黃源譯

三 給 回 冬 豫 毒 夜 夜 詩

普

蒲風等譯

泉.....七〇

眞.....七一

蒲風等譯

斯

想.....七二

蒲風等譯

夜.....七三

蒲風等譯

感.....七五

蒲風等譯

樹.....七六

艾昂甫譯

鶯.....七八

李文望譯

.....七九

李文望譯

章.....八〇

木子譯

給 詩 人.....八二

歐根 彭澎譯 奧 涅 庚(一).....八三

歐根 融毅譯 奧 涅 庚(二).....一〇一

歐根 夏玄英譯 奧 涅 庚(三).....一〇五

麗尼譯

第一編 射 擊 及其他散文創作

射 擊.....一

假 農 女.....一八

風 趙誠之譯 雪.....三八

驛 孟十還譯 長.....五六

陳占元譯

郭洛亨諾村的歷史……………七二

埃及之夜……………九三

奚勒得沙里……………一一一

波希米人……………一一九

鑿形的皇……………一三五

棺材商……………一七二

舊事……………一八三

孟十還譯

羅世彌譯

金雞的故事

有這麼一個地方，在遼遠的王國，

或是在極遠的王國，

那裏有一個出名的皇帝，名叫丹德。

他從年青時就十分威嚴，

所以對於四鄰和處事，

頗多傲慢；

但是到了年老時他想休息，

他願意放棄軍事

自己來安靜地把國家料理。

可是周圍的居鄰，

開始擾亂年老的帝君，

要加與他以可怕的傷損。

爲使自己底國境

不被進攻，

因此他不能不擁有

數量廣大的軍容。

將官們沒有眨一眨眼，

但無論如何總不成功；

有時候他們在南面等待，一看——

不然，敵軍從東方開到；

他們防守這里，——那些慄慄的客人

卻由海道轉繞；

皇帝丹德因此悲哀地哭泣，
連睡眠也已忘記。

算是什麼生活，總處在這樣的恐怖裏！

於是他爲着請求援助

去找那博學的聖者——

那星相家兼閣者：

他走到他旁邊行了敬禮，

於是聖者在丹德面前

從袋子裏

取出一隻金雞。

「你把這隻禽鳥——他對皇帝說，——

放在竿頂；

我底金雞

會給你做一名忠實的守兵。

如果周圍全都平靜，

牠就坐着不發一聲；

但祇要哪方面

有軍隊來侵襲，

或者戰爭和不知道的什麼不幸

在等着你

那時我底金雞

就立刻昂起冠子，

啼叫着，鼓着兩翼，

向那地方飛去。」

皇帝謝了聖賢，

允許了約言重如金山：

「爲着這樣的恩惠

——他感嘆地說——

我將執行你底第一個願望，
如同對我自己一樣。」

金雞開始在高高的竿頂，
警衛着他底國境。

一看見哪里有些兒危機，

這忠實的守兵就像從夢中驚起，

騷動着，鼓着兩翼，

向那個地方飛去，

一面叫道：「基利——咕——咕！」

懶惰的王國！懶惰的王國！」

於是四鄰宣佈和平，

再也不敢戰爭。

皇帝丹德便是這樣

給他從全世界取得了保障。

一年，二年，過得太平，

金雞總是安靜地坐在竿頂。

一天忽然起了可怕的喧噪，

把皇帝丹德從睡中驚醒。

「你，我們底皇帝！人民底父親！

——一個將官喊道，——

陛下醒醒吧！糟了！」

「什麼事情，老爺？」

——丹德說，打着呵欠，——

「呵？你是誰？糟從何言？」

將官說：

「金雞重又長鳴，

恐怖和騷擾滿佈全城。」

皇帝走到窗前——望望竿頂，

金雞果然拍着兩翼，

飛向東去。

一刻不能延遲：兵貴敏迅！

人們上馬，哎，奮起精神！

皇帝派遣軍隊東行，

他底大兒子做統領。

金雞安靜了，

騷擾平息了，皇帝也瞌睡了。

· 八天已經過去，

軍伍毫無消息：

有戰事沒有戰事呢？

並未稟報丹德皇帝。

金雞重又啼叫——

皇帝派遣了另一支軍隊；

現在他命令年幼的兒子

前去援助他底長子；

金雞又安靜了。

他們仍然沒有消息，

又是八天過去；

人們在恐怖中過着日子，

金雞重又高啼——

皇帝召集了第三支軍隊，

親自帶向東去，

他自己也不知道能否順利。

軍隊晝夜行走，

他們沒有權力停留。

不論戰場，不論營陣，

不論一片墳墓，

丹德皇帝也沒有遇見。

多麼奇怪？他想。

這已經是第八天，

皇帝領着軍隊登山，

於是在高山之中，

露出一座華麗的帳棚。

一切都在奇異的靜默裏

繞着帳棚底周圍，

狹隘的峽谷中

躺着殺死的軍隊。

丹德皇帝急向帳棚跑去……

一幅驚人底圖畫映入眼裏！

在他面前是他底兩個兒子，

沒有帶護胸，沒有穿甲冑——

躺着兩具死了的屍首，

從此用利劍插進胸口。

他們底騎馬正在草地上逍遙，

躺着那被蹂躪了的青草……

皇帝淒然說道：

「唉，孩子們，孩子們！

我真苦惱！

我們底兩頭鷹鷲

都陷在網裏了！

我真苦惱！我底死期到了！」

全軍隨着丹德嘆息，

深谷也因淒慘的聲音悲吟，

連那山岳底心中

也在顫震。

忽然帳棚開了……

一位姑娘，薩瑪汗的女王，

全身耀着光輝，猶如霞光，

他靜靜地來迎接丹德皇。

好像夜鳥在太陽下面，

皇帝沉默着，凝視她底臉龐，

他站在她面前

竟忘了兩個兒子底死亡。

她在皇帝面前

微笑着——施了一禮

隨後用手攙他——

走進自己底帳棚裏。

她讓他坐到桌邊，

拿所有的食品將他款待，

她又帶他到錦綉的牀上

去休息他底疲憊。

整整地過了一個星期，

丹德是絕對地被她征服了，

他在那里擺宴痛飲，

迷惑着，狂醉着。

最後皇帝領着自己底大軍，

帶着年青的姑娘，

走上歸途，

轉回了家鄉。

一些傳說跑在他前面，

或有或無都成了講談。

到了京城，靠近了城門，

人民喧嚷着前來歡迎，

全體跑在車後，

跟着皇帝和皇后。

丹德正向全體致意……

他突然看見在人羣裏

一個人戴着索羅勤式的白帽子，

完全好像一隻白了頭的鵝

——恰是他底老朋友，闖者。

「啊！你好，我底神父，

——皇帝對他說，——

你有什麼指示？

走近些，你有什麼言詞？」

「皇帝，——星相家回答，——

你可記得爲了我底功勞，

你曾經像對朋友似的答應過我，

你將執行我底第一個願望，

如同對你自己一樣。

你賜給我這位姑娘，

薩瑪汗的女王……」

這把皇帝大大地嚇了一跳。

「你怎麼了？——他對老者說，——

你還是着魔了，

還是瘋癲了？

你把什麼裝進腦袋裏了？

我，當然，答應過你，

什麼都有，我底國土裏。

爲什麼你偏要這位姑娘呢？

夠囉，你知道我是誰嗎？

你可以向我請求金庫，請求御前官吏，

請求皇家馬廐裏的馬匹，

即使請求我底王國一半，

我也會答應你。」

「我什麼都不要。

你賜給我這位姑娘，

薩瑪汗的女王。」

——聖者回答。

皇帝吐了一口：「沒有這樣的惡棍！

你什麼也得不到，

你自己害了自己，罪人。

滾開，趁着現在還是完整的；

拉走這個老東西！」

老者想要辯爭，

但是吵叫也無用；

皇帝對他額上打了一笊杖；

他立刻斷了氣，

伏到地上。

全京城都在害怕，

那位姑娘呢，可是

嘻嘻——嘻嘻，哈哈——哈哈！

她不知道畏懼懲罰。

皇帝雖然十分驚恐，

她底愛嬌卻使他樂盈盈。

於是他驅車入城。

突然傳來輕脆的一聲，

全城的人民都看見了

那隻金雞飛下竿頂，

牠一直地飛到車旁，

落在了皇帝頭上，

牠振着兩翼，在頭上隊了幾隊，

飛走了……在這同時

丹德也跌下了車，

他嘆了一聲——就死了。

皇后一轉眼也沒有了。

彷彿她根本不會來過。

這個故事原是胡說，

但它裏面的諷喻，

總還夠給善良的青年做一篇功課！

(孟十還譯)

漁夫與魚的故事

在藍色的海岸邊

住的有老頭和老婆兩口子

他們有一所破舊低小的土屋子，

整整過了三十三年頭。

老頭兒用魚網打魚

老婆子在家紡紗。

有一次他把魚網撒到海里，

拉上來的時候只有些泥土沙子。

他再一次把魚網撒到海里，

只看到有幾根海草在網底。

第三次他又把魚網撒去，

總算打到了一條魚，

不是一條平常的魚，是一條金魚。

金魚好似在苦苦懇求，

說着和人一樣的話語：

「老伯伯，求你釋放我到海里，

我富給你貴重的報酬：

你要什麼，我都可滿足你的心意。」

老頭兒大為驚奇：

他打魚打了整整三十三年頭，

從不曾遇到魚會說人的話語。

他放了那條金魚，

還對她親切地說道：

「上帝保佑你，金魚！

我也不想要你的報酬；

到藍色的海里去吧，

在那里可以自由在地漫遊。」

老頭兒回到家里見了老婆子，

對她講述他所遇到的怪事：

「我今天打着了一條魚，

金的魚，不是平常的魚；

她會說和我們一樣的話語，

請求我放她到藍色的海里，

要給我以貴重的報酬：

我要什麼，她就會給我什麼東西。

我不敢受她的報酬；

便放了她到藍色的海里。」

老太婆聽了責罵老頭子：

「你真是蠢貨，傻子！

怎麼會不受她的報酬！

就是向她要一個桶子也是好的，

我們的那個已經完全破舊。」

於是他往藍色的海邊跑；

看見海上起着輕微的風浪，

他開始呼喚金魚，

「一會兒金魚向他游過來問道：

「你要什麼，老伯伯？」

老頭兒對她行禮回答道：

「對不起，魚夫人！」

我那個老婆子責罵我，

不給我老頭兒安靜一會兒：

她要一個新的桶子；

我們那一個已經完全破舊。」

金魚答覆說：

「不用愁，你去，上帝保佑你，

新的桶子就會送來你處。」

老頭兒回家來時

老太婆已有一個新的桶子。

可是她罵得更無禮：

「你這個蠢貨，傻子！」

只要一個桶子來，蠢貨

桶子里有什麼財寶金銀？

滾，蠢貨，你到金魚那里；

給她磕頭，問她要一所木頭屋子。」

於是他又跑到藍色的海邊，

（藍色的海騷動漸起）

他開始呼喚金魚，

金魚便向他游過來，問道：

「你要的是什麼東西，老伯伯？」

老頭兒向她致敬，回答說道：

「對不起，魚夫人！」

老婆子罵得我更無禮，

簡直不給我老頭兒安靜：

討厭的老婆子要一所木頭屋子。」

金魚接着說道：

「不用愁，你去，上帝會保佑；
算數木頭屋子就會送上你處。」

他又跑回土屋子的家里，

可是土屋子已經痕跡全無：

在他面前是一所大窗子的木屋，

聳起磚瓦砌的，白色的煙突，

裝着一扇扇厚的，薄的門戶。

老婆子靠近窗子坐着，

在陽光下對丈夫責罵：

「你這個蠢貨，簡直是木頭！
要了個木屋子就夠了嗎？
滾去對金魚說：

滾去對金魚說：

我不願再做低賤的農婦，

我要做顯赫的貴族。」

老頭兒又到藍色的海邊

（藍色的海更不平靖）

他開始呼喚金魚，

金魚便向他游來，問道：

「你要的是什麼東西，老伯伯？」

老頭子向她致敬，回答說道：

「真真對不起，魚夫人！
老婆子更大發她的壞脾氣，
她竟不給我老頭兒一會安靜；
說是不高興再做低賤的農民，
要做一個什麼了不起的貴人。」

老婆子更大發她的壞脾氣，

她竟不給我老頭兒一會安靜：

說是不高興再做低賤的農民，

要做一個什麼了不起的貴人。」

金魚安慰他說道：

「你不用憂愁，你去，願上帝保佑。」

老頭兒回到老婆子那里。

他見到的是什麼東西？高樓大廈；

老婆子站在石階上

身穿黑貂毛皮的披肩，

頭戴繡着罌粟花的頭巾

頸上圍着一串串珍珠，

手上飾着金的指環，

足上踏着紅色的皮靴。

在她面前是許多忠心的奴隸；

她正在一把拖住一個奴隸打着。

老頭兒過去對老婆子說：

「請你的安，貴夫人太太！

很好，現在，你總可心滿意足？」

老婆子却把老頭兒臭罵了一頓，

送他到馬棚里去幹活。

過了一個星期，

老婆子還是要大發脾氣，

又叫老頭子到金魚那里去：

「滾，你去請求金魚：

我不要再做貴族婦人，

我要做自由獨立的女皇。」

老頭兒嚇住了，勸說道：

「婆子，你怎麼的，發瘋了嗎？」

怎樣行路，怎樣說話，你全不知道。

你將使整個王國嘲笑。」

老婆子聽了怒氣冲天，

把丈夫打了幾個耳光：

「你怎麼敢，土老兒，和我吵嘴，

和我，和我這顯赫的貴婦人？

到海邊去，老實告訴你，

你不去，也得強迫你去。」

老頭子便又跑到了海邊

（藍色的海更顯得陰沉了）

他又向金魚呼喚，

金魚便游了過來，問道：

「你要的是什麼東西，老伯伯？」

老頭兒行了個禮回答道：

「實在對不起，魚夫人！

我那老婆子又在無理取鬧：

她不要再做貴族婦人，

竟想做自由獨立的女皇。」

金魚答覆他說道：

「你不用憂愁，有上帝保佑！

好讓那老婆子做女皇！」

老頭兒仍回到老婆子那里。

怎麼的？在他面前是皇帝的宮殿，

他看到老婆子就在這里面。

她做了女皇坐在桌子的旁邊，

侍奉她的有皇親國戚，

給她斟着外國進貢來的醇酒；

她口里嚼着上等的菓子；

在她周圍站着威武的守衛兵士，

肩上都持着斧頭。

老頭兒一看到他們就害怕，

他向老婆子跪下磕頭說：

「給你請安，威嚴的女皇！

嗚，現在你一定可以心滿意足。」

老婆子沒有瞧他一眼，

只使用眼色命令把他趕出。

於是皇親國戚都奔了過來，

一把頭頸將他推出。

跑到門口衛兵趕了過來，

幾乎想用斧頭把他砍殺；

有許多人還要笑他：

「你嘗到了好滋味，老糊塗！

這可以教訓了你，蠢傢伙：

一個人不要不守本分才好！」

又過了一個星期，

老婆子又大發雷霆：

派了宮廷侍從去找她的丈夫。

他們找到了老頭兒，帶去見女皇。

老婆子對老頭兒說：

「你再去請求金魚——

我不要再做獨立的女皇，

我想做海上的霸王，

我要生活在海洋上，

讓金魚也侍奉着我。

供我隨時的差遣。」

老頭兒不敢違抗

也不敢說什麼話來阻擋。

於是他又跑到藍色的海邊，

看見海上洶湧着黝黑的大浪：

激怒似地波濤起伏動盪，

滾來滾去，怒吼狂叫。

他開始向金魚呼喚，

金魚便游了過來，問道：

「你還要的是什麼東西，老伯伯？」

老頭兒對她致敬回答道：

「求你寬恕，魚夫人！」

那個該死的傻子，要我怎麼辦才行？

甚至她不想再做女皇，

要做的是海上霸王；

這樣她可以生活在海洋上，

你也得給她侍奉，

供她的隨意使用。」——

金魚一句話也不說，

只在水里划着尾巴，

立刻沒入深深的海中。

老頭兒在海邊等待着好久，

不見有答覆，他便跑了回去——

一看：在他面前的又是一所土屋子；

門檻上坐着他的老婆子，

在她的面前依舊是一個破桶子。

（克夫譯）

牧師及其工役巴而達的故事

從前有一個牧師，

額頭生成是焦黑的顏色，

他跑到市上去

看有什麼貨物要購取。

對面來了個巴而達，

自己也不知道向那裏出發。

「老爹，你起來得早呵，

你有什麼東西要買？」

牧師回他說道：「我要一個工役：

又會做飯，又會看馬，又會幹木匠的事情。

這樣能幹的工人

叫我到那裏去尋？」

巴而達便說道：「我來替你做事吧，

又熱心，又誠實，又做得括括叫

只是每年得在你額上打三下，

給我喫的只要煮爛的小麥。」

於是牧師左思右想，

在自己額上搔搔摸摸。

打在額上可不是好玩，

他存着俄羅斯人的一顆僥倖心。

牧師對巴而達說：「好吧，

這樣我們大家都有便宜。

到我的教堂裏去住，
表現你的熱心與勤奮。」

巴而達在牧師家裏過日子，

睡在麥藁的牀裏，

喫四個人的糧食，

做七個人的工作，

天沒有亮，他就起身勞動，

把馬拴上車，把土地耕作，

爐子生着火，一切都準備妥，

雞蛋已煮得脫了皮殼。

牧師妻從不激賞巴而達，

牧師娘老不高興巴而達，

牧師兒子稱呼他做伯伯；

又得做飯，又得看管小孩。

只是牧師不喜歡巴而達，

從不對他有什麼撫愛，

時時刻刻掛念着費用太大。

一天天過去，年底就在眼前。

牧師不喫，不喝，夜不安眠：

他的額頭早就一層層皺結。

他於是在妻子面前訴說：

「日期到了，怎麼辦啦？」

女人的頭腦敏捷，

詭計多端，心懷莫測。

牧師妻說道：「我有個計策，

使我們得避免禍災：

吩咐巴而達一件不可能的事做，
卻要求他執行得十足足。

這樣你的額角不會再受到傷害，

巴而達也可不用支付便被撇開。」

牧師於是滿懷高興，

對巴而達瞧着有更多勇氣。

他便叫喚道：「走過來，

我的忠實工役巴而達。

聽着：魔鬼們須對我年納貢金，

直至我壽終正寢。

這是最好的進益，

可是他們已有三年沒有來貢獻。

你喫了我的小麥，

快替我到魔鬼那裏去收取貢金，不差毫末。」

巴而達並不和牧師作徒然的爭辯，
走了，去坐下在海岸邊；

在那裏撚着繩索，

把一端浸在海裏。

從海裏出來了一個老惡魔：

「巴而達，你怎麼滾來到我們這裏？」

「我要用繩索來把海掀動，

好使你們這般惡魔鬼孽。」

老惡魔聽了意氣消沈。

「說吧，你爲什麼這樣兇狠？」

「這樣兇狠？貢金你沒有付清，

并且破壞了日期的約定；

這使我們遭受損失很大，

所以要給你們這般狗東西懲罰。」

「老哥巴而達，請你且慢把海掀動，

很快便給你送上全部的貢金。

等一會，我去派個孫子來見你。」

巴而達想道：「這回事倒不是好玩的呢！」

從海裏浮現出了一個小惡魔，

好似一隻餓貓那樣咪咪地叫喚：

「你好呵，巴而達老爹，

你需要什麼貢金？

我們百年來不曾聽說有這樣的事情，

魔鬼們從不擔負這樣的責任。

呸，算了——只是須有一個協定，

我們兩方面同時來執行，

好使日後誰也不能有異議；

我們中誰繞着海岸跑得快，

誰就把貢金完全拿，

那邊已準備好一口蔴袋。」

巴而達狡猾地笑道：

「你怎樣想出了這樣的事？

你那能和我，

和我巴而達競走？

原來派了這麼一個敵手到這裏！

請等着我的小兄弟。」

巴而達往附近的森林裏去

捉到了兩隻兔子，找着了袋子。

他又回到海邊，

小鬼仍在那裏，

巴而達拉住一隻兔子的耳朵說道：

「合着我們的音樂跳舞吧，

你，小鬼，年紀輕輕，

還夠不上和我競走——

這只是徒費光陰。

還是先和我的兄弟比一比。

「一、二、三！走呵。」

小鬼與兔子出發飛奔：

小鬼沿着海邊，

兔子往森林裏直達屋舍。

小鬼喘着氣疾走，

繞海兜一個圈子，

舌頭突出，面孔朝天，

全身汗淋淋溼，用後腳來揩拭，

想道：這回總得勝過巴而達，

可是一看——巴而達已在撫慰着兄弟，

正說道：「我可愛的小弟弟，

疲倦了可憐的！休息去吧，同胞。」

小鬼便算落後失敗，

不聲不響，掉下尾巴，

眼睛只敢斜視着小巴而達。

「請等一會，」說道，「我去拿貢金來。」

他回到祖父那裏說道：「不行！

小巴而達跑得也比我佔先！」

老惡魔又得用一番心血來考慮。

巴而達便重新騷擾，

激盪着全部海面，

掀起滾滾的浪潮。

小鬼出來說道：

「就會把貢金全部送上——」

只是聽呵：你看到了那根棒吧？

隨便選定一個目標，

誰把棒投得最遠，

誰就可以拿到那貢金。

怎麼啦？你怕脫了你的手關節？

你在等什麼？——我等那一塊雲移走；

好讓我把棒投到那裏去，

和你們這般魔鬼們一決勝負。」

小鬼聽了驚慌，又跑到祖父那裏，

講述巴而達的本領。

巴而達還是掀動着海，

用繩索來威嚇惡鬼。

小鬼又現出來說：「你愁什麼？

貢金總會給你，若是你想要……」

「不，巴而達說，

「現在該輪到了我，

自己把條件選定，

要你也來執行。

瞧一瞧，你有多大力氣，

你看見那邊一匹灰色馬沒有？

你把馬帶着，

跑半俄里的路程；

你能幹這樣的事，貢金便是你的；

你如果幹不了，貢金便歸於我了。」

可憐的小惡魔

爬在馬肚下面，

使盡全身力氣

拼命往上肩起，

終於把馬帶上，向前作兩步移動，

第三步就倒地，身體伸得直挺挺。

巴而達對他說道：「你這笨惡魔，

怎麼想來和我們比本事？

你用手還是不能把馬帶走，

看我用腳跨上，也輕而易舉。」

於是巴而達騎上馬背飛奔，

頃刻間跑了一俄里，只見揚起的灰塵。

小鬼看了喫驚，又去見祖父。

訴說那難以制勝的本領。

魔鬼們聚攏來商量，

沒有辦法——只得把貢金收集，

裝了一大袋給巴而達拿去。

巴而達回來了，嘴裏哼着，

牧師一見巴而達，立刻奔逃，

躲在妻子背後。

巴而達終於把他找到，

繳上貢金，便要求舊約執行。

可憐的牧師

把額頭突出：

第一下

把牧師打退到天井裏；

第二下

打掉了牧師的舌頭；

到了第三下

老頭兒已失去了知覺。

巴而達還對他叱責：

——牧師，你不該一味想貪便宜。

(克夫譯)

譯者附註：這篇童話普式庚於一八三一年九月十三日寫成。當時他的情緒很好，充滿着對沙皇政府的許多希望，所以在這篇童話裏僅善意地譏笑了牧師的愚蠢與貪婪，卻並沒有直接對宗教的諷刺。但作者始終站在工役巴而達方面來反對牧師，輕視宗教神聖的名銜，這也就反對了沙皇政府對教會官職尊敬的要求。在這裏也貫徹着普式庚不可遏制的「自由思想」的精神。本篇係根據一九三五年蘇聯兒童出版局所印行的普式庚童話集中原文譯出。

哥
薩
克

一次，在半夜的時候，
穿過濃霧和黑暗，
一個勇敢的哥薩克，
騎馬來了，沿着河邊。

斜戴着黑色的帽子，
皮襖上滿是灰塵，
手鎗搭在膝上，
長劍觸到地面。

忠實的馬不勞銜勒，

迅速地抬着脚步，
擺動着長長的鬚毛，
靜默地走向遠處。

忽然他面前現出兩三座小房
障籬已經破損；
這裏是往小村去的道路，
那邊是走向茂密的松林。

「樹林裏找不到姑娘，

——好漢德尼斯想到——

姑娘們已經回到屋裏，

準備睡覺去了。」

哥薩克拉一拉馬勒，

動了動拍車，

那匹馬好像快箭——

向一座小房馳去。

月亮從雲端

照着遠遠的天邊；

一個美麗的少女

憂鬱地坐在窗前。

大膽者看見美麗的少女，

他的心劇烈地跳起，

輕輕地向左彎馬，

轉瞬間到了窗下。

「月亮躲入雲後，

夜色越加暗黑，

我的馬渴了，姑娘，

慢給一勺水。」

「不，我害怕

走近年青的男人，

我害怕走出屋去，

拿水給你底馬飲。」

「啊，美麗的姑娘，

你講點善良的人情！」

「夜對於美麗的姑娘是危險的。」

「是快樂的，不要擔驚！」

想像，姑娘，是空的；

拋掉那虛妄的恐怖！

你浪費着黃金的光陰，

可愛的，有什麼好處！

趕快地騎上馬來：

我同你走向遠方；

和我在一起你將幸福——

隨着伴侶處處是天堂！」

少女怎樣靠近來了——

她戰勝了恐怖，

膽怯地答應着跟他去；

哥薩克是如何地幸福！

他們跑了，飛了；

互相愛戀着；

他對她忠實了兩個星期，

到第三星期就變了。

(孟十還譯)

抒情詩一首

那光榮的一瞬我仍記憶，

在我的眼前出現了，

如同一個疾逝的神仙幻像，

如同一個純潔而美麗的安琪。

在那無望的愁苦的悲痛，

或在那喧鬧的生活的迷宮，

我聽見了你聲響的音樂，

看見了你親愛的顏面入夢。

年歲過去了。熱情風暴的日子，

摧毀了昔日的歡樂之心靈，

我忘却了你那溫柔的聲音，

不再見你的神聖的面影。

在我的放逐的黑暗之陰沉，

在寂寞之中我逡巡而前進，

剝奪了你，我的，我的神靈，

剝奪了，眼淚，生命，和愛情。

如今我的靈魂不再在夢中遲疑，

再一次地在我的眼前出現了，

如同一個疾逝的神仙幻像，
如同一個純潔而美麗的安琪。

在狂奮之中躍動着我的心，

牠，又已再一次地清醒，
復活了牠的聖女，牠的神靈，
牠的眼淚，牠的生命，牠的愛情。

(麗尼譯)

士丁卡·拉辛之歌

1

伏爾加河闊的水面

走着尖頭船

船上載着——

英勇的搖槳人

年青的哥薩克。

首領坐在船尾

是有名的拉辛

拉辛的面前

有美麗的少女一人

她是被擄的波斯的王女。

王女的臉

凝視着伏爾加河的水面。

拉辛喃喃的道——

「哦，生我的母親，伏爾加河喲！」

你從不辨西東時養了我

漫漫的長夜里

搖着我 唱着眠歌

天氣不好時

通宵不眠看着幼年的我

我的部下哥薩克也盡忠於我

然而我們却沒有對你敬禮過。」

拉辛匆匆地站起

抱起波斯的女

投下波裏去

伏爾加河便把她吞逝。①

2

拉辛

經商在亞士特拉漢市。

市長說要禮物。

拉辛

獻了錦緞

獻了錦緞。

市長說要外套。

新式的外套

高貴的外套

一個狐皮

一個貂皮。

拉辛

斷然托辭了——

「拉辛!

把外套脫在這里

脫就講講禮

不脫便絞死你

披上狗皮外套

掛在靜靜的曠野里

綠樅的樹枝。」

① 傳說拉辛非常寵愛這位波斯王女，一天，拉辛偶爾着部下的士兵的閒談，謂他愛王女勝過愛自由，於是拉辛便毅然將王女投於波中了。

拉辛一想之後

「好吧

外套

能拿就拿去吧

能拿就拿去吧!

交換這的

或許是騷擾一陣吧。」

3

不是人聲 不是馬蹄聲

不是喇叭手在野外吹着喇叭

是風颳着 號着

颳着 號着 怒吼着

是呼喊着士丁卡·拉辛!

是呼喊着駛向着碧綠的海去——

「英勇的青年喇 果敢的強盜喇

果敢的強盜喇 驕張的暴徒喇

搭上你迅速的大船

揚着孕滿的帆

駛向碧綠的海去!

你將和三隻船相遇

一隻載着金

一隻載着銀

還有一隻載着美麗的少女啊!」

(林 林譯)

士丁卡·拉辛是十七世紀俄國農民暴動的領袖。暴動被鎮壓後，他便被慘酷地處了死刑。普式庚的這首詩，因讚美士丁卡·拉辛之故，爲當時的檢查局禁止發表了的。

鄉 村

我問你一聲好，寂寞的田園喲！

和平，勞動和靈感的安息所喲！

在這裏，我生活之眼望不見的流水

把幸福和忘我的河濱流去。

我是你的——我棄掉那個可厭的

魔女之家，華奢的酒宴和歡樂，

我委身於櫛林的悄聲和田園的寂靜，

耽溺在朦朧而放縱的遐思中。

我愛充滿涼氣而花飾的

晨光熹微的果樹園。

草原上推着芬芳的乾草，

簌蔭間發出澄清的溪音，

到處生動的風景映在眼前。

兩個盈溢紺碧之水的湖

時有漁船的白帆駛過，

前面幾個丘陵在起伏，

別種式樣的曠場在開展，

農夫的小屋點點散在，

牲畜之羣彷徨於潮濕的岸畔，

又可看見風磨小屋和冒煙的曬穀場，

到處充滿着勞動和豐饒的光輝。

我願在此擺脫世間討厭的眼睛

學習在真理中尋求幸福，

且以自由之心守法，

不聽俗人們的絮語煩言，

邪惡的惡黨和癡人底運命，

今後進以虔誠的祈禱作答，

我要學不羨慕的優點。

世紀的豫言者！我將問你——

在這裏獨自留着的時候

清晰的聽到你快樂的聲音，

那逐去陰鬱的怠惰的夢，

在我胸中生出勞動的熱情，

且在心的深底成熟着

你底創造的意慾。

可是恐怖的思潮使我心黑暗，

美麗的花豔飾的田野和山谷間，

到處出現着可厭無知的俗眼，

人類的朋友——我悲哀地愁容，

眼淚奪眶而出，呻吟塞耳，

以破滅人們為天職的

野蠻已極的老爺，無情無法地

揮着強制的鞭，

搾取農民的勞力，財產和時間。

清瘦的奴隸，持着他人的犁

又怕挨鞭撻，

匍匐在貪慾的地主的田隴。

大家都背着要壓彎腰的重荷，

沒法萌起心中的希望和興趣。

只爲了作放蕩無賴的惡黨的慰物，

姑娘們才開放了美麗的花。

成爲老父的從順的支柱的

勞動者的年青的兒子們，

被迫離開自己的家

那麼更增多被虐待的奴隸之羣。

啊！假如我的聲音能震動千萬人的心！

爲什麼在我胸中只燃起火焰

而不把擊破這世間的力量給我呢？

啊，朋友！將有一天我能夠見到解脫羈絆的

民衆和投身於皇帝的馬前的奴隸吧？

而且在照耀了自由的光輝的祖國之上能夠

看見璀璨的太陽上升吧？

(茵 寧譯)

自由

柔弱的愛和美的女神喲，
去吧，給我逝去吧！

像雷神勇猛的自由歌手喲，

你在哪兒呢？

來呵，扯掉我們底花冠，

毀掉這甘美的豎琴——

我將在世界

歌頌自由，斥退××底罪疣。

在神聖的災難當中，

你獻了果敢的頌歌。

將高尚的高爾人^①可敬的遺物

獻示給我。——

淫蕩的運命之子——世間底暴君們喲，

最好是顫慄着呵！

俯伏於地的奴隸們喲，

拿出勇氣站起來吧！

① 普式庚在這里是寄意安得列·塞尼厄（Andre

Chenier, 1762-1794年）的塞尼厄是法國詩人，在

法國大革命時代，因對於王朝謀叛，而被投獄。普式

庚極崇拜這詩人。

啊！無論瞻望何方！

到處——是鞭，是劍，

是充滿污辱的法律的鎖鍊，

是爲壓制而哭泣的弱者底淚點……

到處——是不正的權力，

在偏見的黑闇中跳梁

天才隱於地，

光榮凋萎了。

獨在民衆之上帝王底空際

沒有籠罩着苦惱的雲彩。

在那邊，神聖的自由，

和強力的法律握手，

建築着堅固的城牆，

忠順市民之手握着的劍，

將民衆底腦袋，

一視同仁地砍齊。

假如出頭反抗他，

報復的劍就落下。

賄賂，嚇詞，

在那邊全不中用。

主權者喲！賦與你××和××的人，

是法律——不是自然的世界。

你站在民衆之上，

法律却站在你之上。

法律沉睡的地方，

市民和××能操縱法律的地方

在那邊便有民衆底嗟嘆！

繼承祖宗之後，

在風暴里卽位的

罪過的殉教者^①，

我將叫你做證人。

在畏縮的小孩們之前，

路易登上斷頭台，

被奪××的路易，

已掛上逆賊血腥的斷頭機了。

法律沉默着——民衆沉默着，

邪惡的斧鉞揮下……

又在掛上鎖鍊的高爾人們底頭上，

暴虐的××的旗在鮮明地飄揚。

專制的兇徒的拿破崙，

我憎恨你，憎恨你底王位，

我用歡喜的眼睛，

看你底滅亡，看你的小孩們死盡。

人們在你底額角，

讀取民衆詛咒的烙印。

你是世界底恐怖，宇宙的恥辱，

你在地上侮辱神明。

聽聽的奈瓦河上

① 是指一七九三年爲法國大革命所推翻的路易十

深夜的星四周輝映，

在不知憂慮的人們

落於安眠的時分，

沉思的詩人呵，

瞻望着酣睡於閨中

荒蕪頹廢的暴君的殘蹟，

瞻望着拋棄於忘却之淵的宮殿。

在那可怕的城市牆的閣處，

聽那可怕的歷史之神的聲音。

加里格拉^③最後之日

歷歷地在眼前浮映。

受着肩章，肩綬，

醉於憎恨和酒的刺客們

偷偷地雍容竄進，

而內心却戰戰兢兢。^④

反叛的守護兵默然而過。

吊橋無聲地卸落。

③ 加里格拉 (Caligula) 是羅馬帝國第三代皇帝，

是位可怕的暴君。也是爲衛兵們所殺的。普式庚借

加里格拉之名，實是指巴哇爾一世。

④ 普式庚在這一節是歌咏一八〇一年爲衛兵們之

手所弑的巴哇爾一世 (Pavel I.) 的暗殺事件。對

於巴哇爾底暴政，不但貴族和士兵們反對，而且他

底兩個兒子（其中一個就是後來的亞歷山大一

世）也都參加這反對運動，並且就在一八〇一年

三月十一日施行暗殺了。普式庚說巴哇爾一世是

「那惡的王冠」但又說着這暗殺「是多麼可怕

可恥的事。」

爲金錢收買的內奸，

在黑闇中打開城門……

哦，是多麼可怕可恥的事！

衛兵們像野獸似地湧闖，

揮下可恥的利劍，

打掉邪惡的王冠。

哦，××喲而今依然同樣——

無論怎樣的刑罰，報復，

無論怎樣的牢獄祭壇，

一切都不看守你了。

從此在公正的法律之前，

最好是恭誠地跪着吧。

惟有民衆底安寧和自由，

纔是××永遠的看守呵。

(林林譯)

給批評家的信

討厭的藝術監查者啊！我的永久的迫害者啊！

我想今天和你談談。

別害怕，

不願用度外的想法或瀆神的呪詛罵你批評

家們的。

在倫敦的東西，還未適應在莫斯科。

我是很知道我們的著作家們的。

他們的思想不會給批評家打倒，他們高潔的

靈魂，你們看爲無神經的。

首先拿誠意宣告你們，我是屢屢憤慨你們的

天命。

用人生的愚昧發誓了的解說者，

克波特娃和威尼亞夫人的好讀者，

你常常被強要判斷那是壞散文啦，壞詩啦。

俄羅斯的作家們就馬上如下的蠢才起來：

某東西是從法文重譯英國的小說。

某東西是揩着汗寫成的詩，

又某東西是機敏地終結悲劇。

嘿，怎麼也好但你要能讀那些。

顛狂無聊，睡眠百次，而且直讀到蓋印那裏吧！

所謂批評家者，全然是殉教者，時而他想藉羅

梭波爾特爾，布荷列的朗讀而快心爽意。

德爾扎賓^①和卡蘭珍^②是嘗試過那希望，但他對歌唱田野森林時拿出撒謊的新愚昧，而必要呈出無用的注意。

若果你消失意識的持續，你得開始找尋牠，並且在薄薄的雜誌之中，必要用深厚的諷刺和御者的誓言，記入給多麼精神的人洗練過的創作物。

但真的批評家是一個市民，他的職責是宗教的，他要有電似的純粹的睿智。

縱使有尊敬祭壇和王冠的習慣，但他不迫害意見，而且寬大地觀察真理。

秩序，勤直和道德的看守者，他不走過這給規定了的界限。

委於法，愛戀着祖國，他知道在他之上有責任。他對有效底真美決沒反對過。

他不妨害肥植有生命的詩人。

著者之友，他在貴人之前沒有過發狂病。

他是慎重，熱情，自由，正義。

而且你，你卑怯地爲着發狂病的我們，你做過什麼呢？

不能不思考時，你就呆然的合不攏嘴巴。

你不理解我們，只是牽牽線或混雜着。

依你的意志判白爲黑，你叫小冊子是諷刺，是放蕩，叫詩是謀叛人。把真理之聲叫瑪拉或沙克尼

顯^③

① 是詩人。

② 是有名的歷史家。

③ 被學生們愛戴的柴爾斯科益塞羅中學校的普式

庚的先生。

好的你逐一去決定牠吧。

開始憐憫你喇！

說吧，在聖俄羅斯之中。

我們追從你連書也不看的，真個不是恥辱麼？

要是人開始談起重要的問題，愛着俄羅斯的光榮和健全的道理的柴，沒有你的檢閱，出現一本書也會拿掉。

閒散和愛的無邪氣的夢，只殘留想像貫注到的花朵。

哦，野蠻喇！我們之外的怎麼豎琴的所有者呢？

不呪詛你的頹喪之斧嗎？呪咀嗎？

齒鬆發癢似的鬮者啊！你徘徊於詩之中。

沒有燃燒似的感情，沒有煥閃的精神，沒有趣味，沒有『命運』的詩人的姿態，沒有那樣的品格

高尚，是不能接觸你冷僵的靈魂的！

你把不安的眼光投在一切的東西之上。你在我們之中，懷疑着一切東西，到處尋毒。

放棄了那不易佩服的勾當吧。

巴爾納斯山不是修道院，也不是閨房。

真正熟練的蹄鐵，因太大的熱心留不住神馬。

你懷疑什麼呢？依梅荳法律這事，相信我吧。

自滿快樂的東西啊！支配者和道德不容認你

們的權威。

他會不識你，我知道那理由。

不死於對峙中，也沒有你的蓋印，他的稿子馳

遍世界。

巴爾哥夫④決不把他的自由詩送給你，奴隸

④ 是狼詩的作者。

階級之敵拉德車夫^②逃脫批評家了。

普式庚的若干詩篇不能植成活字了。

不要緊，那也沒關係，那些都給人讀過了。但你常常把從前的東西作爲出賣品。

在我們的非常地賢明的世紀中，查里科夫^③是一個危險的人物吧。

沒有理由，你自己麻煩有什麼益處吧？說吧，你讀過卡扎林^④的秩序，沒有呢？那個明白了麼？你可以在那裏看到表現出來的義務和正道吧，而且你採取別道吧。

在女王的眼前，一個優秀的諷刺詩人，在一般的喜劇之中，侮辱着無智的東西。

縱使在朝廷的魯鈍底奴才的狹小頭腦中，克特全^⑤、法皇和基督都是同樣的人類，但在德爾扎

寶這貴族棒威脅的他底豎琴音中敲落尊大的偶像的假面具。

開蒙屠爾^⑥嘻開宣言了正義的微笑。寒梨的作者^⑦在二重的感覺之中放出了嘲笑。他往往表現全裸的茜普利斯。

但他們決不是受批評家拘束了的。

你爲什麼縐眉？

② 是自由主義的作家。

③ 是一位作家。

④ 卡扎林二世……爲貴族刊行這類的政治的教育東西。

⑤ 十八世紀的俄羅斯有名的寬比陣的劇中人物。

⑥ 童話作家。

⑦ 詩人波克達維維特。

在他們的時代，請這樣想想看啊！他不那麼容易逃脫他們吧。

那是你的錯誤，在你前面有一只鏡子，亞歷山大大王^①的支配的美神。

知道這封信對於這個時代說的什麼吧！

我們必要馬上採取精神的課程，

我們從舊鞭拿出確實的恥辱。

我們誰也不發表所謂祖國這個名目。

再次產生在這個時代嗎？

人們和作家產生於生活在奴隸階級之中的

時代嗎？

不，不沒有那樣可哀的時代。

俄羅斯拿着無理的行裝時，

有光輝的卡蘭珍閃亮着他的王冠的今日，

是不容許批評家胡爲的。

矯正吧，更聰明點吧。和我們一同創造和平吧！

「一切恰好，我不和你議論吧。」你這樣說吧。

但是友啊！我可以任由我的意識而承受吧。

我不能不容許第一件，而且跟着第二件。

真是你們發笑，而我往往哭泣。

我讀，我自署，我大膽地寫……

流行和趣味變化。

和往昔同樣，和我們一同，學朋譚，盧梭，和波爾

特兒。

如今西羅落在我們的網中時，我是一位貧乏

的男漢，不久又是女人，是孩子。

① 他治世之初表示非常的自由，計畫了許多政治的

亞歷山大一世。

友啊，相信吧！女人和孩子，大過失和我們的憎惡，都從那裏而來！

但是那裏沒有什麼東西。

若果好好的注意設備野營，你也不能夠的話，那麼至少要雇個像你那樣聰明的祕書。

(雷石榆譯)

馬車的生活

雖然時常有一些重量的運載，

馬車却還是滾轉着它輕快的車輪；

有時，車夫的頭髮已斑白了，

但是却幹練而敏捷的——忠於他的職守。

我們在晨曦中輕鬆的上了車，

遙向着我們的旅途前進。

安逸的側臥却用舒適的咒罵，

我們吼着：「喂！那邊！上前！加速馬力！」

中午瞧着我們魯莽的圍獵，

然後搖擺而上。現在要請留心着規律吧。

下坡轉過了坎坷，車身兇猛的搖蕩，

我們憤怒的尖號：「喂，你舒服的，白癡！」

馬車滾上，沒有陷阱遭逢。

趨近黃昏，更現着老練，

我們瞌睡着了，作爲晚上的住宿，

老馬車夫却不停的駕上。

(林蒂譯)

再會吧，熱的榲林啣情

再會吧，熱情的榲林啣，
再會吧，靜寂的田園啣，

在不知不覺中逝去的時日

那夢幻的歡樂啣！

嘗過了種種快樂的

特里娥斯谷翼谷啣，再會吧！

在領略了這快樂之後，

永遠的拋棄了你。

我將如之何呢？

我是抱着你的記憶而去了，

可是我的心却遺留在你身。

何時我能再回到你的田園呢？

（啊，這豈不是多麼愉快的夢！）

我是——充滿友情的自由和歡欣，

真和美的信奉者；

何時我再回到特里娥斯谷翼山丘的斜坡，

菩提樹掩覆的蔭影下呢？

（林蒂譯）

特里娥斯谷翼村，是普式庚的母親的領地米哈洛夫斯基的鄰村。那就是女地主奧西坡·娃腓力甫的領地，普式庚曾在他的邸中做客。這首詩是在一八一七年他從那個地方回到彼得堡時作的。

冬天的道路

在洄漩的烟霧和幽暗之中

照着路的現在只有月亮，

在陰鬱的草場上

傾瀉着陰鬱的光芒。

在寒冷而淒清的路上

單獨地飛快地馬車在馳行，

並且永遠地在響亮着

它悲涼的單調的微小的鈴音；

那馬夫的懶慢的小調

對於我是一種愉快的聲音，

喚起我心底沉痛，

和昔日的肆無忌憚的歡飲。

啊，這些雪地與荒野，沒有

孤寂的火，熏黑的小舍使我安頓，

但是在緩慢的進行中只有

各色的路標指着里程！

——麗娜，我回來了，明朝，

在你的爐火旁邊，親愛的朋友，

消解我的厭倦和煩惱，

互相熟視着，熟視着沒有止休。

那時候的鐘，它的時針

很平穩地環繞了一過，

無人淹留，無人會困煩我們！

午夜更不會分離你我。

——麗娜，我的路程疲倦而悲傷，

馬夫終於在打盹，一聲也不響；

那微小的鈴音仍然響得淒涼，

月亮陰暗了，失去銀光。

（陳君涵譯）

亞利昂

我們是許多個，在船上，

一同張帆，一同搖槳；

天是明淨，清澄，

舵手掌着舵，沉默無聲——

我們合力同心

向着彼岸前進；

我無有疑惑，沒有憂傷，

我給兄弟們揚聲而唱……

而忽地暴風猛發，

波濤汹湧喧譁，

兄弟們俱失喪於海之涯，

祇餘我棲嶼崖以爲家。

嶼崖上有紅日散光華——

我在石上曬我浸濕的衣裳，

唱我往昔所曾鍾愛的歌聲。

(一) 菲譯

一八二六年，普式庚被沙皇從米哈伊諾夫斯科伊召回彼得堡，沙皇親自擔任着詩人作品底檢查，並委憲兵司令本鑑多爾夫爲詩人底監視者，所有詩人底言行，均須得到憲兵司令底允許。雖然在名義上取消了放逐，但是，這却是更嚴密的軟禁。從此以後，除了短時間的旅行以外，詩人從來不曾離開禁地一步，不獨請求出國不曾得到允許，就是爲了創作之故而請求短期的村居，也常被否決。亞利昂作於一八二七年，和給西伯利亞的消息一樣，也是懷念十二月黨人之作。在這裏，詩人自擬於歌人亞利昂，在覆舟之後猶不忘「唱我往昔所曾鍾愛的歌聲」。

獻給查達愛夫

那怕虛偽的愛戀、希望和光榮

也無從把我們欺誑！

雖說跟夢一般地跟朝霧一般地，

青春的愉快已經消亡；

但我們的內心却燃燒着希望。

在宿命的權力重壓下面，

我們傾聽祖國的呼聲，

抱着一顆戰慄的心房。

我們還憑倚快要消失的一線希冀，

期待着神聖的自由時期；

正如年青的戀人們

公然期待着會期一般地。

祇要我們內心還燃燒着自由之火，

祇要期求正義的心還沒有死滅，

朋友，我們就要把美麗地盛燃的熱情獻給祖

國。

朋友，確信吧——讓人們稱心滿意的

幸福之星不久就會在空中輝映，

俄羅斯就會從夢中蘇醒；

并且在專制政治的廢墟上面，

也會記上我們的姓名！

(任鈞譯)

寄腓力叩支益夫伯爵

以全露西亞的壓制者，

以縣知事陰謀的迫害者，

以帝國參事院的會員，

而且和沙皇有不間斷的關係。

在充滿着憎惡同敵意的煽動，

以無知，無情，以及無恥：

「誠心誠意爲君國效力。」

這樣說着的人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哪，是一無所長的伊加沙瑪的軍人啦。

(林蒂譯)

腓力叩支益夫伯爵（一七六九——一八三四）是坡益如一世及尼古拉一世的寵臣，特別在尼古拉一世的時候佔有着非常的勢力。那個有槍的寵臣因爲是極殘忍冷酷的東西，結果是遲士官和官僚的中間，甚至也引起了強大的反感來。在一七九九年伯爵得以授勳，那邊在自己的紋章上「誠心誠意爲君國效力」這樣的寫着。

給西伯利亞的消息

深埋於西伯利亞之礦坑，

記取你們底光榮的忍受；

艱難的苦役必不徒勞，

反叛的思想將直貫雲霄。

通過黑暗無際的門限

愛與友情向你們流傾；

我將我底自由之歌聲，

傳給我遙遠的兄弟，囚人。

不幸底姊姊——希望之神

從陰沈的地底給你們致敬，

給你們底心靈歡呼喝采：

想望着的日子將要到來。

手枷和腳鐐有一日會崩潰，

一聲高呼，銅牆鐵壁盡摧毀；

自由底光輝會給你們照臨，

兄弟們將給你們重佩寶劍。

(一) 菲譯

一八二五字十二月十四日，十二月黨事變發生之際，普式庚正被放逐在自己底莊園米哈洛夫斯基。如果他當時正在彼得堡，他也會同着他底友人們一同被流放西伯利亞，或者處以絞刑。給西伯利亞的消息是一八二七年所寫，私自交給一個到西伯利亞去和丈夫同受苦役的十二月黨人之妻的。十二月黨人也有着歌回答普式庚中有句云：「我們底艱難的苦役斷不徒勞；星星之火將化作烈焰燃燒。」這後面的一句，就正是列寧所編的《火星底標語》。

工 作

這已經是很久的時候：多年的工作居然成功
了。

爲什麼這不可測的憂患却幽幽的緊壓着我
的心？

是不是我的工作完了，我像無用的工人似的
站着，

已經拿到了報酬的，對於新的工作，就成了生
人？

我所悔惜的工作，是不是，午夜的靜默的同伴
和他們的朋友——那金髮的黎明和爐邊的
諸神？

(孫用譯)

先知

受着精神上的飢渴，我顛躓着，

在無人的曠野，黯淡，荒涼，

我看見了一位六翼的天神

出現於兩條小徑合而又分的地方，

他放下他的手指在我的眼上：

他的撫摩柔軟得正如睡眠，——

像兀鷹一樣的，他搖着脰頸，

他搖醒了我的先知的眼。

他的手指落下在我的耳上，

有一種聲音，漸漸漸漸的繁噪：

我聽到了星球在轉動，在歌唱，

一切的天使在翱翔，在逍遙，

妖魔們在深深的海底行走，

綠的葡萄藤在山谷裏蔓延。

那六翼的天神從我的口中

把我的罪惡的舌頭連根拔斷；

隨了他的手也拉出了，消滅了

牠的一切惡事，牠的喋喋不休，

他就用了他的血污的手，

在我的嘴裏放進智蛇的舌頭；

他又用刀劈開了我的胸膛，

將那顆迸跳得更急的心兒摘下，

他在我的受着襲擊的胸中，

却塞進了一朵活的火花，

我像沒有生命的泥塊似的躺着，

在荒野上，聽到了上帝的聲音：

「一起來呀，先知，你且望着，聽着，

以我的意志纏繞着你的靈魂，

漫游過灰色的海，黑暗的路，

以我的語言燃燒一切人的心。」

（孫用譯）

秋 天

十月終於來了！叢樹搖動了踟躕着的
最後的一葉，牠從赤裸的枝上凋零。

秋天冷冷的呼吸着，路也凍結了——

小溪仍在水磨後訴怨似的奔騰，

地塘却結冰了；我的鄰人帶了一羣獵犬，

向前去，向那最遠的，夢想着的原野前行，

冬麥要受到他的瘋狂的圍獵的蹂躪，

森林中的橡樹也將因犬吠而受驚。

這正是我的時候！我永不能愛春天，

冰雪的緩緩的消溶，可惡的氣味泥濘——

到春天我就病了；我的血不再循環，

惱人的苦痛也緊緊地壓着了我的心。

冬天却於我更好。我愛那月下莊嚴的雪，

那在暖的和貂皮之下的，愛人的手，

那雪撬的多麼迅速，自由的飛奔……

啊，這樣的遊戲，踏着淬礪的鋼鐵，

在凝靜的玻璃似的河面溜冰！

正是冬天休假日的輝煌的警鐘！

可是一切的事物都有牠的止境！

整半年的雪——最後，連那年老的穴居者，

那熊，也覺得這是夠久了！你總不能

永遠同美麗年青的阿迷達乘着雪橇，

也不能永遠在兩重的玻璃後，在可愛的爐邊

煩神……

一般的人都責罵秋天的末後的日子：

在我，牠們却是可愛，我的讀者和友人！

牠們的美麗安閑，牠們的溫柔皎潔；

像是不爲父母所喜的孩子，牠們將我牽引。

我告訴你：一年四季中，我只愛一季；

我就愛牠——我並不是虛榮的賣弄愛情者，

雖然不免好奇——我却認定我的愛頂真。

我怎麼才能告訴你她使我醉心了？

像一個將死的處女，也許，也使你醉心。

命定的溫柔的忍受，沒有一句怨言。

不發怒——有着微笑的，慘淡的嘴唇——

她並不見到墳墓的張着的深深的口——

她的姿態上的微紫的光輝，閃耀着——

今天她在這裏——她活着——明天却不再

生存。

甜蜜的可悲的日子，夢着的眼睛的嬌媚，

說着永別的你的美麗却於我可親！

我愛那自然的生命的奢侈的傾頹，

森林的篷帳都裝飾了紫色與黃金，

大風的更快的呼吸，聲浪的喧譁，

波動着的霧的帷幕將青天遮蔭，

也遮蔭了太陽的微光，清早的嚴霜，

以及在遠遠的，頭髮灰白的冬天的威稜！

隨着年年的秋天的降臨，我也開放着花朵；

這有益於我的健康，這好，這俄羅斯的冷；

我習慣的重行陷入於愛情之中；

飢餓代替了睡眠，睡眠已早早的飛升，

血液快樂的躍動着，經過我的心頭，

願望升騰着了——我又笑，我又年青，

我是生活着的生命——這樣是我的生機。

（假如你肯，請原諒這字句的質樸無文）

於是，我裝上馬鞍，向着那繁盛的曠野，

他載了我飛跑着，將他的鬃毛搖震，

他的身下，閃耀的蹄響着，像是唱着歌，

騎過凍結了的山谷，冰上響着爆裂的聲音——

短短的一天去了！於是那忘了的煙囪

又同了火一起醒來——吐着銳利的光明，

或是朦朧的紅光，我坐着讀得很久，

養育着深沉的思想於我的靈魂……

（孫用譯）

魔力的奧列格頌

看吧，如魔力的奧里加^①的企圖，

現在要報復愚笨的訶柴路亞人^②：

因為我們的襲擊用劍刀和烈火

毀壞了村舍以及田野。

國王騎着他忠實的駿馬

同着穿甲冑的左右們在山谷上。

從黑暗的森林中走出去奉迎他，

看哪，這行進着聰慧的魔者——

只在彼魯諾^③——神的面前謙遜，

將來時代的傳達者，

只有他的事情預言和祈禱；

奧列格騎馬走到聰明的老人的面前。

——「哦，請說吧，魔師，神底愛寵，

叫我將要拿些什麼過活呢？

仇敵鄰居的墓地將很快就

① 奧里加 (Olga) —— 是國王伊哥爾的妻子之名

字。

② 訶柴路亞 (Hozaro) —— 是居住在南露西亞的

人，他們是匈牙利人嗎；是芬蘭人嗎；是其他某種人

嗎，歷史家相互之間是不統一的。他們是常常去侵

犯斯拉夫民族的。

③ 彼魯諾 (Peruno) —— 是古代斯拉夫人的主要

的偶像。

欣喜地教我傾眠麼？

請公布真理吧，對我不必害怕，

我將送給你一匹最好的良馬。」——

——「魔者都不怕品級的權威，

也不需要王國的贈品，

他們預言家自由的舌頭，

只是用天上的意思發聲。

未來的命運深深地埋藏，

但是我看見它，我的真理——言語

在額上。哦，國王，請於記憶中牢牢記牠：

光榮給勝利者——大大的欣喜！

你的名字爲勝利的光榮而聲譽：

在著名的 Carl Grada 城門之上——

你的盾牌；而水，土地和所有的力

都服從你，哦，看吧，奇異的命運！

迷惑的波浪在藍色的海中

在致命的暴風的時刻中

將不停止你歲月的奔流，

鬥爭的箭也一樣沒有停止，

甲冑的執拗將掩護了打擊，

因爲看不見的護士在奉侍你

危險不會使你的駿馬畏懼，

牠服從於你的意志；

在鬥爭的場合之中

箭在頸前呼嘯，牠不抖顫。

沒有什麼使牠害怕——寒冷嗎，格鬥嗎——

但是從你的駿馬之前，你必將有一死！

奧列格笑了，但立刻，一剎那間之後，

臉上就蓋上了一層淡黑。

馬兒被拋在沉思和沉默裏，

他一隻手靠着馬鞍，

一隻手柔軟地輕輕地打，

撫摩着忠實朋友峻峭的頸項。

「再會吧，同伴，忠實的勞役者，

時光來叫我們分離呢。

休息吧，將永遠再沒有騎者

觸動你由黃金製成的馬鐙。

再會，哦，親愛的，請牢記着我。

朋友——青年人們。現在你們

可帶牠到我的草場裏去吧，

好好地用廳堂貨色的毛氈給牠穿蓋，

給牠沐浴和用最好的穀品餵養，

用從泉中取來的水給他飲喝。」

青年人們馬上就帶牠到馬廄裏了，

爲國王已經準備好了別一匹良馬。

奧列格和同僚們參加宴會去了；

帶着高興的酒杯的聲音：

他們的鬚髮已是白色的了，

彷彿在山峯上的水晶的白雪。

他們傾談着——過去的日子，

共同鬥爭的民衆講述的故事。

「但是現在我的同伴呢，我的

強力的，激昂的馬兒在那裏？

健康嗎？」——國王奧列格問。

——「哦，國王，牠已不在人間了，

牠已經長睡在山上。」——是這麼的回覆。

——奧列格——特權者垂下了頭，沉思了：

「那麼，什麼——魔術呢？」

魔者，你說謊，哦，你，狂人喇！

倘若沒有預言，

如今恐怕我的馬已帶我去了一——

要看看骨骸——是國王的嗜癖。

哪，有權威的奧列格騎馬從宮庭出

同着伊哥爾和年老的客人們。

在峻峭的小山上，帝涅布羅河岸

看哪，橫臥着的只有最後的骨骸。

風在靜寂中帶着雨和塵砂

震動我們之間的只是那木片，

國王踏在馬的頭蓋骨上，

說道：「謙遜的朋友喇，

唉，主人活得比你長久：

在我底最近的死祀中

沒有了你搖動龍毛的鬣，

血液在銳斧之下給墳墓溫暖，

滅亡爲我而在什麼地方躲藏——

死骨還繼續在威脅着我呵……！

但正在這個時候，一條蛇從死頭蓋中

嘶嘶聲地向着他爬出

用黑色的絲帶纏繞住他的腳——

露西亞的國王開始被咬地呼叫……

當奧列格死後的祭祀時候，

酒盃起着泡沫地有次序的循環。

國王伊哥爾和奧爾卡——在山頂上；

看哪，同僚們坐着在山谷裏的岸傍，

在友愛的鬥爭者的圓形中

高聲地說着過去鬥爭的故事。

(紫 秋譯)

奧列格 (Oleg) 是魯里克 (Rurik) 後代的第一個基雅夫 (Kiev) 的國王。按俄國年代史述及當國王魯里克死的時候因爲他自己的兒子伊哥爾 (Igor) 還未成年，於是讓帝位於自己的親族奧列格。由是奧列格奉權統治，即位於帝涅布羅 (Dniepro) 河的右岸基雅夫城。公元八八三年時，在帝涅布羅河的兩岸居住的差不多都是斯拉夫民族的人民。

奧列格完成他的首都基雅夫城說：「它就是露西亞都市的母親！」在九〇七年，讓伊哥爾獨自在基雅夫城裏，奧列格開始同着斯拉夫人及斯于底那維亞人 (Skandinavia) 的軍隊騎着馬匹，坐着船去和希臘人作戰。按年代史的話說是：二千艘船，每艘四十人。傳記中說，奧列格戰勝了希臘人之後，就將他自己的「盾」和他的軍隊的「盾」掛在君士但丁堡波爾 (Constantinople) 俄國人叫它爲 Cor Grad (「王城」) 的城門上，作爲勝利的象徵。他從希臘帶着得到的豐厚的禮品歸來，於是露西亞的人民驚異他的成功而稱他爲「覺力的」(Soro-Pova)。

我是孤獨的自由播種者

我是孤獨的自由播種者，

從清朝到深夜，

用清潔不污的手，

挽着帶有破裂的馬勒，

很快地跑着播種——

但是我只是空費時間，

思想與勞力……

和平的民衆啣吃草已就夠了！

你們爲什麼要爭取自由？

自由是不能不要割斷拋棄

如果你有一點自由的影子，

你底子孫就得代代受鞭笞與羈絆。

(魏晉譯)

悲 歌

消逝了的狂暴的青春歡樂，
像沉醉似的沉重向心中襲來，
可是逝去了的一天天悲哀，
在心中像酒樣經時愈久愈強烈。
路是已經盡頭了，未來的荒海，
向我預示着苦難和悲哀。
然而朋友呵，我是不希望死滅。

我要活，我要活着思索，受難，
而且在憂患，悲愁和不安中，
我還想知道有愉快。
好，我想再一次潸然地流着淚，
將身委諸優妙的歌調，
這樣，在我的悲苦的晚年，
愛將投下別離的微笑。

(戴何勿譯)

紀 念 碑

我爲自己做了一個非手作成的紀念像，
向它那裏去的路上，

草被大衆踏得不再生長。

它那擡起的自由的頭顱，

直高過亞歷山大城裏的建築。

不，我將不全部地死去，

我底靈魂親近的七絃琴裏，

我底身體將要復活，它將從腐爛裏逃避。

我將被月亮照見的世界所讚美，

雖則這裏僅有一個詩人生存着。

*

關於我底傳言遍佈在俄羅斯的大地上，

這大地上的民衆也都在向我招呼，

無論是可驕傲的斯拉夫，芬蘭，

或是那與草原爲友的蒙古。

我將常久被大衆所愛戴，

我用那七絃琴叫醒了善情的情愛，

我給這殘忍的世紀帶出了自由，

還用良善的心向墮下的人招手。

(黃 源譯)

三 泉

平靜，寂寞，無涯的曠野中，
有神祕的三泉在噴湧：

一個是「青春之泉」——

孕藏着劇烈的不穩氣息，
輝耀，喧囂洶湧迸流。

一個是「詩泉」——浮蕩着靈感之波，

使追放在曠野的人們沉醉陶陶。

還有一個是「忘記之泉」——

這個最能溫柔地濕潤那渴燒的心窩。

(蒲風葉可根譯)

給普斯真

我最珍貴的朋友喲！

在被悲涼的雪

閉鎖住了的我的幽居，

聽到了你的馬車的鈴聲時，

我是何等的歡悅呀！

而且我這樣的向上帝禱告着哩——

我願我的聲響也能那樣地

使你的心得到安慰；

而，我也要把你的流謫生涯，

因學生時代的追憶

而照耀光輝。

(蒲風葉可根譯)

普斯真(一七八九——一八五九)是(普式庚)最親交的一個同學。因參加十二月黨的暴動，被流放到西伯利亞。這一首詩是普式庚寫給在西伯利亞的普斯真的。又一八二五年，當普式庚被命蟄居在米海羅夫斯谷愛的時候，普斯真曾遠遠地前來訪問過他。

回 想

爲了死者白晝的喧囂平靜起來了：

在靜悄悄的都市的街道上，

當薄明的夜影

和安息晝間的勞苦的睡眠降臨時，

我孤獨地不能入睡，

在靜寂之底裏耽於苦惱的懷思了。

無可奈何的午夜中，

我心內亮睜着悔恨的蛇眼：

在被哀愁所鎖住了的頭腦中，

夢在洶洶，沉悶的思想在擠擁。

回想默默地在我眼前

展開了長長的書卷：

我用嫌惡的眼光回顧自身的生涯，

我使我身顫慄而又呼出詛咒之聲；

劇烈地啜泣，潛然地流淚，

然而，消失不了我悲哀的痕跡！

(蒲風葉可根譯)

冬
夜

雪掩蔽了天空，

雪煙兒渦捲着。

風雪像野獸般的叫吼，

又像小孩子般的啜泣。

想起了古舊的屋頂的枯葉；

那沙沙的鳴響，

像遲歸的旅人

打叩我家的窗門。

荒蕪腐朽了的我的陋室，

黝暗而淒涼。

老媽子喲，你爲什麼

在窗檻上沉默着？

是風雪的呻吟聲

使你疲乏了嗎？

抑是那紡織車的滾動聲

誘眠了你？

打酒來罷，好朋友喲，

爲了我可悲的青春！

用酒消愁吧。盃在那裏？

飲下去，心會暢快起來罷！

請你爲我唱歌，

歌唱那住在海濱的平和的白頭翁的歌。

請你爲我歌唱，

歌唱那朝朝去汲水的姑娘的歌。

雪掩蔽了天空，

雪煙兒渦捲着。

風雪像野獸般的叫吼，

又像小孩子般的啜泣。

打酒來罷，好朋友啲，

爲了我可悲的青春！

用酒消愁吧，盃在那裏？

飲下去，心會暢快起來罷！

(蒲風葉可根譯)

此詩作於普式庚盤居於他母親的領地米海羅夫斯谷愛鄉村時。詩中的老媽子是普式庚的乳母安利娜·羅赫奧夫娜。普式庚由此乳母口裏聽得了許多民謠傳說，以後寫成了不少的優秀作品。

豫 感

靜悄悄地我的頭上

黑雲覆蓋下來了；

兇獠的運命

又是威脅着我。

就讓那樣的運命默殺下去麼？

抑是以充滿誇耀的青春的

不折不撓的忍耐力，

始終抵抗下去呢？

在生活的暴風裏嘗盡艱難的我，

不論碰到任何的暴風，

我都泰然自若——

我能再度望到那救命的埠頭罷——

可是當我豫感到無論如何

都逃避不了的那可怕的別離時候，

我的天使喲，我急急緊握着你的手，

我以為這就是到了最後！

溫柔，慈悲的天使喲，

好臉靜靜地說聲「再會」罷！

請把悲愁的臉孔朝我望望，

請把美麗的雙眸仰伏給我看看吧！

這樣，你的面影，

便已將青春的魄力，

誇耀，希望和勇氣

灌注到我的心中了吧！

（蒲風葉可根譯）

毒 樹

在貧瘠的大荒裏，
在灼熱的土地上，
毒樹遺世而獨立
像猙獰的哨兵一樣。

乾渴的大漠之神
在暴怒的日子生了牠，
又用了毒汁灌進
牠的根，葉和枝柯。

毒汁穿過樹皮，一滴滴

掉下來在午熱中融開，
在晚涼中牠又凝結
成厚厚的透明的膠塊。

沒有小鳥飛來稍駐，
沒有猛虎走近，唯有黑風
有時長驅奔向這死樹，
然後又帶了死奔去無踪。

如果有浮雲飄過，
在牠濃蔭上把雨灑下，

雨水就變成鳩毒，
流到了焦土黃沙。

可是是一個人虎視眈眈，
派一個人向毒樹前進；
於是他奉旨不敢怠慢，
取了毒膠來報命。

他取了致死的毒膠，
還帶着半枯的綠枝一根，
他蒼白的額上一條條
流着冷汗不停。

他並不空手回來，
可是他倒在帳篷的蓆上；
這個可憐的奴才
死在無敵之君的身傍。

於是君主拿他的箭矢，
在這毒膠裏染浸，
他這樣分佈着死
給他遠近的鄰人。

(艾昂甫譯)

夜
鶯

春天裏，當安靜的公園披上了夜網，
東方的夜鶯徒然向玫瑰花歌唱：
玫瑰花沒有答覆，幾小時的夜沉沉，
愛的頌歌不能把花后驚醒。

你的歌，詩人啊，也這樣徒然地歌唱，
不能在冷冰冰的美人心裏喚起歡樂悲傷，
她的絢麗震驚你，你的心充滿了驚奇，
可是她的心依然寒冷，沒有生機。

(李文望譯)

夜

我的聲音，對於你又頹唐，又歡喜。
攪擾了暗夜的沉寂。

一枝孤燭悲哀地在我旁邊燃燒，

我的詩流動，消隱，音響如潮，

這些愛的溪流如此擁着你流，

在黑暗中，你的眼睛幻異地向我引誘，

牠們向我微笑，我又聽到您神聖的聲音，

「朋友：溫柔的朋友：我愛：我屬於您：」

屬於您：」

(李文望譯)

詩
章

當我徘徊於喧囂的街上，

坐在無知的少年間

或走進嘈雜的教堂，

我總在自己的幻夢裏沉湮。

我說：年華過去如飛，

我們不久也將不見，

都要同歸於永恆的門裏

任何人的時期都不遠。

我看到一棵橡樹獨聳，

我想：這森林中的老者，

他生存於我一世，自始自終，

正如他生存在我父親的時代。

仁慈地撫着那孩提，

我想永別了吧，

我把我的地位讓你，

我應該凋謝，你應當開花。

在每一日，每一年

我想着未來蘊藏着什麼；

我推測不知在那一天
我將一去不再活。

在飄泊與風浪的掙扎裏，

我覺得死亡超於幸運！

或者我的形跡

已距離冷的塵土很近！

我無生命的軀壳，

到處都可以朽腐，

可是我希望寄託

在我親愛的鄉土。

讓那些青春的生命悠然

嬉戲在我墓門外，

讓那冷漠的大自然

炫耀牠永恆的光彩。

(木子譯)

給 詩 人

詩人喲，不要尊重民衆的愛！

熱狂的讚美，不過是曇花一現，

縱然聽着俗人們的非難和冷笑，

你也得裝着不知道地保持自己的冷靜。

你是帝王！要單獨生存！

隨着自由的理性的指導，走上自由的路！

對於你那高貴的事業，不求任何的報酬，

要結成愛的思想的果實才好。

報酬是全在你自己之中，你自己就是你最高

的評判者，

你比誰都嚴格地評價自己的事業吧。

嚴峻的藝術家喲，你對那是滿足嗎？

滿足嗎？要是這樣，便可以讓俗人們隨意諷刺

了。

便可以在你的神火燃燒着的祭壇唾痰了，

便可以把你的「三脚」●當作小孩們的玩

具了。

(彭澎譯)

●「三脚」乃古代羅馬宗教儀式的用具，即鼎類。

歐根·奧涅庚 (二)

(第一章)

他趕快生活，他高興快。

——烏雅日模斯基公爵——

一

「呵，我叔父本來很精神，
但當他一病倒的時節，
便不得不讓我去侍奉，
什麼也再不能夠顧忌；
這真是個極有意義的教訓：
可是，天哪，多討厭的麻煩
時時刻刻看護他

一步也不能夠離開！

唉，他媽的真羞恥

忽而得打發垂死者舒服

忽而得諂媚地留心坐褥

① P. A. Vjazenskij (1772—1828)——詩人及

文學批評家。他和左可夫斯基 (Jakovskij) 巴特

猶時可夫 (Bajuskov) 都是普式庚時代中俄國

文學浪漫主義期的幾個先驅。他們代替十八世紀

沉重的「古典主義」以及青年卡拉木金 (Karavins

ki) 的「感傷主義」而起。且不論過去是怎樣，俄國

文學在十九世紀初葉仍還是在幼年；它還被人們

認為是有錢的貴族的一種「舒適的娛樂品」。

並且依次照料着藥劑

不由人心裏暗暗地咒詛：

「呵，鬼什麼時候把你抓去！」

二

年青的公子這樣思量

在郵車進行的途間，

他遵照宙斯^①的意向

替全族裏接續香烟。

魯斯蘭^②的愛友們喲！

他便是本故事的主人公

這個先沒有對你們說，

好吧，現在介紹給你們面前：

奧涅金，我的好朋友

生長在涅瓦河^③的岸旁

你或許住居在同一地方諸君

畢竟也會吐射出了光彩！

我在那裏亦曾受過命運的青睞，

可那北國啊，還是把我損害。^④

三

① Zeus——古希臘神話中的神王。

② 魯斯蘭和留德米爾 (Ruslano Kaj Ludmilo)

——普式庚初期作品，是一本敘事詩，由於此書他

才在廣大讀者羣中出了名。此處指本詩讀者言。

③ Nevo——流經列甯格勒（即彼得堡）之一條河

流，發源於拉道格湖，注入波羅的海之費拿海峽。「

在涅瓦河岸」意即在彼得堡。

④ 作者原註：作於伯煞拉比亞。（那時候，普式庚正因

他反對各上流人物的或莊或諧的諷刺詩和他愛

為好自由的思想的緣故，從彼得堡放逐到了南方。

高尚地做着好事

他父親靠債務來生活，

因爲一年三次的舞會

他不惜破出了他的產業。

命運很愛護奧涅庚：

起先是一位「馬丹」^②撫育他，

其後又一位「蒙雪」來頂替。

這孩子是個好寶貝。

「蒙雪」亞比，一個窮法蘭西人，

不拿科學來讓他苦惱，

那麼樣背時地教訓，

也不用腐朽的道德來使他討厭

爲了本分，有時責罵一兩句

散步的時候他們常是在一起。

四

但當奧涅庚終於達到了

怒放的成熟的年齡，

在這個渴望着陶醉的時期

那位「蒙雪」便叫打發起了身。

奧涅庚現在是自由自便；

梳頭照着真正時髦的式樣

「公子」^③般地穿戴起鑲嵌的服裝，

② Madame —— 法文「太太」之意。 Monsieur ——

法文「先生」之意。俄國貴族常聘請法、德、英各國的
嫗師來教養他們的孩子，以求合乎上流階級的典
範。

③ 作者原註：Dandy，即時髦者之意。十九世紀初葉，俄
國貴族特別受英國風氣的影響。

他已經發現了這一個世界。

能夠隨機應變的

談一口極流利的法語，

很熟練地跳着三拍子舞

討人喜歡地致着敬禮：

這個世界再不需求什麼

並且認爲他已經很滿意。

五

我們各自一點一點去學習

任何的事物，任何的方法，

那麼便絕對能憑着教育

發出了迥然不同的光華。

按照評三論四的

裁判家們的話說，奧涅庚

一個有教養的人，可却是個狂士。

他在無用的事上有天才

用適當的調子談天

毫無拘束地議論一切，

有一種能幹的姿態，

並且忽而用警奇的語句

引得夫人們發笑喝采。

六

時髦已經輪到了拉丁，

但是，老實說，奧涅庚，

拉丁他也多少知道一些

能夠看得懂碑文，

能夠談論猶維諾洛，^①

① Juvencalis——羅馬詩人。死於一三〇年。

在信的末尾放上「Vale」^①

並且他還記得

埃涅伊德^②裏面的兩行詩句。

他不能沉迷在

地球發展的年代學的

灰塵裏面去過多的發掘：

但極小心地而且也絲毫不會弄錯

貯存在他腦子裏

有許多軼事的寶藏。

七

沒有具備着

創作詩歌的情熱，

無論怎樣努力他也懂不了

抑揚格^③和揚抑格^④的分別。

他是一個經濟學家

談論起荷馬^⑤和太奧克利特^⑥

① Vale——拉丁文「再見」之意。

② Eneido (Aeneis)——羅馬大詩人味吉爾(Virgil)

id)(即 Publius Virgilius Maro)(紀元前70——

19) 的傑作。是他四十歲後畢生努力的結晶。羅馬

的國民精神於此詩中發揮無遺。其中述述蓋希惹

(Anchizo) (Anchises) 和維諾斯的兒子埃涅

(Aeneo) (Aeneas) 的故事。他自塔羅亞戰敗後，便

到意大利，在那裏建立了一個大拉丁國。

③ Iambo——詩法，共含二音節，第一音節輕讀，第二

音節重讀。

④ Heroo 或 Trokeo——詩法，共含二音節，第一音

節重讀，第二音節輕讀。

⑤ Homero (Homeros)——相傳或確實為古代二

大敘述事詩伊利亞特及奧特賽的作者。他生存時

代約在紀元前九世紀至七世紀的中間。

老是一味固執的咒罵

但他却誦讀亞當斯密^①

並且能夠據理來推斷

國家的逐漸繁榮，

如果生產既拙劣，又沒有黃金

爲什麼還能有好的光景。

父親實在不了解他的意思

一味無休無止地擔保着他那許多土地。

八

關於奧涅庚的其他的學問

時間還不曾告我明白；

但他知道得最好的東西，

在那上面他便是個天才，

可愛的年青時候的事情

對他仍然是無比的，

一種苦惱，快樂和工作，

整天價在窒息裏面

那便是愛的科學

關於這，納惹^②曾經在詩篇裏

讚揚歌頌，並且爲了什麼

① T. eokrites 或 T. coctinus —— 希臘田園詩人，約

在紀元前三世紀頃在世。

② Adam Smith (1732 — 1790) —— 英國名經濟

學者兼哲學家。其著作原富可稱爲經濟科學的開

始。

③ Publius Ovidius Naso (紀元前 21 — 紀元後

17) —— 羅馬大詩人，著有戀愛詩甚多。所著愛之

藝術 (Ars amatoria) 一書，因某種原因，於晚年

被謫黑海邊，並死於該地。

自己一定要無聲無臭地
跑在遠離意大利的曠野
完結了自己燦爛的生涯。

九

心靈的痛苦老早臨到我們——
這種迷人而狡猾的空幻，
不是本性教給了我們愛，
而是斯塔厄爾[●]和沙陶勃里[●]。
我們渴望着認識這種生活
從小說裏一下便把它發現；
我們曉得了有許許多多，
可是沒有一場實在的愉快。
走在本性的前面，
我們幸福受了損害，

● 作者原註認爲納惹被誦至現今之阿克爾曼的見

解是毫無根據的。他於其哀歌 *Ex Pont* 中曾明
自指出多腦河畔的三角洲附近的陀齊城爲其停
息地。弗祿特爾的意見亦一樣不對。他推測他放逐
的原因，是由於對奧古斯突斯（羅馬國王尊稱）
的女兒猶利亞的祕密的愛情。納惹被時約在五十
歲，而淫亂的猶利亞已在前十十年爲其猶忌成性的
父親所驅逐。文學家們的推斷僅只推斷而已。詩人
完成了他的約言。他的祕密終於隨他一起逝世的。
「*Alte ius facit culpam iudenda mihi*」〔關於另
外犯下的罪，我必緘默〕

● *Baronino de Stael*、*Ho'steina* 及 *Louise Garnai*
ne Necker (1766—1817)——法國著名女作
家。

● *Vilgrato Francois-Rene Auguste de Chate-*
aubriand (1768—1848)——法國作家。他和斯
塔厄爾皆爲法國浪漫主義之先輩。

已經太晚了，青春

毫無滿足地追逐着歡愛。

奧涅庚自己試驗出這個

用偉大的經歷以至無限。

十

他老早就會矯揉造作，

猜忌，用希望來誘惑

引人猶豫，懷疑，

似乎真心地哀泣，

顯着倨傲，仔細，

或是露出一種極度的冷淡！

忽而是多麼優雅的沉默，

忽而又是多麼熱烈的雄辯，

情書裏面採用一種輕簡的體例！

呼吸着無比的愛情

他幾乎已經忘掉了自己！

他的光是那般瑩澈

閃蕩，但有一次在苦惱中

也會經挂上過佯裝正經的眼淚。

十一

他能夠把自己裝得新鮮，

用諧謔叫人們驚奇，

用任意的困苦叫人畏懼，

用舒貼的奉承來逗你歡喜，

能夠抓住了動心的一瞬，

用熱情的誘惑去把

處女期的胡思亂想一一戰勝，

⑤ 這一節在本書的定本中已被著者刪去。

等待無意的撫摩到臉上來，
乞求迷人的歡樂，

諦聽心的跳動，

能夠時時刻刻追逐着伊，

總算達到了一場幽會

以後他們在隔絕人世的地方

他傳授給了她愛慾。

十二

他很早便巧練地去嬉戲

同那些老於愛情的女人，

但當他恨不得殲滅掉

他何任個對手的時節，

啊，他的陰謀是何等尖利！

啊，他安排的羅網又是什麼樣子！

可是，你們這夥呆相的丈夫

很信賴地把他當做朋友：

忽而是一個精透的丈夫

浮布拉斯●的好徒弟

忽而是一個適當其時的老頭兒

或者又是一個永遠滿足於妻子

滿足於飲食和自己的快樂的吹笛人

都一齊來將他撫慰。

十三

他能很巧練地勾引

寡婦的虔誠的視綫

● Faublas——法國作家 Jean-Baptiste Louve

de Courtray (1760—1791) 所作譴責小說中

之主人公浮布拉斯和羅維賴斯 (Louvace) 同為

導誘女人者和愛情冒險家的典型。

並且羞赧地和她

死纏活倒的（匪亂）

（用一種假裝的生疏）去引誘

很藝術地用一種虛偽的老實

也用一種純潔的青春的火熱。

他懂得講究精神戀愛

爲了一個火坑的準備

（也懂同儂氣的女人作傀儡戲）

並且還知道用突然的警句

害得驚惶失措，最後

十四

這等一個機伶可愛的東西

狸貓，那穀倉的看守

時而偷偷爬到幼稚的耗子那裏，

時而舒展地在架板上高臥，

時而休憩一下，毫不打攪自己

時而蜷曲着身軀，時而玩弄着襯衣

時而又惡毒地磨出了利爪

把那隻耗子一下捉去。

和這同樣地，有隻飢餓的豺狼

一次從森林裏跑出來

在羊羣的四周遊蕩

那裏有許多隻營養不良的狗。

所以當一切皆沉睡了的時候，

那惡鬼便突然把一隻羔羊抓走。

● 這一節在淨本中作者已刪去，用節註號補足之。只

在未完的草稿中尚保存着。這一節有兩句根本就

沒有寫好，銜弧內的一些字句是又勾去了的。

十五

清晨裏常是那樣的

他在牀上讀着信函

是不是邀請呢？

一請至少便是三個夜晚。

又是跳舞會，又是嬰兒的慶宴，

究竟該到那兒去的好？

又該先到何處？應着呼喚

他要把所有的地方都一一去到。

但是他現在穿着早服

戴着包力乏爾[●]帽，

奧涅庚沒有什麼具體的意向

他爲了散步來在街頭——

直等到柏芮格特[●]驚醒了他

告訴他早餐做好的時候。

十六

已經黑了，他瞥見

一部搖子。「喂！趕過來！」

海狸皮的領子給霜雪的雪

光明鍍上一層銀白。

他來到了塔隆[●]那裏

● 這一節當定本重編的時候，已由作者刪去。前一部

他已用入他的著作（勞林伯爵）裏面。

● Simon Bolivar——使南美從西班牙統治下解

放出來的運動的領袖。

● Breguet——指 Breguet 商場裏面的一個著名

的鐘。

● Talon——名飲食店商。

果然喀凡倫[●]早就在等候。

馬上木塞便飛上天花板

酒嘶嘶地往外噴濺

面前是鮮血淋漓的烤牛肉[●]

和按照法國烹飪術調製出來的

頂闊氣的菜單裏面有的蘑菇

最上等的斯脫斯布爾格餅乾

大堆林布爾格的乾酪

還有黑澄澄的波羅蜜。

十七

乾渴還想望再用些燒酒

來灌溉豬排的脂肪，

但柏芮格特已經噉噉地

發出了歌舞的佈告。

劇院的立法人，

漂亮的坤角階級的

偶然的崇拜者，

音樂團的貴賓，

奧涅金飛到了戲場

在裏邊隨心所欲地

一「碰脚」[●]一個鼓掌

吹噓着菲德洛，克列帕特洛，莫伊娜，[●]

● P. P. Kaverin (1794—1855)——是一個輕騎

兵，普式庚在一八一六至一九年間和他認識的。

名貴的品格和優良的教養，且以放蕩賞樂著名。

● 原用英文 Roast-beef 一字。

● 原用法文 Enrechait 一字，跳舞中由地面上躍起

來，連碰脚踵若干次。

● 當時古典劇場中的三女角。

一味呼哨着人們

好更來注意他自己。

十八

啊，這感人的國土啊！芬維會●

這個自由的朋友，和克年日甯●

那個模擬家，曾經有效地

用一條諷刺的鞭子將它統治；

奧柴洛夫●在這裏又曾遇上

民衆的鼓掌，他把那拿去

和謝木約諾伐●一塊兒分享；

卡太寧●在這裏栽培起

柯爾乃依●的崇高的天才；

沙毫夫斯柯●在這裏

上演他那些喜劇也不只一次，

● D. I. Fonvizin (1774—1792)——俄國寫實喜

劇的創作家之一。

● J. B. Knajhin (1742—1791)——俄國詩人兼

戲劇家。著有好多悲劇和民間習俗的喜劇。按形式

論，他是偽古典的傳說的承繼者，他向法國古典作

家直接借用了許多場面。然而按思想論，他的著作

都鼓舞着一種公民的自覺和愛自由的思想。

● V. A. Ozerov (1770—1816)——俄國劇作家。爲

蘇馬洛可夫 (Sumarokov) (1717—1771) 和

克年日甯的後繼者，他的悲劇中特別注意主人公

的心理方面。

● E. S. Schjonoვა——名天才女演員。

● P. A. Katenin (1792—1853)——曾將法國

劇作家柯爾乃依和意大利大詩人塔索 (Torquato Tasso) 的許多劇作譯爲俄文的一個作家。

● Pierre Corneille (1606—1684)——法國古

典劇大作家。

第德拉特●亦變得有了名聲；
我青年的時光也毫不可惜地
都打這裏飛躍過去。

十九

我的女神喲！如今你們在那裏
你們來聽聽我的怨訴：
是你們自己同意，還是別人
不聲不響便把你們頂替？
我會再聽得你們的合唱？
我會再在狂熱之中看到
我們俄羅斯的太爾普希毫勞？
還是在這討厭的舞台上
便再也瞧不見一個熟人？
而我失望地用一隻雙筒鏡

近視得彷彿瞎子般
毫無什麼回味的樂趣
去觀望那生疏的社會
而且去回憶過去？

110

戲院已經開始人滿起來；
池座和包廂都照得雪白；
樂土這樣的喧動着，

● A. A. Shalovskoj (1777—1846)——著有

許多中流社會的喜劇，且是俄國劇場一個改進者。

● Charles-Louis Didelot (1767—1837)——

名製曲家。對於當時的歌曲藝術，他曾積極加以革新。他工作主要的地方是彼得堡，他製有許多光耀的舞曲。

● Terpsichora——古希臘神話中跳舞之神。

漸漸的升起了幕幔。

在極其清澈的光輝中，

按着迷人的伴奏的弓絃，

四周圍繞着成羣的美女

伊斯托米娜^①輕輕觸着地板

無比地在那裏扭動，

但當她一飛躍的時節

又好像從埃奧羅^②嘴邊

掉下的鬚髯在翱翔。

她的身體蜷曲成一團便又舒展開

並且用腳擊打着彎曲的地方。

III

每個人都拍着手。這時

奧涅金走過了池座

用一隻雙筒鏡

淡然地去注視那個

不相識的夫人們的肉屏風；

他留心着一切，向四方八面

熟識者們不住的打恭；

極其不滿各方的缺點

他帶着一種絕大的消遣

向戲台投出了視線，

轉回身來，又打着呵欠

並且說：「頂好是再改換改換，

① E. J. Istonina (1799—1848)——名天才女

歌舞家，她表演第德拉斯特的歌曲有偉大的成功。

② Aiolos 或 Aeolus——古希臘神話中的風神，他有

一個吹得極有旋律的號角。

這舞曲真須我忍受，

就是第德拉特也已經成了疲倦。」●

二三

還有惡臉的龍

在戲台上喧譁地跳躍；

還有疲倦的僕役

在串堂裏皮襖上面睡覺；

還有不斷的醒鼻

咳嗽，鼓掌和再度的興奮，

還有照耀着

內外的燈籠，

還有因為風寒戰慄地

用蹄子蹴踢的馬匹，

和守候着的「枯采洛」●們

圍着火爐在互相爭論；

但奧涅庚已經走了出去

回到家裏去作新的修飾

二三

是不是一間布置得合適的

孤獨的別室的一角，

在裏面奢華的傢具中間

我們的時髦家來把自己裝扮？

● 作者原註：第德拉特的舞曲中間都充滿了輕快，幻

想和一種特別迷魅的氣氛。你們的一個浪漫主義

作家曾於其中找出了比在全部法國文學中所能

找得的更多的詩句。

● Knolero —— 闊綽的老爺們用的四輪馬車的車夫。

誠然，有許多東西是在倫敦
零零星星地售賣

是經過巴爾特海運到這裏

我們好做油脂和木材，

還有許多東西是在巴黎

由於飢餓的趣味所發明

爲了消遣的花樣

爲了奢華，爲了時髦的怪想，

這一切東西啊，都放在這個

十八歲的哲學家的壁櫥前面。

二四

看士坦丁堡的煙嘴上安着琥珀

桌子上面——古銅瓷器，

和一種高尚的感覺的愉快

玻璃的清澈中有一種香味。

梳子，銅鐵的小鋸，

弓形的和平常的剪子，

還有刷指甲，牙齒和頭髮的

毛刷，總有三十樣不同的種類。

盧騷（我們順便來說）

也揣測不出是什麼道理

格利姆當他來的時候全沒一點敬意

只自在地刷剔着他的指甲。

就便是一個自由的衛士

● Jena-Jacques Rousseau (1712 — 1778) —

法國最善辯的散文作家之一。他的哲學和社會思

想對於他的時代有很大的影響。他的中心思想即

人類要儘可能的返乎自然。

不會對這件事講什麼正義。

(融毅譯)

● Friedrich Melehior Grimm (1723—1807)

——德國著作家，政論家，批評家，外交家。出仕俄國，曾充好幾朝帝王的駐巴黎通訊員。他爲他們出過一種手書的「報紙」。這對於研究那個時代非常重要。

● 作者原註：「每人都相信他用粉，而你不相信那，我

開始相信那，並不單是因爲他的顏面變得漂亮起來，並且是因爲有一天早晨你到他屋子裏去，瞧見他用一根定造的小籤子剔着他的指甲，他驕傲地在我面前繼續着那件工作。你認爲是，每天早晨花掉兩個鐘頭去剔指甲的人，是很可以消費些時間去用粉填滿那額上的縐紋的。」(盧騷：懺悔錄)——格利姆是走在他的時代前面的：現在整個文明的歐洲都用特製的籤子來剔指甲了。

歌
歐根·奧涅庚
三

四五

那時節，我和他一樣，

將交際場束縛的重擔卸了，

自煩惱中逃脫，

開始和他交好。

我愛着他的性格——生來空想的癖性，

銳敏，冷靜的頭腦，

和人不能擬的奇行。

他是孤獨，我多煩惱。

我們都理解那情感的戲劇，

都感到生活的苦惱。

在我們的心裏，火焰窒息，

而且從初生的最早，

盲目的命運和人們的憎惡，

將我們等待，尋找。

四六

生活着，思索着的人，

定會將人們輕蔑，

有着真實感覺的人，

也會懊惱那不返的過去的幻滅：

沒有什麼迷惑的事，

只是追憶和悔悟的蛇，在相嚙。

所有這些在人們的聚談裏，

有異常的美趣，互相連接。

在最初，與涅庚的唇舌，

將我震曳，

然而不久，

我便聽慣了這些：

譏諷的議論，半帶怒意的笑譚，

和暗箭似的毒語，利過兵鐵。

四七

夏的時節，在涅瓦河上的夜空，

時時散出銀色的光亮耿耿，

快樂的水面的鏡子，

沒有映着荻安娜的聖影。

驀然憶起往日的羅曼斯，

喚起過去的愛的憧憬，

我們再一度領略着

恬淡，感傷的心境，

吸飲着輕快的夜的氣息，

恬默而且虛靜。

好像夢裏的囚人，

逃出監牢，走向綠的樹叢，

我們於是展開空想的翅膀，

飛向昔日青春生活的絕頂。

四八

充盈着滿懷的憾恨，

歐根憑着花崗石的短牆，

憂不自禁的站着，

● 涅瓦河——在彼得格勒冬宮附近。

● 荻安娜——即月亮。

和木拉維埃夫的自敘詩^⑤寫的一樣。

這時候，一切都是靜寂的，

只聽到夜警的呼應輕揚，

和從米利昂那亞^⑥傳來的

馬車的細微的音響。

還有一葉小艇搖着槳兒，

浮蕩在睡去的河上：

遠遠的笛聲和清越的歌調，

使人感受迷惘。

在夜的極樂中，較之陶爾克瓦特的 *Otave*^⑦

那聲調更加甜美，酣暢。

四九

亞得利亞海的綠波啾啾！布磷他河！啾！

快要和你們歡聚？

那麼再一度，以充溢着感激的心情，

將那迷惑的聲音聽取。

她對於阿胞朗的後裔^⑧是神聖的，

我從阿耳比昂^⑨的矜誇的豎琴裏也領略過

^⑤ 憑着花崗石的短牆，

終夜不能合眼，

滿懷感激的詩人，

分明將婉妙的神女望見。

(木拉維埃夫·涅瓦的女神)

^⑥ 米利昂那亞是彼得格勒冬宮附近的街名。

^⑦ 陶爾克瓦特——十六世紀的意大利詩人，*Otave*

——音程。

^⑧ 布磷他河在意大利流入亞得利亞海。

^⑨ 阿胞朗的後裔——指詩人們。阿胞朗是古希臘時

代的日神，藝術的維護者。

^⑩ 阿耳比昂——即英國，這一句意思是受拜倫的影響。

少許。

她對於我是同根的親類，

是親暱的伴侶，

在意大利黃金色的甜蜜的夜裏，

伴着時而多辯時而沉默的威尼斯的少女，

乘坐在神秘的「鋼道拉」^①上，

我想心會陶醉得不能自舉。

如果能和她們一處過活，我的舌端

大約也學得會彼特拉爾柯^②的愛的言語。

五〇

我自由的時光將要來臨？

時光，時光！——我向她召喚！

放浪在海邊，待得晴明，

張開小艇的風帆

幾時在空曠無阻的海路上，

圍在暴風裏，和狂濤爭戰，

我開始自由的疾馳？

拋棄了這無趣的海岸，

她和本性不相協調。

在日午的微波間，輕舟泛泛，

在我的阿非利加^③的天空下，

我將向着暗淡的露西亞長嘆！

在那裏，我愁苦，我熱愛，

因而，將我的寸心葬埋，消散！

(夏玄英譯)

① 鋼道拉——在威尼斯市的水道下往來的船。

② 彼特拉爾柯——十四世紀的意大利詩人，有名的

戀愛詩的作者。

③ 善式庚的母系祖先，是阿非利加的黑人。

歐根·奧涅庚 (三)

四三

奧涅庚，那時我既比較年少，而且，我想，也比較美麗些兒呢，而且我愛了你——但是甚麼，甚麼我從你的心中發現了呢？是甚麼回答？——甚麼也沒有呀，除了冷的責罵！

當然呀，那於你並不新奇——一個年青的鄉村女兒的情愛……就是如今，我的血液也會凝結了，當我回憶起你那冷酷的面容，

與你那更其冷酷的生硬的教訓。

四四

是的，在我們那卑下的原野，說不上是甚麼高貴的生活，我並不會使你喜悅……但是，如今，為甚麼你來步步將我追逐呢？是因我如今出現着在那高貴生活的新的環境？是因我如今富足而且有了聲名？是因我丈夫的聲名耀顯，而我們在宮廷之中廣受歡迎麼？

是因我的墮落，在這種情況之中，
會在各處被人稱道麼？

而且還從那高貴的社會
帶給你以堪羨的榮名麼？

四五

你見着我哭泣——假使你的檀雅
直到如今你仍然記憶，

那麼，請你知道——你的刺心的責罵

與你所說出的冷酷而無情的語言——

假使祇是我能夠那麼樣呀——

會令我更爲安慰，比起你的熱情，

你的這些書簡和你的眼淚呵！

四六

在我，奧涅庚呵，無論是財富，

是宮廷生活的華美之裝飾，

我在比世界的無數勝利，

我置定的美好的房屋和舞廳……

在我，全都是一片虛空呵！

我祇願擺脫了這敝裳與假面，

與這許多的燦爛與喧嚷，

祇求得幾本書籍，一所荒園，

與我們那如是貧寒的風雨之茅舍！

那是我第一次遇見了你呀，

奧涅庚，在那樣的地方；

祇求我們那鄉村之墓園

那裏我可憐的乳母之墳畔，如今

直立着十字與幾株蔭涼的柏樹。

四七

那時候才能快樂呀！

那是那麼地臨近！但是如今却已完了。

也許我是太鹵莽……噫！

但是母親的眼淚祇使我心傷——

並且，對於可憐的檀雅，甚麼不是一樣……

你離開我罷！我應當這樣請求，

我知道在你的心中，你祇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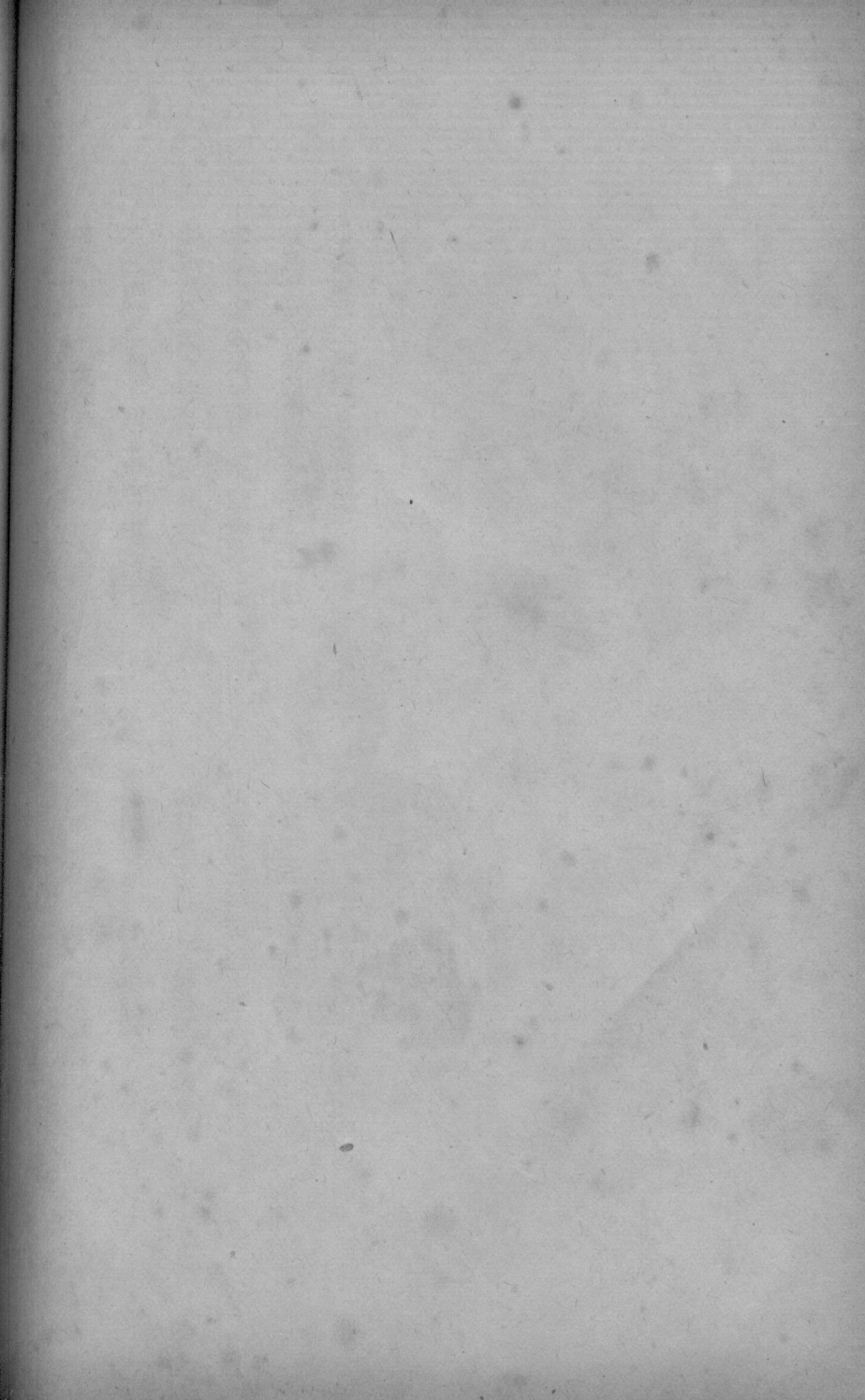
猛烈的傲慢與虛榮。我愛你——

爲甚麼還把真情給你隱藏呢？

但是，我已經是給了他人，

對於他我要仍然地真實。

(麗尼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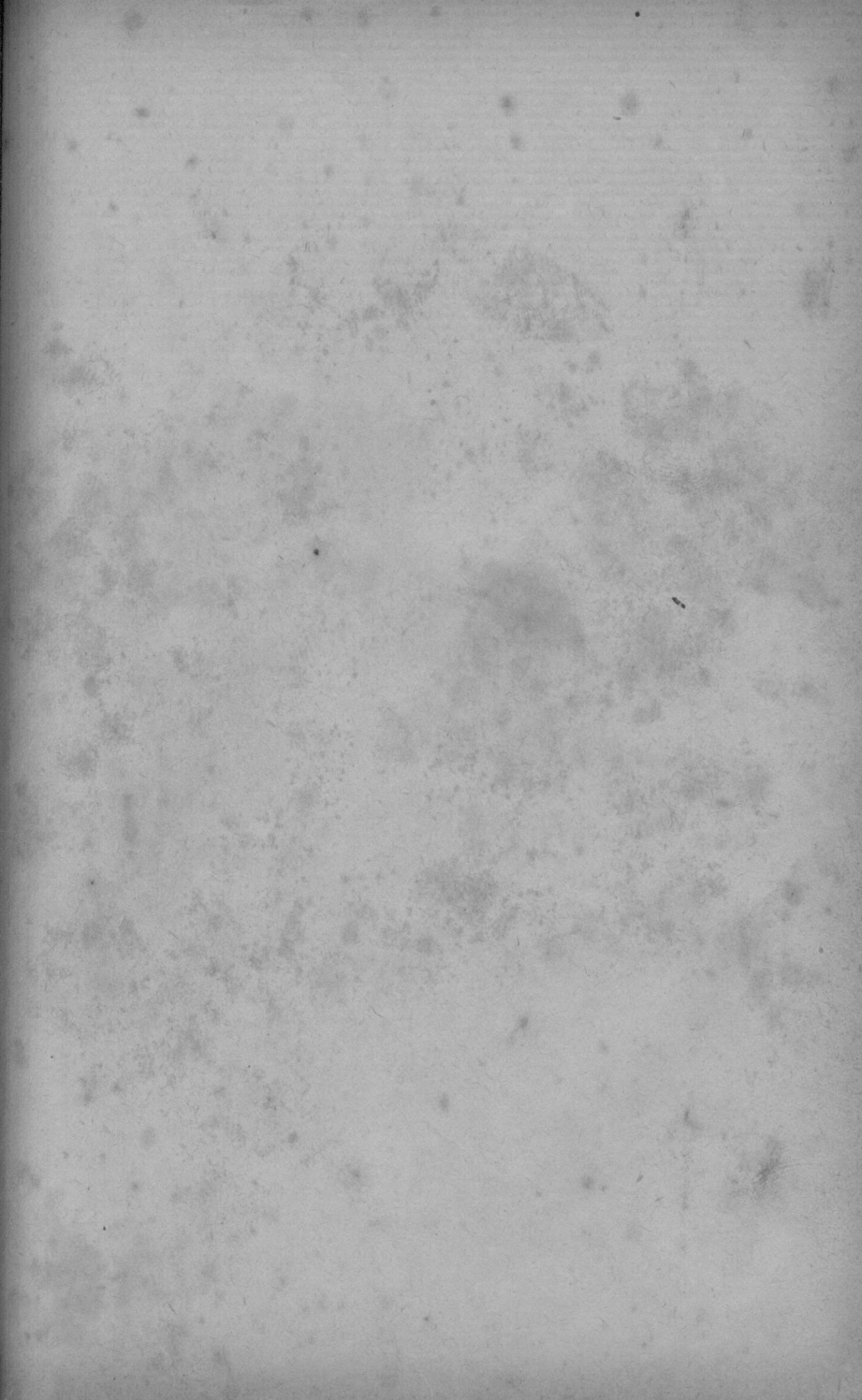


第二集

射

擊

及
其
他
散
文
創
作



射擊

我們射擊了。

——巴拉庭斯基。

我立過誓依決鬥底權利殺死他（我底射擊還留在他身上）。

——露營的一晚。

一

我們駐留在×××小鎮了。軍隊裏士官底生活是大家都知道的。早晨——學術科，騎術科；午餐在團長或猶太人的酒館那裏；夜晚——彭司●和紙牌。在×××沒有一所公共俱樂部，沒有一個待嫁的姑娘；我們只彼此會聚着，那裏除了自己底軍服，我們什麼也沒有看見。

祇有一個是不屬於軍界的人，參加到我們這團體來。他大約有三十五歲。因此我們把他算做老人。經驗使他在我們面前佔了許多便宜；同時他底習慣的憂鬱，緊張的神經和粗惡的言語在我們底年青的腦

● 彭司 Punch，用香料調製的味酒。

裏發生了有力的影響。似乎有一種玄祕籠罩着他底運命。他自然是俄國人，却取了外國名字。某一時期他曾在鏢騎隊裏供職，也很幸順；然而誰都不知道什麼原因，引得他辭了職，而且移居到那可憐的小鎮，他住在那裏，伴着困苦和奢侈；他走路永遠是步行，身上穿一件破舊的黑禮服，但他爲我們團裏所有的士官設了一隻公用的桌子。●是的，他底由一個退伍兵調製的午餐，總有兩三個大盤子，不過那些酸醇的東西常是淌出一條小流。誰都不知道——無論他底境況，無論他底收入，誰也不把這些事情勉強去問他。他收藏了些書籍，大部分是軍事學，其餘是小說。他高興把它們借給別人閱讀，永遠不向他們追索；因之那些書永遠不能歸還原主，它們是忙着的。他底重要的事業就是用手鎗射擊。他底屋裏牆壁上充滿了子彈打穿的孔痕，充滿了裂洞，好像蜂巢。手鎗底寶貴的蒐集就是他居住的寒儉的小泥房裏底唯一的奢華。技術，他達到怎樣的程度，不敢確定地說，不過如果他要彈子從什麼人底帽子上射擊一隻裂，那麼，在我們團裏是沒有一個人會對他搖自己底頭的。

我們中間底談話常常說到決鬥，希利渥（他底名字）從來不在這種談話上插進來。若問他遇過決鬥沒有，他只枯燥地回答遇過，再詳細就不說了，可見這種問題他是不喜歡的。我們猜想，在他底良心裏必擺着他底驚人的技術底怎樣一件不幸的犧牲。可是，我們很像有點懼怯——就是在腦裏也不會對他發生

些少疑念。有種人，他們底像貌竟會排逐了這類疑念。

一件突然的事情驚動了我們所有的人。

有一次，我們士官們十個人在希利渥那裏午餐。照常的喝了酒，這是說喝得很多；飯後我們請主人作莊陪我們打牌。他推辭了許久，因為差不多一向沒有玩過這東西；最後叫人拿出了紙牌，撒了五十個且爾文此。在桌上，於是坐下分牌。我們圍繞着他，就開始賭了。希利渥有種習慣，在玩的時候總保持着絕對的沉默，從來不爭論也不說明。如果賭家錯算了帳，他就立刻付清不夠的數目，或者記下所餘的數目。我們已經知道了這，也就不妨礙他按照自己底方法從事。但是我們裏面，有一個新近纔調來的士官，他也在賭，不留心地找錯了最末一門。希利渥拿起粉筆依着自己底習慣去平算數目。士官，以為他錯誤了，出來糾正。希利渥沉默地繼續分牌，士官，忍耐不住了，拿起刷子擦去那他認為寫錯了的。希利渥拿起粉筆重新寫上了。士官，被酒，同事們底玩弄和嘲笑所燃燒，覺得自己受了莫大的侮辱，憤怒地從桌上抓起銅燭台，把它朝希利渥擲去，他不是躲得快就被打着了。

我們都激動了。

希利渥站起來，由於忿恨臉都變白了，閃着亮晶晶的眼睛說：

● 俄國金幣。

「敬愛的先生，請你出去，你應該感謝上帝，這件事情發生在我底家裏。」

我們毫不懷疑地隨着猜測這新同事一定要打死的。士官走了，還說要報復這次侮辱，任憑牌主人怎樣決定。又繼續玩了幾分鐘；但覺得，主人不願再玩了，我們一個跟一個放下了牌，返回宿舍，談論着快要遺下的空缺。

第二天上騎術科的時候，我們詢問，那可憐的中尉還活着沒有，恰好他自己到我們這裏來了；我們又把這題目問他。他答，關於希利渥他還沒有任何消息。這使我們奇怪了。我們到希利渥那裏去，在院裏找着了，他正對着掛在大門上的標記一個子彈連一個子彈地打靶。他照常地招待了我們，沒有一句話說到昨天經過的事。過了三天；中尉還活着，我們驚異地問：

「難道希利渥不會決鬥嗎？」

希利渥不會決鬥。他以極簡單的解釋而滿足而和解了。

這件事在年青人底思想上嚴重地損傷了他。勇敢底缺點比一切都很少能受年青的人們原諒，這些人時常在勇敢上審視人類的價值底高峯和可能的瑕疵底寬恕。雖然，漸漸地一切都都忘卻了，希利渥重又挽回了他底以前的影響。

祇我一個人不能再同他接近了。我由於天性有種浪漫的幻想，這時以前我就過於一切人地傾服這種人；他底生活是個謎語，和我在底眼裏是個神祕的故事底英雄，他很愛我，特別是同我一個人他放棄了自己底習慣的，激烈的粗惡言語，並且帶着誠懇和希有的快樂談到各種事物。但不幸的夜晚以後，我起了一個觀念，以爲他底尊嚴沾污了，並且沒有按照他底自由的意念去洗淨，這個觀念沒有離開我，阻止我像從前那樣和他親近；我甚且恥於看見他。希利渥是十分聰明而老練的，不會看不出這情形和猜不出這裏底緣故。彷彿，這苦惱着他；至少我覺察出有兩次他希望向我解釋解釋；但我迴避了這樣的機會，希利渥也就離開我了。自從那時我和他只在同事們中間會過面，我們以前的天真爛漫的談話是斷絕了。

首都底粗心的人民對於許多感覺沒有理解——連鄉村或小市底人民都知道的那種理解。例如，說郵遞日期底等候吧：在星期二和星期五的我們底團部辦公室裏擠滿了士官；某人等候錢，某人等候書信，某人等候報紙。常常也在這裏就把包封拆開的，新聞傳出來了，辦公室立刻呈現了一幅極其活躍的圖畫。希利渥得到的註明我們團部收轉的信件，通常也在這屋裏找到的。一次寄給他一隻包封，他現出頂不耐煩的神情剝脫了那上面底漆印。一頁信露出來，他底兩眼冒火了。士官們，各人都忙着看自己底信，什麼也不會察覺。

「先生們，」希利渥對他們說，「一些事情要求我急速離開這裏，今天夜裏我要走了；我希望，你們不

拒絕到我家裏作最後的一次午餐。我也等候你，」他轉過身，繼續對我說：「一定等候着啊。」說完這話他急忙出去了；我們約好了在希利渥那裏聚齊，就分散各奔自己底方向了。

我在預定的時間到了希利渥那裏，看見全團幾乎都在他那裏了。一切他底東西已經裝紮妥當；只剩下一塊赤裸裸的射爛了的牆壁。我們圍着桌子坐下；主人格外地有精神，不一會他底快樂就造成了全體的；瓶塞時時發響，玻璃杯浮起泡沫，不住潰騰。同時我們也儘最大的熱心祝他平安就道，萬事如意。到離開桌子已經天黑了。大家在認取帽子的時候，希利渥，感着無限的惜別，當我將要出門的一分鐘他握住我底手，我站住了。

「我得同你談一談，」他輕輕地說。

我留下了。客人們都走了；剩下我們兩個人，彼此對面坐下，沉默地吸着煙。希利渥心裏很不安靜；他底癡癲的快樂底痕跡早消滅了。陰晦的蒼白臉，冒火的眼睛和嘴裏吐出的濃烟，活活給他一幅十足的妖怪底形象。過了幾分鐘，希利渥打破靜寂了。

「也許，我們永遠不能再見面了，」他對我說：「在離別前我要向你剖白一下。你總會看出，我不大尊重別一方面底意見；但我愛你，我感覺我將會痛苦，如果你在你底腦裏遺留下歪曲的印象。」

他停止了，裝滿他底燃盡的煙斗；我沉默着，低着眼睛。

「你必覺得奇怪，」他接着說：「我沒有從那個酗醉的狂漢 P × × × 要求賠償。你可以承認，若有選擇武器的自由，他底生命將完全操於我底手裏，而我底多半沒有危險；我寧肯在我底一個偉大的靈魂上添寫一筆退讓，可是不願欺騙。假如我能懲罰 P × × ×，而不致把我底生命置入危險，那麼我無論如何不能饒恕他的。」

我驚異地望着希利渥。這樣的自狀完全攪亂了我。希利渥接着說：

「這真對：我沒有權利使自己死亡。六年前我被別人打了嘴巴，而我底仇人到現在還活着哩。」

我底好奇心有力地鼓舞了。

「你沒有同他決鬥嗎？」我問。「事情當然和你沒有關係了。」

「我同他決鬥了，」希利渥答：「這就是我們決鬥底紀念品呀。」

希利渥站起從厚紙盒裏拿出一頂鑲着金邊金繸的紅帽子（法國人叫 Bonnet de Polico 的）他戴上它；它底靠額頂的地方是被子彈洞穿了的。

「你知道，」希利渥繼續說：「我曾經在 × × × 鏢騎隊團裏服務。我底性格你是明瞭的：我喜好逞強；這成爲我底少年時代底煩惱。在我們底時代粗暴算做時髦；我是軍隊裏第一個烈性的人。我們以酗酒自傲；我飲勝了介尼斯·達衛道甫所稱讚的著名的布爾曹夫。決鬥在我們團裏時時刻刻發生；我總不是做

見證人，就是做實行人。同事們都崇拜我，常常調換的團長們呢，看我好像看一個頗重要的邪物……我正安然（或不安然）享受我底盛名的時候，有一個富而知名的（我不叫出他底名字）青年人到我們這裏來任職。我生來不曾遇見這樣個堂皇的幸運兒！你自己擬想一下吧，青春，聰慧，漂亮，極瘋狂的快樂，極任性的勇敢，震耳的大名，他不知道計算並且在他永遠也不枯竭的金錢，你自己想像一下吧，他在我們中間應份帶來了怎樣的效果罷。我底優勢動搖了。因被我底名譽所誘引，他開始尋求我底友誼；但我對他很冷淡，他也就毫不顧惜地疎遠我了。我實在討厭他。他底在團部和婦女社會裏的進步使我生了很大的灰心。我起意同他尋找吵鬧；針對我底嘲諷詩他回答了嘲諷詩，他底詩似乎總超出我底意料而我底苛薄，他底詩又是沒有更可笑的例子的。他開了玩笑，我越加懷恨在心了。後來有一次在個波蘭地主底跳舞會上，他底外表成了所有婦女底注意底目標，尤甚的是從前和我有過交情的女主人自己。我俯到他底耳邊說了怎麼一句奚落的蠢話。他紅着臉打了我一個嘴巴。我們跑去取劍；婦女們嚇得昏倒了；旁人拉開我們，就在這一夜我們去決鬥了。是剛纔天放光亮的辰光。我偕同我底三個副手站在指定的地點。我藏着無法形容的焦燥等候我底敵手。春天的太陽升起了，溫暖散出了。我看見他遠遠來了。他徒步走着，軍服搭在劍上，後面跟着一個副手。我們前去會遇他。他走近了，手捧着一頂裝滿了櫻桃的帽子。副手給我們量了十二步距離。我應當是第一次射擊的人；不過憎惡的波浪凶猛地顛簸着我，我不能信任手腕底準確，爲的叫自己有時

間鎮靜，讓給他第一次射擊；我底敵手却沒有同意。我們議決抽籤：幸運底永遠的愛人的他，抽着了第一號。他描準了，一彈打穿我底帽子。輪到我了。他底生命最後終於落在我底手裏；我貪婪地望着他，努力想捉得即使一小點不安底黑影。他迎手鎗站着，從帽子裏揀擇熟透的櫻桃吃，把那些核子都吐到我面前來。他底無感刺激了我。『有什麼裨益呢？』我想：『你要剝奪他底生命，那時他對這事還完全不覺得害怕？』『憎惡的意思在我底腦裏消失了。我放下手鎗。』你像是，此刻還不當死，』我對他說：『請你回去吃早飯吧；我不願妨礙你了。』『你一點沒有妨礙我，』他答：『請●你自己放鎗吧，可是也隨便你；你底射擊保留給你；我無論什麼時候都準備聽候你底差遣。』我轉向副手，說明此刻不愿放鎗，決鬥到這就完了……

『我退伍後離開那裏就移到這處小鎮。自從那時，沒有一天，我不想到復讎。現在我底時辰來了……』
希利渥從衣袋裏掏出早晨收到的那封信，把它給我讀。一個人（大概是他底事務代理人）由莫斯科寫給他的，說那有名的人物最近要同那又年青又美麗的姑娘舉行正式婚禮了。

『你猜，』希利渥說：『這有名的人物是誰。我要到莫斯科去。我們看看，他在自己底婚禮前面赴死是否還是無感的樣子，如同某個時候他吃着櫻桃時候它！』

希利渥說完話站起來，把他底帽子拋在地板上，在屋裏來回走着，和老虎困在牠底柙裏一般。我一動

● 這「請」字係報復上句「請你回去吃早飯吧」底「請」句字；原文字法嚴密，容易看出，因恐譯筆不顯，故註。

不動地傾聽了他；希奇的，矛盾的感覺波蕩了我。

僕人進來報告，馬預備好了。希利渥緊緊地握了我底手；我們相吻了。他坐上小車，車裏橫着兩隻旅行篋，一隻裝着手鎗，一隻裝着他底日常用品。我們又作一次道別，馬就跑去了。

二

過了幾年，家庭的事情迫我移居到N××縣底貧苦的小村。雖則爲家務累壓，我還不斷悠靜地迴想過去的我底喧嘩和無慮的生活。對於我比什麼都難堪的是在最孤獨中學習度送春天和冬天的黃昏。晚餐前我還有辦法磨完時間，同管理人談話，巡視工作，或者參觀新的建築；等一到黃昏，我就完全不知道，往哪裏藏躲。我在衣櫥和倉庫底下發見的那幾本書，已經背誦熟了。所有的，祇管家婦克梨爾洛夫娜纔能記憶的故事，也都對我講述多次了；農婦們底歌曲令我愁悶。我就開始喝並不甘美的菓汁酒，但它使我底頭痛；是的，我承認，我也曾害怕因痛苦變成醉漢；這是說，最痛苦的醉漢，這種例子我在我們底縣裏看見過很多了。

我底附近沒有親近的鄰人，除了兩三個痛苦的人；他們底談話大部分不離噫呃和嘆息。寂寞一天天地增加。到後我決定儘可能早早地躺下睡覺，儘可能晚晚地晚餐。這情形下我縮短了黃昏，扯長了白天的經度，效果，確是不錯。

離我四威爾斯特，●有一處屬於伯爵夫人B××底富麗的莊園；那裏祇住着管理人，伯爵夫人僅僅當她出嫁的第一年在自己底莊園裏住過一次，而且沒有住夠一個月。但是到我塾居的第二個春天，傳聞伯爵夫人同丈夫在夏間將回自己底村莊來。實際，他們在六月初就到達了。

富貴的鄰人底到來對於村中居民是個重要的時代。地主們和他們底農人們由兩個月前直到三年後都要談論這件事。至於我呢，我承認，這個年青而美貌的鄰婦底到來的消息強烈地震動了我；我心急得忍不住地想看見她，因此在她到達的第一個星期日的午餐後就出發到×××村自薦於他們底駕前，竟如一個頂親近的鄰人和頂卑順的僕人。

侍者把我讓進伯爵底會客室裏，隨後自己出去通報。寬闊的會客室佈置得極盡豪華；繞牆排着幾架書櫃，每架頂端擺着一座半身銅像；大理石的火爐旁矗着一面高鏡；地板上鋪着綠色的絨氈。我自從離棄了奢華住到這貧苦的一隅，已經好久不看見他人底豪富了，我膽怯地戰兢兢地等候着伯爵，彷彿省裏來的請願人等候着部長底出臨。

門開了，走出一個年紀約三十二歲的男子，非常漂亮。伯爵以開誠和友愛的態度接待我；我儘力振起精神將要介紹自己，但他搶了先。我們坐下了。他底談話，是隨便而和藹的，不一會就驅散我底粗俗的懦怯；

我剛纔恢復我底平日的狀態，伯爵夫人忽然出現了，於是騷亂比以前底更甚地又佔領了我的確，她真是個美人。伯爵給我介紹了。我想裝出大方，然而越努力幫自己懸上自然的外觀，越感覺自己是笨拙的。他們爲使我有時間整理自己和對新的相識習慣，就自己交談起來，把我好似看做一個不拘禮節的老實的鄰人。這時候我站起來回躡着，看看書籍和圖畫。關於圖畫我不是通家，可是有一幅惹了我底注意。它表現的是一種瑞士底風景；但那上面觸引我的並非筆法，而是圖畫會被兩顆緊聯的子彈打穿的洞。

「唔，太好的射擊！」我轉向伯爵說。

「是的，」他答：「很驚人的射擊。」

「你射擊得好嗎？」他接着問。

「還可以，」我答很高興談話轉到和我相近的題目：「隔三十步射擊紙牌我不會失錯的，當然是使
用熟悉的手鎗。」

「真的嗎？」伯爵夫人帶着十分留心的神情說：「呵你，我底朋友，隔三十步能打中紙牌嗎？」

「不論什麼時候，」伯爵答：「我們試試。當年我射擊得不壞；不過已經四年，我沒有拿起手鎗了。」

「噢，」我說：「若這樣的話我敢賭個東道，先生，即使隔二十步也不能打中紙牌；手鎗需要每天的練習。我在經驗上知道。我們團裏我算很好的射擊者們中底一個。遇着一次整個月我沒有搬弄手鎗，我底手

鎗在修理；您想怎樣，先生！後來我第一次射擊，隔二十步打一隻瓶子，接連四鎗都失錯了。我們那裏有個騎兵上尉，是個敏捷的又是個有趣的人；他當時告訴我：『明白麼，兄弟，您底手不能打準一隻瓶子。不，先生，不應該輕視練習，這正是不熟慣的原因。最優秀的射擊者，他底成功我見過的，每天都要射擊，至少，午餐前要練習三次，這樁事成爲他底習慣，有如酒杯。』

聽我興緻勃勃地談話了，伯爵和伯爵夫人都很愉快。

「那麼他怎樣射擊呢？」伯爵問我。

「就是這樣：先生！有時候，他看見一隻蒼蠅落在牆上……您以爲可笑嗎，伯爵夫人？人真的是……有時候，看見一隻蒼蠅就叫『庫支柯』！手鎗！庫支柯把實彈的手鎗拿給他，他一撥機門，把蒼蠅打入牆壁裏了。」

「奇怪！伯爵說：『他叫什麼名字？』」

「希利渥，先生。」

「希利渥！伯爵從自己底座位跳起，叫：『您認識希利渥嗎？』」

「怎樣不認識，先生，我們同他是好朋友呀；他在我們團裏就像自己底同事兄弟；但已經五年，關於他，

● 僕人底名字。

我不曾得到一點消息了。看來，先生，您也許知道他吧？」

「知道，很知道。他沒有對您說一樁極奇怪的事件嗎？」

「先生，不是在跳舞會上，他受怎樣一個粗人打了嘴巴的事件嗎？」

「他告訴了您這個粗人底名字嗎？」

「沒有，先生，沒有告訴……阿哈，先生！」我猜測着內容，繼續說：「請原諒……我不知道……莫非是您嗎？」

「我自己，」伯爵現出特別狼狽的神情答：「子彈打穿的圖畫就是最末次我們會面底紀念品。」

「啊，我底親愛的，」伯爵夫人說：「爲了上帝，不要說吧，我怕聽呢。」

「不，」伯爵反駁了：「我全都要說；他知道，我怎麼侮辱了他底朋友；也讓他知道，希利渥怎麼報復了我。」

伯爵把椅子挪近我，我懷着活躍的好奇心聽了下面的故事。

「五年以前我結了婚。第一個月，The Honey-Moon，我來在這地方，在這村莊裏。我把生活底最好的時期和一段最深刻的回憶獻給了這所房子。一次晚間我們一同騎馬出外遊逛；妻底馬發點脾氣，她

惶恐了，把韁繩交我牽着就步行回家了。我走到前頭。在院裏我看見一輛旅行的雙輪車；他們告訴我：在心底會客室裏坐着一個人，不說自己底姓名，只簡單地聲明，他有事來會我。我走進這間屋子。在暗處看見一個滿身灰塵和鬍鬚叢生的人；他站在這裏，靠火爐。我走近他，努力追憶他底輪廓。「你不認識我嗎，伯爵？」他顫聲地說。「希利渥！」我叫，想起了，我承認，我底頭髮都豎立了。「這是真的，」他接着說：「射擊保留給我。」我特地前來放我底手鎗。你準備了嗎？他底手鎗從側面的衣袋裏拔出。我量了十二步就站在那裏，牆角那裏，請他快快射擊，趁着妻還沒有回來。他延遲着；他要燈火。把蠟燭拿給他了。我關上門，不許誰走入。又請他射擊。他舉起手鎗描準了……我覺得一秒鐘……我想到她……可怕的時間過去了！希利渥垂下手。「可惜，」他說：「手鎗沒有裝上櫻桃核……子彈太重啦。我細思想，我們這不是決鬥，而是屠殺；我不習慣對付沒有武器的人。我們重新幹吧；抽籤看誰第一次射擊。」我搖頭……表示我不同意……歸終我們還是裝好了鎗；捲了兩張紙券；他把它們放進從前被我打穿的那頂帽子裏；我又摸着了第一號。「你，伯爵，是魔鬼樣地幸運呀。」他微笑地說，那種微笑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做了什麼，和怎樣他能強迫我這麼做……但我放了鎗，打在了這幅圖畫上（伯爵用手指着那幅射穿的圖畫；他底臉燃燒了，像一團火；伯爵夫人底臉比自己底手帕還白；我也抑持不住嘆叫了。）——

● 這句影射第九頁第六行「可是，也隨便你；你底射擊保留給你」一句。

「我放了鎗，」伯爵繼續說：「感謝上帝沒有打中，那時候希利渥……（他在這一分鐘，可真嚇人。）希

利渥正向我描準。突然門開了，瑪沙叫喊着奔來抱住我底脖頸。她一來喚起我底全部勇氣。「親愛的，我對她說：『難道你沒有看見，我們是在開玩笑嗎？你怎麼却驚慌起來去，喝杯水再來我們這里吧；我將給你介紹這老朋友和同事。』瑪沙還不相信。『請您告訴我，我底丈夫說的對嗎？』她轉過身向嚴肅的希利渥，『對嗎，你們兩人是在開玩笑？』他時時刻刻開玩笑，伯爵夫人，『希利渥答她：『一次他開玩笑打了我嘴巴，一次他開玩笑射穿我底這頂帽子，方纔他又開玩笑沒有打中我；現在我也願意開些玩笑……』他隨着這話就要對我描準……當着她底面前，瑪沙朝他跪下了。』站起來，瑪沙羞恥啊！我憤怒地叫：『先生，你停止嘲弄這不幸的婦人好嗎？你究竟要放鎗，還是不呢？』『不囉，』希利渥答：『我滿足了；我看見了你底迷惑，你底孱弱；我強迫了你射擊我。我滿足了。你要記着我。我把你賦予你底良心吧。於是他去了，但走到門邊站下，又一眼被我打穿的圖畫，那上面的鎗孔，簡直辨不清楚了。蒙蔽了。妻昏倒着；人們不敢挽留他，都用驚悸的眼光望着他；他出到階前，大聲命令了車夫就走了，上面的是我所能記得的一些。』

伯爵沉默了。這情形下，我知道從來不會有像這樣感動我的意義的故事完了。這個英雄我再沒有遇見了。人們說，當亞歷山大·伊普西蘭特暴動時期，希利渥曾統率敢死隊支隊並日犧牲在石枯涼下的戰爭裏了。

伯爵夫人底名字。

① 亞歷山大·伊普西蘭特 (1783—1828) 希臘人。幼年在俄國受教育，以後入俄國陸軍裏服務，一八一七年升少將。這時擬藉俄國底勢力作復興祖邦運動，未能成功。一八二〇年頃聯絡多腦河流域民族反土耳其，不久土耳其佔領了不加拉斯多

(現羅馬尼亞京城) 他逃亡至奧大利被捕繫獄，一八二七年釋放。一八二八年死。

② 鎮名。舊在俄國和羅馬尼亞底交界。歐戰後劃屬羅馬尼亞，位真面縣境。靠近普魯斯河岸。

假農女

柏劣士托夫的產業座落在一個離我們極遠的縣裏。少年時代，他在近衛軍當武官，一直到一七九七年，才辭了職，回自己村裏。從此以後，他不復出來了。他的夫人是個貧窮的貴族的女公子，當他駐在遼遠的戰場時，她因分娩死去了。夫人一死，家務移歸他親自掌管。他按照特別的圖形，建築了一座很大的洋房，開設一個製呢工廠，把每年所賺的利金，分別津貼鄰近村中清貧的好學之士。所以附近的人都頌揚他的善舉，常常帶着家眷和狗來他家作客。他呢，自然是歡迎的了不得，沒有一次拒絕的。他持身很樸素，平常穿着的不過是粗呢的衣服，一到節慶佳日，才換一件自家工廠出產的上品的呢外套。家中和工廠中的賬目都是他自己登記管理的。但是他對於新聞紙，除了參議院的新聞，什麼也不看了。

他有一個近鄰，名叫模羅姆士基。他們倆不知爲什麼，都互相仇視。模羅姆士基是個俄國貴族。他的財產在莫斯科，浪費去了一大半；後來他的夫人死了，便也回自己村裏來居住。但是胡鬧的行爲，仍沒改變一點，不過另自換了新樣兒罷了。所以他賣了英國式的花園的錢，也幾乎要花光了。他的女兒是位英國式太太；他的車夫穿着英國式賽馬的衣服；他照着英國的種植方法，耕種自己的田地，但是——

俄國的五穀，照外國的方法耕種，不能生長！

模羅姆士基的收入漸漸減少，入不敷出，在村中又負了許多新債。本地的地主見他產業快要當賣完了，都漸漸的冷落了他，看他不起，尤其以柏劣士托夫爲甚。柏劣士托夫的性質是最憎惡奢華的，他不能平心靜氣的批評他的鄰居的慕英吉利，只是想找機會去譏諷他。在客人面前，他愛自誇家務的處理，狡狴的笑着說道：「我最不喜歡我鄰居那模樣，處處模倣英國！不論到什麼地方，我見了英國式的東西，我非毀去不可！雖然我是滿足了，仍是照我俄國的式樣！」這些譏刺語不知如何竟完全傳入模羅姆士基的耳鼓。狂慕英國者聽了，忍不住，也回了一篇譏諷的批評，好像新聞記者一樣。有時他氣極了，便送那妄評家一個綽號，稱他爲「狗熊」。

柏劣士托夫的兒子回來了；於是兩位地主間的隔閡漸漸溝通。亞歷奢伊在大學畢業後，很想到軍隊裏當武官，因爲他覺得自己的性格做不得文官；但是他的父親不同意，不允許他去。雙方固執已見，各不相讓，於是亞歷奢伊一切都不幹了，住在家裏賦閒。他的鬍子不知不覺留長起來了。

其實亞歷奢伊真是一個雄偉的少年；若是他的堂堂的身軀不宜穿陸軍服，不配騎在馬上，那真冤枉而可憐了！他第一次出去打獵，迷了道路，姑娘們看見了，都釘着眼望他。雖然他很少注意她們，然而已好像着了魔術似的，開始同她們交談起來了。他帶着一個刻着半身像的指環，姑娘們覺得很好看，都拉着他的

手瞧。時間過得很快，他別了她們，尋着路回家去了。

讀者如沒經過鄉村生活，一定不知道鄉間姑娘的美妙。她們活在新鮮的空氣裏，勞動疲困了，坐在果樹下一歇，清風徐來，那種安適的感覺不可言說！這是多麼心曠神怡的生活呵！

亞歷奢伊出獵這回事傳遍了鄰近村坊。各人當作特別新聞，覺得非常新鮮有趣；至於姑娘們想他，想得發狂了。

却說模羅姆士基有個女兒，名叫麗珊，年方一十七歲，臉貌微黑，眼睛靈活，却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孩子。她沒有看見過亞歷奢伊的品貌，聽見鄰人談論他出獵的新聞，心裏非常欽慕他。自恨沒有機會可以會一會他。她有愛胡鬧的性情，同她的父親一樣；但是很得慈父的歡心。她正在失望的時候，父親請了一個老姑娘來陪伴他，密司沙克，年四十歲，很喜歡修飾，她的白眉毛天天把墨染黑了，假充青年姑娘，她後來因抑鬱而死於俄羅斯。

納斯喬是服侍麗珊的女僕。她年紀很老，但還風騷如姑娘時一樣。麗珊很愛他，自己的祕密都對她宣布了，便同她共同劃籌計謀。簡單一句話說：納斯喬是柏黎路清村中極重要的人物。

「姑娘，請你允許我今天去作客。」一天納斯喬穿好了姑娘式的衣服說。

「好好！但是你到那裏去呢？」麗珊問。

「到屠級羅哦村柏劣士托夫家去。今天是柏瓦羅家的底命名日；昨天她親自來請我去吃午飯，所以今天不得不去走走。」

「你看！主子門正在鬥氣，僕人們倒互相請起客來了……」

「我們僕人們往來，與主子們何干？而且我是服侍你的，並不是服侍你爸爸的。你自己還不肯罵那亞歷奢伊呢！倒干涉起我來了！」納斯喬微笑着說。

「好利害的嘴！就讓你去吧！但是，納斯喬……你看見過了亞歷奢伊，却要好好告訴我：他是個怎麼樣的人品如何？」

納斯喬應諾着去了。麗珊在家裏「望眼欲穿」的等着，心中焦燥，不可言說。好容易過了一天，晚上納斯喬回來了，「唔，麗珊姑娘！」她剛走進屋裏，就對麗珊說：「我見過亞歷奢伊來了！我該多歡喜！我們整天在一處哩！」

「怎麼着？你說！按着次序說！」

「請你聽着！我們都去了我，阿尼西，耶葛羅夫納……」

「不必數了！我知道了。唔，以後怎樣呢？」

「請你聽着！我按層次慢慢說來。我們到了那裏，屋裏擠滿了各處的來賓，大半是闊勒濱城的，渣哈里

耶夫城的……」

「唔，亞歷奢伊怎樣呢？」

「請等一等，別着急！那不是我們就席了，阿尼西坐在首座……這麼就吃起來了……」

「喂，納斯喬你怎麼這們多費話……」

「姑娘，你怎麼就不耐煩起來了……我們的午飯足足三個鐘頭才吃完……午餐豐美極了，紅的，藍的，各樣細點我們簡直吃不完……飯後，我們起身到花園裏去玩，在那裏少主人出來了！」

「喂，怎麼樣？他長得很漂亮，真的嗎？」

「怪漂亮的！簡直可以算得一個美人！身段整齊，雙頰暈紅……」

「真的？我想他的臉一定很白淨！怎麼樣？他對你表示了些什麼？煩惱？沉思？他望了一下你沒有？」

「你說什麼？我自生以來，從沒看見過這麼一個輕狂少年！他想要同我們捉迷藏哩！」

「同你們捉迷藏不能吧！」

「誰說不能！他還想出一個新鮮玩法哩：捉住誰，就親個嘴！」

「隨便你，納斯喬，你胡扯……」

「真的，我并不是胡扯——他同我們整整玩了一天；天黑了，我才離別了他，真有點捨不得……」

「傳說他不愛釘着眼睛望人，真的嗎？」

「他望不望別人，我不知道；但是我釘了好幾眼。過失說：『惡少你別欺負誰！……』」

「這很奇怪！但是他家裏說他怎樣？」

「他們說少主人很好，心地慈善，性情柔和。但是太愛跟女孩了。是的，以我看來，這不算什麼，可以漸漸放尊重的。」

麗珊嘆了一口氣，說道：「我很願意看看他！可惜……」

「那有什麼難的？屠級羅俄村離我們這兒不遠——通共不過六里地。你可以徒步或騎馬到那裏逛，就一定得瞧見的了；他每天清早，必帶槍到林裏打獵。」

「不行，這個方法不好；他倒以為是我去跟他的了。而且我們的父親正在鬥氣，我簡直不能夠結識他了！……哈哈，納斯喬好一條妙計！我想起了我假扮一個農家姑娘，如何？」

「好極了！你穿上厚的襯衣，外套，大着膽子走去屠級羅俄村去，我敢保險：他一定很注意你。」

「但是，在這裏我也很會說光面話！不過，納斯喬親愛的納斯喬，這條計真不錯！」說着睡覺去了。夢裏夢着果然看見了亞歷奢伊，但面貌却看不清楚，心中意外的快樂不可言說。

到第二天，她實行自己的妙計了。打發人到市場去買粗布，棉花，銅鈕扣，親自幫助納斯喬裁襯衣，外套。

忙了一天，一直到夜晚，才都預備妥當了。

麗珊穿上新衣，在穿衣鏡照了一照，真個像一個農女，竟連自己也認不出來了。她重覆演了一遍自己的動作：走路的時候，總是低着頭；嘴裏說的是農家婦女的土話；笑時就用衣袖掩住嘴。這些動作活像一個農家姑娘，納斯喬很讚美她。但是有一件難住了她：赤着脚在院子裏試走了一趟，泥土刺着他柔嫩的脚，沙子磨的使她難受極了。納斯喬想了一個法子，比着麗珊的脚，量了尺碼，跑去牧人羅特姆那裏，定做一雙草鞋。

到次日，天還沒亮，麗珊已醒了。全家還正酣睡，納斯喬已在門外等着牧人了。角號吹了一聲，村間的牛羣滿了紳士院落旁邊。牧人羅特姆走到納斯喬面前，遞給她一雙小巧精緻的草鞋，得了半盧布的報酬。麗珊輕輕的扮成一個農女，出了後門，穿過花園，便跑去田野間去了。

晨曦由東方漸漸的射出來了，一行行的朝霞正等候太陽出山，好像羣臣候着朝皇帝一般。清明的大空，早晨的新鮮，小鳥的歌聲，和朝露晨風充滿了麗珊的少年的快樂的心胸。她兀自提心吊膽的怕遇見什麼熟人。她想不用走路，生翅飛去就好了。走進了父親領地邊境的樹林，她的脚步放慢了一些。這裏就是等候亞歷奢伊的地點了。她的心鹿撞起來，自己也不知爲什麼。但是她的臉色反特別漂亮了。她走進了樹林叢密處，樹枝嘩呀的聲音歡迎這位女郎。她快樂的妄想起來：「一個十七歲的女郎清晨大早獨自站在樹

林中，到底幹什麼？」一面想，一面走，大路兩旁盡是台抱不交的樹木……忽然一隻美麗的小獵狗向她叫起來，麗珊嚇了一大跳，害怕得喊起來。就在那時發出一聲：「什波喀（狗名）別叫！住嘴！來這裏……」一個少年獵人從灌林下現出來——「不要害怕，他對麗珊說：『我的狗是不咬人的。』——「是，我不怕，老爺。」她假裝半羞半怕的說：「我見牠這樣凶惡，以爲牠要來咬我。」亞歷奢伊（讀者已知道是他了）留戀的注視着這位農家姑娘——「如果你害怕，我可以伴送你回去。」他對麗珊說：「你許我走近你的身旁嗎？」——「誰有權力攔阻你！」麗珊回答：「道路是公共的，隨便你。」——「你從那里來的？」——「從柏黎路清村。我是鐵匠瓦西亞的女兒。」但是你就是屠級羅俄村的少爺嗎？是不是？」——「是的，」亞歷奢伊回答：「我是我們少爺的近侍。」他願意他們的階級平等。但是麗珊望着他微笑：「你又來撒謊了！」她說：「我看你自己就是少爺，瞞不過我這蠢東西呵！」——「爲什麼你就看出我是少爺呢？」——「照全體看來……」——「怎麼樣？」——「難道主僕我都區別不出來？僕人的服裝不是這個式樣兒；並且你的話不同我們的一樣。你還叫你的狗不要咬我哩！」麗珊越談，越喜歡亞歷奢伊——亞歷奢伊素來同鄉裏姑娘往來，是不講究什麼禮節的；他很願意抱一抱麗珊。但她跑離開了。她這麼一來，亞歷奢伊倒怔住了，只管對着她微笑；他將來的願望也被麗珊這樣嚴冷的態度禁絕了。「你若願意同我做朋友呢，」她鄭重的說：「那就請你不要忘了我這蠢東西！」——「誰教你這樣聰明的？」亞歷奢伊笑着說：「不是納斯

喬教你的嗎？我的朋友！還是你主人的姑娘教你的呢？這教授法真高明呵！麗珊覺得自己露了破綻，便登時修正過來。「你想什麼？」她說：「難道我從來沒有到過貴族之們嗎？我想，一切都聽見過，而且看見過了！」——但是——」她接着說：「我同你談着話兒，可要把我拾菌子的工夫就誤了。老爺！請你走那條路，我要往這兒去了，再會……」麗珊想走開，但亞歷奢伊忙上前握她的手。「你叫什麼名字，我的心肝！——」
「阿苦李納！」麗珊回答着，想掙脫自己的手。「請放開手，老爺！我回家的時候到了。」——「唔，我的朋友！阿苦李納！我一定去拜訪你的父親瓦西亞鐵匠……」——「你說什麼到我家裏去？」麗珊活潑的說：「看上帝的面子，請你不要來吧！如果我父親知道我在林裏同老爺秘密談話，那我的禍災臨頭了。他一定要打死我。」——「但是我很想同你再相會，怎麼辦呢？」——「唔，不論什麼時候我還要來這裏採菌子哩！」——「什麼時候你說？」——「就在明天吧。」——「親愛的阿苦李納，我很想親你一個嘴，但是又不敢冒昧……那麼明天這個時候，你一定要來這裏當真的。」——「是一定！」——「你不騙我嗎？」——「決不騙你。」——「請起個誓，好不好？」——「唔，明天星期五，我一定來！」

兩位少年分別了。麗珊走出樹林，穿過田野，偷入了花園，便連忙跑進納斯喬等候着她的屋裏。一面更換衣服，一面回答那不能忍耐的女僕的問話。收拾好了，便到客廳去吃早飯，桌上已蒙上桌布，早飯預備好了。密司沙克遜打扮得妖精似的，腰纏得像酒杯一般細。父親稱贊她早晨的遊逛，對她說道：「你清早醒來

的時候，沒有什麼不舒服吧？」說着，從英國雜誌裏引了好些長壽的例。研究出來：人們若是長壽百歲，一定不要喝酒；不論冬夏，黎明就要起來。麗珊不聽他，只顧溫習早晨會面的情景和自己同少年獵人所說的話。但是她想到明天的誓約，心裏覺得很不安：不去踐自己的約吧，又恐怕亞歷奢伊在林裏白等着她；他等着，一定要來村裏訪問鐵匠的女兒，那時豈不弄糟了？想去會他吧，又恐遇着熟人，露了破綻。這兩面的思想使她又苦惱又驚恐。反覆想來，仍舊決定明早再去杰李納叢林去。

却說亞歷奢伊別了阿苦李納，快活的了不得！到家後，整天想着那位新相識，竟在夢中，也夢見那臉色微黑的美人兒。第二天早晨，東西方剛纔發白，他已經穿好衣服了，鎗的彈藥也不配齊，連忙背了槍，帶着自已的忠誠的什波喀，出發去了。約莫過了半點鐘，他到了約定的地點。但只聽見樹上小鳥的吱啾聲，和朦朧的樹林，農女還不見來呢。他不耐煩的等了幾分鐘，忽然聽見輕輕的脚步聲。不一會，從林中枝葉的空間看見農女的外套，阿苦李納真個跚跚的走來了。她臉上帶着一些失意和不安的神情，雖然遼遠就微笑着來；但亞歷奢伊一見她的臉，就察覺了，很想探問她的原因。麗珊承認自己的行爲太輕狂。她愛亞歷奢伊的心很熱烈，本想再多同他會幾次面，但有種不可抵抗的勢力禁止她，覺得這次的會面是最末一次了，便請他從此以後斷絕友誼。——自然，這些話是用農民的土語說的。麗珊平常的一言一笑本具甚強的感動力，但斷絕友誼這一番話，不但不能感動亞歷奢伊，反被他的雄辯挽回了她的意思。他相信她是清白的，便起誓

不奪她一點快樂，她的話沒有不順從的……起誓之後，亞歷奢伊一聲不響了，靜默了許久，麗珊道：「你的話怎麼不說了？」——但是我們相會，請你不要同着別人一塊來！亞歷奢伊要對她起誓，但她微笑着阻止了。「我們下次的相會在什麼時候呢？明天好不好？」亞歷奢伊問她。——「好好，只你約定就夠了！我不須起誓了！」他們倆在林中一面逛，一面談，一直到麗珊說：「回家的時候到了！」才分手走開了。但是亞歷奢伊還獨自留在林中。他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一個平常的鄉裏姑娘，才只會了兩次面，就被她迷住了。

如果我去打獵的時候，遇見過他們這一雙情人，那麼，他們相見時的情形，他們的癖性和談話，我一定能夠詳細的記出來。不過這些瑣細的事情，我知道讀者大半是討厭的；所以我現在只簡單的說幾句，讀者諒不見怪吧。他們相會不到兩個月，亞歷奢伊精神恍惚起來，記憶力也薄弱了。麗珊對他雖不大愛說話，但心心相印，無須多說了。他們倆儘管享現在的幸福，毫不顧及將來。

連綿的沉思在他們的腦中常時閃耀。他們各自的心中沒有一時不懸念着這個明顯的原因：就是亞歷奢伊戀愛不幸的阿苦李納的時候，就想起了農女和自己的身分差得太遠。至於麗珊呢，她最討厭的是：他們的父親還存在着，不敢希望他們互相和解。但是突然發生了一樁意外之事，把他們的關係都改變了。

一個清爽的寒冷的早晨，柏劣士托夫騎馬出遊。

這天天氣很好，模羅姆士基也動了出遊之興，吩咐套好自己的短尾馬，急馳出去；沿着自己的領地跑。

到林中。他看見自己的鄰人，高傲的騎在馬上，穿件狐皮裏的皮套。等着兔子，但是小孩的叫嚷把兔子嚇進叢林裏去了。——如果模羅姆士基有先見之明，能夠知道要遇着柏劣士托夫，那麼，他一定往別處去了。但是他完全意外的撞見了柏劣士托夫，這實在沒有法子。他是受了教育的歐洲人，雖然自己同鄰人合不來，但已面對面的撞着，非常難以爲情，只得走到自己的仇敵面前，胡亂的行了一禮。柏劣士托夫也回了一鞠躬，好像鎖着的熊順指揮者的命令向看客們施禮一樣。正在這時候，一隻兔子從林中跳出來，跑到田間去了，柏劣士托夫同馬夫大喊起來，唆起獵狗以全速力去追趕。模羅姆士基騎的馬從沒經過打獵，這一驚，駝起主人狂奔去了。模羅姆士基自誇騎術高明，不怕坐馬狂奔；但這一次竟成例外。那匹馬把他從鞍上摔了下來，自己奔到山谷裏去了。模羅姆士基滑在冰地上，騎着大咒自己的短尾馬。柏劣士托夫當時見仇敵的坐馬狂奔了去，料想乘者一定要摔下馬來。這時他的仇視的心腸忽然消滅了，連忙勒馬跟着跑去，把鄰人救起來，問他受了傷沒有。叫馬夫另牽一匹空馬來，扶他上了鞍，招待他到自己家裏吃早飯。模羅姆士基感謝了，并轡轉回家裏。這次出獵，不但帶回弱的兔子，而且帶回受傷的仇敵，幾乎等於俘虜。

兩位鄰人吃了早飯，便親密的交談起來。柏劣士托夫見他的鄰人受傷很重，不能騎馬回家，便派人送他回去。到第二天，柏劣士托夫照友誼去回拜他的鄰人，并留在那裏吃午飯。於是這兩位鄰人的宿怨深仇，都因短尾馬的驚奔，一齊消滅了。

麗珊迎出來，看見父親這般情形，驚奇的問道：「爸爸，這是怎麼一回事？你的腳爲什麼跛了？你的馬呢？」——「我的孩子，難道這個你都猜想不到嗎？」便把早晨遭逢的事全告訴了她。但麗珊不相信。她父親不等她開口，便說：第二天柏劣士托夫父子要來吃午飯。「你說什麼？」麗珊說着，她的臉上青白起來了。——「柏劣士托夫父子明天要到我們這裏吃午飯。」——「不好，爸爸，這於你有什么利益？你怎麼了？難道發了神經病嗎？」——「你怎麼？你害羞嗎？你討厭他們嗎？夠了，不要發呆了！」——「不是的，我並不是爲什麼，不過我就是不願意見柏劣士托夫父子兩個。」父親不同她再辯了。因爲他知道她反對是無效的，搭起着走去休息去了。

麗珊走進自己房裏，把納斯喬叫來，同她商量辦法。明天的會晤，兩人討論了許久。如果亞歷奢伊知道了自己就是模羅姆士基的女兒，是個受過教育的姑娘，他當感想些什麼呢？他對於她的品行和態度又將怎樣呢？在另一方面，麗珊很想試驗亞歷奢伊對於自己的感情如何。但是她們倆都意料將來一定可獲幸福。這是無可疑惑的。

次日早飯後，模羅姆士基問自己的女兒：她是否打算藏起來，不見柏劣士托夫。「爸爸，」麗珊回答：「如果這是有利於你的，我一定招待他們；不過在他們面前，我無話可說，無事可做，又何必要我會他們？若是我招待他們不好，你又要罵我冷落他們了。」——「不要再惡作劇了。」父親笑着說：「唔，好吧，好吧！隨便。」

你，你愛怎麼就怎麼吧，我的黑眼的惡作劇的小姑娘！一說罷，親了麗珊一下額，她便去預備去了。

正打兩點鐘時，一輛自用馬車，駕着六匹馬，走進了院子，轉到濃綠的草場邊停住了。模羅姆士基家裏的兩個穿制服的僕人扶着老柏劣士托夫走上台階，他的兒子騎馬跟在背後，一起走進膳廳。酒席已擺好了。模羅姆士基招待自己的鄰人慇懃的了不得。午飯前，他帶他們去參觀自己的花園和野獸院。園中的花徑掃除得乾乾淨淨，上面鋪着一層砂子。老柏劣士托夫見了他心裏很可惜這種徒事奢華的工作。但鄰人很恭敬的待他，也沒有說什麼。至於他的兒子呢，節儉的地主的不滿意和自愛的慕英吉利者的狂喜，他大概不管；只不耐煩的等着主人的女公子出來。她的聲名已經聽過多少回了，雖然我們知道他已經有一位情人，但是少年的美人無論如何很動他的心。

遊完了，三人轉回客廳坐下。兩個老頭想起從前自己服務時代的逸事，談些閑話；亞歷奢伊沉思不語，肚裏打算着麗珊出來了，自己應該怎樣舉動。思索了許久，決定對於她的態度不可太親熱，便準備起來了。門開了，他冷淡的回過頭去，看見一位姑娘進來，年紀雖老，却風騷動人。可惜走來的不是麗珊，却是密司沙克遜，打得厚的粉，却掩不了面上的疤痕；眼睛垂視；對來賓微微鞠了一躬。亞歷奢伊的活潑勇敢的動作，可惜白費了。他還沒有準備好的時候，門又開了；這次麗珊真個走了進來。各人都站了起來；父親向來賓一一介紹，但突然臉上表現漠然的神情……麗珊，他的微黑的麗珊，臉上一塊青一塊白，一直白到耳根。她的眉

毛比沙克遜的還要黑些；她的裝束完全是英國式的，好像個英國的太太。她母親的鑽石還沒有當去，全帶在手上，頸上和耳上。亞歷奢伊竟認不出來：這位滑稽的全身閃爍的小姐，就是自己的阿苦李納。他父親走到麗珊面前，親了她的手一下，他也憤恨的跟着他。他觸她的雪白的 fingers 覺得他們戰慄起來了。他看見麗珊的纖細的脚，穿看緞的高底皮鞋，覺得玲瓏動人。上身的裝束，雖然不中意，但只有這一雙脚，已足以掩蓋了。至於她臉上打了鉛粉，擦了胭脂沒有，他沒有看不出來。模羅姆士基想起了自己的約言，臉上竭力不表現驚異之色。但他女兒的戲謔是很滑稽，所以他竟把持不住了。不過對着這裝腔作勢的英國式的太太還沒有笑出來。麗珊覺得有點生氣，臉上緋紅起來，把人工的粉白掩蓋去了。她帶着怒容，瞅釘着那青年滑稽家，但是他說些閒話打岔，假裝不注意她的樣子。

坐下吃飯。亞歷奢伊的舉動仍是豪放而沉靜。麗珊嬌聲作態，懶聲的滿口法國語。父親時刻瞅着她，不明白她的用意；但是覺得她所說的非常滑稽有趣。柏劣士托夫一點不客氣，好像在家裏似的，吃，喝，笑，都任意自由。於是他們的談話和哈哈笑漸漸的親密起來了。

飯後，客走了，模羅姆士基笑着問麗珊道：「你爲什麼嘲笑他們？——你知道什麼？白粉實在宜於你的臉色；但是我，如是我，我要打粉；自然，粉不要太厚，輕輕一層夠了。」麗珊見自己的計謀成功，狂喜起來。她應諾着聽從父親的勸告，便跑去安慰發怒的沙克遜。沙克遜究竟打開自己的房門聽她請求原諒的話。微黑

的臉色在生客的宴會中，麗珊是覺得很羞恥的……她不敢問……她相信親愛的密司沙克遜要問她一切情形……密司沙克遜相信麗珊不取笑她的心安了，親了麗珊一下嘴，送了一盒英國上等白粉給麗珊，麗珊無言的接受了，表示十分的謝意。

讀者當然可以猜到，第二天早晨，麗珊又去林中會她的好朋友去了。「你昨天在我們老爺家裏宴會來，是不是？」麗珊對亞歷奢伊說：「我們小姐對你表示了些什麼？」——「我不知道，我沒有注意她。」亞歷奢伊淡淡的回答。——「多可憐呵！但是爲什麼你不注意她？」麗珊問亞歷奢伊：「我要問你……他們說……當真的……」——「他們說什麼？」……「他們說我好像我們小姐，當真的嗎？」——「這種小事誰去管牠！」——「你在她面前說了些什麼？這樣的美人兒，你還說她不好，那真冤枉她了！我那差比得上她！你一定很愛她吧？」亞歷奢伊對她起誓，說麗珊比她好得萬倍；又說許多那小姐可笑的相貌舉動來安慰她。麗珊聽了，心中大笑起來。「但是，」她嘆了一口氣說：「我們小姐的相貌舉動，雖然很可笑，不過我是目不識丁的人，真羨慕她的博學呵！……」——「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亞歷奢伊說：「如果你願意讀書，我立刻好好兒教你，如何？」——「當真的嗎？」麗珊說：「我很願意嘗試一下哩！」——「誰誰你來親愛的，請饒恕我，現在我們就開始吧！」他們倆坐下。亞歷奢伊從袋裏取出一支鉛筆和一本日記簿，教他的情人讀書起來。阿苦李納學習字母非常快，只教一遍，她就記得了。亞歷奢伊見她如此聰明，大吃一驚。

第二天早晨，她想練習寫字；起初那支鉛筆不聽他使用，但是練習了幾分鐘，她不但會寫，而且寫得很整齊了。「這多奇怪！」亞歷奢伊說：「我們剛學了兩天，成績居然斐然可觀了！」第三天，阿苦李納已完全了解綴字了。亞歷奢伊見她學得這麼快，又是狂喜，又是吃驚。過了一星期，他們居然通起信來了。郵政局就是橡樹的空洞。亞歷奢伊把自己寫好的大字的書信，丟到洞裏去，於是在那裏即時得着普通信紙的回信。字筆雖然惡劣，但很可愛。亞歷奢伊的學問本來很好，所以阿苦李納的智識因之啓發了不少。不上一個月光景，阿苦李納的文字做得很通暢了，就像受了中等教育的女子一般。

却說模羅姆士基和柏劣士托夫兩個自從言歸於好之後，時常往來宴會，日益廝熟。他兩間的感情，漸漸的濃厚起來；不久，竟變爲刎頸之交了。模羅姆士基常想柏劣士托夫死後，他的產業當然是亞歷奢伊繼承；於是亞歷奢伊立刻就變爲縣裏首富的地主了。那麼，他一定很願意娶麗珊的。至於柏劣士托夫呢，年紀已老，雖然他常說他的鄰人有點狂妄，但是這個他一定不反對的。而且模羅姆士基是柏羅伯爵的近親，伯爵也極能替亞歷奢伊爲力的。在柏劣士托夫方面呢，他是這麼想：模羅姆士基大概很願意把自己女兒嫁給亞歷奢伊，在適當的時機。起初他們兩個老頭不過是各人心裏想着各自的事情，後來竟互相談論起來了。各人說出自己心思，都非常歡喜；并且互相允許把這件事有秩序的辦去。但是模羅姆士基有一件困難橫阻在前面，就是很不容易勸告自己的麗珊快點與亞歷奢伊結識。因爲她自從那可紀念的午餐之後，

再沒有會見過亞歷奢伊，以爲他們互相都不歡喜；至少亞歷奢伊一定不肯再來柏黎路清村來了。並且每當模羅姆士基去拜訪自己的鄰人時，他的女兒總是躲進自己房裏，不肯同去。於是他想，若是要麗珊戀愛，亞歷奢伊先要請他常來家裏玩；那麼他們的愛情無有不曾發生的。這是事理的次序！——時間要先約定，他們倆會面纔容易些。

柏劣士托夫心裏籌劃兒子的婚事很焦急；最困難的，就是恐怕亞歷奢伊不愛麗珊。就在當天夜晚，他叫自己的兒子來書室裏，吸着煙，靜默了一會，說：「你現打算幹什麼事？亞歷奢伊！你想不到軍界去服務了嗎？」——「不想去了，爸爸！」亞歷奢伊回答：「我見你心裏不願意我去騎兵隊服務；所以我現在決不想去軍界謀生活了。」——「好！我的孩子！我看，你真是個孝順的孩子！我聽了你的話，心裏覺得很安慰！我不願意強迫你的意志，我不強迫你去……卽刻……我可以替你在文官裏面找個好差事幹……但是現在我想先替你討個媳婦，好不好？」

「討誰呢？爸爸！」亞歷奢伊吃驚的問。

「討麗珊作媳婦如何？」柏劣士托夫回答：「新婦那天在模羅姆士基先生家裏午宴，你是看見過的，我看還不錯……」

「爸爸，現在我還不想結婚哩！」

「你不想結婚？那麼我替你想，並且改變你的思想！」

「隨便你，不過麗珊我是一點不樂意的。」

「快樂在將來哩！『忍耐是快樂之母』……」

「我不覺得我能造她的幸福。」

「你怎麼這樣固執？這樣就算你尊重父母的意志嗎？好一個孝順的兒好好！」

「討媳婦是我的終身大事；我不願意娶麗珊，不願意結婚！」

「你不要妻，我不責罰你，這是你的意志。但是我的產業，我全把牠浪費完了，不留下一文給你。現在限

你三天答覆我；過期你不贊成，那你就莫怪我這爲父的……」

亞歷查伊見父親生了氣，把自己放在腦後去了；在他面前，那是很難辯勝的。於是他走進自己房裏。父親的威權，麗珊的容貌，阿苦李納的將來，父親公然說要他變成貧民，這種種愁苦的思想都陸續的在他腦海裏起覆了。最後他想起第一次在林中會見阿苦李納的時候，她是多麼戀愛他！難道我不能娶農女爲妻，刻苦的過活嗎？他越想越有理，很想把心中的謀劃告訴阿苦李納。但天雨連綿，不能去林中相會。於是用明瞭的書法，寫了一封憤激的信給阿苦李納，告訴父親要威迫他們了。即刻打發一個心腹的僕人帶信去投

到郵局去——橡樹的空洞。

次日清早，亞歷奢伊走到模羅姆士基家裏，爲的是問他們公然的說明自己的意志。他希望鼓勵起模羅姆士基的大度勸他打消前議。「模羅姆士基先生在家嗎？」他牽着自己的馬走到台階前，問僕人說：「沒有在家。」僕人回答：「主人清早就出去了。」——「倒霉！倒霉！亞歷奢伊想：「麗珊小姐在家嗎？」——「在家。」他連忙把韁繩遞給僕人，不等通報，就走進去了。

他走到客廳，想：「所有的事情將要決定了！我親自對她解釋一切。」他走進去了……知覺麻痺了……麗珊嗎？……不是……阿苦李納嗎？……倒有點像……呀！可愛的微黑的阿苦李納，穿件白色早外衣，坐在窗前讀他的信！真想不到麗珊就是親愛的阿苦李納……麗珊正忙於看信，沒有聽見他走進來。亞歷奢伊狂喜的，了不得，快樂的大叫她一聲。麗珊嚇了一大跳，抬頭看見是亞歷奢伊，忙起身想跑進去；但是亞歷奢伊狂奔上前拉住她。「阿苦李納！阿苦李納！親愛的阿苦李納……」麗珊想竭力掙脫他……「別動我！別動我！放尊重些……你瘋了嗎？」麗珊重覆說——「阿苦李納！我的好友阿苦李納！」他也重覆說，親她的手。密司沙克遜就是這回事的見證人，却不知道她當時的感想如何。正在這時候，門開了，模羅姆士基走了進來。

「啞！我們的事情大概已完全了結了！」模羅姆士基說。

我這篇小說就此結局。請讀者饒恕我不再往下寫了！

(趙誠之譯)

風 雪

幾匹馬在雪堆上急跑，
蹄開深厚的白雪……

忽然在一旁邊

閃出一座孤獨的神廟。

……

倏地周圍起了風暴；

雪片紛紛地飛下；

一隻黑色的烏鴉，鼓着兩翼，

盤旋在雪橇上面；

豫言的呻吟宣示了悲哀！

幾匹馬性急地

敏感地望在黑暗的遠方，

豎起鬃毛……

——茹黎夫斯基

在我們還能記憶的那個時代，一八一一年底末端，有一個善良的葛甫黎拉·葛甫黎洛未契·D X
X，住在自己底村莊涅納拉道夫裏。他以愛客和親切在整個的地方上出了名，鄰人們時常地到他那裏去

吃，喝，同他底太太普拉斯叩夫雅·彼得洛夫娜玩五個戈貝克。①一底的波士頓，②但有些人——乃是爲了要看看他們底女兒，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她是一個端莊的，蒼白的十七歲的少女。她被認爲一個富有的未婚妻，許多人都爲自己或者爲兒子盤算着她。

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是薰陶於一些法蘭西的小說中，自然，着迷了。一個對象，被她選上了，是一個貧窮的軍隊的旗手，正當休假，住在自己底村莊裏。誰都明白的，年青的人都燃燒着同樣的熱情，不過她底親愛的父母，察覺他們底雙方的傾向，便禁止女兒想到他，而他們接待他也就壞起來，簡直不如對一個退職的議員。

我們底情人們就寫信了，每天祕密地在松林裏或者一座古老的小禮拜堂旁邊相會。他們在那裏彼此發了永久的愛情上的誓言，他們悲歎着命運和製造了各種的想像。在這樣的情形下，寫着和談着他們（這是很自然的）達到了下面的決議：如果我們一個缺少了一個就不能呼吸，而殘酷的父月底意志又妨礙我們底幸福，那麼我們便不能離開它。③行事嗎？自然，這種完美的意思先產生在那個年青人底頭腦裏，

①「戈貝克」俄國馬銅幣名稱，每戈貝克約等中國錢一分。——譯者。

②一種骨牌遊戲。——譯者。

③指上句的父月底「意志」。——譯者。

同時它也特別地適合了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底羅曼蒂克的幻想。

冬天來了，斷絕了他們底會見；但書信往返得却越加活躍。烏拉及米爾·尼古拉未契在每封信裏都懇求她委身於他，祕密地舉行婚禮，藏匿一些時候，然後去跑到父母底膝前，爲父母者當然，最後會被英雄的恆心和情人們底不幸所感動，於是一定對他們說：「孩子們！到我們底懷抱裏來吧！」

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躊躇了許久；很多的逃走的計劃全給拒絕了。最後她同意了：在約定的一天，她不吃晚飯，藉頭痛做遁辭，躲在自己底屋裏她底女僕是同謀者；她們兩個人應該經過後廊，走進花園，在花園後面會找到一輛預備妥的雪橇，坐上它，便向離涅納拉道夫五威爾斯特●的小村沙德林諾出發，一直地走進教堂，烏拉及米爾準是已經在那裏等待她們了。

出奔的日子底前夜，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整夜沒有睡覺；她收拾着，包好了襯衣和長衫，寫了兩封長長的信一封給一個多情善感的姑娘，她底朋友，另一封給自己底父母。她在極令人感動的表示裏同他們告了別，她以痛苦底不能克服的力量饒恕了自己底行爲，在結尾，她認爲當她可以投到她底最親愛的父母底膝前的時候，纔是生活底最大的榮幸的時光。她用漆印封好了兩封信，在那塊印上到着兩顆燃燒着的心，附着端正的簽字，她在快要天亮之前投到牀上，睡了；可是一些可怕的幻想不住地驚醒她。一會她

看見，正當她坐上雪橇，預備去舉行婚禮的一瞬，她底父親攔阻了她，帶着憤怒的迅急把她扯到雪上，擲進了黑暗的，無底的地穴裏……於是她在心中懷着模模糊糊的昏眩急劇地飛下去；一會她看見，烏拉及米爾躺在草上，面色蒼白，混身染着血。他半死的，用銳利的聲音懇求她趕快和他結婚……別的一些醜惡的，無意義的現象一個跟着一個來到她底面前，最後她起來了，比平日更蒼白，並且是真的頭痛了。父親和母親看出她底不安；他們底慈心的掛慮和不斷的發問。「你怎麼了瑪莎？你病了嗎？瑪莎？」撕裂了她底心。她竭力地想安慰他們，要表現出快樂，然而不能。黃昏到了一種意思——說她在自己底家族中間過的日子只有最後的一次了，這壓迫了她底心。她不像活着的了；她祕密地同所有的人，同所有的圍繞着她的事物告了別。開晚飯了；她底心劇烈地跳擊着。她用顫抖的聲音說明她不想吃晚飯，就辭離了父親和母親。他們吻了她，照例也祝了福；她差一點哭出來。走進自己底屋裏，她一頭伏在椅子上，流起眼淚了。女僕勸她要安靜和振起精神。一切預備妥當了。過半點鐘瑪莎就得永遠地拋棄父母的家庭，自己底屋子，靜靜的處女的生活……門外起了風雪；狂風吹着，百葉窗搖震着和敲擊着；一切對於她都顯示威嚇的和悲哀的預兆。很快地在這家裏一切都靜默了，睡熟了。瑪莎圍上披肩，穿上厚暖的家常外套，手裏提了一雙小箱子，走到後廊去。女僕抱着兩個包裹跟在她後面。她們走進了花園。風雪沒有平靜；冷風迎面吹來好像強橫地要阻止

這個年青的女犯。她們掙扎地走到花園底盡頭。雪橇已經在路上等待她們。幾匹馬挨着凍，在那個地方站不穩了；烏拉及米爾底車夫迴轉在車轅前面節制着那幾匹悍馬。他幫助姑娘和她底女僕坐上車，安放了包裹和小箱子，便抓起韁繩，幾匹馬就飛馳去了。

現在把命運底將來和車夫鐵列斯卡底技術留給姑娘這一方面，我們且轉向我們底年青的情人。

烏拉及米爾奔走了整整的一天。在早晨他去到沙德林諾村的牧師那裏，費了大勁和他商量好了；隨後又往鄰居的地主們中間去尋找證婚人。第一個被他找上的人是退職的騎兵隊的小官，四十歲的戴拉文，高興地同意了。這樁偶然的事件，他說使他憶起早先的時代和一些驃騎兵的惡作劇。他請烏拉及米爾留在他那裏吃午飯，並且向他保證，另外的兩個證婚人也不是難的事情。實在，午餐後立刻來了一個測量員，生着鬍鬚和鞋跟着馬刺的斯密特，和地方警長底兒子，一個不久加入輕騎兵的十六歲的少年。他們不僅接受了烏拉及米爾底提議，而且甚至對他立誓準備爲他底生活犧牲。烏拉及米爾帶着狂歡擁抱過他們，便走回家去做預備了。

已經黑天很久了。他派遣了自己底信任的鐵列斯卡趕着自己底三頭馬橇，帶着詳細的機密的命令往涅納拉道夫村去；他吩咐給自己駕上一匹馬拉的小雪橇，也不用車夫，就一個人逕赴沙德林諾村，在那裏等過二點鐘，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也應該來到了。他是熟悉那條道路的，全程只需要二十分鐘。

但烏拉及米爾剛出村邊，將到田野，恰巧就刮起風來，竟變成這樣的風雪，使他什麼都不能看清了。在一瞬間把道路封塞了；附近的地方消失在混暗的和黃澄澄的煙霧裏，通過煙霧，飛翔着白色的雪片；天空和大地銜合了；烏拉及米爾走到田野裏了，想要重新踏上道路，却枉費氣力；那匹馬冒險地前進，屢次地不是衝上雪堆，就是陷進坑裏；雪橇時常地傾覆過去。烏拉及米爾祇努力地不丟掉正確的方向。但他覺得，已經過了半點多鐘，而他可還沒有走到沙德林諾的樹林。又過了大約十分鐘——也還是沒有看見樹林。烏拉及米爾是走進被深邃的峽谷遮斷的曠野了。風雪沒有靜下，天空沒有亮光。馬開始疲乏了，汗珠雨雹似地從他底身上流下，雖然他時常地走在沒腰的雪裏。

後來他發見他所走的方向不對。烏拉及米爾站住了：開始回想，猜量，隨後斷定了他應當往右走。他往右走了。他底馬慢慢地走着。他在道路上已經過了一點多鐘。沙德林諾應該是不遠了。但他走着，走着，田野總沒有個盡頭。全部是雪堆和峽谷；雪橇常常地翻下去，他常常地把它抬上來。時間過去了；烏拉及米爾十分地憂急了。

最後在一邊上有什麼東西顯出黑影。烏拉及米爾變到那里。靠近時，他看見一片樹林。感謝上帝，他想現在可近了。他傍着樹林走去，希望立刻找到熟識的道路或者繞過樹林。沙德林諾村馬上會出現。在他後面了。他很快地尋得了道路，走進被冬日裸露了的樹木底黑暗中了。風不能在這裏狂暴：道路是平坦的；馬

回復了精神，烏拉及米爾也心安了。

但他走了又走，仍舊沒有看見沙德林諾村；樹林也沒有終點。烏拉及米爾驚懼地察覺他是走進一片生疏的樹林了。絕望佔領了他。他鞭打着馬；那可憐的動物迅速地跑了，但不一會便停住，過了一刻鐘才又一步步地走去，不管不幸的烏拉及米爾怎樣越打越緊。

樹木開始漸漸地稀疏了，烏拉及米爾出了樹林；仍舊沒有看見沙德林諾村。應該是將近半夜了。眼淚從他底眼睛裏流出；他冒險地向前走。天氣平靜了，雲散開了；在他底面前躺着一片鋪着白色的波紋的地氈的平原。夜是很清明的。他望見不遠裏有一個由四五所宅院組成的小村莊。烏拉及米爾奔它去了。在頭一座草房旁邊他從雪橇裏跳出來跑到窗戶底下就敲擊了。過了幾分鐘木頭的窗板升起了一個老人伸出自己底灰白色大鬚子。

「幹什麼呀？」

「沙德林諾還遠嗎？」

「是那沙德林諾還有多遠嗎？」

「是的，是的！還遠嗎？」

「不太遠，還有十威爾斯特。」

聽了這樣的回答，烏拉及米爾抓抓自己底頭髮，一點也不動地站着，彷彿一個被宣告將死的人。

「你從那裏來的呢？」老人接着說。烏拉及米爾沒有心思回答這問題。

「老人」他說：「你能夠借給我一匹馬拉到沙德林諾嗎？」

「我們怎麼會有馬？」農人回答。

「那麼即使一個領路人我也不能帶去嗎？我給錢，隨便他要多少。」

「等一等，」老人說，放下窗板：「我來叫出我底兒子；他可以送你。」

烏拉及米爾站在那里等候着。沒有過半分鐘，他又開始敲擊了。窗板升起來，大鬍子出現了。

「幹什麼呀？」

「你底兒子怎麼的了？」

「立刻就出來，他穿靴子呢。莫非你冷嗎？進來暖暖吧。」

「謝謝；請快些打發出你底兒子吧。」

門呀地響了；出來一個有點愚笨相的青年，於是他走在前面，一會指引着，一會搜尋着積滿了雪堆的

道路。

「幾點鐘了？」烏拉及米爾問他。

「已經快要天亮啦。」年青的農夫回答。

烏拉及米爾一句話不說了。

當他們走到沙德林諾，已經是鷄叫之後，大天亮了。教堂關着門。烏拉及米爾拿錢給了嚮導者，就進院裏去找牧師。院裏沒有他底三頭馬橇。怎樣的消息在等待他呀！

但我們再轉向那善良的涅納拉道夫村的地主們，我們看看在他們那裏出了什麼事情。完全沒有事情。

老人們一醒，就走進客廳了，葛甫黎拉·葛甫黎洛未契戴着寢帽，穿着粗布的短襖，普拉斯叩夫雅·彼得洛夫娜穿着加棉的睡衣。薩莫瓦爾端上來了，葛甫黎拉·葛甫黎洛未契吩咐了女僕去探問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她底健康如何和她睡得怎樣。女僕回來，說，姑娘睡得不好，但她此刻輕鬆些了，並且她馬上就到客廳裏來。真的，門開了，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走來向父親和母親問安了。

「你底頭怎樣了，瑪莎？」葛甫黎拉·葛甫黎洛未契問。

「好些了，爸爸。」瑪莎回答。

「你一定，瑪莎，昨天你發燒了。」普拉斯叩夫雅·彼得洛夫娜說。

「或許是吧，媽媽，」瑪莎回答。

白日平安地度過，但到夜間，瑪莎病了。他們派人進城去請醫生。他在傍晚纔到來，正遇病人在昏迷中。劇烈的熱燒發作了，那個可憐的病人在墳墓邊上足足停留了兩個星期。

家裏沒有一個人知道關於出走的情形。她把在前夜所寫的信都燒了；她底使女無論對誰也沒有說什麼，惟恐主人發怒。牧師，退職的小官，生鬍子的測量員和年幼的輕騎兵全是謹慎的，不多嘴的。車夫鐵列斯卡甚至在酩酊時也永遠沒有吐出一句額外的話。在這樣的情態下那件秘密是被半打以上的同謀者封藏住了。但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自己在不斷的嚙語裏，倒說出自己底秘密了。不過她底話同一切是這樣地不相關聯，那位未曾離開她底牀邊的母親，僅僅能夠從那些話裏明白她底女兒是死心地愛上了烏拉及米爾·尼古拉未契，當然，愛情也就是她底病源。她同自己底丈夫，又同幾個鄰人商議了，最後所有的人一致地決定是：顯然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只有這樣的命運，人是不能夠逃出天命的，貧窮不是一樁罪過，並非同財富生活，而是同人生活和這一類的話。當我們從本身找不出方法可以寬恕自己的時候，俗諺在這種場合便產生了非常的效用。

這期間姑娘慢慢地復原了。在葛甫黎拉·葛甫黎洛夫契底家裏有好久不看見烏拉及米爾了。他害怕尋常的接待。他們派人到他那裏通知給他一件意外的幸福：答應了婚事。但這是令涅納拉道夫的地主

們怎樣地吃驚呀，當那回報他們底申請的答覆他們從他祇得到一封半瘋的信的時候！他告訴他們，他底脚永遠不會踏進他們底家裏了，他懇求忘掉不幸的人，爲了這，剩下一死——是唯一的希望。過了幾天他們得知烏拉及米爾到軍隊裏去了。這是在一八一二年。

他們許久不敢把這個告訴大病初愈的瑪莎。她也總不想起烏拉及米爾了。幾個月後，在於鮑洛廷下的戰爭裏盡了忠勇而受重傷的人數內發見了他底名字，瑪莎暈倒了，人們擔心着，她底熱病別又反復吧。然而，感謝上帝，熱病沒有什麼結果。

第二件苦難來折磨她了：葛甫黎拉·葛甫黎洛未契死了，把全部的財產遺給她——繼承人。但遺產不能安慰她；她要誠實地分受可憐的普拉斯叩夫雅；彼得洛夫娜底痛苦，立誓永遠不與她分離。她們兩個人放棄了涅納拉道夫，那悲哀的回憶底地方，移住在×××領地上。

在那裏一些求婚者又包圍了這個可愛的和有錢的姑娘；但她對任何人也沒有給一些微小的希望。母親時常地勸她爲自己選擇一個異性；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則搖搖頭，沉思了。烏拉及米爾已經不生存了；他死在莫斯科，當法蘭西人之進犯底前夕。他底紀念物對於瑪莎成了神聖的東西；至少她保存起凡是可以使他想到他的一切：一些他曾經讀過的書，他底許多的畫片，冊子和他爲她而作的幾首詩。鄰居們

知道了這種種，都驚異她底恆心，並且懷着好奇心等待這個英雄在那處女的行操底悲苦的貞節上最後應得的勝利。

在這時期戰爭是光榮地結束了。我們底聯隊從邊境上開回。人民跑去歡迎他們。音樂奏着凱旋的歌曲：Vive Henri-Quatre ① 威羅李的舞蹈曲和苟兀特底歌曲。軍官們去出征的時候大半是些少年，到回來了，都長成凶糾糾的壯年，佩着十字架。兵士們相互快樂地談着話，在語言裏時常地攪進幾個德國的和法國的字眼。不能忘却的時代呀！光榮和狂歡底時代呀！俄羅斯的心在祖國的名稱跟前是何等激烈地跳躍呀！會見底眼淚是怎樣的甜蜜呀！我們帶着怎樣的同情心將民衆的驕傲底和愛情底情感向國家聯合着呀！對於他是怎樣的時辰呀！

婦女們，俄國婦女們那時候是無比地的。她們底通常的冷淡消失了。她們底歡狂是真正地醉了，當迎接着戰勝者們的時候，她們喊：烏拉！②

同時她們把頭巾擲到空中……

那時的軍官們之中誰不承認他領受了俄國婦女底最好的，最寶貴的報酬！……

① 「亨利第四萬歲。」——譯者。

② 萬歲！——譯者。

當這個燦爛的時代，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同母親住在××省裏，沒有看見兩個都市怎麼慶祝軍隊底凱旋。但在縣市和鄉村裏的一般的歡樂，也許更甚些。軍官出現在這些地方上是爲了他底真正的勝利，和穿着燕尾服不好在他底鄰近找情人。

我們已經說過，不怕她底冷淡，瑪麗亞·葛甫黎洛夫洛仍然照舊地被追求者們包圍住。但所有的人都得退後了，當在她底莊園裏來了一個受傷的驃騎兵大佐布爾敏的時候，摩仿當時的姑娘們底說法，他是在皮帶扣上掛着勳章和具有引人入勝的蒼白。他大約有二十六歲。他請假回到自己底莊地，這莊地恰在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居住的村子底附近。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很高興看他。她底慣常的沈鬱在他底面前居然活潑起來。不能說是她向他獻媚；但詩人若看見她底舉動，會說：

SE AMOR NON E, CHE DUNCHE? ①

實在，布爾敏是一個頗爲可愛的年青的人。他尤其稟有那種叫婦女喜歡的才智；沒有一切的狡術和自自然然地諧謔着的禮儀和注視底才智。他底對於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的舉止是單純而隨便的；可是，即使她沒有說出或者做出什麼，他底靈魂和視線却那樣地追隨着她了。他顯示了柔靜和謙卑的性質，但流言說他某個時候會是可怕的胡調者，這也沒有損害他在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底意見上佔有的

① 倘使這不是愛（的表示），那麼這又能夠是什麼？——譯者。

形勢，她（猶如所有的一般年青的婦女）帶着滿足，恕過那些暴露了性格底大膽和狂熱的輕浮。

然而超過一切的……（超過他底溫柔，超過愉快的談話，超過引人入勝的蒼白，超過細着綁帶的手），年青的驃騎兵底沉默超過一切地挑動了她底好奇心和想像。她不能不承認這個：她是很喜歡他；當然，便是他，靠自己底聰明和經驗，也已經能夠觀察出她是優視了他；但由於怎樣的原因到此刻她還沒有看見他跪在自己底脚前和還沒有聽見他底自白呢？什麼阻礙了他？是那同真誠的愛情不分離的羞怯，傲慢或者狡猾的玩弄女性的男子底媚術嗎？這對於她是一個謎。好好地想了一下，她斷定羞怯是這上面的唯一的原因，於是她用很大的深切注意來試着煽動他，並且按照情境，甚至以柔順應付着他。她準備了最意外的結局，不能忍耐地等待着羅曼蒂克的說明底時間。無論屬於那種性質的祕密，總是擾亂婦女的心。她底作戰得了有望的進步：至少，布爾敏墮入了這樣的沉思，他底一雙烏黑的眼睛冒着這樣的火燄，停止在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身上，那個決定的時辰表明已經近了。鄰人個談論着婚禮，彷彿這事情已經完成了，善良的普拉斯叩夫雅·彼得洛夫娜更快樂了；她底女兒終於給自己找到一個十全十美的丈夫。

一次，老太太一個人坐在客廳裏，擺着「問題界」——正在這時候布爾敏走進屋來，他立刻問到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

● 以骨牌擺成陣式，再用一定的方法檢開，以下吉凶福禍，也可說是一種算卦法。——譯者。

「她在花園裏，」老太太回答：「您去找她吧，我在這裏候着您們。」

布爾敏走了，老太太畫了十字，心想：「或許事情今天會有個結果嘍！」

布爾敏在水池邊上的柳樹底下尋到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她在手裏拿着一本書，穿着一件白色的長衫，成了小說底道地的女英雄。在一些最初的問題之後，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故意地斷了應該接下去的談話，使相互的騷亂增強到這樣的狀態，祇有憑意思外的和決心的自白，纔能從這裏解放出來。就是這樣地來了：布爾敏感覺到自己底形勢之急迫，他申述了，說他打早便在尋找一個向她公開自己底心的機會，並且要求她細心地聽他。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合上書，埋下眼睛，表示同意了。

「我愛您，」布爾敏說：「我深切地愛您……（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暈紅了，把頭傾斜得更低些。）

我舉動得很不謹慎，我完全獻身於愛嬌的習慣——每大地看見和聽見你的習慣中了……（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記起 ST. — PREUX 底第一封信。）現在自己抵抗我底命運已經遲了；關於您的回憶，您的美麗，無可倫比的姿態今後將成爲我底生活底苦痛或慰藉；但還有一個艱重的責任留給我去執行，向你揭發一樁可怕的祕密和在我們中間放置一道難以侵犯的障礙……」

「它——永遠地存在着，」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簡捷斷了：「我無論何時，不能做您底妻……」

「我知道，」他輕輕地回答她：「我知道，有個時期您愛過；但死和悲傷底三年……：善良的，親愛的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啊！不要竭力地剝奪我底最後的安慰吧！料想您或者願意造成我底幸福如果……」

「請靜着吧，看上帝底面上，請靜着吧。您割碎我了。」

「是的，我知道，我感覺，您也許會是我底，但——我是一個最不幸的造物……我結婚了！」

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驚訝地看了他一眼。

「我結婚了，」布爾敏繼續着：「我結婚已經四年了，而且我不知道——誰是我底妻，她在哪哩，以及什麼時候能否同她再相見哩！」

「您說什麼？」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喊：「這是多麼奇怪呀！您講一講；我隨後告訴……：但您講，靜一點好吧！」

「在一八一二前底初頭，」布爾敏說：「我趕往衛立納去，那里駐着我們底聯隊。一次，走到一處驛站，是很遲的晚間了，我吩咐快快地套馬，但突然起了可怕的風雪，站長和車夫們勸我等一下。我聽了他們，然而一種難解釋的不安佔領着我；似乎，有人催促着我。這時候風雪還沒有靜止；我不能忍耐了，命令重新套上馬，就在大風雪中走了。車夫想出花樣沿着河走，這樣我們可以縮短三威爾斯特的道路。河岸被封埋了；車夫趕過了那個我們該由那裏走上正路的地點，因此，我們跑進莫明奇妙的方向了。暴風雪沒有平靜；爲

望見了一點火光，命令朝那里走，我們到了一處村莊；在木建的教堂裏有燈火。教堂開着門，柵牆後面停有幾輛雪橇；人們在門口行走着。「這裏來！這裏來！」幾個聲音喊。我吩咐車夫趕過去。「請問，您在哪裏耽擱着啦？」一個人對我說：「新婦昏眩了；牧師不知道怎麼辦纔好；我們都想要回去了。快點進來吧。」我一聲不響地跳出雪橇，進了微弱地燃着兩三支臘燭的教堂。姑娘坐在教堂底黑暗的牆角裏的椅子上；另一個女子梳着她的「劉海」。「感謝上帝，」那個女子說：「您究竟來了。您差一點兒把姑娘害死喇。」年老的牧師走到我底面前，問：「您命令開始嗎？」「開始吧，開始吧，神父，」我心不在意地回答。他們扶起姑娘。我覺得她倒也不壞……不可理解的，不可饒恕的輕薄……我靠近她立在案前；牧師着急了；三個男子和一個女僕攙着新婦，大家祇爲她匆忙。給我們舉行婚禮了。「接吻，」告訴我們。我底妻向我轉過底自己底蒼白的臉。我正要吻她……她叫了「啊，不是他！不是他！」於是她無知覺地跌倒了。證婚人們用受驚的眼睛注視着我。我轉回身，毫無阻礙地走出教堂，鑽進車蓬，喊了一聲：「走！」

「我底上帝！」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喊：「您不知道您底可憐的妻怎麼樣了嗎？」

「我不知道，」布爾敏回答：「我不知道我在那裏行了婚禮的那處村莊叫什麼名稱；我不記得從那一個驛站走去的了。在那時候我很少想到我底有罪的惡作劇上的嚴重性，一離開教堂，我就睡了，第二天

早晨醒來，已經是在第三個驛站了。那時候跟隨我的僕人，在行軍中死了，所以我沒有希望找尋那個我會經這樣殘忍地嘲弄過的女人了，同時她現在也這樣殘忍地報復着我呢。」

「我底上帝，我底上帝！」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說，捉住了他底手：「那麼就是您了，您竟不認識我嗎？」

布爾敏蒼白了……他一下子投到她底脚前……

孟十還譯

驛長

第十四等的職員：

驛站裏的狄克推多。

維亞森斯基王子。

我們中間那一個沒有碰到過要詛咒一個驛長的呢？那一個沒有和他們發生過打架的事情的呢？我們中間那一個碰着憤怒的時候，沒有問他們把那本要命的簿子拿出來，好得把一句抗議那徧袒粗魯和疏忽的行爲的廢話填上去的呢？我們中間那一個沒有把一個驛長看做人類的贅疣，祇比得上舊日的門監，或者祇比得上姆臨斯卡森林裏面的強盜的呢？

可是，也要來得公平點；設身處地替他們想想，那時我們也許多帶一點慈心去裁判他們。一個驛長是怎麼樣的人呢？一個社會最下賤的倒霉的人，他的等級只能使他用不着挨打，而且還不是常常免得掉的啊！（我只好問讀者的良心了。）像維亞森斯基打趣着要這樣叫他，這個「狄克推多」整天忙的是什麼呢？實實在在是一些苦工！白天，夜裏，總沒有一刻休息。旅客要把在厭悶的長途中的積氣都發泄到驛長

身上。天氣使人不快麼，道路不好麼，馭者執拗，馬匹懶惰，都是驛長的過錯。當旅客跑進驛長的簡陋的屋子裏，他便把他當做敵人看待。能夠快快地把那個囉唆的傢伙打發開去就是驛長的好運氣。但是要是馬沒有了……天啊！恫嚇的話和手勢也夠受！他要冒着雨，踏着泥淖通村去找。只怕是要避開那個盛怒的客人的叫號和癡狂一刻鐘，雖然在大寒天裏，也只好躲在長廊底下了。來了一位將軍麼？驛長顛巍巍地把最後的兩部三馬冰車讓給他，那管這兩部是宮裏的郵車。那位將軍也不稱謝就跑了。五分鐘後，鈴子響起來，郵夫又把路程紙給他擲到桌上……

認真追溯到這些事情，我們心裏的憤怒會改變成爲一種真誠的同情。還有兩的話：二十年來我從四方八面穿過俄國；我走過所有的大路；我認識了幾代的驛夫，很少驛長我沒有和他們至少是會過面，或有過來往的；我希望不日便把我的稀奇的旅中見聞發表；現在我只想說出大家對於那班驛長所有的印象是最假不過的。這些受到這樣誹謗的驛長，本是一些安靜，喜歡服務，愛好社交，不妄想着榮譽，總之，不太貪婪的人。在他們的談話裏面（旅客先生們不該不屑去聽它）人可以揀到許多希奇和裨益身心的東西。至於我本人，我承認我之願意和他們談話，還甚於和某一個因公出外的高級官吏。

我能在這一班光榮的驛長中間找到幾個朋友本是意中的事。其中有一個回憶在我看來是特別寶貴的。一些特別的情形使我們往日大家聚在一起，我想和諸位可愛的讀者說說的也就是他。

一八一六年五月，適值我從那條現在已荒廢了的大路走過N城。因為我的官職卑賤，我只能坐兩匹馬的車子。驛夫對我也就沒有一點敬意，並且往往要跟他們吵架，才能得到我自以為應該得到的東西。當驛夫把那部給我預備好的三馬冰車讓給一個高級人員時，年少氣盛的我對於他的下流和卑怯動輒發怒起來。同樣，一個吹毛求疵的奴僕要在公共的議會裏最後才把菜盤遞到我面前，我也得有相當的時間才習慣起來。我今日想來，事情本來都應該是這樣的。其實要是不照這個夠實用的「等級尊敬等級」的規矩，另外換上一個「聰明尊敬聰明」的規矩，那會鬧成個什麼樣子呢？多少的吵架啊！要把菜盤傳遞，用人又該先傳到那幾位去……

但是我且言歸正傳。

天氣很熱。距N城的站頭還有三俄里，開始落下幾滴雨點，跟着便變成一陣大雨，頃刻間把我的全身濕透了。

到了站頭，我的頭一樁事情便是趕忙把衣服換掉，次後便叫人燒茶。「噢多妮亞！驛長叫着。洗淨一個銅壺，去拿點乳酪來。」

說着，從板壁後面走出一個十四歲上下的女孩子，正在進口跑着。她的嫵媚打動了我的心。

——這是你的女兒麼？我向驛長問着。

——是的，他答道，帶着一副心滿意足的神氣。而且這樣懂事，這樣能幹；跟她死去的娘是一模一樣。

隨後他動手登記我的路程紙，一面我端詳着裝飾他底簡陋却是潔淨的下處的那些畫像。這些畫像繪着「浪子」的故事：頭一張上面，一個穿着室內的袍子和頭戴一頂睡時用的帽子的可敬的老人，把一口錢袋給一個不安定的少年，並且匆忙地給他祝福然後讓他上路。另外的一張用大膽的筆法寫出那放逸的青年和那些虛偽的朋友及無恥的女人坐在一起。更遠的一張，少年把金錢散盡，披起破爛的衣服和頭戴一頂三角帽，看守着一羣豬，並且分用它們的食料；他的臉上露出憂愁和悔恨。最後繪着兒子回到父親家裏；那善良的老人戴着一樣的帽和穿着一樣的袍，走來迎接那個跪在地下的浪子；背後一個廚子辛着一頭肥大的小牛，和長子向奴僕詢問着家裏這樣高興的原因。每一張畫底下都寫着一句適當的德文詩。

直至今日這一切都留在我的記憶裏面：鳳仙花的盤子，雜色帳子背後的床……：我好像還在那裏，看見那主人本人，一個五十上下的漢子，英俊而有生氣。身上穿的禮服面前三顆勳章，在褪色的絲帶上頭。我剛把老馬夫打發走，多妮亞擎着壺子回轉來。頭一眼，那小妖精就看出她給我的印象；她把她底藍色的大眼睛放低。我和她攀談起來，她并不帶一點羞澀，回答着我的話，儼然是一個見慣了世面的女子。我

邀請她父親喝一杯五味酒，我遞給多妮亞一盅茶，我們三人便縱談起來，好像我們大家是向來認得的。

馬正是老早預備好了的，但是我沒有一點要離開驛長和他的女兒的意思。我終於和他們告別，父親祝我一路平安，女兒伴送我到車前。我在進口站住并求她允許我和她擁抱；她答應了……我一連吻了許多次。

自從我幹……

但是沒有一回讓我留着這樣溫柔 and 這樣長久的回憶的。

幾個年頭度過，一些特別的情形把我引回同一路上的，并且在同一的地方。我記得老驛長的女兒，想到和她重新見面心裏便快活起來。「誰知道那老頭變成怎麼樣了？我想着。說不定被裁撤了。還有多妮亞呢！一定是嫁人了。」死的思想也掠過我的腦後；我便帶着一種愁慘的預感行近N城的站頭。

馬正停在驛站的店子的門前。走進房裏，我馬上認得「浪子」的畫像；桌子和床仍舊放在往日的地方，但是窗前再也沒有花，一切都指示着零落和荒廢。

驛長圍在他的皮大衣裏睡着；我抵步時把他攪醒了；他翻過身來……不錯，這是西微安維利納，但是他却老到這個樣子！

當他準備着登記我的路程紙，我呆望着他的斑白的頭髮，那副沒有剃乾淨的臉上的深深的皺紋，彎

曲了的背，我驚奇於三四年的功夫便可以把一個壯健的漢子變成一個老頭兒。

——你還認得我麼？我問着他。我們是老朋友。

——那是有的，他帶着憂鬱的神氣答道；道路很廣闊；不少的旅客經過我這裏。

——你底多妮亞她可大安嗎？我繼續說。

老頭兒皺了皺眉頭。

——天曉得！他答道。

——她是嫁人了？我說。

老頭兒露出不懂得的样子并繼續低聲念着我的路程紙。

我不再問他，并叫人燒茶。但是好奇心攪擾着我，我打算借五味酒的力量使我的老友開口。

我並沒有想錯：那老人家沒有謝絕我奉給他的酒杯。不久那糖酒精便征服了他的憂鬱的脾性。喝到

第二杯他的舌頭解開了。他記得我麼，或者他裝做記得麼？他對我說的故事使我感到興味並且那時使我

大為感動。

——你認識我的多妮亞麼？他開口說。那一個不認識她呢？多妮亞！多妮亞！好得人疼的女孩子！經過

這裏的人都稱讚她。從沒有一個人對她有過什麼閒話可說的。太太小姐們都送她東西，誰一條圍頸巾囉，

誰一副耳環囉。旅客們藉口午膳或晚膳停留在這裏，但其實是要盡情來欣賞她。頂難相與的看見她也就好說話，并和我客客氣氣地打招呼了。你能相信嗎？先生，宮裏的郵差，使員，都爲她耽擱在這裏。店子賴她才得生意興隆；要收拾屋子麼，做飯麼，她都有時間。至於我這個老懵懂，我的一心一意都在她身上！她就是我的命根兒啊！我可真的愛過她，我的多妮亞！我可真的疼過她，我的孩子！她往日的的生活不是很適意的嗎？但是不然，不幸是預防不來的；誰也不能避免他的運命。

然後他開始給我訴說他的苦恨。三年前，一個冬天的晚上，正當他整理着他的登記簿和當他的女兒在板壁後縫着一件袍子的時候，來了一部三馬冰車；一個頭戴一頂錫嘉西帽子，披着一件軍用外套和圍着一條方巾的旅客，走進室內並催索馬匹。所有的馬匹都已經上路。聽見這個消息那旅客提高他的嗓子并舉起他的皮鞭，但是多妮亞，看慣了像這樣的事情，從板壁後面跑出來并柔聲問着他不想用晚餐。

多妮亞的出現產生了通常的功效。旅客的怒氣平了；他願意等着那些馬匹并叫人預備晚餐。他揭去濕透了的帽，解開方巾，脫掉外套，顯出他是一個輕盈的少年騎兵，長着雅緻的黑鬍子。他就在驛長店裏住下，開始和驛長和他的女兒開心地談話。晚膳預備好了。馬匹正在這個時候回來，驛長走出去，連蕎麥還沒給它們吃，便叫人馬上把旅客的冰車駕起；但回頭他望見那少年，直挺挺地躺在長椅上面，失掉了一半知覺。他感着一種不適；頭部覺得痛苦；絕對不能上路……怎麼辦呢？驛長把他的床讓出來，并且大家決定了

明天叫人到S城找一位醫生來，假若那人的病沒有轉機的話。

翌日那騎兵覺得更加不如了他的下人到了城裏找尋醫生。多妮亞用一條浸透了醋的手巾包着病人的頭，并拿了她的針葯靠近他的床坐着。驛長在場的時候，病人不住地呻吟着並且差不多什麼話都不說；雖說這樣他却喝了兩杯咖啡，并且一面呻吟一面叫人預備晚餐。他頻頻地要東西喝，於是常在他身旁的多妮亞，便給他遞上一盅她預備好的檸檬汁。病人輕輕地啜了一口，便把盅子遞回去，他的無力的手緊壓着多妮亞與士嘉的手，作為感激的表示。醫生在晚膳的時候來到了。他按着病人的脈搏，用德文和他談話，然後用俄文說他只需要一點休息，兩日後他便可以繼續他的旅程。騎兵給他二十五盧布作為診金並留他晚膳；醫生答應了，兩人都痛快地吃着，喝了一瓶酒彼此盡歡而散。

又過了一天功夫，騎兵完全復原了。他是能夠開心的，不停地時而和多妮亞，時而和驛長打着輕輕吹着口，和旅客們攀談，登記着他們的路程紙，而且那個好驛長終於對他懷着一種這樣的好意，使他在這兩天之後捨不得離開一個這樣可愛的客人。

這是禮拜天，多妮亞準備好去做彌撒。人把騎兵的冰床牽過來，他和驛長告別，慷慨地付給膳宿的費用；他又和多妮亞告別，隨後提議把她送到禮拜堂去；禮拜堂就在村的盡頭。多妮亞還是遲疑未決……「你害怕什麼？她的父親對她說，上官又不是一條狼，他不會把你吞下去的；和他一直走到禮拜堂散散步去。」

好了。」多妮亞登上冰車靠近那騎兵坐下，用人跳上他的位子，馭者一聲么喝，馬便飛馳前去！

那個可憐的驛長不明白他怎麼會讓多妮亞和那騎兵一起出去，他怎麼這樣糊塗，腦根會錯亂到這個地步。

半個鐘頭纔過去，憂慮便緊壓着他的心，他感覺着非常的不安甯，他不久便把持不住，并親自走到禮拜堂去。他走到禮拜堂前面時，大衆都要散了；至於多妮亞，她也不在禮拜堂的附近，也不在禮拜堂前面的廣場上。他趕忙走進禮拜堂，教士正在走下講台，助祭士正在掩熄蠟燭；只有兩個矮小的老太婆在一個角落禱告着；但是多妮亞并不在那裏。那可憐的父親只賸得一絲的勇氣去問助祭士，她有沒有來過。助祭士對他說沒有。驛長回到家中心內冷却一大半。還賸給他一個唯一的希望：多妮亞年少輕率，也許有意思一直走到對下一個站頭。那兒正住着她的義母。

他帶憂慮等待着，他讓她坐出去的那部冰床回頭。馭者可沒有回來。終於到了傍晚，馭者才獨自一個，醉眼惺忪地出現，帶着驚人的消息：「多妮亞和那個騎兵逃去了！」

那老頭兒受不起他的不幸：他病倒了，并躺在那個年青的拆白隔夜睡過的床上。

回想到所有經過的情形，驛長到底明白那騎兵的病不過是一種假託。那不幸的父親害着一場大熱症；人把他送到S城去，另外任命了一個驛長來替代他。同時叫來看那個騎兵的醫生，現在診視着他。他告

訴驛長那個青年沒有一點兒毛病，他並且開首就猜到他的心懷不軌，但是他沒有做聲，害怕着他的皮鞭。這個德國人說着真話麼？還是他不過要耀誇他的銳利的眼光呢？無論如何他的話不會安慰過那可憐的病人多少。

剛剛復原，他向局長請了兩個月的假，並且也不把自己的意思告訴任何人，便步行上路去找尋他的女兒。他在路程紙上得知民斯基隊長從斯毛連斯卡往彼得斯堡。載過她的馭者會說多妮亞雖然看來十分情願出走，一路上都淌着眼淚。「或許我會把我走失了的羊帶回家裏吧？」驛長想着，他就懷着這個希望走到彼得斯堡，他寄寓在意斯馬義樂甫斯基軍的駐地，他的舊同伴，一個退伍的下級軍官的家裏。他馬上開始訪問，并得知民斯基隊長現在住在彼得斯堡的杜穆公館。驛長決定到他家裏。

一天清早，他走到那位軍官的家裏，并請求呈稟上官說有一個老兵想見他。一個傳令兵正在替一隻靴子上油，聲言先生正在睡着，在十一時以前不會客。驛長退出去，隨後到了指定的時刻再回來。民斯基親自接見他，他穿着室內的袍子及頭戴一頂圓形小帽。

——有什麼事？他問道。

心悸動着，眼含着淚，那老頭兒帶着一種顫慄的聲音，僅說出

——上官大人……看主的面……

民斯基恍惚地看他一眼，飛紅了臉，執着他的手，帶他到事務所內，隨手把門上了鎖。

——上官大人！那老頭接着說，失掉了的就不必算了；至少你把我的可憐的多妮亞交還我吧。你拿她也開心得夠了；不要徒然地讓她墮落下去。

——已往的事不能加以改變，那青年在一種極度的忙亂中說。我是對你不起，我能夠向你求情也感覺得幸福；但是別相信我能夠離開多妮亞呢；她的一身不愁什麼，我敢對你這樣保證。你要她有什麼用處？她愛我，她已經失却她舊日的生活的習慣了。無論你，無論她，你們都不能忘掉那過去的事物的。

跟着，從驛長的袖掖溜進一點東西，他把門打開，驛長猛然又站在街上。

他呆住了半天。他終於在他的袖掖看見一束紙幣，把它抽出來，并解開數張五十盧布的錢票。他的眼眶又重新填滿了眼淚，憤怒的眼淚！他把錢票搓成一團，擲在地上，踐踏它們，并走開……走不到幾步，他住了腳，思索着……復回過身來；但是那些錢票已經沒有了。一個衣裳楚楚的青年，望見他，走近一部馬車跳上去，口裏嚷着：「走罷！」驛長也無意去追趕他。他決定回轉鄉間；但回去之前，那怕是最末一回，他也想會會他的可憐的多妮亞。兩日後，他再回到民斯基那裏；但是傳令兵板起面孔告訴他說：先生不會客，把他推到外面，閩上門不理他，驛長在那裏站了一會，然後跑開……

同一天的晚上，在一切苦難禮拜堂聽完了一段彌撒，他在利特以拿阿街上踱着，正值一部很華貴的

車子在他前面掠過，驛長認得是民斯基。車子停在一間三層樓的房子前面，那騎兵奔走上石階。驛長心上一計：他跑回來，走近車夫并問着他：

——好友，這部車子是誰的？它不是民斯基的麼？

——正是他的，車夫答道。但是你問它做什麼？

——不錯！你聽哪：你的主人要我帶一個條子給他的多妮亞，你看我把她的地址忘記了，他的多妮亞的地址！

——就在這裏，二層樓上。但是，好友，你拿着你的條子，你可來的太晚了。他自己已經到了這裏。

——那是沒有什麼要緊的，驛長帶着一種難以形容的勇氣回答；謝謝你的指示；我幹我的事情。說着他便登上石階。

門是關住的；他按鈴。幾秒鐘的艱難的等待過去了。鎖聲磔磔地響着；門開了。

——阿甫道奚阿·西微奴甫納是不是就住在這裏？他問道。

——正是這裏，那年青的女僕人答。你有什麼事情見她？

——沒有回答她，驛長走進客廳。

——進不得的！進不得的！女僕人叫着。阿甫道奚阿·西微奴甫納有客。

驛長，沒有聽她，繼續着前進。頭兩間房子沒有燈火，第三間是照亮的。在一間陳設華麗的房裏，民斯基帶着沉思的面容，坐在一張大椅內。多妮亞，御着最輝煌的時髦衣飾，倚在大椅的靠手上面，彷彿一匹英國名馬上面的女騎士。他的嫵媚的眼睛望着民斯基，拿那軍官的黑髮捲來繞着她底明亮的手指。可憐的驛長！他從來沒有見過他的女兒有此刻的漂亮的；他忍不住也要贊賞她。

——是誰？她問着，沒有轉過身來。

他不做聲。沒有得到回話，多妮亞仰起頭來……便大叫一聲，倒在地毯上面，驚住了。民斯基趕忙要把她扶起來，但是他猛然望見老驛長站在門邊，就讓多妮亞躺在那裏，他走近他，渾身氣得發抖，咬着牙齒：

——你幹麼的？你幹麼像一個強盜來追着我？你要殺我，是不是出去！

然後，抓着老頭兒的頸子，用力把他推到外面去。

驛長走回寓所。他的朋友勸他上訴；老頭兒反省，聳起兩肩，決定退步。兩日後他離開彼得斯堡回到他的站頭，他重新在那裏執行職務。

——你看，已經有三年多妮亞沒有在我的身邊了，同時我也沒有一點她的消息，他收住說。她還活着與否？天曉得罷了！什麼都會有的！這也不是一個不檢的旅客所誘惑的最初或最後的一個女子；他們把這些女子留着多少時候，隨後便把他們拋棄。在彼得斯堡像那樣的年青的癡女孩不知道有多少，今天穿着

絲的天鵝絨的，明日也許就要和那些最下流的無賴一起招搖過市。當我想着多妮亞也會有這樣的日子時候，我不覺冒着天譴而盼望着她死……

這是我的朋友老驛長的一番敘述，這番敘述被他的眼淚中斷了不止一回，他拿起他的衫緣用一種怪好看的手勢來揩拭這些眼淚，正如的米特利挨夫的出色的歌舞裏面的熱心的士郎的殊一樣。這些眼淚的一大部份是由於他說話時喝下的五杯五味酒得來的……無論如何，這些眼淚使我感動，而我離開老驛長後許久還不能把他忘記，許久我還想着那個可憐的多妮亞……

直至最近，道經N境，我想起我的朋友；我訪得他所管理的站頭是撤消了。當我問及「老驛長還健在麼？」沒有人能夠給我滿意的回答。我便決定了重訪這些我很熟識的地方，我租了馬匹并出發到N村。

這是秋天。小小的灰色的雲壓着天空；一陣風掠過收割後的田野并落盡樹上的綠色或紅色的葉子。日暮時我行抵村中，停止在站頭前面。長廊下（這是往日那可憐的多妮亞和我擁抱的地方）走出一個肥胖的村婦；她告訴我老驛長死去快有一年了，他的房子現在住着一個製啤酒的人，她的丈夫。

我悔恨此次無用的旅行和空費了七個盧布。

——他是因爲怎樣死的，我問着販啤酒的女人。

——因爲喝的太多，好先生，她答道。

——他葬在什麼地方呢？

——就在那一頭，靠着他的死去的老婆。

——可以把我引到他的墳墓去嗎？

——爲什麼不可以呢？！哇！旺家你和貓也玩得夠了。伴着這位先生到墳場去吧，告訴他驛長的墳墓在

那裏。

正說着，一個衣服襤褸，獨眼和赭色頭髮的小孩，跑到我的身邊，馬上把我引到墳場去。

——你認識那死者麼？我問着他。

——怎麼不認得呢！他教會了我裁野笛。當他從酒店回來（願他的魂平安！）我們趕在他後面，「伯伯，伯伯，給我們一點櫃子！」他便給我們多少的櫃子！他常和我們頑着。

——還有那些旅客呢？他們還記得他麼？

——現在也沒有多少旅客；陪審官雖然也從這裏經過，但是他有別的事要做，管不到那些死人。今年夏天來過一位太太；她問訊過老驛長，並走去看過他的墳墓。

——怎麼樣的太太，我帶着好奇心問他。

——一個漂亮的太太！那小孩答。她坐一部六隻馬的四輪車來的，帶着三個小公子，一個保姆和一隻

小黑狗。當我們對她說過老驛長死了，她淌着眼淚並對孩子們說：「你們乖乖地留在這裏吧；我要到墳場去。」我本來要引她去的，但是那位太太對我說：「我認得路。」她便給了我五個銀「戈貝」，真是一位好太太！

我們達到了墳場。是一塊沒有牆垣的空地，布開一些沒有一株樹庇蔭着的十字架。我一生沒有看見過像這樣淒慘的墳場。

——這就是老驛長的墳墓了，孩子跳上一堆沙土上對我說，這堆土上面插着一個嵌着銅製的聖像的十字架。

——那位太太是不是來到這裏？我問着。

——是的；我遠遠望着她，旺家答道。她在這裏躺下，她就這樣的躺了一會。然後她走到村裏，她把教士喊來，給他一點銀子便去了。而我呢，她給了我五個銀「戈貝」。真是一位好太太！

我也一樣，我給小孩子五個戈貝，并且再不悔恨此次旅行，也不悔恨我用去的七個盧布。

（陳占元譯）

郭洛亨諾村的歷史

如果上帝派遣讀者們給我，那麼，也許他們底好奇心就想知道由於怎樣的緣故我決定寫出郭洛亨諾村底歷史。因此我，必須說到一些過去的小事情。

文人底身分，我永遠覺得是最可羨慕的。我底父母是被尊敬的人，不過又是單純而守舊的人，從來不閱讀什麼，在全部的房屋裏，除了爲我買來的字母課本，年鑑和「最新尺牘文範」，便沒有任何書籍了。念尺牘文範曾經很久是我底心愛的練習。我都能夠背誦它了。雖然如此，我却每天在它裏面發現一些新的、未經注意的美點。將軍N·N·之後（他底父親某一時期當過副官），庫爾幹諾夫在我看來該算是一個偉大的人物了。關於他，我問過一切的人——但，可惜，沒有一個人能夠滿足我底好奇心。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底私事；別人對於我底許多問題祇回答庫爾幹諾夫著了一部「最新尺牘文範」，但這是我早就洞知的了。謎樣的黑暗包圍着他，彷彿一個古代的半神；有時候我甚至於懷疑他底存在底真實。我覺得他底名字只是一個想像，關於他的傳說是荒誕的神話，要等待新的尼布爾底探討。然而他總是追蹤着我底想像；我努力地要給這個神祕的人物創造一幅形相，最後我決定了，他應該像縣議員科留且金，那個有一

雙通紅的鼻子和一雙閃光的眼睛的小老頭子。

一千八百十二年家人把我送到莫斯科，進了卡勒·伊萬諾未奇·梅勒寄宿學校，我在那裏還沒有住到三個月，因為當敵人進攻以前我們就解散了……我又回到鄉間了。當十二國協約之後，他們打算再把我送到莫斯科，看看卡勒·伊萬諾未奇是否已經回到他底世襲的不動產來，或者機會不對，就把我送進別的學校；可是我請求母親把我留在鄉下，因為我底健康不允許我在七點鐘起床，這是所有的寄宿學校中的例規。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到達了十六歲，放棄了自己底最初的教育，就剩下玩球，這是唯一的學科，我在這上面，是當住在寄宿學校裏的時期，獲得了充分的知識。

在這時候我加入了X×步兵聯隊，充一名下士，在這裏我一直住到一八XX年。軍營裏的生活很少使我得有快樂的印象，除了昇為軍官和當我底衣袋裏總共祇剩一盧布六十哥比的時候，忽然贏了二百四十盧布。我底衰老的父母，幾乎是緊接着在同一个時期死去了，這使我不能不請假回到我底祖產來了。我底生活底這個時期對於我是很重要的，現在我要把它敘述出來，但預先請求善良的讀者原諒，如果我底故事是無益地消耗了讀者底寶貴的注意。

是一個秋季的陰鬱的日子。我到了一處驛站，應該從那裏再轉向郭洛亨諾（我們底村莊底名稱）去。我雇了一輛馬車，順着村道走去了。雖然我底天生來便很沉靜，但我却不能忍耐地急想重新看見我度

過自己底最好的幾年的那個地方，這種心情是那樣有力地佔領了我，所以我時時地催促着我底車夫，允許給他酒錢，一面用打擊威嚇他的確，倒是我推動他底脊背，那効力比掏出錢包解開更大；我承認，我打了他三次，這是我有生以來不曾做過的，因為車夫階級，不知道什麼緣故，我覺得特別可以親近。車夫緊趕着自己底三頭馬車，我却以為他還是按照平常的馭術，嚷着馬，揮着鞭，同樣地拉緊韁繩。最後我看到了郭洛亨諾樹林，又過十分鐘，走進貴人的庭院了；我底心劇烈地跳擊起來；我懷着非常的激動看看自己底周圍，我八年沒有看見郭洛亨諾了。我植在柵籬旁邊的一些白楊，現在已經長成高大的枝葉繁茂的樹木了。那所院子某一時期會裝飾着三個端正的花壇，中間有一條鋪沙的寬闊的道路，現在已經變成荒蕪的草地，上面還放着一匹鐵青色的牛。我底敝舊的四輪馬車停在台階前面。僕人走去開門，但門是加了鎖的，雖然百葉窗還開着，屋子裏似乎還有人居住。一個農婦從僕人房裏走出，問我找誰。等知道是主人回來了，她便又跑回僕人房去，不一會所有的僕人都把我包圍上了。我是感動到了心底深處，看見那些對於我是熟識的和陌生的面孔，都一概友愛地向他們接一個吻；我底幾個愉快的童僕已經是成年人了，從前坐在地板上做雜差事的幾個使女，也都是出嫁的婦人了。男人們老了，我對女人們不拘禮節地說：「你是怎樣地見老啊！」——於是她們傷感地回答我：「你怎麼了，老爺，變醜了呀！」他們帶我走到後廊；我底乳母迎面走出來，帶着哭泣擁抱了我，好像那個受過許多痛苦的奧德賽。●他們跑去燒暖浴室。廚子，很久沒有事情做，

留起一部大鬚子也來給我預備午餐或晚餐，因為已經天黑了。這時候他們給我打掃了屋子，那屋子裏是乳母同先母底使女住着，於是我住在安靜的父代的家宅裏了，並且就在那間二十三年之前我在裏面出生的屋子裏睡覺。

我在各種各類的奔忙上，足足地費去了三個星期；我同議員、族長和萬能的省委的官吏喧囂着。最後我才承受了遺產，佔領了祖業。我安心了，但很快地這無事可做的煩悶開始使我苦惱了。我還沒有同我底善良而可敬的隣人××認識哩。家務底管理對於我完全是不相干的事情。被我指定為管家婦的我底乳母底談話，總是由十五個家庭逸事組成，這些逸事我本是很喜歡的，但一被她說出，就永遠是那樣地單調，也可說是她給我做的第二部「最新尺牘文範」，在這部書裏我知道在哪一百裏找到怎樣的一行。最完善的適用的「尺牘文範」被我在倉庫裏弄得亂七八糟的各種傢俱中間找到了。我把它拿了出來，並且把自己交給它了。但庫爾幹諾夫對於我已經失去了先前的魅力。我又把它讀完一次，就再沒有翻開過了。

在這樣的窮境裏我生了一個念頭。自己不要試試著作一點什麼嗎？敬愛的讀者已經知道我是在銅錢裏培養大的，隨後我也沒有給自己找到一次機會，就一直地疎忽下去，到十六歲還同貴族子弟們遊玩，而後來就從這一省遷到那一省，從這一間屋子搬到那一間屋子，同猶太人和酒店主消磨光陰，在破舊的

球檯上遊戲和在爛泥裏行軍。

不過同時我覺得成爲一個著作家是那樣地困難，不一定會把成功給我，所以握起筆來的念頭開始驚嚇我了。當我底要會見一個著作家的熱望還沒有實現的時候，我敢希望什麼時候成爲一個著作家嗎？但這使我想起了一件往事，我且把它說說，證明我對於祖國文學的一貫的熱情。

在一千八百二十年，我還是一個下士，那時候我因爲官家的公事到彼得堡去；我在那裏住了一星期，雖然在那裏我沒有一個熟人，我過的時光却非常快樂；每天我靜悄悄地走進戲院，坐到第四層包廂裏。所有的優伶，我都知道了名字，並且熱烈地愛上了在一個星期日擔任「憎惡人類和懺悔」戲劇裏的艾拉里亞角色的X。早晨，我從參謀總部回來，照例要走進一家低矮的糖菓店，喝一杯諸古律，讀讀文學雜誌。一次，我正坐着，沉浸在善意上的批評論文裏；有一個穿豆綠色外套的人，向我走來，從我底書下輕輕地抽出一張漢堡的報紙；我是那樣地忙着，連眼睛也沒有抬一下。這陌生人給自己叫了一份牛排，就在我面前坐下了；我仍舊讀着，沒有注意他；這時候他一面吃早點，一面憤怒地責罵年青的侍者侍候不周，喝完半瓶酒，便走出去了。另有兩個年青人也在這裏早餐。

● 雜誌名稱——譯者。

● 德國城市名稱——譯者。

「你知道這是誰嗎？」一個問另一個，「這是B|X|X，著作家。」

「著作家！」我不由自主地叫了一聲，於是拋下沒有讀完的雜誌和沒有喝乾的茶杯，跑去付賬，沒有等待算清，就跑到街上去了。

我朝各方面看了一會，遠遠地望見那豆綠色的外套，沿着涅甫大街下去了，幸而還沒有逃掉。我趕了幾步，突然感到有什麼攔住我；一細看，是一個近衛軍軍官對我注視着，說我不應該在人行道上推他，但很快地便解釋了，又向前去了。在這次交涉之後我更謹慎了；真可倒霉，我時時地遇到軍官；我就得時時地停下來，而著作家却在我前面一直地走去。從生來我獲得我底軍人的外套也沒有這樣地艱難從生來肩章對我也不會顯得這樣地可羨慕；最後在阿尼契根橋邊我追上豆綠色的外套了。

「請問，」我說，行了一個舉手禮：「您是B|先生吧？您底美麗的論文我榮幸在教育競爭者上讀過了！」
「完全錯了，」他回答我：「我不是著作家，而是律師；但B|先生和我很熟，一刻鐘以前我在警察橋上遇見過他。」

我底對於俄國文學的尊崇，就這樣使我失掉了店裏沒有找回的三十個哥比，受了職務上的責誡，而且差一點沒有被拘禁，——一切都白費了。

雖然我底理性反對一切，但做一個著作家的大膽的念頭却時常地出現在我底頭腦裏。最後，我沒有

力量再反抗自然的傾向了，我給自己釘了一本厚厚的紙簿，下了決心，具着緊定的企圖，無論用什麼總要把它填滿，各類的詩（因為關於輕性的散文我還沒有研究過）我都分析過，評價過，並且我在從祖國的歷史裏引取來的敘事詩上面，立下堅固的決心了，不久我就給自己找到一個英雄——選出了留黎克——於是，我開始工作了。

在詩上我獲得了若干的習慣，謄寫到本子上，這全賴我們中間的軍官們底手，就是評論莫斯科街道公園，普列斯甯池塘，危險的鄰人等等。我底詩進步得很遲慢，我做到第三首，便把它拋開了。我想，我底天資不合於敘事詩，隨又開始寫悲劇：留黎克。悲劇不時髦了。我試着把它轉變為短歌，但短歌似乎也不給我方便。最後靈感啓發了我——我開始了，而且順利地完成了；在留黎克底半身像下留了一個簽名。

雖然我底「簽名」毫無注意價值，特別是年青詩人底處女作品，然而我感到我沒有做詩人的天資，這初次的經驗就可以證明了。我底創作的經驗是那樣的使我戀念於文學事業，我已經不能夠同紙本和墨水瓶分離了。我想要降到散文上來。第一個原因，是不希望被以前的研究，計劃底安排，部分底結構等等所束縛，我打算描寫個別的思想，在那個形式裏，沒有聯繫，沒有一切的秩序，就像我所看見了的一樣。不幸那些思想沒有走進我底腦裏，在整整的兩天內我祇想出了下面的要點：

「不遵守理性底規律和慣於服從慾情底攝惑的人，常常會迷路的，並且要使自己受到遲誤的

悔悟。」

這思想，當然是正確的，不過已經是舊的了。放下思想，我來做小說；但由於缺少訓練，不會布置那想像出的事件，我選取了一些顯著的、從前我從各種人物口裏聽來的逸事，努力地用生氣，有時竟用特異的想像底顏色來裝飾小說底真實。一面作着這些小說，我漸漸地訓練了自己底文字，學習了表現得正確，美麗和自由。但很快地我底貯藏便空虛了，於是我重新尋找爲着我底文學的活動的對象了。

爲了真實的偉大的歷史事件而放棄瑣細的難信的逸事，這種意念，從早就擾亂着我底構思。說實話，要做一個觀察家和時代與人民底預言者在我看來是著作家所能踏到的最高的階段。以我底可憐的教肅，我能夠寫出什麼樣的歷史呢？哪裏沒有博學的、誠實的人們超過我呢？哪一類的歷史不是已經被他們寫完了呢？我要來寫全世界的歷史，難道因爲僧院長米羅特底不朽的工作已經不存在了嗎？我注意過祖國的歷史嗎？在塔奇謝夫，包爾廷，葛李柯夫之後，我說什麼呢？當我還沒有熟習斯拉夫的數字的時候，我能夠在年代紀中搜尋古代言語底神祕的意義嗎？我想到小範圍的歷史，例如我們底縣城底歷史；但連這個也有着多少的障礙，不是我能夠擔任的了！到城裏去旅行，訪問縣知事和主教，請求他們允許我到檔案處和僧院保管庫去，等等。我們底縣城底歷史對於我應該很便利，但它不論對於哲學者，不論對於根據事實立論的歷史家都沒有一點興味，而且在雄辯上極少顯出有什麼材料。××改換城名是一千七百……年，

保存在它底年鑑裏的唯一的顯赫的事件，是一次驚人的火災，發生於十年之前，毀滅了市場和會議用的地方。

意外的機會解決了我底疑難。一個農婦在頂樓上懸掛襯衣，發見了一隻舊的筐子，滿裝着木片、塵芥和書籍。全家都知道我喜歡讀書。我底管家婦，當我正坐在我底紙簿前面，咬着筆頭，思索關於鄉村講演底經驗的時候，鄭重地把一隻筐子拖進了我底屋裏，高興地喊：「書書！」「書書！」我狂喜地重複一聲，便向筐子跑去。果然，我看到一大堆裝着綠色的和藍色的紙面的書。這是一批早年的年鑑集。這個揭露冷却了我底狂喜，但我仍然歡喜這意外的天賜：這究竟是些書，於是我豪爽地拿出半個銀盧布酬報了那洗衣婦底熱心。

剩下一個人，我便開始檢查自己底年鑑，我底注意立刻就被它們強烈地誘引去了。它們是從一千七百四十四年到一千七百九十九年一直地編纂下來，恰好是連續的五十五年。普通加插在年鑑裏的藍色的紙頁，寫滿了古老的筆蹟。把這些字行看了一遍，我驚奇地發見它們不僅記載有氣候摘要和經濟收支，同時還有關係郭洛亨諾村的簡短的歷史的報告。我忙着埋頭在這些寶貴的記錄底辨別上，不久我又發見了它們還記載着我底祖產底全部歷史。在極嚴格的編年次序中，幾乎留着過去的整一世紀。此外它

① 這是一種空白的紙頁，預備給年鑑保存者添記什麼重要事情用的。——譯者。

們還記載着經濟學，統計學，氣象學底無窮的材料和其他的學術的實驗。從那時候起，這些記錄底研究就特別地佔領了我，因為我看出從它們裏面有選出整齊的、奇特的和教訓的故事的可能。同這些珍貴的紀念物十二分地熟識了後，我便着手尋找郭洛亨諾村底歷史底新的泉源，很快地它們底豐富就使我吃驚了。在預備的研究上犧牲去整整的六個月，最後我便踏上那久已希望着的勞作，多虧上帝底幫助，工作就在這一千八百二十七年十一月三日完成了。現在我像某人一樣，是一個歷史家了，某人底名字我不記得了，做完自己底艱重的偉業，我放下筆，懷着憂鬱，走進我底花園，細想那被我完成了的事業。我想寫完了郭洛亨諾村底「歷史」，我已經不需要世界了，我底義務盡完了，該是我安息的時候了！

在這裏我附加一些供我編輯郭洛亨諾村歷史的原來的記錄：

(一) 舊年鑑集，五十五部。起首的十二部用古老的書法寫滿了爵位，官稱。這些記錄乃我底曾祖父安得列·史結潘諾未奇·別爾金所編製，它底特色是使用明瞭而簡短的字句，例如五月四日，雪特黎斯卡因無禮被打。八日，天氣晴朗。九日，雨，雪。特黎斯卡因天氣☉被打。十日，特黎斯卡因醉酒被打……與此類事件，毫無意義。十一日，天氣晴朗，小雪，捕兔三隻。其餘的三十五部是用各樣的書法寫的，大部分是所謂商

● 原意當是因天氣不好，主人發怒而打用人。——譯者。

店式的賬簿，有的帶着表題，有的沒有表題，大半都是粗繁、不連貫和沒有依照正確的寫法；有些地方可以看出是女子的手筆。在這一部份裏，有我底祖父伊萬·安得烈未奇·別爾金和我底祖母，他底夫人，耶甫卜拉克西雅·阿列克謝夫娜底記錄；並且有總管哥爾包未茨基底記錄。

(二) 郭洛亨諾村寺守底記錄。這種有趣的手稿是我在娶了年鑑編者底女兒的我底教父那裏找到的，起首的幾百被牧師底孩子們撕下用來裱糊叫做紙鳶的東西了。一隻這樣的東西墜在我底院心，我拾起它，想要送回給孩子們，但我發見上面寫滿了字。一看頭一行，我就知道這紙鳶是用年鑑糊成的了。幸而還來得及把其餘的救下來。這些記錄，被我用二斗半燕麥換得了，費了非常的深思和壯語才弄到手。

(三) 口述的傳聞。我不會蔑視任何的傳聞，但許多人說阿革拉菲娜·特里甫諾瓦雅，以前的村長亞甫既底母親，是總管哥爾包未茨基底情人，這是例外。

(四) 戶口調查簿。附有以前的一些村長底摘要，關係人類道德和農民狀況。

——一千八百三十年。

神話的時代

村長特里風。

郭洛亨諾底創始和它底最初的居民被不知底黑暗遮蓋了。按照一些曖昧的傳說，郭洛亨諾某一時期曾是一處廣闊的富足的村莊，它底所有的居民都是財主；一年中祇收一次租稅和送出幾車穀物，却不知給誰。在那時候一切都是低價買進，高價賣出。沒有總管；村長也不欺侮什麼人；居民很少工作，快樂地生活着，牧人也穿着長靴去牧放牲畜。我們不應當被這幅迷人的圖畫蠱惑。關於自然的黃金時代的思想，對於一切的人民，祇是證明人類永遠不會滿足於現在，按經驗說，未來上面很少具有希望，都是用自己底想像底種種色彩來裝飾那一逝不返的過去。這裏是真實的情形：郭洛亨諾村舊時屬於貴族別爾金。但我底祖先領有許多別的世產，沒有注意到這遼遠的土地。郭洛亨諾繳納的租金很少，由被人民在通稱爲「和平會」的會議上選出的長老們來管理。

經過這個時期，別爾金底祖代的產業破碎了，而且到了衰微的地步。有錢的祖父底貧窮的孫子們不能夠剷除自己底奢華的習慣，還從已經減少十倍的產業上要求從前一樣的收入。一些嚴厲的命令陸續地下來了。村長在會議上念了它們；長老們雄辯起來，會議沸騰了，主人們呢，代替兩倍的租稅，得到的是一些寫在油污的紙上和用銅錢蓋了封印的憂鬱的答辯和謙卑的苦訴。

暗黑的雲罩在郭洛亨諾上面，但沒有一個人思慮到它。特里風是人民選舉出來的最後的一個村長，在他執政的最後的一年，當「神殿節」那一天，所有的人民正喧嘩地圍繞着遊樂場（俗語叫做小酒店）

或遊蕩在街上，彼此牽着手，高聲地唱着阿爾希卜·雷賽底歌曲的時候，一輛套着兩匹瘦得幾乎半死的老馬的驛舍的帶蓬的馬車走進村來；御者台上坐着一個襤褸的猶太人；馬車裏伸出一個戴着無邊帽的頭，似乎好奇地看着那些興高采烈的人民。居民們用朗笑和愚蠢的嘲諷迎接那輛馬車。（NB·有幾個無知之徒把衣邊捲成筒子，嘲弄那個猶太車夫，滑稽地喊道：「猶太人，猶太人，吃豬耳朵吧……」——守底紀錄。）當那輛馬車走到村中心停下和當乘者從車裏跳出，用命令式的聲音叫村長特里風的時候，他們是多麼吃驚呀。這個貴人看見了遊樂場，從那裏有兩個長老恭敬地把村長導引出來了。陌生者嚴峻地看着他，交給他一封信，並且命令他立刻讀它。郭洛亨諾村的長老們有一種習慣，自己從來不宜讀什麼。他們派人去找地方書記亞甫既。他們在附近的柵牆下邊的甬道上找到了正睡覺的亞甫既，就把他領到陌生者面前。但，或許是因為突然的驚懼，或許是因為悲愴的預感，信上的字，雖然寫得很清晰，他却覺得極模糊，簡直沒有辨認它們的能力了。陌生者罵着可怕的詛咒，吩咐村長特里風和地方書記亞甫既回去睡覺，把信放到明天再讀，於是他便走向衙門的小房，猶太人提着他底小皮箱，跟在後面。

郭洛亨諾的居民帶着驚疑注視這意外的事件，但很快地馬車、猶太人和陌生者都被忘却了，一天便喧鬧地、快樂地過完了，——郭洛亨諾村也睡了，沒有預先知道有什麼事情在等待着它……

早晨的太陽剛才升起，居民們就被敲窗戶和召集「和平會」的聲音喚醒了。居民一個跟着一個走。

進那專做會場用的，衙門的小房底院子裏。他們底眼睛又瞇，又紅，臉腫泡着；他們打着呵欠，搔着癢，望着一個戴着無邊帽，穿着舊的青色外套，莊嚴地站在衙門的小房底廊前的人——他們竭力地回想他底相貌，彷彿什麼時候他們看見過他。村長和本地書記亞甫既立在他旁邊，沒有戴帽子，現出一副卑屈而深憂的神情。

「全都在這裏了嗎？」陌生者問。

「全數都在這裏了嗎？」村長重複了一遍。

「全數在這裏了，」人們回答。於是村長便宣布從主人那裏得到一件文書，叫本地書記讀給會場上的人衆聽。

亞甫既走出來，讀了下面的東西。（NB·這件威嚴的文書是我在村長特里風家裏抄來的；他把它也保藏在聖像匣裏，和他管理郭洛亨諾村時留下來的其餘的紀念品放在一起。）

特里風·伊萬諾夫！

本函攜帶者，為代理人×××，茲來余之莊地郭洛亨諾村，從事管理其事業。於彼到達之日，迅即召齊農民人等，將余之貴族意志，宣告彼輩，應注意者：余之代理人×××之指示，農民人等，須一概遵行，猶如服從余本人之命令，凡彼有所要求，均當絕對執行；如有違抗，彼×××可以任何嚴厲處置，加

諸彼輩。此皆彼輩之無良心的反抗與汝特里風。伊萬諾夫之詭詐的寬容迫余而行者也。

簽名：N·N。

這時候那代理人×××，伸張兩腿，好像「又」字，兩手叉腰，好像「中」字，說出了下面這樣的簡短而明確的話語：「你們看着我吧，你們——不要儘管耍嘴頭吧，我知道，你們是放蕩的人民但我，真的要從你們底腦袋裏挖出這種愚行，比挖出昨天的酒醉還快。」

無論哪個人底腦袋裏，已經沒有一點醉意了，好像被暴雷打了的郭洛亨諾人們，沉思着，懷着恐懼散回家去了。

總管×××底施政

×××採取了一些新的管理計劃。他向農民要出契據，把他們分為貧富兩等，實行起自己底政治的步驟來。這步驟需要特別的研究。

步驟底主要原理是後面這樣的公式：那個農民越富，就越放蕩；那個農民越窮，就越馴良。隨後這個×××就在世產底整頓上努力，好像來向農民做一樁根本的仁慈一樣：1. 把未還清的債款分配給所有的富裕的農民，並且用最嚴厲的手段使他們償還。2. 貧窮人和游惰漢立刻分配到田裏去；按照他底辦法，如果他們底工作顯得不夠格，那麼他就把他們送給別的農民做農奴，只付給他一點隨意的報酬，但這些農

奴有完全的贖身的自由權利，至多不過一年付兩次的租金。一切的普通的負擔都落在富裕的農民身上。這個方法將貪婪的支配者戰勝了，因為使所有的富裕的農民從他取回了自由，到後來選舉便不會落在流氓和敗類手裏。「和平會」是消滅了。他慢慢地收取着稅金，雖然有的竟拖欠到一整年。農民們似乎都繳納出了，也沒有過於比以前反抗，然而無論如何，他們總不能夠長久工作，不能夠多一點積錢。在三年之內，郭洛亨諾完全貧窮了。郭洛亨諾憂鬱了，市場荒廢了，阿爾希卜·雷賽底歌曲沉默了一半的農人在田地裏，另一半則做了農奴；孩子們沿門乞食，神廟底節日，依照年鑑編者底說法，在白天裏也變得不愉快和不歡樂了，只成了一個悲哀和愁慘的回憶底節日。

錄自郭洛亨諾年鑑

不信神的總管把安東·其莫非耶夫用鐵鏈鎖上了，老其莫非耶夫就拿一百個盧布把兒子贖出；總管又鎖上了彼得·耶列聶也夫，這一個底父親也拿六十八個盧布把兒贖出；不信神的還想鎖上列哈·塔拉索夫，可是這個跑進森林去了，總管爲這件事情特別地煩悶，在話語裏現出了憤怒；他們把醉漢王科送進城裏，交給了募兵局。

歷史的時代

這國土（按照首都的名稱，可以叫作郭洛亨諾城；居民底數目總計六十三人）在地球上佔着二百四十多畝。它底北面毗連戒爾努候魏和皮爾庫候魏村（兩村底居民都貧窮，瘦弱和矮小，而地主們生來都有一種喜好獵兔的尙武的練習）；南面是希夫卡河，把它從卡拉且夫斯基自由農民底領地隔開，這是一個不安分的鄰居，以殘酷兇暴著名的人民；西面是乍哈林斯基底葱籠的田野包圍着它。幸而處在受過教育的賢明的地主底勢力之下；東面連接荒野的不毛的地帶，不能通行的澤沼，那裏有一棵紅莓苔子正在發芽，那裏祇散佈着單調的蛙聲，迷信的傳說，說那裏有魔鬼底住所。

N B · 這池塘底名稱是別叟夫斯基。●人們說，彷彿曾有一個愚鈍的女牧者，在離這寂寞的地方不遠的所在，看守着一羣豬。她懷了一次孕，但她無論如何不能充分地說明這件事情。人民的聲音都咒罵那澤沼的魔鬼；不過這個故事不值得歷史家注意，並且在尼布爾之後這就更難相信了。

郭洛亨諾自古便以自己底豐饒和適於健康的氣候著名。在它底肥沃的田野上生長着裸麥，燕麥，大麥和蕎麥。白樺樹林和松樹林裏的吹倒的樹木供給居民以建造房舍的樑棟和燒柴，胡桃，紅莓苔子，覆盆子和黑莓子，沒有不足的時候。蘑菇產生得非常的多；把它們淹在酸乳裏，會變成一種好吃的食品，雖然于

衛生並沒有益處。池塘裏充滿了鮒魚，在希夫卡河裏也出產梭魚和鱈魚。

郭洛亨諾底居民大部分是中等的身材，強壯的體格和勇敢的性質，他們底眼睛是灰色的，頭髮是淡黃色或紅色的。婦女們可從略微向上擡起的鼻子、高凸的顴骨和肥胖區別出來。

N B · 健·康·的·婦·人。這種說法在村長加在戶口調查簿的附註上時常看得到。

男子們則篤實，勤勉（尤其在自己底田地上），勇敢，尚武。他們中間有許多人祇去打熊，並且以擊拳在附近出了名聲；所有的大概都傾向陶醉的肉慾的享樂。婦女們除了家庭的工作，還要分擔丈夫們底一大部分的勞動，在勇敢上也不讓於他們；她們中間很少有人畏怕村長。她們組織了強勇的公共的守衛，不疲倦地防護着主人底庭院，名爲「女鎗手」（從斯拉夫字「槍矛」而來）。女鎗手底重要的職責是怎樣能夠常常把石頭打成鐵板，使惡徒們害怕。她們也像她們底美麗一樣，都很貞節；對於大膽的企圖報以嚴峻而爽快的回答。

郭洛亨諾底居民自來就以販賣菩提樹皮、菩提樹皮製的藍子和樹皮製的草鞋爲業。希甫卡河對他們很有幫助，到春天他們乘着小船渡河，如古代的斯堪幾那人一般，在一年中別的季节，他們涉越淺灘的時候，便把下面的衣服捲到膝蓋上。

郭洛亨諾底言語的確是斯拉夫語底支脈，但和俄羅斯一樣，也有若干的差異。它充滿了簡筆字和斷尾字；有些音韻完全消滅了，或者被別的代替了。不過俄羅斯人和郭洛亨諾人交談，仍然很容易互相了解。男人們普通是在十三歲結婚，娶一個二十歲的女子。妻在婚後四五年間可以自主。這以後丈夫就要打罵他底妻，這樣，雙方就都有個人底自主時期，保持得很均衡。

喪禮是下面的這樣的儀式。在死的那一天，人們就把亡者抬到墓地，免得死人在房子裏無益地佔着一塊地位。因此常有這樣的事情，當人們抬着裝在棺材裏的死者走上附近的道路的時候，在這一瞬間，他却裏面打起噴嚏或喊叫起來，給親人們帶來非常的驚喜。妻哭丈夫，一面號泣着一面說：「親愛的，我底勇敢的好人兒，你爲什麼離棄了我？我用什麼來紀念你呢。」從墓地回來，便做法事，表彰死者底光榮，家人們和親友們要大醉兩三天，甚至整整的一個星期，熱情地看望着和戀慕着死者底紀念物。這種古老的儀式，一直保守到現在。

郭洛亨諾人底衣服是襪衫上面罩着圍裙，這就是他們底斯拉夫的原始底顯明特徵。到冬天他們便穿羊皮襖，但大半爲了裝飾，並非由於實際的需要，因爲他們通常總是把皮襖穿在一只肩膀上，做一點點須要動作的很輕的工作，也要把皮襖脫下。

科學、藝術和詩歌從古以來在郭洛亨諾村就有十分發達的情形。不說牧師和教堂的僧侶，就是一般

人都受過教育。年鑑上說到本地書記鐵連其亞，生於一千七百六十七年前後，他不僅會用右手寫字，而且會用左手。這個非常的人物以寫作各種類的書信，訴狀，私人的文件等等在附近享有盛名。他爲了自己底藝術費了不少的苦工，他在種種的重要的事件上具有熱心和參與，他死的時候已經是很高的年紀了，那個時期，他正學習用右腳寫字。因爲他底兩手底筆蹟已經過於著名了。他在郭洛亨諾底歷史上演了頗大的作用（讀者以後會看見的）。

音樂永遠是有教育的郭洛亨諾人底心愛的藝術；三弦琴和風笛愉快的情感和心胸，到如今還在他們底居宅裏發着反響，尤其在那古老的、用小松樹和雙頭鷲的刻像裝飾的公衆的建築裏。

詩歌有一時期在古代的郭洛亨諾也興盛過。到現在阿爾希卜·雷賽底詩歌還保存在後代人底記憶裏。這些詩歌大部分是從被軍人作家和貴族僕人編成作品的俄國人那裏借取的，但對於郭洛亨諾的氣質和各樣的情境却非常地適合，我們引用這一首諷刺詩做個例子吧：

阿基姆村長

走進貴族的院裏，

懷中帶着登記債務的摺子，

向貴族獻了上去；

但貴族看了半天，

什麼也不明白。

啊哈，你，阿基姆村長！

你把貴族偷了個夠，

叫村民去做乞丐，

把自己底老婆也送給人了。

在流暢上，這首詩並不遜於著名的魏爾基李底牧歌；在想像底美麗上，這首詩則遠勝過蘇瑪洛叩夫底牧歌了，雖然在文字底典雅上它不如我們底文藝之神底最新的產物，但可拿工巧和機警同它們平比。

郭洛亨諾底施政形式變革了好幾次。管理權有一個時期屬於由「和平會」選出的長老底勢力之下，有一個時期屬於地主任命的總管，但最後則直接地落到地主本人底手裏了。這些人底管理上的種種方法底利弊，在我底故事底上文中已經敘述過了。

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底讀者們已經知道了郭洛亨諾底人種學上的和統計學上的狀況，以及它底居民底氣質和習慣，現在我們就來講這故事底正題吧……

(五十選譯)

埃及之夜

——此人是誰？

——呵，這是個極大的天才；由他的聲音他可以做他所喜歡的一切。

——如此說來，夫人，由他的聲音可以縫成一條褲子吧。●

却爾斯基是彼得堡本地生長的一個居民。他還不滿三十歲，尚未結婚，職務並不怎樣使他辛苦。他的已去世的叔父，光景好時曾任副省長之職，遺傳給他以不少的財產。他的生活可以過得很舒服，但不幸他喜歡寫作並出版詩篇。在報章雜誌上稱他爲詩人，而在下賤的地方叫他作家。

雖然有極大特權可以爲詩家享受（應承認：除了用第四格來代替第二格以及其他所謂詩的破格自由以外，我們從不曾看到俄國詩家有任何特別權利）——甚而至於，雖然他們的特權是完全可能的，

● 這幾句作爲「開場白」的對話含着不少諷刺的意味：「由他的聲音可以縫成一條褲子」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但那些

不懂「藝術天才」的庸俗市儈自會作如是想的。——譯者。

但是他們却遭到諸多不利與不快，對於詩家最惡毒的與最難忍受的是加在他身上的，從此解脫不了的，他的稱呼與綽號。社會上一般人把他看成一種私有的東西；據他們的意見，他是爲了他們的便利與滿足而生下來的。如果他從鄉下回來，第一個遇見他的人問道：你帶了什麼新的東西給我們沒有？要是他爲了自己不大得意的事或者爲了他的親族的病而有所深思的時候，那人立即便呈現出虛僞的笑容與虛僞的感嘆：對啦！你在想寫什麼東西吧？要是他有了愛人——他的美人兒在英國商店裏買了一本簿子，預備着給他抄錄哀歌。要是他去找一個不大相識的人，商談重要的事情，這個人便喊他的兒子來，要他誦讀什麼詩篇；於是孩子便以其不像樣的詩篇來款待詩家。這還是人工造成的花朵！最不幸的是什麼呢？却爾斯基感覺到，祝頌要求，簿子與孩子太使他嫌惡了，他不得不時刻抑制着有什麼粗暴的行動發生。

却爾斯基想盡各種可能的方法來除去難堪的綽號。他迴避他的文學前輩，而和普通入甚至和最平凡的人往來。他的談話也是最空虛的，從不涉及文學。他的服裝選擇最不時新的式樣。穿了好像一個怕羞的與拘束的莫斯科青年生平第一次到彼得堡來的那種神氣。他的書房裏，佈置得好似一間女人的寢室，沒有一點兒作家的氣味；桌上桌下沒有書籍散亂着；沙發上也不沾一點墨水；也看不到有了詩神便沒有掃帚拂塵的那種紊亂秩序。如果他的世俗朋友中有誰強要他拿起筆來，却爾斯基便會感到失望。一個賦有天才與靈感的人會做到那樣瑣細的事，這是很難相信的。他一會兒裝做馬的愛好者，一會兒是絕望的

賭徒，一會兒又變成最講究的美食家；雖然他怎麼也分別不出來，這馬是山驃種還是阿刺伯種，他也永遠記不清楚那些賭牌名稱，他只暗暗地喜歡那樣燒烤馬鈴薯的菜，不管一切法國新奇的餚饌。他過的是最漫不經心的生活；參加一切跳舞會，出席一切外交宴會，到一切招待的晚會，和連山冰凍似的不可避免。但他還是一個詩人，他的激情是必需的；當他發覺了那種垃圾（他以此稱呼靈感）的時候，却爾斯基即關閉在自己的書房裏從早晨寫到遲暮。他對知己的朋友承認說，只有在那個時候才知道真真的快事。其餘的時間，他散散步，有時一本正經，有時裝假，並且不斷地聽到那個光榮的問話：你寫了新的東西沒有？

一天早晨，却爾斯基感覺到那種優裕的靈魂的支配，正像幻想明顯地呈現在你的面前，而你獲得了活潑的，出乎意料之外的字句來體現你的幻形，正像詩句很容易從你的筆端落下來，音韻也奔出來迎接構成的思想。——却爾斯基整個的心智都沉溺於甜蜜的忘形中了……世界的意見，以及他的私慾對於他都不存在了。——他在寫詩。

突然間書房的門打開了，出現了一個不相識者的頭。却爾斯基震顫了一下，鎖住了眉頭。

——那是誰呀？——他怒氣沖沖地問道，心裏怪怨着他的僕人，從沒有好好地坐在門房裏的。

不相識者走了進來。他的身材很高，瘦削，是個三十歲左右的人。他那副淺黑的面容極富於表情；蒼白高聳的前額，上面覆着烏黑的頭髮，發光的黑眼珠鷹鼻與，圍繞着凹陷黃黑的兩頰的濃黑鬚鬚，這都足以

表明他是一個外國人。他穿了一件黑色上衣，線縫已經顯出白色來了；夏季的褲子（雖然戶外早已是深秋的天氣了）在他那破舊的黑領結下面，一顆假寶石釘在他的黃色襯衫上發光；他那個歪亂破損的帽子大概是晴雨兩用的。要是在森林中遇到這樣的人，你一定當他是強盜；在社會上——政治的陰謀家；在門房裏——砒霜毒藥的販子。

——你要怎麼樣呢？——却爾斯基用法語來問他。

——Signor ①——外國人深深地打了一個躬，回答道，——Lei voglia perdonarmi si ②

却爾斯基沒有請他坐，自己站了起來，繼續用意大利語談話。

——我是個拿波里 ③ 的藝人，——不相識者說道，——環境逼着我離開祖國；我到了俄國來，希望能一展所長。

却爾斯基心里想，這個拿波里人大概是在籌備舉行什麼提琴演奏會，正在挨戶兜售他的入場券吧。他剛要付給他二十五個盧布，好使他快點離開，不相識者又開口說道：

① 意大利語的「先生」

② 亦係意大利語，意即：「請你原諒，如果……」

③ 拿波里 (Napoli) 是意大利最大的一個商埠。

——我希望，Signor，你能給你的同行弟兄以友誼的援助，並引我到你所熟識的家裏去。

沒有比這更易於感覺到侮辱了却爾斯基的虛榮心。他傲慢地瞧着這自稱爲他的同行弟兄的人。

——請問你，你是怎樣的一個人，你把我當作是誰？——他問道，很難抑制得住他的憤怒。

拿破里人注意到他動氣了。

——Signor，——他吞吐吐地回答道……——Ho creduto……Ho sentito……la vostra

eccellenza mi perdonara……①

——你要怎麼樣？——却爾斯基乾脆地重複說道。

——我久聞先生的驚人的天才；我相信，這裏的紳士們爲了榮譽對於這麼一個優異的詩人當能竭力加以保護，——意大利人回答說，——因此我敢到這裏來……

——你錯了，Signor，却爾斯基插嘴說道，——詩人的名稱在我們這裏是不存在的。我們的詩人並不受紳士們的保護；我們的詩人自己就是紳士，如果藝術的愛好者（見他們的鬼！）不曉得這一點，那就太糟糕了。我們這裏沒有檻褸的遊僧可以給音樂家從街路上取來編成歌劇本。我們這裏詩人不步行到每一家去請求施救。大概，有人開玩笑對你說過，似乎我是個大詩家。我也曾寫過些不好的短詩，但和那些

① 「……先生……我以爲……我覺得……你尊貴的先生會寬恕我……」

紳士詩家是全不相干的，同時我也不願做這樣的詩人。

可憐的意大利人莫明其妙。他環視四周。圖畫，大理石像，銅像，貴重的玩具，供設在哥蒂克式的架台上——這使他喫驚。他明白了，站在他面前的是一個戴着飾有冠毛的一頂錦帽，穿一件繡金中國式的長衣，束着土耳其的腰帶，在這樣一個高傲的花花公子 (dandy) 和他自己這麼一個穿了破爛衣服的窮苦流浪的藝人之間——沒有絲毫相同的地方。他囁嚅着說了些不連貫的道歉的話，行了個禮，預備出去。他那可憐的樣子感動了却爾斯基，後者在性格上雖然有些小缺陷，却有一顆良善高尚的心。他對於自己的自尊心與激怒覺得可恥。

——你到哪裏去呵？——他對意大利人說。——等一下……我應該否認人家給我的不相稱的頭銜，同時要對你說明，我不是一個詩人。現在我們來談談你的事吧。我得盡可能的來代你效勞。你是音樂家嗎？

——不，oocelanza！——意大利人回答道，——我是個窮苦的即席吟詩人 (improvvisatore)。

——即席吟詩人！——却爾斯基喊道，更深悔自己的慢客。——爲什麼你不早說，你是個即席吟詩人呢？——於是却爾斯基緊握着他的手，表示誠意的悔悟。

他的友愛態度把意大利人鼓舞起來了。他坦白地訴述他的打算。他的外貌不是詐僞的。他需要錢；他

希望在俄國能使他的家庭境況有所改善。却爾斯基注意地聽着他。

——我盼望——他對這位窮藝術家說——你將達到成功。這裏的社會從來不曾聽見過卽席吟詩人。新奇的事一定可以轟動的。不錯，意大利語言在我們這裏是不用的；聽不懂你的話，但這不打緊的，主要的——你的裝束要摩登。

——如果你們裏面沒有誰懂意大利語，——卽席吟詩人想了一會說道——那末還有誰會來聽我呢？

——會來的，不用耽心。有的是出於好奇，有的不過是要隨便消磨晚上的時間，還有些人想表示，他們是懂得意大利語的；我重說一遍，只要你的裝束摩登；我想你一定會摩登的好吧，再會。

却爾斯基記下了卽席吟詩人的住址，懇切地和他作別……

就在那個晚上他們出門去爲那個意大利藝術家奔走。

二

我是沙皇，我是奴隸，我是虫，我是神。

次日却爾斯基在一家旅館的黑暗污穢的走廊裏找到了三十五號的房間。他站住在門外敲了幾下。昨天的那個意大利人開了門。

——成功了！——却爾斯基對他說，——你的事很順利。公爵夫人已答應你用她的客廳——昨晚在大夜會上我已邀請了彼得堡半數的紳士印起入場券與廣告來吧。我可以對你保證，如不能完全成功，那末至少可以弄到一筆錢……

——這是最要緊的！——意大利人喊道，以他那南方種族特有的活潑動作表示着他的歡快。——我知道，你會幫助我。Corpo di Bacco！●你是個詩人，我也是的，要知道，詩人是高尚的伙伴。我怎樣才能表示對你的感激呢？且慢……你要聽我的即興詩（impovisation）而來的吧？

——即興詩……難道你沒有聽衆，沒有音樂，也沒有鼓掌聲，就會唱嗎？

——當然啦，當然啦！要我到什麼地方去找更好的聽衆？你是詩人，你比他們更能瞭解我，你的緘默的激勵對於我比暴風雨似的掌聲更要寶貴……隨便請坐，並請給我一個題目。

却爾斯基在箱籠上坐了下來（在這狹小的房間裏有兩個椅子，一個損毀了的，另一個堆滿紙片與衣物。）即席吟詩人從桌上拿起六絃琴（guitar）——站在却爾斯基面前，用手指甲撥着琴絃，等他出題

目。

便是這麼一個題目給你，——却爾斯基對他說，——「詩人自己選擇詩歌的題目，別人沒有權利來干預他的靈感。」

意大利人的眼睛閃着光——他調了一下音——高傲地仰起頭來，於是熱情的字句，瞬息感覺的發揮，和諧地從他的口中飛迸出來了……這裏他所自由地傳達出來的便是保存在却爾斯基記憶裏的詩篇。

意大利人終止了……却爾斯基緘默無言，驚奇而感動。

——「呶怎麼樣？」——即席吟詩人問道。

却爾斯基抓住他的手，緊緊地握着。

——「怎麼樣？」——即席吟詩人又問道，——「你以為如何？」

——「妙極了，」——詩人回答道。——「真的！別人的思想由你一表達出來，便成了你自己的東西，似乎就是你所創造，愛護，並不斷地發展了這樣的思想。因此，你沒有困難，沒有失望，也沒有一個作家在靈感沒有到來以前的那種不安心緒吧……妙極了，妙極了……」

即席吟詩人接着說道：

——一切天才都是難以說明的。怎麼樣一個雕刻家在一塊加拉爾的大理石裏面看得出隱藏着的裝必忒，便用了錐鑿來割破他的包皮而使之出見世面爲什麼思想一經過詩人的頭腦便成了有四音韻調和的旋律，一樣的韻腳的東西？——因此除了卽席吟詩人以外，沒有誰能夠懂得這印象的速力和在自己的靈感與別人的外部意志之間的密切聯繫——就是我自己想要解釋這一點也是徒然的。可是……還得打算一下我的第一次晚會。你以爲怎樣？入場券定一個什麼價格，才使得聽衆不嫌太貴，而我的進款也不致太少？據說，La signora Catalani 定過二十五盧布，是不是那是多好的——一個價格……

却爾斯基感到不大舒服。從詩學的高尙處忽然落到低賤的店舖子裏，但他很懂得生活問題的必要，也就和意大利人作生意經的打算。

意大利人在這樣的情況下表現出了那樣粗野的貪婪，那樣單純的好利心，以致使却爾斯基嫌惡起來，趕快想離開這裏，好使他從這出色的卽席吟詩人那裏所感受的歡愉不致完全喪失。

斤斤較量的意大利人沒有發覺這一變動，把却爾斯基送到走廊裏，在石階上低低地鞠躬，深深地道謝而別。

① Jupiter 是羅馬衆神之主。

② 「加塔拉尼先生」是意大利的一個大歌唱家。

入場券價十盧布

下午七點鐘開始

——廣告

公爵夫人的客廳交由那個卽席吟詩人隨意處理。設了一個舞台；佈置了十二排椅子；規定某日，晚上七時起開始，全廳燈光輝煌，門口的一張小桌作售票與收票之用，旁邊坐着一個長鼻老婦人，戴着飾有破損了的羽毛的灰色帽子，在她所有的手指上都戴着戒指。階前站着憲兵。聽衆開始來到了。却爾斯基是最先到的一個。他對於這次的表現幫了極大的忙，他想一見卽席吟詩人，看看是否能完全使他滿意。他在偏間裏找到了意大利人，正在不耐煩地看着錶。意大利人穿的是演戲服裝；從頭到腳一律是黑的；硬領沒有裝，特別白的赤裸的頸項和那濃黑的鬚鬚更顯得分明，他的一束束頭髮遮住了他的前額與眉毛。這一切都是却爾斯基所很不喜歡的，他不願意看到一個詩人穿着走江湖的流浪者的服裝。經過簡短的談話以後，他便回到大廳裏，此時人逐漸來的多了。

不久，所有幾排椅子都坐滿了富麗的貴婦人；男子擠成一個圈子站在舞台旁，沿牆與最後一排的椅子背後。樂師們及其樂譜架佔據了舞台的兩旁。中央桌子上擺着一個大磁瓶。聽衆很多。大家都不耐煩地

等着開始；最後於七時半樂師們忙了一會兒，合好了音，然後奏起「湯克雷特」中的序曲來了。——一切妥適而漸趨靜默。——序曲的最後的音調也響過了……於是在四面八方起來的振耳欲聾的鼓掌聲中，卽席吟詩人低低地打躬，走近舞台的邊上來。

却爾斯基不安地設想着，第一回將產生怎樣的印象，但他發覺到，在他看起來不大合適的那種裝束，聽衆中並沒有與此同樣的感應；當却爾斯基看到他站在台上，面色蒼白，無數的燈光照得非常明亮的時候，他自己也覺得他沒有什麼可笑的地方了。掌聲沉默；談話聲也停止了……

意大利人用不流利的法文說明了一下，請求在座的紳士貴婦們指定題目，寫在特製的紙張上。在這出其不意的懇求下，大家默然互相注意，沒有一點兒回聲。意大利人稍等了一會，用懇切柔和的語聲又重說了一遍。却爾斯基正站在台下，大爲不安；他預感着，事情沒有他是無法進行的，他將非寫一個題目不可。事實上，有幾個婦人的頭已朝着他，起初輕輕地，後來便大聲地呼喊他的名字了。卽席吟詩人一聽見了却爾斯基的名字，便在他的脚下尋着了，笑容可掬地拿了一支鉛筆與一束紙給他。在這幕喜戲裏面演一個角色，這對於却爾斯基是很不高興的事，但也只得這麼幹一下子了：他便從意大利人的手裏把紙筆取過來，寫了幾個字；意大利人從桌上取下了磁瓶，走下台來，把瓶遞近却爾斯基，後者便把寫的題目投入瓶

內。於是他的榜樣便發生了効力；兩個新聞記者，以文學家的資格，盡責任似地每人寫了個題目；拿波里領事的祕書與不久從佛勞倫斯[●]旅行回來的一個青年，——都把摺好的紙片投到瓶口裏了；最後，一個不美麗的姑娘遵照了母命，帶着眼淚用意大利文寫了幾行，面紅耳赤地交給了卽席吟詩人，此時貴婦人們默默地瞧着她那副神氣幾乎要笑出來了。——意大利人回到台上，把瓶放在桌上，抽出一個個字條來，大聲朗誦：

「欽契的家庭」(La famiglia dei Cenci)「彭沛的末日」(L'ultimo giorno di Pompeia)「克雷奧巴脫娘及其愛人」(Cleopatra e i suoi amanti)「牢獄裏的春天」(La primavera veduta da una prigione)「塔索的勝利」(Je trionfo di Tasso)

——在座的諸位的尊意如何？恭順的意大利人問道，——還是由我來在這些題目裏面選定一個呢，還是用抽籤的方法來決定呢？……

——抽籤！……——聽衆裏面有一個人說道。——抽籤，抽籤！——全場都喊起來了。

卽席吟詩人又從台上走下來，手裏拿着瓶，問道，麻煩那一位抽一個題目出來？卽席吟詩人以懇求的眼色瞧着前面的幾排椅子。那些華麗的貴婦人里面沒有一個人稍動一下。不慣於北方的冷漠態度的意

● 佛勞倫斯 (Florence) 是意大利的一個大城市。

大利人似乎很窘……忽然他在旁邊看到舉起一隻戴着白色手套的手——他趕緊轉身跑到那個坐在第二排邊上的青年壯麗的美人那裏去。她不慌不忙地站起來，非常自然地把那隻貴族小手伸到瓶裏，取出一個字條來。

——請你打開來并讀出這個字條來，——卽席吟詩人對她說。美人兒便把那個紙條展開來并朗誦道：*Cleopatra e i suoi amanti*（「克雷奧巴脫媼及其愛人。」）——這幾個字說得聲音很低，但是客廳裏是那樣的寂靜，所以誰都聽到了。卽席吟詩人對這美麗貴婦深深地鞠躬，表示十分的感激，然後又回到了台上。

——各位，——他對在座的人說，——抽籤出來的是關於克雷奧巴脫媼及其愛人們的題目。我恭請那一位出這個題目的，對我解釋他的意思：他在這裏所指的是那些愛人，*perché la grande regina aveva molto……*

許多男客聽了這些話大聲笑起來了。卽席吟詩人有些徧促不安。

——我極願知道，——他繼續說，——出這個題目的那一位所暗示的是那一點歷史……如果他不怕麻煩爲我解釋，那我是非常感激的。

沒有誰出來回答。有幾位太太把視線轉向到那個聽母親之命寫了題目的不美貌姑娘身上。可憐的姑娘覺察到了這不含好意的注視，她是那樣的難爲情，以致眼淚已經掛到睫毛上來了……却爾斯基耐不住了，出來用意大利語對卽席吟詩人說道：

——題目是我提出的。我曾看到在亞佛連里·維克多爾的書裏似乎寫道，克雷奧巴脫嫩把死作爲獲得她的愛情的代價，可是仍有不少的追求者，不爲這樣的條件所威脅並阻撓……不過我以爲，這個題目似乎有些爲難……你不能另擇一個嗎……

但卽席吟詩人已經感覺到神明的來臨……他發了一個記號要樂師們奏樂……他的臉色蒼白得可怕，他好似發熱病似的抖動着；眼中發出奇特的亮光。他用手把他的黑頭髮掠高去，用手帕拭去覆着汗點的高高的前額……突然上前幾步，兩手交成一個十字放在胸前……音樂停止了……於是吟詩開始了。

宮殿輝煌。歌聲響了，

伴奏着銅簫與豎琴，

女皇的語聲和視線

鼓舞了奢豪盛大的宴會；

所有的心都朝着她的皇位，

突然間在黃金的酒杯上面

她默然深思，

她那不可思議的頭垂向一邊……

奢華的宴會似乎震顫着。

賓客緘默無言。歌聲也已終止。

她重新仰起前額

清清楚楚地說道：

對於你們幸福是在我的愛情中。

幸福你們可以用生命來購取……

注意傾聽：

我給你們以均等的機會。

誰敢來作這熱情的買賣？

我將出賣我的愛情；

說吧：在你們裏面有誰

願以生命作代價來買我的一夜——

她這麼說——恐怖懾住了所有的人，

熱情震顫着每一顆心……

她傾聽憤激的哀訴苦情，

冷淡而果敢的面容，

轉動她那輕蔑的眼光，

向着她的追求者環顧……

突然從在座的賓客中出來一個人

跟着他又是兩個人。

他們的行動勇敢；眼色清明；

她站起來向他們歡迎；

決定了購取三夜，

死神正向他們招引。

牧師前來祈禱祝福，

從那宿命難逃的籤壺里

當着堅決不移的三個賓客面前

抽出先後次序的籤條。

第一個——弗拉維，勇敢的武士，

在羅馬的民軍中消磨了他的青春；

他忍受不住他的妻子

妄自尊大對他的輕蔑；

他響應這歡樂的號召，

好似在戰爭的日子

投效去作殊死的戰鬥。

在他後面的是克里東，一個賢明的青年人，

生成是愛比哥爾的信徒，

又是哈里脫，姬普利達與亞摩爾

這些人物的崇拜者與歌頌者。

最後一個的姓名

歷史還不會載明，

溫良的眼，柔和的心，

好似一朵還不會開足的春天之花。

他的兩頰上叢生着嫩嫩的輕毛；

歡快在他的眼睛里發着光；

沒有經驗的熱情的力量

沸騰在他那青春的心里……

高傲的女皇對他

注射着憂鬱的眼光。

……

——我立誓……呵歡快之母，

我對你盡心竭力地服務，

在熱情誘惑的床上

我死於一個簡單的賣淫女人。

聽呵，偉大的姬普利達，

你，地下的皇帝，

呵，可怕的阿伊特的神明。

我立誓——在早晨黎明前，

給我的願望的權威者

淫慾的滿足，

一切擁抱接吻的祕密

使我舒適地身疲力竭。

可是只有晨曦之神

才永遠地輝煌着朝陽似的紅顏，

我立誓——在殺人的斧頭下

幸運兒的頭也將砍殺。——

白晝已經退隱，

出來了長着金角的月亮。

亞歷山大的宮殿

蓋上了一層愉快的黑影。

噴水池流着，燈火亮着。

那些淫樂者已準備着

獻給地下的神明。

在富麗奢侈的幽暗的房里

在一切帶誘惑性的珍奇物品中間

在紫紅色的帷幕遮着的背後

閃耀着黃金の床……

……

奚勒得沙里

奚勒得沙里是布爾加人。「奚勒得沙里」的義意，在土耳其語是指武士，勇敢者；至於他的真名字，我們却不知道了。

奚勒得沙里是個土匪首領，打家劫舍，就是他的生活。摩爾達維亞全部的居民，沒有一個不怕他。我們爲了解他的人格起見，且先敘述他一件豐功偉績：有一天夜晚，他和一個阿勒拉烏特族人米哈拉伊克兩人，劫搶布爾加村。他們放火從村子兩頭燒起，趁火打劫。奚勒得沙里殺人，米哈拉伊克搶東西；一邊劫搶，一面大聲喊：「奚勒得沙里！奚勒得沙里！」全村的人都逃散了。

亞歷山大伊卜西南欺時代，國內大亂。亞歷山大招募軍隊，以鎮內亂。奚勒得沙里領帶許多老同伴去投軍。他們對於出師的真目的，是一點也不明白的；但是戰爭是一個發財的好機會，這個他們却很知道！土匪式的軍隊就是如此……

亞歷山大是一個「銀樣蠟槍頭」的人物，沒有一點勇敢氣。他既乏軍事學識，性情又粗忽，治軍的事他一點也不知道；所以部下的土匪正「得其所哉」，對於他沒有信仰和尊敬。不交戰就罷了，每戰必敗；卒

爲紐塔奚阿李姆比哦欺打得大敗，代了他的地位。亞歷山大站不住了，於是跑去與國邊境，調遣自己的殘部——膽小的無賴漢——來復仇。這些無賴漢都沒受過軍事訓練，一旦開來抵禦強得十倍的敵人，那得不敗呢？結果竟全軍覆滅在奢苦修道院裏和拍魯特河岸上。

奚勒得沙里紮駐在康塔苦金的先鋒隊裏。康塔苦金也是亞歷山大伊卜西南欺一流人，沒有一點真本領。在司苦涼城下交戰的前一晚，康塔苦金請求俄國當局，允許他進去檢疫院裏，先鋒隊沒有嚮導繫住了；但奚勒得沙里、沙非阿羅士基、康塔果里的軍隊，仍舊前發，沒有發生嚮導的必要。

司苦涼城下的戰爭，非常猛烈，而且悲慘！可惜沒有一個人描寫那些使人感動的事實！你們試想：七百個阿勒納烏特人、希臘人、阿爾班人、布爾加人，都是沒經過戰術的訓練的，忽然遇見一萬五千土耳其的騎兵，那得不退呢？先鋒隊退迫於拍魯特河岸了，在隊前架着兩尊小炮——在亞沙州侯爵門外找得的；從前在侯爵命名日的午宴還放過哩。土耳其人喜歡放射葡萄彈丸，但沒得俄國當局的允許，是不敢的；所以葡萄丸簡直沒飛過一顆到這邊岸來。檢疫院院長，雖服務於戰場四十年，却從來沒有聽見過子彈的嘯聲；這一次上帝特意帶他來聽聽。有些子彈劈拍響着，從他耳邊飛過。老頭這一驚非同小可，便生氣的罵那個步兵隊的陸軍少佐，紮駐在檢疫院近旁的。少佐沒了主意，便跑去河邊；在河的那一面好些街李把式人往來走着，少佐作手勢恐嚇他們。街李把式人看見，都挨嚇跑了，於是所有土耳其先鋒追趕他們。用手勢嚇人的

少佐叫做霍勒撒夫士基，我却不知道他做了些什麼。

到次日，土耳其人攻擊愛撒黎司人，他們不敢用葡萄丸和開花彈，便決定反對自己的習慣，使用冷淡無情的快鎗。戰爭是多麼殘酷呵！他們都用腰刀殺戮！從土耳其人方面發現槍子了；這在他們那裏算是空前的哩。這些槍矛都是俄國的。愛撒黎司人得了俄國皇上的允許，可以渡過特魯拍河，躲藏在我們的檢疫院裏。他們都渡過來了。只有康塔果里和沙菲阿羅士基停留在土耳其人的岸上。奚勒得沙里，前晚受傷，已躺在檢疫醫院裏了。沙菲阿羅士基被打死了。康塔果里是個大胖子，肚子着刺了一槍；他一隻手舉起腰刀，一隻手握住殺敵的槍矛，用力抵住在自己身上。便用腰刀殺敵，於是二個敵人同時被他殺倒在地下。

所有的全完結了。土耳其人戰勝了。摩爾達維亞剝清了。大約有六百阿勒納烏特散佈在別士沙拉比地方；他們不知道怎地過活，却很感俄國的援助，他們的生活很閒散，但不致淫蕩。在別士沙拉比州的咖啡店裏，時常可以看見他們這些人口中含着長煙筒，啜飲小杯的咖啡渣滓。他們的一模一樣的短衣和紅色的尖頭靴，都已破爛了，冠手的球帽完全還是歪斜的戴着，但腰刀和手槍寬腰帶上不見突出來了。沒有一個人可憐他們。在這些平和的乞兒隊裏，不僅有摩爾達維亞最著名的土匪，嚴酷的奚勒得沙里的朋友，就是奚勒得沙里自己也居在他們裏面。

亞沙州總督知道了那些情形，便根據和平條約，要求俄國當局把暴亂者交出來。

巡警到處搜索起來；果然偵探出來奚勒得沙里真個躲在奚希臬地方。一天夜晚，他剛吃完晚飯，同七個黨羽坐在逃避的僧屋裏，巡警捕了他去。

奚勒得沙里被看守起來。他並不隱諱真情，老實承認他是奚勒得沙里。

「但是，」他加添說：「從那時起，我渡過了拍魯特河以後，我沒有撫摩過他人的一根頭髮，沒有欺侮過下等的賤民，對於土耳其人，摩爾達維亞人，瓦拉赫人，我自然是個強盜，但是對於俄國人我却是個賓客。當沙非阿羅士基射完所有的葡萄丸來到檢疫院裏，在受傷者裏面選出銅扣子，釘子，小鎖和腰刀的尖頭來做最後的子彈時，我給了他二十頂布三角帽，我的錢都花完了。上帝看得見，我奚勒得沙里活着是像進貢品似的！爲什麼現在俄人把我交出給我們的敵人呢？」

說完後，奚勒得沙里靜默了，安然等候自己命運的決定。

他等候了不多時候。當局不把他當作「義盜」看待，相信他的正當的要求，即刻吩咐把他解到亞沙州去。

一個又聰明又有心肝的人——他在當時是個有命令的青年官吏，到現在已經佔據重要的位置了。把奚勒得沙里出發時的情形對我活潑地敘述道：

在牢獄的大門邊，站着一輛郵車……（許是你不知道那郵車是怎麼樣。這是一種低小的編織成的

貨車，近來普通還是駕着六匹或八匹老馬。有鬍子的摩爾達維亞人，戴頂羔羊皮的帽子，騎在一匹老馬上，時刻叫喊着，用鞭子打着，老馬便用大步飛跑。如有一匹馬停住不走了，他就很毒地咒詛着，把馬具解卸下來，拋棄於路上，毫不顧慮馬的命運。在轉回的路程上，他是相信在原地點上可以找得那匹馬在碧綠的厚草上牧放着的。所以有時旅客從驛站走出來時，馬的數目是單的，到了別一站馬匹變成雙數了。這是十五年前的情形了。到現在與俄同化了的別沙拉比人已經模倣俄式的馬具和貨車了。

在一八二一年九月尾的一天，有這樣的一輛車站在牢獄門旁。好些猶太人脫了衣袖，用靴踏着地作響；好些阿勒納烏特人穿着破爛的有圖畫的服裝和整齊的摩爾達維亞姑娘，手上抱着黑眼的小孩，圍繞了那輛貨車。男子們保守着靜默，婦女們帶着一種熱心等候着。

大門開了，幾個警官走出街上來；在他們背後，兩個兵牽出來帶着手鐐腳鐐的奚勒特沙里。

他約莫三十歲左右；他的微黑的臉貌，是又端正又粗暴；他的身材高偉，肩寬；所以他顯露非常的體力。花的頭帕傾斜地包蓋着他的頭，一條寬腰帶捆纏着纖細的腰部；厚而結實的羊毛呢的騎兵式短衣，寬大的縐褶的襯衣，都垂過膝的和美觀的拖鞋，便是他的其餘的裝束。他的神情是又驕傲又安適。

一個紅臉的老頭區官，穿件褪色的制服，衣上懸着三顆扣子搖動着；挾帶着一付錫邊眼鏡，他的鼻子挾傷成紫色的腫。展開公文，含糊地用摩爾達維亞的語言誦讀起來。他時時高傲地望望鎖鏈着的奚勒得

沙里，表面看來，那公文是關係奚勒得沙里的，奚勒得沙里注意地聽着他，區官讀完了文章，疊褶好了公文，嚴厲地喝叱差人，命令把他牽進車裏去。奚勒得沙里上前，用摩爾達維亞的語言對區官說了幾句話，他的聲音抖顫了，臉色也改變了，他哭倒在警官脚下，敲響着自己的鎖鏈。警官嚇了一跳，跳離開了。兵士們想去扶起他，但他自己站起來了，整理了自己的手鐐腳鐐，跑上車大聲嚷道：「讓我走吧！」一個憲兵坐在他旁邊，摩爾達維亞人鞭打着馬，於是車子轉動了。

「這奚勒得沙里對你說了些什麼？」一個青年的官吏問巡警說。

「他請求我，」巡警笑着回答：「要我照顧他的妻室和孩子；他們現住在離奚利耶不遠的布加爾村裏，因為他恐怕他們爲他受損害。人民好蠢動哩。」

少年官吏的故事厲害地感動了我，我很可憐那不幸的奚勒得沙里。許久我不知道一點他的命運；幾個年頭已過去了。我又遇見那少年的官吏，我們便談及過去的事。

「你的朋友奚勒得沙里怎樣了？」我問：「你不知道他以後如何嗎？」

「怎麼不知道哩。」他回答，於是對我敘說下文：

奚勒得沙里解到了亞沙州，報告了總督；總督判決他當處杖刺刑。但死刑是要到一個紀念纔執行，便暫時把他監禁在獄裏。

看守囚犯的是七個土耳其人。（平民的心裏都以爲這些人也是強盜，像奚勒得沙里一樣。）他們很尊重他，並且熱心地聽着他說奇怪的故事。

在看守兵和囚犯之間不覺創造了一種親密的關係。有一天，奚勒得沙里對他們說：「兄弟們！我的死期逼近了！沒有一個人能避免自己的命運的，我快要同各位分別了！我很願意給你們存留一點紀念品。」

土耳其人豎耳細聽着。

「兄弟們！」奚勒得沙里接着說：「三年前，我同我的死友米哈拉伊克，共同搶劫時，我們埋藏了一罐珠寶在離亞沙州不遠的荒原裏，顯然也不是我也不是他，能享受這些財寶了。這麼着，讓你們自己去取他來和陸地均分了吧。」

土耳其人喜的幾乎發瘋了。他們討論怎地可以尋着藏寶的地方，想來想去，還是決議要奚勒得沙里自己引領他們去。

到了晚上，土耳其人從囚犯的脚上解脫了腳鐐，用繩子捆緊他的手，便帶着他出城，進發到荒原去。奚勒得沙里引領着他們到一個地方，從一個墳地走到別個墳地，他們走了許久。末後，奚勒得沙里停住了脚，在一塊寬石旁測量了二十步的距離，踏着地說道：「在這裏。」

土耳其人排起隊伍來了。四個取出自己的腰刀，開始挖地，三個站着守衛。奚勒得沙里坐在石上，看着

他們作工。

「唔，快了吧？」他問：「挖到了嗎？」

「不，還未會哩！」土耳其人回答。他們這麼工作下去，全身汗流如雨。

奚勒得沙里表示忍不住的神色走來了。

「你們這樣的人民，」他說：「連挖地也不會！若是在我，只要兩分鐘，事情就可完結了。孩子們，請解開我的手，把腰刀給我。」

土耳其人默想了一會，便互相商議起來。怎樣辦呢？（他們決定了）我們可以解脫他的手，把腰刀給他，他能逃跑麼？他單獨一個，我們有七人哩。於是土耳其人解脫他的手，把腰刀給他。

奚勒得沙里得了自由，並且有武器了。他應當是感覺什麼哩？……他敏捷地挖起來，看守兵幫助他：……突然他用自己的腰刀刺殺了他們中的一個，那把劍便隨他插在他的胸裏，從他的腰帶裏取出兩支手槍來。其餘六人見奚勒得沙里拿着手槍這武器，都逃散去了。

現在奚勒得沙里正在亞沙州一帶劫搶哩。前一發他寫了一封信給一位侯爺，問他要五千元，若是支付短一文，就要先放火燒了亞沙州去，再到侯爺那裏，五千元究竟給他到了手。

奚勒得沙里是怎樣一個人物呀？

（趙誠之譯）

波希米人

一羣嘈雜的波希米人到卑沙納比 (Beserabie) 去流浪；這天在河岸上豎着他們破裂的帳篷。像獨立一般可愛的是他們的夜晚；人們在美麗的星空下是睡得怎樣酣暢啊！在那些車輪中間甕塊後面，我們可以看到熊熊的火光。那些流浪人在火旁預備晚餐。馬匹在草地上隨意地嚼吃着。一隻養馴了的熊在一座帳篷旁邊找着牠的宿處。一切都在荒野中活動着；他們明天見亮便得動身，每天都在快活地從事準備。女人們歌唱着，孩子們叫喊着，鐵椎的聲音響徹了原野。但一會兒，睡眠的沉默便舒展在這流浪之羣上面，現在祇有犬的嗥鳴和馬的嘶叫來擾亂草原的寧靜。一切都休息了。他們的火已熄滅，祇有月亮輝耀在遙遠的天空，向那些睡着的流浪人身上傾瀉它的光明。

在一座孤寂的帳篷裏，一個老頭子還沒有睡。他坐在幾塊燒殘的煤炭前面，一面掬取着快要滑去的暖熱，一面瞧着那被夜霧籠罩着的平原。他的女兒到那荒漠的原野亂跑去了。無掛無礙的孩子，她祇知道任性胡鬧。她會回來的……可是現在夜色已深，月亮一會兒便會消失在天末的浮雲後面。臧瑟納還不同來，而老頭子的貧薄的晚餐因為等她已經等冷了。

但她來了，在她身後，在那草原上，跟來了一個年輕男子；他是那波希米人從沒見過的。

「父親，」那少女說，「我帶來了一個客人。我在那墳墓後面，在那荒僻地方遇見了他。我把他帶到這裏來過夜。他想變成像我們一樣的波希米人。他犯了法，被人緝捕着，但他可以在我車上得着一個良好的伴侶。他名叫亞勒科；他會到處跟隨着我的。」

老頭子：「好的；留在我們的帳篷裏過夜罷，祇要你願意，再住下去也可以。藏身的地方和麵包，我們可以大家分用的。就加入我們一夥罷。你會習慣於我們的風習，我們的飄流的生活，我們的艱苦，我們的自由。明天黎明，同一部車子會把我們三個人一同載走。選定一樣職業罷；打鐵或是牽着熊沿村歌唱。」

亞勒科：「我會留着和你們一塊的。」

臧慧納：「他是我的，誰能把他從我手裏搶去呢？可是時候不早了。嬌嫩的月亮已經消失不見了。濃霧蓋住了原野，我的兩眼禁不住要自己合上來了。」

天亮了。老頭兒繞着一個靜寂的帳篷慢慢地踱着：

「起來罷，臧慧納，太陽已經出來了！醒來罷，客人，是時候了，是時候了。孩子們，離去懶惰的床罷。」

那些流浪人立刻大聲地散佈開來。大家收拾帳篷，車子都預備好動身了。一切都同時搖動起來。現在車子已經由荒涼的平原出發了。許多驢子載着一些放在籃子裏玩着的孩子開步前進。後面跟隨着丈夫、

兄弟、婦人、女兒、小的和老的。好多的叫聲！好大的騷動啊！在那反覆唱着的波希米的歌聲裏，混着那焦躁地嚙着練條的熊的怒鳴。那些紅紅綠綠的襪襪是怎樣混雜耀眼啊！犬兒對着轟轟響着的風笛咆哮，同時車輪都在砂礫上發出軋音。雜沓、卑賤、粗野！但這一切却那樣充滿着生命和動作！滾罷，我們那像死一般的，沒有活力的柔懦的性格！滾罷，我們那像奴隸的歌曲一般單調的，冷漠的頹唐的精神！

青年男子以一種沒有勇氣的眼光向荒涼的平原看了一下。他不敢把那悲戚的原因向他自己告白。然而，臧慧納，那有兩顆黑色眸子的美人，在他身邊。現在，他是自由着的，並且世界展開在他的眼前。燦爛的太陽像已臨到正午似的在他的頭上輝煌的照着。爲什麼那青年的心會在他的胸中微慄起來呢？什麼秘密的憂煩在使他苦惱着呢？

「上帝的小鳥是既不知道憂愁也不知道工作的。牠爲什麼要費盡氣力來編造一隻堅固而且持久的眠床呢。夜是悠長的，但一根細小的樹枝就夠牠安睡。太陽壯麗地湧出來，小鳥聽到上帝的聲音，便揉着牠的羽毛，唱着牠的歌曲。」

「當萬物繁榮的春天逝去後，夏天便挾着炎熱蒞臨；隨後便來了那帶到了霧和冷的秋天。可憐的人類啊，悲戚的人類啊！小鳥便飛向那些遙遠的國土，溫暖的地帶，碧海的彼岸，直到春天才回。」

那沒有定居的逐客，他像無憂無慮的小鳥一樣。他絕沒有固定的住處，也沒有什麼慣習。在他，一切都是路，他隨處可以得到一個過夜的藏身處。黎明使他醒來，他一天的光陰全聽上帝支配，生活的工作不會擾亂他心裏那種漠然的寧靜。有時光榮的幻惑好像一顆遙遠的星子一樣在他眼前閃爍；有時他也回憶起奢華與逸樂。雷聲常在他那和人世相隔的頭上隆隆響着，但他在暴風雨底下，猶如在清朗的天空底下一樣可以陶然入睡。亞勒科是這樣生活着，忘記了盲目的命運的戲弄。從前，偉大的上帝多少熱情玩弄着這溫和的靈魂！它們是怎樣在這愁悶的心中沸騰着！但它們多時以來便把他拋棄了……是永遠把他拋棄了嗎？有天它們還會憶起他來嗎——讓他等着罷！

臧慧納：「朋友，告訴我，你不惋惜你所永遠離去的東西嗎？」

亞勒科：「我離去了什麼呢？」

臧慧納：「你知道……一個家族，那些城市……」

亞勒科：「我，惋惜！如果你知道，如果你能想像到這些使人窒息的城市裏的奴隸的境遇啊！在那裏，人們是被包圍着，堆積着，從來不能呼吸早晨的新鮮空氣，也不能聞着牧場的春天的芳香。他們以為愛是可恥的愛的念頭……他們把愛的念頭趕得遠遠的。他們把自己的自由作為商品。他們匍匐在偶像的脚下，向偶像乞求金錢和鎖練。我離去了什麼呢？無恥的背叛，沒法挽救的偏見，羣衆的沒有理性的怨恨，或是那

種崇高而又堂皇的恥辱。」

臧慧納：「但在那裏可以看到巍峨的宮殿，五光十色的氈毯，種種遊戲，種種熱鬧的聚會……還有女人的衣裳，那些衣裳是怎樣富麗啊！」

亞勒科：「城市的快樂，空虛的聲響啊；那兒沒有愛，沒有真的快樂。那兒的女人們……啊！你是怎樣地勝過她們！你既用不着她們那種豪華的裝飾，也用不着她們的珍珠和她們的項圈。你不會欺負我，我的朋友……永遠不會的！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和你共享着愛情、和平、和自願的流放。」

老頭子：「你愛我們，你，雖是生在富貴人家；可是那曾經享受過奢侈的樂趣的人是不容易習慣於自由的。我們裏面流傳着一個故事。有一天，在這地方，跑來了一個被國王放逐出來的南方人。以前，我知道他那奇怪的名字，但現在忘記了。他年紀雖然老了，但還有着熱誠向善的青年的心。他對歌曲一道有着天賦的才能。他的喉音像水聲一般清脆。大家都喜愛他。他住在多瑙河邊。他對於誰都沒有害處，他以一些故事使得老少歡欣。他什麼都不理會，他像小孩子一般靦腆、懦弱，必須一些陌生人把獵獲物或在他們的網裏拿出一些魚來送給他，他才能生活；而當那湍急的河流結上冰的時候，當刮着凜冽的朔風的時候，他們還用暖和的羊毛給這純潔的老人備下一隻溫軟的眠床。可是，他是永遠不能習慣於這種艱苦的生活的。他現得蒼白、消瘦。他說一位神祇因為他的某個過錯還在繼續對他發怒。他始終期待着，而神的解救却不

到來。他徬徨在多瑙河岸，不斷地發出悲歎，他回憶起他的遙遠的祖國，他便流下傷心的眼淚。末了，當他臨危的時候，他還叫人把他的骨頭送回南方，他以爲雖是死了，他的骨頭也不能在流放的地方得着安息的。」

亞勒科：「這就是你的孩子們的命運啦，啊，羅馬！啊，世界的君主！愛情的歌人，神祇的歌人啊，請告訴我什麼是光榮？一個從墳墓裏發出來的回聲，一個讚美的叫喊，一種一代一代傳下來的流言，或是那在一座烟燻的茅屋裏，由一個粗野的波希米人述說的故事呢？」

兩年過去了。他老是做着快樂的飄泊的浪人；他到處都像不久以前一樣得着平和與歡悅。亞勒科擺脫了文明的鎖練；像他的主人們一樣自由，沒有憂慮，沒有惋惜，他安住在他們的帳篷裏。他沒有改變；他的朋友們也都一樣。他忘記了以前的生活，採用了波希米人的風習。他像他們一樣，喜歡住在帳篷裏面；他欣賞着他們那種終日閑惰的妙味；他連他們那語彙貧乏、發音響朗的語言都愛了。從樹林的巢穴裏逃出來的熊，成了他那帳篷裏穿着最暖的客人。在村莊中，在那穿過草原通到莫爾達威（Moldavie）首都去的路上，熊在一羣謹慎的人中笨重地跳舞着。牠怒鳴，焦躁地嚙着牠的練子。老頭子倚在他的旅行拐棒上，懶洋洋地用鼓給牠打着拍子。亞勒科一面唱着歌，一面指揮着熊。臧慧納在村民前面巡行，收集他們自願拿

出的布施。黑夜到來了：三個人便一齊煮着他們自己不會動手收割的穀物。老頭子睡了，火熄了：一切都休息了，在他們的帳篷裏，全都安靜。

老頭子在春天的太陽底下烘着他那已經麻木的骨頭；他的女兒在一隻搖籃旁邊唱着一首情歌；亞勒科聽着那歌臉孔便現得蒼白起來。

臧慧納：「年老的嫉妬漢，兇惡的嫉妬漢，殺了我罷，燒了我罷，我是不屈不撓的，我既不怕刀，也不怕火。我恨你，我瞧不起你，我愛着另一個人，我死都愛他。」

亞勒科：「算了罷。這首歌我聽着頭痛。我不喜歡這種粗野的歌曲。」

臧慧納：「這不合你的口味嗎？有什麼相干呢！我是唱給我自己聽的。」

（她唱道）

「殺了我罷，燒了我罷，我什麼都不會說；年老的嫉妬漢，兇惡的嫉妬漢，你不會知道他的名字的。」

「他比春天還新鮮，比夏天還熱烈；他是怎樣年青而又勇敢啊！他是怎樣愛我啊。」

「當你晚上睡了的時候。我是怎樣撫弄他啊！我們兩人是怎樣一齊嘲笑你的白髮啊！」

亞勒科：「住嘴罷，臧慧納！我聽夠了。」

臧慧納：「啊！你以為這歌是指着你說的嗎？」

亞勒科：「臧慧納！」

臧慧納：「你如果要生氣儘管生氣好了……不錯，這歌我是唱給你聽的。」

（她重覆唱着那歌跑出來了。）

老頭子：「對啦，我記起這事來了。這歌是人家在我那時代做的；大家都覺得這歌有趣，大家都唱着這歌使人發笑。一個冬天的夜晚，當我們野宿在卡咯兒（Kagoull）草原上的時候，我那可憐的瑪約拉一面唱着這歌，一面在火旁搖着她的女兒。過去了的年份，在我心裏是一時一刻地變得模糊起來。這首歌竟潛入我的記憶裏，再不出來了。」

一切都寂靜無聲。時候已經很晚。月亮在南方蔚藍的天空輝耀着，臧慧納把老頭子叫醒。

「父親亞勒科真怕人。聽啦。他在深沉的睡眠裏歎息着，嗚咽着。」

老頭子：「不要動他。不要弄出聲響。你曉得俄國人的話嗎？半晚時候，相熟的亡靈要來絞勒睡着的人的咽喉。黎明以前，它便會逃走的。你留在我的身旁罷。」

臧慧納：「父親，他在說話，他喊着臧慧納。」

老頭子：「他做夢都在找你。在他，你是比生命還要寶貴的。」

臧慧納：「他的愛情比我難受。我討厭他。我的心再想得着自由，並且已經……但，不要響，聽啦，他說着另一個名字。」

老頭子：「什麼名字？」

臧慧納：「聽啦，怎樣痛苦的喘息啊！他磨着牙齒……他使我害怕。我去把他弄醒。」

老頭子：「你會白費氣力的。不要去驚擾夜裏的亡靈罷。它自己會走的。」

臧慧納：「他轉動着，他掙了起來，他喊着我看啦，他醒了。我到他那兒去，再會。你睡罷。」

亞勒科：「你到那裏去了？」

臧慧納：「我在我父親身旁坐着。剛才一個亡靈纏擾着你。你的靈魂在夢中感受痛苦。你使得我害怕。」

你喘息着，你磨着牙齒，隨後你喊着我。」

亞勒科：「我夢見了你。我覺得我們兩人中間……我做了一個可怕的夢。」

臧慧納：「這些夢都是虛誕的。不要相信它們罷。」

亞勒科：「啊！我什麼都不相信，既不相信夢，也不相信甜蜜的誓言，甚至也不相信你的心了。」

老頭子：「無知的少年啊，你爲什麼老是嘆氣呢？這裏人是自由的，天是清朗的，女人都誇炫着他們的美貌。不要哭罷。悲哀會把你毀壞的。」

亞勒科：「父親！她不愛我了！」

老頭子：「你想得寬點罷，朋友。這是一個孩子。你的憂鬱是沒有道理的。愛在你是煩悶和痛苦。愛在女人的心裏是一種遊戲。看啦！月亮在那蒼穹底下自由地徘徊着。它輪流地向萬物傾瀉着它的光明。它瞥見一團雲；它突然照亮它，使它輝耀起來；但現在它又照到另一團雲上去了，在那團雲上它也不會停留好久的。誰能給它在天上指定一塊地方呢？誰能對它說：『留在那兒』呢？誰能對一顆少女的心說：『祇能有一度愛，永遠不能改變』呢？……你想得寬點了嗎？」

亞勒科：「她從前是怎樣愛我啊！當我們停留在草原中間時，她會怎樣溫柔地靠緊着我啊！那時晚上的時間是過得怎樣迅速啊！她像小孩子一般快樂，祇要她在我身邊說一句話，祇要她給我一個醉人的吻，她便把我的憂鬱逐走了。不貞的臧慧納啊……她不再愛我了……」

老頭子：「聽啦；我把我自己的——一個故事講給你聽罷。好久以前，當莫斯科威特（Moscowia）還沒威震多瑙河的時候——你看，我提起一些古老的不快的事情——那時我們聽着土耳其皇帝的名字便戰慄起來；一個土耳其總督（Pacha）從亞凱門（Alerman）的望塔上面統制着布哲克（Boudjak）。我那時年紀正輕，心裏充滿着快樂，而我頭上濃密的髮辮裏還沒有一莖白毛。在我們那些美麗的女孩兒裏面，有一個……她多時便成了我的希望的對象。末了，她成了我的人了啊！我的青年像飛跑着的星子一般消逝着，但在你看來，那愛的時期是過得更快的。瑪約拉祇愛了我一年。」

「有一次，我們在卡咯爾河附近遇着一羣不相識的流浪人。他們也是波希米人。他們在山麓靠近我們的地方豎着帳篷。我們一同野宿了兩晚。他們第三晚動了身。瑪約拉和他們一同走了……我安靜地睡着。天亮了；我醒過來了。她不在我身邊了。我尋覓着，我叫喊着；但連蹤跡都沒有了。小賊慧納哭着我呢，我也哭着……」

「從這天起，世界上所有的女孩子對於我都不發生絲毫影響。我的眼光從沒有在她們中間找尋過伴侶，我祇是獨個兒消受着我的孤寂的閒暇。」

亞勒科：「你爲什麼不立刻跟着那賤貨的蹤跡把她追上呢？你爲什麼沒有把你的刀子插進那拐子和那不貞的女人的胸膛呢？」

老頭子：「爲什麼？難道青春不比鳥雀更加不受拘束嗎？什麼力量能夠阻止愛情呢？能夠阻止那輪流地委身給每個人的快樂呢？過去的是不會再來的。」

亞勒科：「我的性情可不然。我不會輕易放棄我的權利的，至少我得嘗嘗報復的樂趣，不！我會在海岸上，在一個無底的深淵旁邊，尋着我那熟睡着的敵人，如果我不用腳把他踢下萬丈深壑，那我才該詛咒呢！他會措手不及地被我投在水中，當他醒時，我會拚命辱罵他，我會享樂着他的臨死的苦悶，他那跌落下去的聲音會長久地在我耳裏響着，這會成爲使我快樂陶醉的回憶。」

一個波希米青年：「再給我一個接吻，單單一個！」

臧慧納：「再會罷！我的丈夫是嫉妬而又兇惡的。」

波希米青年：「祇有一個接吻，但一個更長的，一個臨別的……」

臧慧納：「一個臨別的我恐怕他會跑來……」

波希米青年：「告訴我，我們什麼時候再會到？」

臧慧納：「今晚當月亮落下去的時候，在那邊，在那墳墓近邊。」

波希米青年：「說謊的東西，你不會來的。」

威慧納：「快跑罷，朋友。我的丈夫來了！我今晚會來的。」

亞勒科睡着；一種不安的幻影纏擾着他。他叫喊着醒轉來了。這嫉妬漢把手臂伸開，但他那怕人的手祇抓着一條冰冷的被窩。他的伴侶已不在他的身邊。他戰抖着站了起來。一切都 very 平靜。他起着寒慄，他冷得發顫，他又像被火燒着一樣。他走出帳篷，面無人色的繞着一些車子找尋。什麼聲音都沒有；四野寂然。月光沉沒在霧裏，黑暗籠罩着大地。在戰慄的星光下，他在露水上找着一些足印。這些足印一直向墳墓那面蜿蜒着。他連忙循着這些不吉的足印跑去。現在那白色的墳墓聳立在小路的邊上了。一種兇惡的預感擾亂着他，他搖搖欲倒他走着。他的嘴唇發抖，他的兩膝彎了起來。他向前走去，於是……難道這是一個夢嗎？那裏有兩個人影，就在他的近邊，並且他聽到那被污瀆的墳上有人低聲說話。

第一個聲音：「是時候了。」

第二個聲音：「再睡一會兒……」

第一個聲音：「應該走了，朋友，分開來罷。」

第二個聲音：「不，不要留到天明。」

第一個聲音：「時候在催促我們。」

第二個聲音：「怎樣靚靚的情人啊！再一刻功夫！」

第一個聲音：「你會害我弄出事情來的！」

第二個聲音：「再一會兒。」

第一個聲音：「如果我丈夫醒來不看見我怎樣呢……」

亞勒科：「他已經醒來了。你們往那裏跑？給我一齊留着罷。你們站定在那裏了嗎？對啦那裏，在這墳墓

上。

臧瑟納：「朋友，逃罷，快逃罷！」

亞勒科：「不要動！你到那裏去，漂亮的情郎！看啦！」

臧瑟納：「亞勒科！」

波希米青年：「我死了！」

臧瑟納：「亞勒科！不要殺他！但你滿身是血！你幹下了什麼？」

亞勒科：「沒有什麼。這時你去呼吸他的愛情罷。」

臧瑟納：「那好，我不怕你！我看不起你的威脅。殺人犯，我詛咒你。」

亞勒科（用刀砍她）：「那麼你也死罷！」

臧慧納：「我死都愛他。」

東方給最初出來的陽光照亮了。在那墳頭，亞勒科滿身是血，手裏握着刀子，坐在墓石上。他的脚下伏着兩個死屍。那兇犯的面容可怕極了。一羣吃驚着的波希米人包圍着他。他們就在那墳頭，在他的腳前，掘下了一個墓穴。婦人們一個一個地走上去吻着死者的眼睛。臧慧納的父親，那老頭子一聲不響的呆呆的坐在那裏，兩眼瞧着他那被殺的女兒。大家把死屍抬起，於是這一對青年男女被安埋在冰冷的土中。亞勒科遠遠地瞧着他們，當最後一撮土投上墓穴時，他一言不發的從石頭上溜下來倒在草地上。

於是老頭子說道：

「遠遠的離開我們罷，驕傲的人！我們是一些沒有王法的野人。我們裏面沒有劊子手，沒有刑罰；我們既不要罪人的血，也不要罪人的眼淚。可是我們不能和一個殺人犯一塊兒生活。你是自由的。你可一個人去生活。你的聲音會使我們害怕。我們是一些怯懦而又溫和的人；你呢，你殘酷而又勇敢。讓我們分開來罷。別了；祝你平安！」

於是所有的流浪人都喧擾地立起來，急忙離去那不吉的野宿處。一會兒，全都消失在草原的遠處了。祇有一部車子，覆着一塊破氈，留在平原的後方。

這正像當冬天快來的時候，我們在最初降落的霧氣前面，看到一羣誤了時候的，大聲叫着向南方飛去的野鶴一樣。其中的一隻被一顆兇惡的彈丸打中了，單獨留下來，在地上拽着牠那受傷的翅膀。

天黑了。在那被拋下來的車前，這晚沒有閃動一點火光：在車子的篷幕下，沒有任何人睡到天明。

結 論

這樣，由於詩的力量，那些在快樂或煩悶中消磨了的時日的幻影，又在我模糊的記憶裏復活了。在這些地方，曾經多時，多時響着鞞鼓的聲音。那兒，俄國人在斯湯堡 (Stamboul) 劃下了一條疆界，那兒，我們那雙頭的老鷹至今還可聽到牠過去的光榮。我就在那兒，在草原的中間，在一些崩毀的戰壕裏，遇着那些平和的、寶愛自由的孩兒，那些波希米人的車子。

可是，連你們裏面，連你們這些可憐的自然的孩子裏面，也都沒有幸福存在，在你們那些破爛的帳篷底下，有些夢即在刑罰。流浪的人們啊，連荒野都沒有地方能夠躲避痛苦和罪惡。隨處都是情慾，隨處都是殘酷的命运。

鏟形的皇后

一

在壞天氣的日子

他們常是聚到一起；

這時候就賭錢——

願上帝饒恕他們！

賭的數目是從五十

到一百元；

贏了：

用粉筆記下來；

在壞天氣的日子

他們就做這樣的事情。

有一次他們在近衛騎兵納魯冒夫那裏打紙牌。漫長的冬夜不知不覺地過去了；到早晨五點鐘纔坐下去吃晚餐。幾個贏了錢的人，帶着極大的食慾吞嚼着。其餘的人們却失神地坐在空盤子前面。但等香檳酒一拿上來，談話就活潑了。所有的人都參加進來了。

「你怎麼樣，蘇林？」主人問。

「輸了，同平常一樣。應該承認，我是背時的！我玩得很正經，什麼時候也不激怒。怎樣也不能使我錯亂，可總是輸！」

「你一次也沒有被誘惑過嗎？你一次也沒有下過注嗎？……你底剛強真使我驚異。」

「你是問葛爾曼吧！」一個客人說，指着一個年青的工兵：「他生來不會在手裏拿過牌，他生來更不會數過牌點，然而他陪伴我們坐到五點鐘，看着我們打牌。」

「我十分喜歡這種遊戲，」葛爾曼說：「但是我不能犧牲必需的金錢在那最意外的獲得底希望上面。」

「葛爾曼是德國人，他是儉約的——就是這個原故！」托木斯基說：「如果有誰我還不能瞭解，那就是我的祖母，安娜·費多托夫娜伯爵夫人了。」

「怎麼什麼？」客人們喊。

「我不明白，」托木斯基繼續說：「因為什麼我底祖母現在不打牌了？」

「這有什麼奇怪呢，」納魯冒夫說：「一個八十歲的老太太不打牌了？」

「那麼關於她，你們一點也不知道嗎？」

「不知道！真的一點都不知道！」

「哦，請聽着吧！應該知道，我底祖母，在六十年前，到巴黎去過，並且在那裏出了大風頭。人們都跑到她那裏去，想看一看 Venus Moscovite ①；里涉里耶熱戀着她，祖母却不會動搖，他幾乎因為她底殘酷而自殺。在那個時候婦女們都玩『法老』②。有一次她在宮裏賭輸了，欠了奧爾涼斯基公爵許多錢。祖母回到家裏，一邊從臉上解去面網，脫下用鯨魚骨撐開的裙子，③一邊把自己輸錢的事告訴了祖父，叫他償還。死去的祖父，我記得，從前是祖母底管事人。他怕她好像怕火；但是聽見了這樣驚人的輸賬，他忍耐不住了，他拿出了眼目，告訴她，在半年之內他們已經花了五十萬，不論在巴黎，在莫斯科，在沙拉透福斯克村他們都沒有資產了，絕對拒絕替她還錢。祖母打了他一個嘴巴就一個人躺下睡覺了。在第二天她吩咐人找丈夫來，想用家庭的法律壓服他，但是祖父仍舊強硬不屈。在平生她第一次同他發生爭吵和辯論；後來她想只好勸他，又謙遜地解釋說，債務和債務不同，公爵和馬車廠之間是有分別的。④『什麼！』祖父反駁了，『不要那麼想！』祖母可不知應該怎麼辦了。有一個很有名的人物，同她是親密的朋友，你們總聽說過沈·熱耳

① 「莫斯科美人」。

② 一種賭博用的骨牌名稱。

③ 十六七世紀貴族婦女穿的下部蓬大的裙子。

④ 係指欠公爵的債和馬車廠的債。

民伯爵和一些入談到他底許多奇異的事情吧。你們知道，他自命爲長生的猶太人，生命延壽丹和點金石底發明者等等。有些人嘲笑他，好像嘲笑一個侏儒，卡札諾瓦在自己的日記裏說他是個間牒；但是沈·熱耳民雖然來歷不明，却有一幅可敬的外表，在社交場中是一個很令人喜歡的人。到現在祖母還傾心地愛他，如果有人以輕蔑的態度講他，她就會生氣。祖母知道，沈·熱耳民能夠籌措很多的金錢。她決定求他幫助，於是寫信給他，請他急速到她那裏來。老滑頭立刻來了，看見她正處於非常的痛苦中。她用極黑的顏色

●對他描畫了丈夫底野蠻，最後說：希望看在友誼面上，得到他底幫助。沈·熱耳民想了一下。『我可以替你償付這個數目，』他說：『不過我知道，當你沒有還清借我的錢的時候，你不會心安的，我不願看見你再受一種新的苦惱。有一個方法，你可以撈回來。』

「『但是，親愛的伯爵，』祖母答：『我告訴你，我們一文錢也沒有了。』」

「『這裏用不着錢，』沈·熱耳民說：『請你聽我講。』」

「於是他對她公開了這個秘訣。這個秘訣我們誰也買不起的呀……」

年青的賭徒們加倍了注意。托木斯基吸了幾口煙，舒展一回接着說：

「在那天晚上祖母就到維爾沙^①去了，Au Jeu de la Reine^②。公爵與爾涼斯基作莊；祖母編造

● 用極不堪的話。

● 大約是宮庭或府第底名稱。

● 「打皇后牌。」

一個小小的謊，低聲向公爵說沒有把自己的欠款帶來，就坐在他對面賭起來了。她檢出三張紙牌，把它們一張挨一張放下：三張紙牌都贏了，祖母把輸的錢完全撈回來了。」

「機會呀！一個客人說。」

「故事呀！葛爾曼說。」

「也許，是假牌哩！第三個說。」

「我不那麼想，」托木斯基鄭重地答。

「怎麼！」納魯冒夫說：「你有一個祖母，她能夠一連猜中三張牌，而你到此刻還沒有從她那裏學到這種奧妙？」

「那有什麼法子呢！」托木斯基答。她有四個兒子，我底父親也是其中的一個，這四個人都是失望的賭徒，她卻不會對一個人公開自己底秘訣，雖然這對於他們，以至對於我不算一件無益的事情。然而我底叔父伊凡·伊里奇伯爵，對我千真萬確地說過。死去的恰卜黎斯基，這人，浪費過百萬金錢，後來死在貧窮裏，在年青時代有一次輸了大約三十萬——記得是輸給左李契。他絕望了。祖母，她一向對少年人底放浪是極厭惡的，但這一次她憐恤了恰卜黎斯基。她給他三張紙牌，教他一張挨一張放下，並且取得他底誓言，以後永遠不再賭博。恰卜黎斯基去到他底戰勝者那裏，他們又坐下賭起來了。恰卜黎斯基在第一張牌

上放了五萬，贏了，又折到第二張，第三張，都贏了——撈回本錢之外還有餘剩……」

「可是，到睡覺的時候啦，六點鐘已經祇差一刻了。」

其實，已經天亮了，年青的人們喝乾了自己底杯子，就都散去了。

二

「先生好像是很喜歡女僕們呢。」

「可不是嗎，太太？」

因為她們都是很漂亮的啊。」

——俗語——

老伯爵夫人×××坐在自己底梳妝室裏的大鏡子前面。三個女僕圍繞着她。一個拿着胭脂盒，另一個拿着髮針盒，第三個拿着一頂配着火紅色帶子的高帽。伯爵夫人在她底早已枯萎的美色上有一點可以講究的了，但她還保持着一切自己年青時代底習慣，嚴格地模倣着七十年的形式，穿衣服也還是那麼認真，費的時間也還是那麼長久，和七十年前一樣。靠窗戶，在刺繡架後面，坐着一個姑娘，那是她底養女。

「您好，Grand' Maman。」^①一個年青的軍官，走了進來，說：「Bonjour, Mademoiselle Lise Grand'」

① 「祖母。」舊俄國的貴族講究能說純正的法文。和自己人對話，也許常屢進幾句，猶如現在的高等華人非講英文不可。

Maman, 我來求您一件事。」

「什麼事, Paul?」

「請允許把我底一個朋友介紹給您, 在星期五的跳舞會上我帶他來見您。」

「好, 你一直帶他到跳舞會上, 那時介紹給我吧。你昨天去過×××那裏嗎?」

「去過! 有趣得很, 他們跳舞到五點鐘纔停止。耶列茨卡雅真是漂亮呀!」

「可是我底親愛的, 她是怎樣的漂亮? 也像她底祖母達利亞·彼得洛甫娜伯爵夫人一樣嗎?……實

在, 我想, 達利亞·彼得洛甫娜伯爵夫人, 她已經很老了吧?」

「怎麼老了? 托木斯基不在焉地答:「她死了七年啦。」

姑娘抬起頭來, 對年青人作了一個暗示。他想起了, 他們對老伯爵夫人是隱瞞住她底同年女友底死亡的, 趕緊咬住了自己底嘴唇。但是伯爵夫人却極其冷淡地聽了這對於她還是新的消息。

「死了嗎?」她說:「我可是不知! 我們一起受命女官的職位, 當我們覲見時, 女皇……」

伯爵夫人把自己底逸事對孫子講過一百次了。

● 「你好, 麗絲姑娘, 祖母。」

● 「保羅。」托木斯基底小名。

「噢，Paul，」隨後她說：「現在扶我起來吧。李占卡，^①我底鼻烟壺在那裏？」伯爵夫人同着自己底女僕，走到圍屏後面去化裝。托木斯基和姑娘留下了。

「您要介紹的人是誰？」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低聲地問。

「納魯冒夫，您知道他嗎？」

「不，他是軍職的還是文職的？」

「軍職的。」

「工兵嗎？」

「不！騎兵。爲什麼您想他是一個工兵？」

姑娘笑了，一句話沒有回答。

「Dad！」伯爵夫人從圍屏後面叫：「給我找一本什麼新的小說，但請不要找那種現代的。」

「這是怎樣的小說，Grand Maman？」

「就是這樣的小說，裏面的英雄不要謀害父親和母親，裏面不要有淹死的屍體。我最害怕那淹死的

人。」

① 養女底全名是麗絲·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李占卡是李占未塔之簡稱。

「那類的小說現在沒有了。您不要一本俄國的嗎？」

「難道有俄國的小說嗎？……你拿來吧，天哪，你拿來吧！」

「再見，祖母，我就找來……再見，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爲什麼您想納魯魯夫是一個工兵？」

托木斯基從化裝室走出來了。

剩下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一個人了；她放下手工，望着窗外。很快地在大街對面，從一所四方形的房子後面出現一個年青的軍官，暈紅蓋滿了她底兩頰；她又拿起手工，低頭到描了花樣的布上。伯爵夫人在這時候走出來，完全穿整齊出來了。

「李占卡，」她說：「吩咐套上馬車，我們要出外遊玩去。」

李占卡從刺繡架後面站起來，收拾着自己的手工。

「你怎麼的，我底媽媽！是聾了嗎？」伯爵夫人喊。「快點去告訴套車。」

「就去！」姑娘低聲答，跑到外屋去了。

僕人走進來，遞上一本由泊夫爾·亞力山大微奇侯爵那裏送來的書。

「好！謝謝！」伯爵夫人說：「李占卡，李占卡，你又跑到那裏去了？」

「穿衣服。」

「來得及呀，小媽媽。到這裏坐着。翻閱第一卷，大聲地念……」
姑娘拿起書，讀了幾行。

「再大聲些！」伯爵夫人說：「你怎麼了，我底媽媽……嗓子啞了嗎……等一等……把腳襪挪給我；近一些……」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又讀了兩頁。伯爵夫人打呵欠了。

「扔了這書！」她說：「都是蠢話！把它送還泊夫爾侯爵……叫謝一謝……馬車怎麼樣了……」

「馬車預備好了！」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說，朝街上望了望。

「你怎麼還沒有穿好衣服？」伯爵夫人說：「常常都得等着你，小媽媽，這真討厭啊！」

麗絲跑到自己底房裏。沒有兩分鐘，伯爵夫人開始用全部力量搖起鈴子。三個女僕從一道門跑進來。一個男僕從另一道門跑進來。

「你們沒有聽見我呼喚嗎？」伯爵夫人說：「告訴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我在等着她呢。」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穿着晨衣戴着帽子出來了。

「可完了，我底媽媽！」伯爵夫人說：「這是什麼裝束！這爲了什麼……去誘惑誰嗎……天氣怎樣，似乎有風吧？」

「一點風沒有，夫人！天氣很清靜的！」男僕答。

「你說話總是沒有分寸！打開那風窗子看吧！有風好涼！卸了車吧！李占卡，我們不去了！不用穿衣服了！」

「這就是我底生活！」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心裏想。

實際，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是一個頂可憐的人。但丁說過：別人底麵包是苦的，別人底簷下的台階是難登的。誰又能知道這顯貴的老太太底養女所受到的依賴生活的痛苦呢？×××伯爵夫人，當然，並沒有壞心腸，但她有一種個性；她正像受了社會抬舉，在無情的利己主義裏浸染過來那樣的女人，也正像單愛自己底時代而異視現代的那樣衰老人物。她參加上級社會底一切無益的應酬，走進跳舞會裏，擦了脂粉，穿着古式的衣服，坐在屋角裏，彷彿跳舞廳裏一件奇特而必需的裝飾品。來到這裏的客人都走向她面前，行一個九十度的鞠躬，好像執行法定的儀式，以後就誰都不看她一眼了。有時她在家裏邀請全城的名人，遵照着嚴格的禮法，但是她認不出任何人底面孔。她底許多的僕婢，都養得肥肥胖胖的坐在她底前室裏和傭人房裏，要做什麼，就做什麼，互相搶着偷竊半死的老太太底東西。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是家裏的殉道者。她因爲倒茶多費用一塊糖，就要受到譴責；她高聲地讀小說——凡是著者底錯誤，全是她底過失；她陪伴伯爵夫人出外遊逛——遇着天氣和道路不好，也是她底責任。她有指定的給養費，他們却從來沒有付足過；雖則這樣，他們可要求她穿像所有極少數女人纔能穿的那樣衣服。她在社會上處於很可悲

哀的環境，一切人都知道她，但誰也不注意她，在跳舞會上要到人家找不着 Vis-A-Vis 的時候，纔會臨到她跳舞；太太們到了應該走進化裝室去整理一下自己底裝束上的什麼的時候，也每次都將她拉到手裏。她是自愛的，明白地感到自己底地位，時時朝周圍張望，帶着不能忍耐的神情等待着援助她的人；但是那些矜持於自己底輕浮的驕傲裏的青年們，沒有給她一些兒注意，雖然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比他們糾纏着的那些厚顏和無情的女子可愛得一百倍。有幾次，她離開那幽靜的，鬱悶和華麗的客廳，走進自己底寒儉的屋子裏哭起來，在這屋子裏擺着一架用花布縵製的圍屏，一隻箱子，一面小鏡子和一架漆色的床，在這屋子裏那油燭曖昧地在銅燭台上燃燒着。

一次——事情發生在這篇小說開始所描寫的那個夜晚底兩天以後和我們剛才停止在上面的那幕場景底一星期以前——一次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坐在窗下刺繡架後面，偶然朝街上望一望，看見有個年青的工兵，不動地站着，兩眼注視着她底窗戶。她垂下頭，仍舊去做手工；過五分鐘又望望——年青的軍官還是立在那個地方。她沒有同那過路的軍官賣俏的意思，就不向街上再看，大約過了兩點鐘，沒有抬起頭來。開午飯了，她站起來，收拾着自己底刺繡架，偶然又朝街上望一下，又看見了那個軍官。這使她覺得很奇怪。午飯後她帶着有些不安的感覺走到窗戶旁邊，但是軍官已經不在了——她也就忘記他了：

過兩天，她同伯爵夫人出去上馬車的時候，又看見了他。他緊靠大門口站着，把水獺皮的大衣領翻起，遮着臉，他底黑黑的眼睛從帽子底下射出炯炯的光。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嚇了一跳，不知怎麼纔好懷着驚疑的心情坐進了馬車。

轉回家裏，她跑到窗戶旁邊，一看——軍官還是站在那個老地方，兩隻眼睛盯盯地望着她；她躲開了，一種對於她完全是新的好奇心和沸騰的感覺簸動了她。

從這時起沒有間隔一天，到一定的時候，那年青的軍官就出現在他們底房子底窗戶下面。在他和她底中間成立了一種默契。她坐在自己底座位上做着手工，她覺得他到近前了——就抬起頭，看着他，並且看的時間一天比一天長了。那個年青的人，似乎爲了這，很感激她；她底青春時代底銳利的眼光看得出——當他們底視線相遇的時候，每一次，那緋紅多迅速地蓋上她底蒼白的兩頰。過一星期她對他微笑了：當托木斯基請求伯爵夫人允許把自己底朋友介紹給她的時候，可憐的姑娘底心跳躍了。等到她知道了納魯冒夫不是一個工兵，而是一個騎兵，她後悔了，被這不謹慎的問話把自己底祕密洩露給輕佻的托木斯基了。

葛爾曼是一個俄羅斯化的德國人底兒子，他底父親遺留給他很少一點資產。彷彿葛爾曼因爲堅信有維持個人獨立的必要，所以不肯浪費一文錢，他祇依賴薪俸生活着，不讓自己有一些放蕩。然而，他是聰

敏和好名的人，同事們很不容易抓到嘲笑他底過度節儉[●]的機會。他有堅強的毅力和熱烈的幻想；但是恆心從青年時代底通常的荒唐裏救助了他。這，例如他極喜歡打牌，却永遠不會伸手摸過牌，因為算計他底財產不答應他（他這樣說）「犧牲必需的金錢在那最意外的獲得底希望上面」——可是他整夜坐在牌桌旁邊，帶着「歇司迭里」的神情注意着賭局裏的千奇百怪的變化。

關於三張紙牌的逸事有力地掀動了他底幻想，一夜也沒有離開他底頭腦。

「怎樣呢，如果，」第二天晚間，他遊蕩在彼得堡底街上一面想，「怎樣呢，如果老伯爵夫人把自己底秘密告訴了我？或者指示給我那三張正確的紙牌？爲什麼不試試自己底運命呢？……把自己介紹給她，引起她底寵愛；或者，做她的一個愛人；但這一切都需要時間，而她已经八十七歲了；她也許過一星期，過兩天就要死了！……那紙牌底逸事呢？……可以相信嗎？……不，預算，節儉和勤勉：就是我底三張正確的紙牌，再三倍，七倍我底資本，就可以使我穩定和獨立了！」

他這樣盤算着，不知不覺走到彼得堡底幾條重要的街道中的一條街道上來了，迎面是一所古式建築的房子。街上擠滿了馬車，一輛銜接一輛走向燈燭輝煌的大門口去。從那些馬車裏一會伸出年青的美人底秀整的小脚，一會伸出發響的長筒皮靴。一會伸出繡紋的襪子和外交官的禮鞋。皮大衣和手套在威

嚴的門衛面前烟過，葛爾曼站住了。

「這是誰底房子？」他問牆角的巡警。

「×××伯爵夫人底，」巡警答。

葛爾曼戰慄了一下。奇異的逸事又呈現在他底幻想裏了。他圍繞房子踱來踱去，默想着它底女主人和她底奇怪的能力。很晚他纔回到自己底卑陋的一隅，許久不能入睡，等到夢佔領了他的時候，他就看見了一些紙牌，綠色的桌子，成捲的鈔票，成堆的金幣。他放下一張牌又一張牌，勇敢地接受別人下注，不停地贏着，把金子搜到自己面前，把紙幣裝進衣袋裏。他醒來已經很遲了，對消失了的自己底幻想裏的財產嘆了一口氣，就又出門往市內遊逛去了，並且不久又走近伯爵夫人底房子了。彷彿有一種看不見的力量，牽引他到這裏來。他站住了，開始望着窗戶。他看見在一扇窗戶裏有一個低垂的黑髮的頭，很明顯，是在讀書或做工。那個頭抬起了。葛爾曼看見了一幅極鮮艷的面孔和一雙烏黑的眼睛。這一分鐘決定了他底命運。

三

我底小天使，

我讀你底四頁來信，還不如你寫的快呀。

——通信——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剛脫了衣服，摘了帽子，伯爵夫人又打發人來叫她，同時命令再套上馬車。他們出來上車了，正當兩個僕人扶出老太太，把她裝進車廂的時候，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在車輪後邊碰見了自己底工兵；他握住了她底手，她驚惶得發呆了，那年青的人立刻消失了。一封信留在她底手裏。她把它藏進手套裏，一路上她什麼也沒有聽見，也沒有看見。伯爵夫人有一種習慣，坐在車裏時常要問：同我們遇見的人是誰？這架橋叫什麼名字？在那塊招牌上寫的是什麼？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在這一次回答得又含糊又錯誤，因此惹怒了伯爵夫人。

「你怎麼的了，我底媽媽？你昏了，是嗎？你還是沒有聽見我說話呢，還是沒有懂得呢……感謝上帝，我底舌頭發音仍然清楚，而且我也沒有糊塗！」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沒有聽見她底話。回到家裏，她急忙跑進自己底屋裏，從手套裏取出那封信，它不會封口。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讀了它，是封表白愛情的信，它是甜蜜的，慇懃的，並且一字一句都是由德國的小說裏抄下的。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雖然不懂德文，她可是十分滿意它。

不過這封使她快樂的信又特別地使她不安。她第一次有了秘密，同年青的男子發生親切的關係。他底大膽震驚了她。她各責自己底粗忽的行爲，她不知道應該怎樣辦。以後再不坐在窗戶旁邊，用冷淡的態度涼却那個年青的軍底官繼續追求的熱望嗎？把信退還他嗎？冷淡和堅決地回答他嗎？她沒有一個可與

商量的人她沒有女朋友，沒有女教師。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終於決定了答覆他。

她坐在小寫字檯旁邊，拿出鋼筆紙——沉思起來。好幾次她開始了自己底信——又撕了它：一下子她以為這種寫法太謙卑了，一下子却以為太殘忍了。最後她寫成了幾行，覺得很得體。

「我相信，」她寫：「您是一個有正大思想的人，您絕不願意以無意識的行爲來侮辱我，我們底友誼不應當在這樣情形之下開始的啊。現在把您底信還給您之外，我希望將來我不會有理由慨嘆那種無禮的舉動。」

到第二天，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一望見走來的葛爾曼，就從刺繡架後站起，走進大廳裏，推開風窗，把信擲到街上，希望年青的軍官趕快拾去。葛爾曼跑上來，拾起它就鑽進了一家水菓店。扯開信封，他發現自己底信和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底答覆。

他事前也曾料到這一點，就轉回家去，忙碌於自己底策劃裏了。

三天以後，一個年青的快眼的女僕從女帽店裏拿來一封信給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心神不安地撕開了它，先當是帽店要錢的信，但忽然認出是葛爾曼底手筆。

「您親愛的，錯了呀，」她說：「這封信不是給我的。」

「不的確是給您的！」勇敢的女僕答，露出狡猾的微笑：「請您仔細看看吧！」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迅速地讀完了信。葛爾曼要求會晤。

「沒有這回事，」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說，她吃驚他底進攻，要求，手段和運籌了。「這封信一定是給我的。」隨後把信撕成了小塊。

「這封信若不是給您的，您怎麼撕毀了它呢？」女僕說：「我也好把它送還那個託付我的人呀。」

「親愛的。」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說，因為女僕看破了他底臉紅了。「以後請您再不要拿信給我。您告訴他，那個托付您的人，他是應當慚愧的哩……」

但是葛爾曼沒有退却。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每天接到一封他底信，傳信有時用這種方法，有時用那種方法。它們已經不是從德文錄下來的了。葛爾曼在被熱情激起的靈感中用他所特有的一種語言寫了它們；在它們裏面表現了他底志望底不能動搖，和放縱的幻想底騷亂。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已經不想把它們退還了；他被它們灌醉了；她開始答覆它們——她底信一時比一時更長更溫柔了。

最後，她從窗口擲給他下面這樣一封信：

「今天××公使那裏舉行跳舞會。伯爵夫人也去參加。我們將逗留到兩點鐘。您和我秘密會晤的機會到了。伯爵夫人一出門，她底人們，必然都要跑開了；在前房有一個守門人，但他也常常躲在自己底小屋裏。您在十一點半鐘到這裏來。一直上樓梯。如果在外屋您遇見誰，您就問，伯爵夫人在家嗎？他們告訴您。」

不在家，——那麼，沒有辦法，您就得回去了。但是，大概您不會遇見什麼人的。女僕們都坐在她們同住的一間屋子裏。從大廳往左邊走，一直走到伯爵夫人底寢室。在寢室裏，圍屏背後，你會看見兩個小門。右面的——通書齋，伯爵夫人永遠不進那裏去；左面的——通走廊，那裏有一架螺旋梯，它通到我底屋子。」

葛爾曼着急了，好像一隻在柙的猛虎，等候着預定的時間。在晚上十點鐘他已經站在伯爵夫人底房子前面了。是可怕的天氣：刮着狂風，溼淋淋的雪一片片摔下來；街燈閃着朦朧的光；街道全是空洞洞的。馬車夫時時從自己底瘦馬脊背上面伸出脖子，看看有沒有晚歸的乘客。葛爾曼祇穿一件大氅，站在街上，却没有覺得寒冷的風和雪。伯爵夫人底馬車預備好了。葛爾曼看見僕人們用手扶出一個駝背的老太太，身上裹着一件黑貂皮外套，在她後面，跟着她的養女：她穿一件薄薄的長衫，頭上飾着鮮花。車門關上了。馬車困重地轉動在鬆軟的雪上。門衛掩上了大門。窗戶黑了。葛爾曼圍繞寂靜的房子徘徊着，他走到街燈底下看一看錶：十一點二十分。他停在街燈底下，兩眼凝視着錶上的指針，等待着其餘的幾分鐘。正到十一點半，葛爾曼就跨上伯爵夫人的台階，走進被照得明亮的前房。守門人不在。葛爾曼跑上樓梯，拉開了外屋底門，看見一個僕人，坐在燈下一把古舊而腌臢的安樂椅裏打盹。葛爾曼以準確的脚步輕輕越過了。大廳和客室都是黑暗的。從外屋透來的燈光微弱地照着這裏。葛爾曼走進寢室。在充滿了古香古色的聖像座前，點着一盞金色的小燈。退色的絹織的安樂椅和有靠枕的鍍金的沙發，都帶着憂鬱的情調，靠在糊滿了中

國壁紙的牆邊。在牆上懸掛兩張 *Mme Lebun* 在巴黎畫的像片。一張畫的是個面部紅潤而豐富的四十歲的男子，身穿亮藍色的制服，佩着星章；另一張——一個年青的美人，生着鷹鉤鼻子，額前攏了劉海，在撲了粉的頭髮上插一朵玫瑰花。牆角裏擺着燒瓷的牧女，著名的 *Leroy* 製造的餐室鐘，小箱子，賭具，團扇以及在過去的一世紀底末期與孟溝爾非爾^①的氣球，蔑司蔑爾^②的催眠術同時發明的各種婦女的玩物。葛爾曼走到圍屏後面。靠它擺着一張小鐵床；右面有一個門，通到書齋；左面——另一個門，通到走廊。葛爾曼推開了它，看見一架狹窄的螺旋梯，這是通到可憐的養女底屋子裏去的。但是他退回來走進黑暗的書齋去了。

時間過得很慢。一切都是靜寂的。客室裏敲了十二點鐘；各屋裏的鐘也緊跟着都敲了十二點。隨後一切又沉默了，葛爾曼靠着涼冰冰的火爐站着，他是鎮靜的；這是他底心同那決意去做一件什麼危險的，但是必要的事情的人底心一樣，均衡地跳躍着。早晨底一點鐘二點鐘敲過了。不久他聽見了遠遠有馬車的聲音。抑止不住的震動佔領了他。馬車走進來停下了。人們奔跑着，喉嚨喊叫着，房子整個亮了。三個女僕和半死的伯爵夫人走進寢室來，老太太一下子就倒在安樂椅裏。葛爾曼從縫隙看得清清楚楚。李占未塔。

① 法人。一七八三年發明汽球者。

② 催眠術及磁力學說發明者。

伊萬諾夫娜由他眼前閃過去。葛爾曼聽見了她底急遽的脚步走上她底樓梯。在他底心裏突然似乎有些後悔，但立刻又平靜了。他麻木了。

伯爵夫人在穿衣鏡前脫去衣服。女僕們摘下了她底飾着玫瑰花的帽子；從她底斑白的，大部分全禿了的頭上取下了掛粉的假髮。髮針像下雨一般落在她身邊。繡銀綠花的黃色長衣推在她的臃腫的脚背上。葛爾曼是她底化裝底令人作嘔的祕密底見證人；最後伯爵夫人穿上睡衣，戴上睡帽；這樣裝束，頂適合她底衰老的年齡，看起來就不那麼顯得可怕和醜惡了。

伯爵夫人同一般老年人一樣，夜間總患失眠。脫完衣服，她就坐在窗下的安樂椅裏，命退了女僕們。蠟燭拿出去了；屋裏又祇剩那一盞小燈照耀着。伯爵夫人的臉越加黃了，弛垂的嘴唇顫動着，身體左右搖擺着。在她底矇矓的兩眼裏可以看出她底意識是完全失掉了；看見她，會以為這可怕的老太太底動作不是發自她的本意，而是由於一種內部的電力掣動罷了。

突然這僵死的臉莫名其妙地變色了。嘴唇停止顫動了，眼睛活潑了；伯爵夫人面前站着一個陌生的男子。

「不要害怕呀，爲了上帝，不要害怕呀！」他用清楚的聲音輕輕地說。「我沒有謀害您的意思；我是來懇求您一樁事情的。」

老太太癡呆地看着他。好像沒有聽見他說話。葛爾曼以爲她是聾子，俯到她底耳朵上，重說了一遍。老太太仍舊沉默着。

「您能夠，」葛爾曼說：「創造我底生活底幸福，這在您不費分毫什麼？我知道，您能夠一連猜中三張紙牌……」

葛爾曼停止了。伯爵夫人彷彿明白了他底要求；她在尋找自己回答的話。

「那是一個笑談，」後來她說：「對您起誓，那是一個笑談！」

「那一點不是笑談，」葛爾曼不高興地說。「您記得恰卜黎斯基，是您幫助他撈回本錢的啊！」

伯爵夫人可真騷亂了。她底神色表明了靈魂中的猛烈的運動；但她很快又沉沒在以前那樣無感的狀態裏了。

「你能夠，」葛爾曼繼續說：「指示給我那三張正確的紙牌嗎？」

伯爵夫人靜默着，葛爾曼接着又說。

「您爲誰保藏着您底祕訣呢？爲孫子們嗎？他們都富有，用不着這個；他們也不知道金錢，也不寶貴金錢。您底三張紙牌不能夠援助那些浪費者。誰不懂得守護父親的遺產，不管他有怎樣惡魔般的努力，總是同樣要死在貧困中的。我不是一個浪費者；我知道愛惜金錢。您底三張紙牌對於我不會白費的。呸……！」

他住了嘴，戰戰兢兢等候着她底回答。伯爵夫人沉靜着。葛爾曼跪下了。

「不論什麼時候，」他說：「如果您底心會瞭解愛情底感覺，如果您還記得它底快樂，如果您即使只有一次因初生的嬰兒底哭泣而微笑過，如果那種人類的情感什麼時候觸動過您底胸懷，那麼我此刻就用夫妻底，愛人底，母親底以及一切與人生有關係的情感懇求您，不要拒絕我底請求，告訴我——您的祕訣，您保留它有什麼用處呢？……也許它會造成可怕的罪惡，使永久的快樂喪失，和魔鬼結緣……請想一想，您老了：您生活的日子不長了——我準備把您底罪過放在我自己底靈魂裏，祇要將您底祕訣告訴我。請想一想，一個人底幸福握在您底手裏；不僅我，還有我底兒子，孫子和曾孫都將感戴您底賜與並且要把它當作神品一樣……」

老太太沒有回答一句話。

葛爾曼站起來了。

「老妖婆！」他咬緊牙齦說：「我只好強迫你說了……」

隨着這句話他從衣袋裏掏出手鎗。伯爵夫人看見手鎗，第二次發生了劇烈的感覺。她搖着頭，舉起兩手，好像要遮蔽着射擊……隨後向後倒下去了……一動也不動了。

「不要裝小孩子氣，葛爾曼說，拉她底手。」我最後一次問你——你願意把你底三張紙牌告訴我嗎？是或不是？」

伯爵夫人沒有回答。葛爾曼一看，她已經死了。

四

五月七日，一八××年。

這個沒有道德和信仰的人！

——通信——

李占末塔·伊萬諾夫娜坐在自己底屋裏，還穿着跳舞衣服，埋在深深的沉思裏。一回到家，她急忙打發開正不高興再做什麼的睡眼矇矓的女僕，說她可以自己脫衣服，就忐忑地跑進自己底屋裏，希望在這裏看見葛爾曼，然而又覺得不看見他纔好。第一眼她沒有看見他，想他一定是沒有來，而且爲了他們會見底阻滯很感謝自己底命運。她坐下了，沒有脫去衣服，開始回憶起一切發生在這樣短短的時間裏和她底這麼深入的迷惑中的情形。自從她第一次在窗戶旁邊看見那個年青人的時候算起，不到三個星期，就和他通信起來，他也居然從她這方面取得了夜間會晤的要求！她只由他底一些來信中的幾封署名的信上，知道了他底姓名，她同他不曾面談過。不曾聽過他底發音，她也不會聽別人講過他……一直到這一天晚

上奇怪的事情！在這一天晚上，在跳舞會裏，托木斯基氣憤年青的侯爵女兒泡林×××沒有照例取媚他，他想要報復，就對她表示冷淡；他要求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和他跳那極長的「馬珠克」舞。整個時間他嘲笑她對於工兵軍官的偏愛，他說他知道的很多，幾乎爲她所猜想不到；他底談話有一些恰好是碰着地方。以致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幾次在心裏思想，她底祕密是被他知道了。

「您從什麼人知道了所有這些事情？」她問，笑着。

「從一個特別知道您的朋友，」托木斯基答：「一個很著名的人物。」

「這個著名的人物是誰？」

「他底名字叫葛爾曼。」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沒有回答什麼話；她底兩手和兩腳冰硬了。

「這個葛爾曼，」托木斯基接着說：「有一幅真正的『羅曼蒂克』的臉，他有拿破崙底側影，有梅菲司托菲爾底靈魂，我想，在他底良心裏至少有三件罪惡。您怎麼這樣蒼白……！」

「我底頭痛……葛爾曼對您說了些什麼……您覺得他怎樣？」

「葛爾曼同自己底朋友們不大合得來；他底個性太強……我看他倒是很關心您；至少他很喜歡聽

見別人稱讚您。」

「但他在哪裏看見過我？」

「在教堂裏，也許，在散步的時候！上帝知道！也許當您睡覺的時候，在您底屋子裏，他看見了您。」

向他們走過來三個女人，問，「Oubliou regret？」這對於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成爲極有興趣的談話被打斷了。

被托木斯基選上的女人就是那個侯爵女兒×××。她同他跳了許多圈，轉了許多次，對他解釋明白了。托木斯基回到自己底位置，已經把葛爾曼和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全都忘記了。她想恢復剛纔被打斷的談話，但「馬珠克」舞已完，老伯爵夫人立刻要走了。

托木斯基談話並沒有什麼，不過跳舞時隨便說的笑談：可是這些話深深印在幻想的年青姑娘底靈魂裏了。托木斯基所描畫的葛爾曼的爲人不料正和她在心裏所想像的大半相同，並且因爲聽了這一段最新的故事，這個平凡的人物實在使她底精神有些驚異和煩惱了。她坐在那裏交叉着兩臂，戴着花的頭，垂到裸露的胸前……忽然門開了，葛爾曼走進來，她戰慄了……

「您在哪裏了？」她驚惶地小聲問。

「您不願意嗎？」

「在老伯爵夫人底寢室裏，」葛爾曼答：「我剛纔從她那裏來。伯爵夫人死了。」

「我底天呀……您說什麼？」

「並且也許，」葛爾曼接着說：「我是她致死底原因。」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兩眼直看着他，她憶起了托木斯基底話：在這個人底良心裏，至少有三件罪惡！葛爾曼坐在她近前的窗戶下面，把一切都說了。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惶惑地聽了他底話。因而，那些多情的信，那些熱烈的愿望，那種大膽的，頑強的追求——所有的都不是愛情！金錢——纔是他底靈魂所渴望的！不是她能滿足他底慾望和使他幸福可憐的養女做了強盜底盲目的傀儡，做了她底老恩人底凶手了……她在已經晚了的，自己底極大後悔中痛苦地哭了。葛爾曼靜默地看着她：他底心也寸裂了；但是並非可憐的姑娘底底淚，並非她底痛苦底異常的魅力擾亂了他底苛刻的靈魂。關於死了的老太太他在良心裏也沒有感到一點兒後悔。一樁事情擾亂了他：打算藉以發財的祕訣丟失了，永遠找不回來了。

「您真是一個怪物！」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最後說。

「我沒有想叫她死，」葛爾曼答：「我底手鎗也沒有裝子彈。」

他們都靜默了。

早晨來了。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熄滅了燒到根上的蠟燭。灰白色的曉光射進他底屋裏。她拭乾了哭過的眼睛，抬起頭看着葛爾曼。他坐在窗戶下面，抱着兩隻胳膊，嚴峻地皺着眉頭。在這個姿式裏他真像拿破崙底側影。這幅神情也打動了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

「您怎樣走出屋子呢？」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後來說。「我想領您走那祕密的樓梯；可是必須經過寢室，我害怕。」

「請您告訴我怎樣能找到那祕密的樓梯；我一個人走。」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站起來，從箱子裏取出一把鑰匙，遞給了葛爾曼，又對他詳細地說明了。葛爾曼握住了她底冰冷的，沒有反應的手，吻了一下她底扭斜着的頭，就走出去了。

他下了螺旋梯，又走進伯爵夫人底寢室。死了的老太太坐在那裏，僵硬了。他底臉上表現着非常的安靜。葛爾曼站在她面前，朝她看了很久，似乎想要認清這可怕的因果；最後他走進書齋，摸着了兩扇門，就順着黑暗的梯子走下去，心裏洋溢着奇特的感覺。「六十年前，」他想：「也許在這同樣的時辰，就從這間寢室，順着這架梯子，有一個穿着繡花外套，梳着 A' Tiossau Royal 頭髮，把自己底三角形的帽子按在胸前，現在說來是早已埋在墳墓裏的青年的幸福人走下來；但他底老情人底心今天纔停止躍動了……」

在梯子下頭葛爾曼找到了一個門，也用這一把鑰匙開了它，他就穿過一條行廊，到了大街。

五

在這夜間，死去的男爵夫人 B X X X 走到我面前。

她全身穿着白色的衣服，對我說：

「您好，顧問先生！」

——石維金波爾——

在那決定命運的夜晚三天以後，早晨九點鐘，葛爾曼去到舉行死去的伯爵夫人底遺體葬式的 X X 教堂裏。他並沒有後悔，可是他不能完全鎮壓住責難他的良心底呼聲：「你是伯爵夫人底凶手！」他缺少真純的信仰，他却具有頗多的迷信。他相信死去的伯爵夫人將會作祟他底生活，因此決定參加她底葬儀，禱求她饒恕。

教堂裏人滿了。葛爾曼儘力地擠過了人羣。棺材放置在富麗的台座上，頂端罩着天鵝絨的幕帳。死人躺在裏面，兩手交疊在胸前，頭戴一頂絲織的帽子，穿着一身白緞子衣服。四周好立着她底家人：僕輩穿着黑外套，肩上披着經帶，^①手裏捧着蠟燭；親屬們，兒子們，孫子們，曾孫們都穿着重孝服。沒有一個人哭；眼淚要悲哀來時纔會流出。伯爵夫人這樣老了，她底死誰都不會覺得驚奇，她底親屬們打早就把她當做死人

① 死人時佩戴的一種宗教儀式帶子。

了。一個年青的牧師講了一番專爲送葬時用的話。他用簡短而動人的演說闡明這位有德的老太太底安
讞的死亡，說她經過了許多年修煉纔能得這樣善果。「天使看見了她底死。」演說者說：「天使把她底靈魂
引入天堂去了。」這一件職務在嚴肅而悽淡的儀式中完成了。親屬們首先向遺體行辭別禮。隨後是很多的
賓客，來向這個從前曾參加他們底無益的娛樂的女人行禮。他們後面是家裏的用人。最後是一個死者
底同年的老婦人，兩個年青的女僕攙扶着她。她簡直沒有氣力行那到地的禮，也只有她灑了幾滴老淚，吻
了自己底伴侶底冰冷的手。在她之後葛爾曼走向棺材去。他跪在地下行了禮，在散布着小松枝的冰冷的
地板上停了好幾分鐘；後來，他站起了，臉色灰白，好像那個死了的女人，他登上棺材台座底小階，又行了禮。
……在這時候他彷彿看見死人嘲笑地望着他，用兩隻眼睛斜瞬着他。葛爾曼急忙退後，不小心踏空一步，
跌倒在地上了。別人扶起了他。正當這同一時候，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也昏倒在教堂門口。這些突如其
來的事情擾亂了莊嚴的喪禮好幾分鐘。在送喪的人們中間起了曖昧的私語，一個枯瘦的太監，是死者底
近族，湊到站在他旁邊的一個英國人底耳朵上，說這個年青的軍官是她底私生子，英國人冷冷地回答：

“Oh, p!”

葛爾曼在這一整天裏是特別地煩惱。他走到一家僻靜的飯館裏去吃午飯，一反自己底習慣，喝了很
多的酒，希望拿這東西澆滅胸中的塊壘。回到家他一頭碰在牀上，沒有脫衣服，就結結實實地睡着了。

他醒來已經是夜間了。月光照進他底屋裏。他看看錶，兩點三刻。他底睡意逃掉了。他坐在床上，回想老伯爵夫人底喪禮情形。

這時候，有一個人從街上俯到窗邊朝他望一望，立刻走開了。葛爾曼一點沒有加以注意。過一分鐘他聽見外屋底門開了。葛爾曼想一定是他底護兵又喝醉了酒，剛才夜遊歸來。然而他聽見陌生的脚步声：誰在那裏走，輕輕地落着鞋子，門開了，走進一個穿白衣服的婦人，葛爾曼還當她是自己底老乳母，奇怪她因為什麼事在這樣晚的時候到這屋裏來。但是白衣婦人略微看看，突然就靠近了他面前——葛爾曼辨認出是伯爵夫人！

「我違背了自己底意志來到你這裏，」她用堅決的聲音說：「我答應你底請求。三點，七點和一點能使你一連贏錢，但是要你一晝夜之後再不摸一張牌，並且要你一生永遠也不再賭博。我饒恕你嚇死我的罪過，但是要同我底養女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結婚……」

說完，她靜悄悄地轉過身走向門去，不見了，鞋子響着。葛爾曼聽見外屋底門響了一聲，又看見一個人俯到窗邊朝他望一望。

葛爾曼許久纔定了神。他出來到另一間屋裏。他底護兵睡在地板上；葛爾曼費許多工夫纔叫醒了。這護兵常常總是一個醉鬼，從他是問不出什麼消息的。前房底門是上了鎖。葛爾曼回到自己底屋裏點起

蠟燭，記下了自己底見聞。

六

「等一會！」

——你怎麼竟敢對我說「等一會」？

「大人，我說了等一會啲！」

兩種不同的思想不能同時存在於精神的本性裏，恰似兩個物體在物理學上不能佔據同一處地位。三點，七點，一點在葛爾曼底意識裏很快地就遮蔽了死去的老太太底影像。三點，七點，一點盤據在他底腦裏，並且咕嚕在他底嘴唇上，看見一個年青的女郎，他就說：「她有多麼美麗呀！真是一個紅心的三點。」人家問他：「幾點鐘了？」他就答：「差五分七點了。」每一個肥胖的漢子都使他想起一點。三點，七點，一點跟他到夢裏，幻出一切可能的彩式。三點在他面前開了三朵石榴花，七點顯爲哥德●式的門形，一點——一個碩大的蜘蛛。所有他底思想都集中到一個方向，怎樣利用這個對於他是極其寶貴的祕訣。他想到辭職和旅行。他打算到巴黎公開的賭場裏憑他底好運奪一宗大錢財。但是一些繁瑣的事情羈留了他。

在莫斯科有一所豪富的賭徒們底總會，主持人是有名的且卡林斯基，他把全部的光陰都消耗在門牌上面，過去曾賺了百萬的財產。他贏的常可以轉賬。輸了却總給現錢。由於長時期的經驗，朋友們都相信他，而寬敞的房子，優等的廚師，懇切和愉快，更獲得了大家底欣愛。他到彼得堡來了。青年人都流到他那裏去，因為紙牌忘記了跳舞，寧肯犧牲女人底獻媚，却不能捨棄「法老」底蠱惑。納魯冒夫把葛爾曼帶到他那裏去。

他們走過了一排華麗的，站滿了有禮貌的僕人的屋子。各處都擠滿了賓客。幾個將軍和樞密顧問們正在打牌；年青人們或坐或歇在金絲絨的沙發上，吸着紙煙。在客廳裏，圍着一張長桌子，坐着二十來個賭客，主人坐在那裏做莊。他是一個六十歲的人，有幅可敬重的相貌；一頭銀白色的頭髮；豐滿而新鮮的臉，畫出了他底善良的心地；兩眼射出的光輝和時時掛出的微笑把他顯得更活潑了。納魯冒夫介紹葛爾曼給他。且卡林斯基親熱地握了他底手，請他不必客氣，又繼續分牌。

這一場牌延長得很久。在桌子上放了三十多張牌。且卡林斯基每次分完牌，都停一會，讓賭家有時間理好自己底牌，他記下了輸金，慇懃地聽着他們底意見，最後一牌打完了。且卡林斯基洗了牌，預備分第二次。

「請給我一副牌，」葛爾曼說，從一個也在賭錢的胖紳士背後伸過手來。

且卡林斯基微笑着，默然鞠了一躬，謙遜地表示了同意。納魯冒夫笑着，慶賀葛爾曼破了長時期的賭戒，並且希望他得着一個幸運的開始。

「或勝或敗！」葛爾曼說，用粉筆在自己底牌上寫了賭碼。

「多少？」莊家泛着眼睛問：「請原諒，我沒有看清楚。」

「四萬七千，」葛爾曼答。

聽了這句話，一瞬間所有的腦袋都轉過來，所有的眼睛都盯着葛爾曼。「他瘋了！」納魯冒夫想。「請允許我告訴您，」且卡林斯基帶着自己底不變的微笑說：「您賭得太大了，這裏還沒有一次下注超過二百七十五盧布的呢。」

「怎麼？」葛爾曼說：「您不願接受我底賭嗎？」

且卡林斯基又謙遜地鞠了一躬，表示同意。

「不過我要對您聲明一下，」他說：「從我這方面，當然，我很相信您底話，但爲了賭場和計算上方便起見，請您把錢放在牌上。」

葛爾曼從衣袋裏掏出鈔票交給了且卡林斯基，他急忙看一看，就把那些鈔票放在葛爾曼底牌上。他分了牌，右面揭出了九點，左面是三點。

「贏了！」葛爾曼說，翻開自己底牌。

在賭客們中間起了私語。且卡林斯基皺了皺眉頭；但是微笑立刻又回到他底臉上。

「您要拿現錢嗎？」他問葛爾曼。

「叨光。」

且卡林斯基從衣袋裏取出鈔票，付清了。葛爾曼接過贏的錢，就離開了桌子。納魯夫夫簡直呆了。葛爾曼喝了一杯檸檬水，就回家了。

第二天晚間，他又到且卡林斯基那裏走了。主人做莊。葛爾曼走到桌子前邊，賭客們馬上讓給他一個位置。且卡林斯基親切地對他鞠了一躬。葛爾曼等到第二場牌摸了一張牌，把自己底四萬七千盧布和昨天所贏的全放在上面。且卡林斯基又做莊。右面揭出了小兵，●左面是七點。

葛爾曼翻開了七點。

全體都驚嘆了。且卡林斯基顯然是震搖了。他數了九萬四千盧布給葛爾曼。葛爾曼不動聲色地接收了錢，走了。

在下一天晚間葛爾曼又坐在桌子旁邊了。大家都等候着他；將軍們和樞密顧問們放下了自己底牌，

來看這不尋常的賭博，年青的軍官們從沙發上跳起來，所有的廚師都鑽進了客廳裏。大家圍着葛爾曼。其餘賭客們都沒有摸牌，焦急地等候着他底結果。葛爾曼靠桌子站着，準備和臉色蒼白但還是微笑着的且卡林斯基作孤注一擲。且卡林斯基洗了牌。葛爾曼摸一張牌，放下了把鈔票捆子壓在上面。這好像決鬥。深沉的靜寂統治了周圍。

且卡林斯基做莊。他底手顫抖着。右面揭出了皇后，左面是一點。

「一點贏了！」葛爾曼說，翻開了自己底牌。

「您底皇后輸了！」且卡林斯基和靄地說。

葛爾曼嚇了一跳：實際，不是一點，乃是一錘形的皇后。●他不相信自己底眼睛，不明白他怎麼會錯了。

這時候他看見「錘形的皇后」眯縫着眼睛微笑了。這個稀奇的現象擱擊了他……

「老太太！」他在驚懼中喊叫。

且卡林斯基收取了那些被輸了的鈔票，葛爾曼不動地站在那裏。當他離開桌子的時候，喧雜的談話就起來了。

「賭得真痛快」賭客們說。

且卡林斯基洗了牌，又接着賭下去。

結局

葛爾曼瘋了。他住在奧布霍甫斯基病院第十七號房裏，他不回答任何問話，只是在嘴裏非常之快地呢喃着：「三點，七點，一點，三鐘，七點，皇后。」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嫁給了一個很可愛的青年人；他在什麼地方服務並且有相當的資產，他是老伯爵夫人底舊日管家底兒子。

托木斯基升了騎兵上尉，和候爵女兒泡林結婚了。

(五十選譯)

棺材商人

這是第四次了，兩匹乾瘦的騾馬駕着柩車，在車上面亞德連·蒲洛哥洛夫剛才堆完了他的舊東西，從巴斯麥那亞街向着尼基斯加亞街走去，那裏是這棺材商人要搬去的地方。亞德連把他的舊店子關閉起來，在門上釘了一個告白：出賣或出租，然後跟在車子後面走着。

走近那座他覬覦了很久終歸用了一筆大款得到手的小的黃屋子，這個老商人自己覺得很詫異，他的心裏再也沒有一點快樂。

他一跨過這新屋子的門限，看見裏面完全是莫上莫下的零亂着，他覺着懷念起他的舊居來，在那裏，經過了十八年，他把一切料理得很有秩序的。他開始責斥他的女兒和女僕的緩慢，於是他就動手幫忙她們。

很快地就什麼都安置停當了：供得有聖像的神龕，盛着碗碟的櫃子、棹子、長椅、床、放在裏面的房間裏；主人的出品，各種尺寸和各種顏色的棺材，還有盛着蠟燭的匣子，喪事用的帽子和外衣，安頓在廚房和客廳裏。大門的上面高撐着一個招牌；這招牌上表現着一個肥壯的「愛神」，手上拿着一隻燃化了的燭，招

帖上寫着：

此地出賣並裝璜本色的或漆繪的棺材。

出租並修理舊棺木。

年青的姑娘們回到她們的小屋子裏去了；亞德連在住宅裏巡視了一轉，就坐到窗子面前去叫人燒茶。

凡是高明的讀者都知道莎士比亞和瓦特·斯葛德爲要使這種對比來激起我們的想像，把挖墳的人們描寫成一些快活的，滑稽的人物。然而我們因爲要尊重真實，我們便不能夠效法他們，並且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的棺材商人的性情完完全全和他的專同死鬼打交涉的職業相合。亞德連·蒲德哥洛夫時常是沈鬱而多思的。要他不再靜默，除非是在他闖見他的女兒們在窗前閒耍和看過路的人而責備她們的時候，或是當他在那些不幸地（間或也有開心地）需要着這種東西的人們的面前高抬他的棺材價錢的時候。

● 見莎氏的 Hamlet 第五幕第一場和斯氏的 The Bride of Lammernoor 第二十四章。

現在，坐在窗子面前，喝着他的第七杯茶，亞德連依照他的習慣，沈溺在那憂鬱的思慮裏面。他記起了一星期以前，在城門的附近，一個退伍團長出喪時遇見的大雨。多少大衣縮了水！多少帽子都變了樣！連累他作了些免不了的花消，因為他的舊存的辦喪事用的服裝已經變成不堪的樣子了。他很打算的，確在梯優基拉身上去找補償，梯優基拉是個商人的老婆，差不多快一年了，還不會死得下去。但是梯優基拉是要在拉資古列去死的，蒲洛哥洛夫恐怕她的後人們，雖然有過許約，未必肯從那末遠到這裏來找他，他們會在本區裏找一個商家承辦喪事的。

門上敲了三下，突然把他這些想頭打斷了。

「什麼人？」蒲洛哥洛夫問。

門打開了。一個男子，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德國工人，進了房屋，走近棺材商人身邊，帶着快樂的神氣：「原諒我，我的可愛的鄰居，」他用這老是使我們發的笑德國口音說，「原諒我來打攪你。我很急於要認識你。我是一個皮鞋匠。我的名字叫哥特列布·須次，我就住在街那邊，正巧對着你的窗子這座小房子。明天我要慶祝我的銀婚。紀念，請你到我家去吃晚飯，並同着你的小姐們，請不要客氣。」

邀請是很有禮貌地應允了。棺材商人請皮鞋匠坐下來，獻了一杯茶。哥特列布·須次的爽快的性情迅速地使得說話成爲熱誠懇切的。

「閣下的生意怎麼樣？」亞德連問。

「嘿！嘿！也還罷了，」須次回說。「可是，我也沒有什麼可怨的，還有我的貨物在這點上和你的不同：一個活人很可以節省了靴子，但是一個死人沒有棺材就不能夠過去。」

「這是真的！」亞德連說。「一個活人沒有錢來買靴子，很可以打光足走，你不要嘔氣；但是頂窮的死人總有他的棺材，不管他自己出錢不出錢。」

就這樣他們的談話又延長了一些時候。然後這個皮鞋匠站起來和亞德連告辭，同時又把方才的邀請重說了一遍。

第二天，一到正午，蒲洛哥洛夫同着他的兩個女兒打後院的門走出了他的新屋，於是三個人都在他們的家裏了。

我一反我們現在小說家的習慣，描寫亞德連·蒲洛哥洛夫的俄國舊式的長皮衣，也不描寫阿古里納和達里亞的歐化的裝飾。然而我以為要是指出這兩個青年的姑娘都戴着黃帽子，穿着紅鞋，這也不算多餘的，那種服裝只在有盛會的時候才穿戴。

皮鞋匠的窄狹的小屋子裏坐滿了客人，大部分都是德國的工匠，伴着他們的太太和他們的助手們。至於俄國的職員，那裏只有一個巡查，芬蘭人約爾果，他雖只有卑小的地位，却能得到我們的主人的特別優待。二十年來他是忠實地、公正地盡他的職務，一如波果列爾斯基^①的驛馬的御者。第十二年的大火燒毀了莫斯科^②，同時焚去了他的黃色瞭望所，但是在敵人被驅走後，馬上在原来的地點上又現出一個新造的瞭望所來；這個的顏色是灰的，支以白色的希臘式的圓柱。約爾果又在這所前，拿着一斧頭穿着灰布的胸甲，當起值來。

差不多所有住在尼斯基亞門附近的德國人都認識約爾果；他們裏面有幾個甚至在星期日晚上到他那裏，當值所，去玩到星期一的早上。

亞德連趕着忙和他聯絡感情，因這人是早遲總可用得着的，當客人們上席的時候，他挨着他身邊坐下來。須次先生和須次太太與他們的女兒羅貞，一個十七歲的小姐，一邊陪他們的客人吃飯，一邊應酬席上，還要幫助廚孃進菜餚。啤酒浪湧一般地斟出。約爾果的食量有四個人的大。亞德連對他也不肯讓步。他的兩個女兒却故意地裝斯文。一陣一陣地，說話越是變得熱鬧了。大家都談着德國話。忽然主人請停止說

① Pogorelsky, (與普式庚同時的作家)

② 俄文原文作：第一都城的忠實的僕人的典型。

話，開了一個臘封的酒瓶，用俄國話大聲說道：「祝我賢良的露易斯健康！一仿香檳酒發出爆聲。皮鞋匠溫柔地把嘴唇放到他的四十歲的妻子的鮮豔的臉頰上，於是賓客們，嘈雜地各自乾杯以祝賢良的露易斯的健康。」祝我可愛的客人們健康！主人這樣啞着，又打開了第二個瓶子；客人又重來碰杯並且道謝。祝賀的杯繼續着：一杯祝每一個人的健康；一杯祝莫斯科的健康；過後又祝一杯德國的小城的健康；一杯祝所有的職業團體，然後又特祝每個職業團體；一杯祝小廠主的健康，然後又是工頭的健康。亞德連穩靜地喝着。他已經有了幾分酒意，到他的輪子時，他竟鬧了一個滑稽的祝飲。繼後一個肥大的麪包店老闆高舉起酒杯來宣言說：「祝那些我們為他們工作的人們，我們的主顧（Usserer Kundente）健康！」這提議也如其他的提議一樣，給全體歡樂地通過了。賓客們又開始互相敬禮。裁縫給皮鞋匠敬禮；皮鞋匠給裁縫敬禮；麪包店老闆給他們倆敬禮；大家又回敬麪包店老闆的禮，其餘依次行禮。在互相敬禮完畢以後，約爾果轉身向着他的鄰人，叫道：「來呀！老伯伯，喝杯酒祝你的死屍的安罷！」所有的人盡都大笑起來；棺材商人感到傷了他的尊嚴，變了臉色。却沒有一個人去留心。客人們繼續着喝酒。等到他們離席已經打了晚禱鐘了。

大部分人都喝醉了。肥大的麪包店老闆和那臉喝得來好像紅色的摩洛哥皮的書殼子一樣的裝書匠把約爾果的膀子挽着，一直把他送回他的瞭望所，依照他們的方式解釋着這句古語：「銀子歸還，債主

快樂」(Retour d'Argent, foiede Prêtreur) 棺材商人回到家裏大醉而且盛怒。「怎麼！」他大聲地推論說，「我的職業不及其他的高貴嗎？然而賣棺材的人也並不是劊子手的弟兄呀。他們把我當成一個醜角嗎？這些沒有信仰的人？這個實在並沒有什麼可笑的。我打算請他們來喝搬家酒，拿頭等的來款待他們。呵，我決不請他們。我所請的，盡是我的主顧，正統教的死人！」

「吶，伯伯！」女用人在給他脫鞋子的時候對他說：「你在胡說些什麼？快些劃十字。請死人喝搬家酒！多麼怕人喲！」

「頭上有天！我賭咒要請他們，」亞德連又說：「不要遲過了明天。請來受歡迎罷，親愛的養命的；這裏，明天晚上，我請你們來享受口福。」

說着這些話，棺材商人倒上他的床，很快地打起鼾來。

在天亮以前有人來把他鬧醒了。商人的老婆梯優基拉在夜裏死了。他的營業員立即差了一個人騎馬來通知亞德連。棺材商人給了他十個哥貝的酒錢，趕忙穿上衣服，駕起車就到了拉資古列。在喪家的門前已經佈了巡查，商人羣集得就像被屍招惹來的烏鴉。死人，長伸伸躺在桌子上，黃得像臘，但還沒有到腐敗的程度。親眷，鄰人和用人圍繞着她忙個不了。所有的窗戶都打開了。大蠟燭燃燒着。教士在唸種種的禱告辭。亞德連走近梯優基拉的姪子面前，這是個穿着漂亮禮服的少年商人，他通知他，棺材，蠟燭，罩棺的

黑布以及其他的喪事用品不久就送來，並且是完全好的。承繼人不經意地致謝了他。他並不計較價錢，一聽蒲洛哥洛夫的公道棺材商人依照慣例，發誓要開公道的價錢；和營業員交換了一個會意的眼光，就去安排種種必要的事情去了。他整天都在拉資古列和尼基斯加亞之間奔跑。挨近夜晚，一切都弄妥當了。蒲洛哥洛夫退了車夫，步行回家。這是個皎潔的月夜，棺材商人快活地走到了立基斯加亞城門。在「耶穌昇天」的教堂近旁，他聽見巡查約爾果招呼他，約爾果把他認出來，因而給他道晚安。天已不早了。棺材商人已經走到自己的門前，他覺得忽然看見有個人走到門口，把門推開，然而又隱沒在裏面去了。

「這是什麼意思？」蒲洛哥洛夫心想。「又有什麼人需要我嗎？呀！該不是一個小偷？又或者我的蠢女孩子們私約得有情人？這都是很可能的！」

蒲洛哥洛夫已經要去找朋友約爾果來幫忙了；但是這時候又有另外一個人近前來，剛剛要想進門，看見主人在跑，便停住足步並且把他的三角帽揭下來。亞德連好像認識這張面孔，但沒有留心去詳細辨認：

「你是到我家來的嗎？」他呼吸迫促地說。「請進去，我請求你。」

「不要講禮，老伯伯。」那個人用微弱的聲音回答說。「你走前面，引你的客人們的路。」

亞德連差不多沒有時間來講禮貌了。門是打開了的；他走上樓梯；那一個跟在後面。亞德連彷彿聽見

房屋裏有足步聲音。

「那是什麼東西？」他一面想着，一面趕快走進去……他的兩隻腿都軟了。房裏滿滿的盡是死人。月光透過窗子，照見他們的黃色的藍色的臉，他們的痛的嘴，和半閉着的苦惱的眼睛，扁塌的鼻子……亞德連帶着恐怖辨認出這些曾經被他放進了棺材的人們，和最近一次的，那個在大雨中安葬的團長。所有的人，女的和男的，包圍着棺材商人，給他行禮的行禮，問候的問候；所有的人，除了一個窮漢，他沒有付他的安葬費，有些侷促，對於身上的襤褸害羞，卑屈地，遠遠地躲在一個角落裏。其餘的人都是合乎身份的穿戴着；女死人頭上是便帽和綢帶；男死人是分等級穿着制服，但是都生着沒有修羅過的鬍鬚；商人穿的是節日的舊式長袍。

「蒲洛哥洛夫你看，」團長代表全體光榮的同伴說道，「我們都起來赴你的宴會了；只有那些已經不能夠起來的，那些只剩下骨頭的才留家裏，但是這裏面還有一個，他忍耐不住，他急於想來看你……」

同時，一個小骷髏從那羣死人中間溜了出來，走近了亞德連。他的頭蓋向着棺材商人親切地發着微笑，淺綠與紅的布片和布條子掛在他身上猶如掛在一個竿子上面一樣，他的足脛骨，在寬大的靴子裏面好像杵在乳鉢中研搗一般。

「你不認識我了麼，蒲洛哥洛夫？」骷髏說。「你不記得退伍的巡查比約特爾·伯脫維持·古里基

納了嗎，在一七九九年，你賣給他的第一口棺材？並且那是拿松板來冒充黃楊的！」

說着，這架骷髏張開了兩臂。亞德連大叫一聲，使勁把他推開。比約特爾·伯脫維持搖頭不動，於是地上跌成粉碎。一種忿怒的啾啾的聲音從死人中間發出來。他們通通起來替他們的朋友報仇，拿了咀咒和威脅來迫襲亞德連。可憐的主人被他們的叫聲震聾了耳朵，到了幾乎閉了氣，狼狽不堪，倒在巡查的殘骸上面，昏死過去。

太陽已經很久就照着棺材商人所睡的床鋪了。他畢竟睜開了眼睛，看見女用人在他面前預備茶罐。他帶着恐怖去回憶昨夜的事情：梯優基拉團長，及巡查古里基納都模糊地出現在他的記憶裏。他靜默着等待女用人來告訴他昨夜的事情結果怎樣。

「好啊，我們可以說你是睡夠了，我的伯伯！」阿克西尼亞在把便衣遞給他時說。「他們的鄰居裁縫師已經來看過你了，還有本區的巡查曾經來告訴你，今天是巡查廳廳長的生日；但是你睡得那樣好，我們不願意驚醒你。」

「是不是有人從新死的梯優基拉家來過？」

「新死的那末她死了？」

「哦，你怎麼這樣蠢，昨天你沒有幫忙我料理她的喪事嗎？」

「你在說什麼，老伯伯？你是不是在發瘋？或者昨天的酒還沒有醒過來？你說什麼喪事？昨天整天你在德國人家裏慶祝結婚紀念，你回來已經醉了；你倒在床上一直睡到現在，彌撒的時候已經過了。」

「不可能！」棺材商人很高興地說。

「的確確就是這樣的，」女用人說。

「那末，倘使這是真的，趕快給我一點茶，並且把我的女兒們叫來。」

（羅世彌譯）

舊事

我開始想起自己住在一所坐落在砂地上的高大的貴人的庭院里的時候，圍繞着我的是一羣保姆和女僕，和預備用全副精神輪流地拿一輛小車把我從貴人的院子里推到一座黑大門和一片木柵欄的十六個童僕。我現在想起我底父親，真是有着怎樣的勢派呀。就說他出發到彼得堡去吧。在門前裝載了一輛極大的貨車。台階上擠滿了人：驃騎兵、獵兵、獵師，穿着制服的侍從、矮人、黑奴，穿着舊軍服的退職的陸軍少佐，等等。我底父親穿着綠色的外套。一輛單馬的馬車準備好了。他們把我帶到父親面前去和他告別——他要帶我隨自己同去——我哭了：不願意和保姆分離。父親憎厭地推開我，便坐上馬車出發了；貨車也跟着他走了；院子空了，僕人散了。從這時候起，我底感覺就變得薄弱而曖昧了，這樣一直到我十歲的年齡。

這里情形就改變了；但首先，關於我底父母，我講幾句話。我底父親，V·V·N·陸軍中尉，是屬於加德鄰時代底著名的人物的。他底身材不大，有一副強壯的體格，傲慢和性急到極點。在傳說里保存下來的幾個逸話，給了一種對於他的理解。在出征——他在這上面顯耀了自己——以後，他代替一切的報酬，祇請求准許他和自己底軍官們一同休假，於是他達到同他們到鄉間去的目的，在那里住了幾個月，總是打

獵。這期間戰事又起來了。蘇渥洛夫這回出了風頭，當我底父親回到軍隊裏的時候，他已經得到「亞歷山大勳章」了。

「你看，好朋友，V·V·N·，」蘇渥洛夫對他說，指着自已底勳章：「在您追兔子的當兒，我已經打倒一隻漂亮的猛獸了。」

這個玩笑顯然侮辱了我底父親，何況他又是那樣地傲驕呢？作爲諷刺底報復，他打了蘇渥洛夫一個嘴巴子。蘇渥洛夫轉身走去，坐上郵車，就跑到彼得堡去了，他跪在皇后脚前，訴告了我底父親。當然，皇后勸諭蘇渥洛夫放下這件無益的吵鬧的事情。過了不多時候，他們便派遣我底父親到喬耳基去，在聖旨上說明是爲了犯了大膽的無禮，大膽者應該受到褫奪報酬的處分，但我底父親卻因爲A·V·蘇渥洛夫私人的調停得了勳章。我底父親沒有接受那勳章，他說他不願意對任何人負什麼義務，除了是自己對自己。一般地說，他不僅不把任何人認爲更高貴，而且不把任何人看作和自己同等。侯爵泡且姆庚看出他就連對上帝也沒有敬心，完全好像對待最低微的階級（所以當他是陸軍少佐的時候，他看上帝就像看一個旅團長一樣）他並且說，當我底父親被授爲中尉的時候，說道：「呸，現在連上帝也在拿索金手下降爲第四級了，——降爲老老實實的人了！」

彷彿是被任命爲駐紮在基甫省的軍團底指揮官的時候，不久因爲自己到了這裏，他在市外給了軍

官們和本城官員們一次宴會。基甫衛戍司令官看出這次宴會不大好應付，悄悄地走了。我底父親發見他不在場，憤怒極了，便從桌子後面立起，命令軍團集合，隨他進城去。砲火起來了；在基甫連一扇完整的小窗戶也沒有剩下——城市被軍團佔領了，於是我底父親便榮耀地帶着成爲戰地俘虜的叛逆衛戍司令回去了。在泊魏里第一皇帝登基的時候，我底父親退職了，他對皇帝解釋這種理由：「您是性急的，我也是性急的，我們在一起處不長久。」皇帝同意了他底意見，並且把渥洛涅斯基村莊贈給他了。

我底父親作爲一個紳士居住起來了。他底屢次行軍底章法給了關於他底生活的說明。無論準備上路到什麼地方去，他總是搬走整個的家庭。在前頭走着一個騎着高大的西班牙馬的，帶着獵角的波蘭人庫黎柯夫斯基；他所以被叫做庫黎柯夫斯基，是因爲他有一隻長長的鼻子；他在家裏的職務是當市集的日子他要騎着駱駝出去，給農人們解說「幻燈」。在路上他也吹起獵角當做行軍的信號。在他後面走着我底父親底單馬馬車；在單馬馬車後面是一輛兩個坐位的四輪轎車，預備下雨時候用的；在御者台底下是他底最寵愛的滑稽師伊萬·斯結潘奈奇底位置。在後面還隨着幾輛蓬車，裏面坐滿了我們，我們底婦女，教師，保姆，等等。在他們後面走着一輛木格的長形的載運車，裏面裝着說笑話的滑稽師，黑奴，侏儒，一共十三個人。在這輛車後面還有一輛裝着生病的獵犬的同樣的載運車。隨後是一隻裝着角製的樂器的

大箱子，食具，用十六匹馬負着，最後便是幾輛裝着卡爾梅次基^①式蓬帳和各種東西的大貨車（因為我底父親常是停留在曠野上。）請想一想，這一批總共有多少人吧，音樂師們，廚師們，書記們和各種的僕人們。

在接近我底父親的人們中間有兩個人值得特別注意：滑稽師伊萬·斯結潘奈奇和黑人底女兒瑪麗亞。黑人底女兒是擔任着女僕的職務；她是高高的身材，極粗暴。她時常對我底父親發脾氣，他卻從來不惱怒她。伊萬·斯結潘奈奇是一個歷史的人物。他在我們家裏以滑稽師資格出了名。泡且姆金是個不喜歡笑話的人，聽到伊萬·斯結潘奈奇所造出的許多故事，就同我底父親賭東，說滑稽師不能夠使他笑。伊萬·斯結潘奈奇來了，泡且姆金把他領到一扇小窗戶底下，就叫他逗自己發笑。這情形是很困難的事。伊萬·斯結潘奈奇開始模仿蘇渥洛夫，滿足了泡且姆金底祕密的仇恨，他大笑了，把他叫進自己底屋裏，同他再也不離開了。泡魏里·彼得洛未奇皇帝很喜歡他，於是伊萬·斯結潘奈奇在他跟前有了坐在他底屋子裏的權利。他底笑話尤其使皇后歡喜。

一次皇帝問他：

「麵包工人產生什麼東西？」

① 俄國東南部的一種遊牧民族，屬於蒙古種。

「白麵包，米粉，鹹餅，蛋糕，等等。」滑稽師回答。

「庫塔索夫伯爵產生什麼？」

「剃刀，肥皂，皮革條，等等。」

「我產生什麼呢？」

「仁慈，博愛，官位，勳章，法律，幸福，等等。」

皇帝很高興這種說法。他走出書齋，對圍繞着他的宮廷裏的人們說道：

「宮廷底空氣被傳染了；您們想想吧。連滑稽師也在諂媚我了。你說，滑稽師，我產生什麼呀？」

「您，皇帝，」滑稽師惱怒着回答了，「您產生無法無天的命令，鞭笞，西伯利亞，等等。」

皇帝震怒了，馬上要知道滑稽師是被什麼人教成了這樣地大膽。伊萬·斯結潘奈奇說出了所有認識他的死去的貴族。人們把他捉起來，裝進一輛蓬車，送到西伯利亞去了。等把他放回來，已經是在雷賓斯克城了。當亞歷山大時代，他又同樣因為一件什麼大膽的事情被逐出了彼得堡。他在六年前死了。

我底母親在當年也很令人注意，和我底父親一樣。她是涅力多夫族底後代。一次我底父親出去打獵，到了涅力多夫家裏，一下子愛上了他底女兒，婚禮就在第二天舉行了。她是一個具有非常的頭腦和能力的婦人。她懂得許多種語言，其中一種是希臘文；她在六十歲的時候還學會了英文。父親很愛她，但是管得

很嚴厲。她因爲他底怪癖受了許多苦痛。例如，她害怕水，我底父親卻在暴風雨的天氣帶她坐到漁船裏，在伏爾加河上遊蕩。有時候，爲了使她知道戰爭的生活，就安置起一尊大砲，在她旁邊轟射起來。她把風姿和高貴的婦人底交際保持到最老的年紀。我不會看見過有更好的風度的老太太。

我底姐姐比我大幾歲，他很美麗，在莫斯科也夠得上是一個美人。我同弟弟在家裏受得了教育。我們家裏有許多教師和訓育師。他們之中有兩個人我最記得，一個是頭髮上粉的好裝飾的法國人，極有學問，是非特力第二底最老的朋友，他曾經同他用橫笛奏過二人合奏曲；另一個，我得把我底一生裏的第一次酒醉底責任給他負擔。看，是怎樣一件事情吧。一次，正煩悶地進行着晚間的功課，這時候，教師在那里教我底弟弟，我偷偷地跑出去，吹滅了兩支蠟燭。我底母親沒有在家裏。而且，在全座房子裏，除了這兩支蠟燭就沒有火了。僕人們按照自己底習慣，全都走出去了，剩下了一座空空的房子。教師終於找到了他們，終於弄到了火，終於捉在了我，把我關在食品儲藏室裏，作爲懲罰。在食品儲藏室裏收藏着各種的食料。我爲尋找一種解說不出的安慰，立刻在這裏搜得一些葡萄乾和櫻桃，盡量地喫了；這時候我又摸到了一個瓶子，拔下它底塞子，用舌頭舐舐，是甜的，試驗着喝了一口：很使我高興；把自己底試驗重復了好幾次，於是很快地我就失掉知覺，倒下了。這當兒我底母親回來了。教師向她報告了我底惡作劇，就同她到食品儲藏室來了。他們叫醒我——怎麼的了？我站起來，搖擺着，面色蒼白；在地板上有一隻打碎的瓶子。從我身上傳出酒底

臭味來。母親歎息着……第二天我醒得很遲，頭還是疼痛，騷亂地想着昨天的事情。我看看窗戶，一眼望見我底教師底東西都堆到馬車上了。保姆對我說，母親因為他昨天把我關在食品儲藏室裏這件事情，將他辭退了。

【孟十還譯】

「普式庚的作品固然已經偉大，普式庚本身的生活却是更其偉大。」

N · 果戈理

「果戈理說：『普式庚是俄羅斯精神底一種非凡的現象，一位非凡的人物，也許是一位無可比肩的人物。』在此，我得加上一句：『並且也是一位預言的人物。』」

F · 陀斯託也夫斯基

「我却以為團結了『文化世界』的，並不是陀斯託也夫斯基，而是普式庚，因為巨大而普遍的普式庚的才能，是一種心理的健全的才能。」

M · 高爾基